魔符

STEPHEN KING・PETER STRAUB 著・茅及銓譯

皇冠叢書

魔符

當代名著精選

235

史蒂芬•金與彼得•史超伯——擁有千萬讀者的超級暢銷王，史蒂芬•金，他的作品部部奪魁，席捲市場。『燃燒的凝視』『狂犬庫丘』『克麗斯汀』『再死一次』『玉米田的孩子』更改編成電影，票房驚人。『四季』『寵物墳場』都曾蟬聯金榜歷時數十週不衰。這次，他與另一位恐怖大師——以『鬼的故事』享譽文壇的彼得•史超伯聯手並肩，共創本書，自去年十月甫一出書，便勇奪暢銷冠軍，至今廿餘週仍雄峙榜內。金與史超伯兩人同樣以構思縝密、情節詭異著稱

魔符——地府在哪裏？地府是否也分黑暗與光明？什麼東西可以往來陰陽兩界？……這個十二歲的小男孩，爲了拯救奄奄垂危的母親，不惜橫越新大陸，深入幽冥界，與兇險的殺手相搏……兩位大師拼力合作，各顯神通，眞正是緊張懸疑、高潮迭起，可看性之高，無與倫比

當代名著精選235

魔符

The Talisman

STEPHEN KING
PETER STRAUB

茅及銓譯

主要人物表

沙斐爾 (Phil Sawyer)
——沙史公司合夥人之一。

薩菲立 (Philip Santelle)
——沙斐爾的地府化身。

史摩根 (Morgan Sloat)
——沙史公司另一合夥人。

魔根 (Morgan of Orris)
——史摩根的地府化身，封地在奧列斯，謀叛。

葛莉莉 (Lily Cavanaugh)
——沙斐爾之妻，病癌。

狄蘿拉（Laura Delossian）
——莉莉的地府化身，冥府女王。

沙傑克（Jack Sawyer），
斐爾與莉莉之子，爲救母病出發求符。

傑遜（Gason）
——傑克的地府化身，女王之子。

史理查（Richard Sloat）
——摩根之子，傑克好友。

路登（Rushton）
——魔根之子，夭折。

伍湯美（Tommy Woodbine）
——摩根謀害斐爾之目擊者，被殺滅口。

巴卡（Speedy Parker）
——黑人先知，爲傑克指迷。

巴古（Parkus）
——巴卡之地府化身。

佛倫（Farren）
——地府警衞隊長，應巴卡之託，掩護傑克。

高暘（Sunlight Gardner）
——陽光兒童之家主管，虐待狂，牧師。

奧斯蒙（Osmond）
——高暘之地府化身，魔根之副手。

范恰達（Fairchild）
——法官，與高暘有所勾結。

高留爾（Renel Gardner）
——高暘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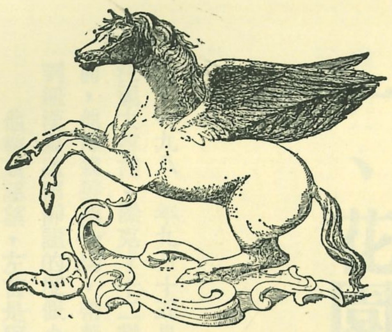
艾雷（Elroy）
——奧斯蒙之子，人狼。

杜弗雷（Dufrey）
——泰耶學校校長。

安得時（Anders）
——車站管理員。

阿狼（Wolf）
——傑克好友，狼面人心。

白吉利（Jerry Bledsoe）
——電匠，摩死於非命。



第一部 天涯浪跡

傑克張開眼來，就憑那空氣的味道，他知道，他已經進入地府了。

一、花園飯店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有個名叫沙傑克的男孩，站在海濱。他身穿牛仔褲，雙手揷在口袋裏，注視大西洋。傑克才十二歲，身高與年齡相稱。海風吹動他那長長的棕髮，掠過清秀的額頭。三個月前，他母親摒擋一切，帶着他離開洛杉磯城中的住所，在紐約中央公園西側賃屋住了一陣，然後避居到紐漢夏這個靜謐的度假小鎭來，不知道是什麼力量促使他母親一再播遷，傑克感到困惑而苦悶。

他轉頭望望，左首是阿卡地遊樂場所在，這會兒正是淡季，只有雲霄飛車的骨架，在那兒黑黝黝地聳立着。傑克在那兒新交了一個名叫巴卡的朋友，這且按下不提。右邊便是他們母子下榻的亞漢花園旅館。剛到的那天，傑克好像看到那高聳的屋頂上懸着一道彩虹，其實却是沒有，只有一隻風信鷄在那兒轉着。

當他們跨出租來的車子，他母親就嚷嚷，『這個過氣老明星得找杯酒喝喝了。』

傑克接口道，『來杯馬丁尼吧。』

他母親吃力地爬出車座，『你怎麼不說，「媽，你並不老嘛！」？』

『媽，你並不老嘛。』傑克順着她。

這位人喚葛莉莉，二十年前紅過一時的B級片明星伸了伸腰，說道：『傑哥兒，這是個好地方。』

『再不會有電話來打擾了，是嗎？』

『不錯。』老媽顯然不想提起摩根叔叔，這個跟她亡夫合夥的老油條，她再也不願跟他窮攪和了。

海鷗在頭上盤旋着，傑克覺得世上充滿了死亡的氣息。

『孩子，快點兒！』

傑克心裏想着，本來嘛，有什麼麻煩事兒湯美叔叔還會出來擋一陣，如今湯美叔叔也死了。他們是從電話上得知噩耗的。

亞漢旅館矗立在紐漢夏海岸的一塊花崗岩上，從傑克所站的海濱望過去，昔日的花園只剩下一個暗綠的輪廓。風信鷄指着西北西的方向，旅館門口鐫着一塊牌子，上書『**一八三八年美以美教會開大會於此**』。

他們總算安頓下來了，在阿卡地海灘再沒有史摩根所聘的律師拿着文件來找莉莉簽字，再不會半夜三更電話鈴響個不停了。在這兒，只聽得風聲呼呼，馬路上人跡罕見，有些商店櫥窗上懸着『週末開放』的牌子，有一些乾脆就掛出『明夏再見』。亞漢旅館停車場上空蕩蕩的，隔壁阿卡地喫茶店也是門可羅雀。

莉莉告訴她兒子說：『我曾在這個小鎮上度過三星期的快樂日子。』

記得在一九六八年那會兒，傑克出生的前一年，莉莉以演出『烈火』一片，獲得金像獎提名。她一直飾演壞女人，這部片子算是演得不錯。名是提了，誰也沒巴望莉莉有得獎的希望。她自己也不在乎，反正能提名就心滿意足了。

經紀人沙斐爾帶着她到亞漢花園飯店來，他們在床上喝香檳，觀賞金像獎揭曉的電視節目。最佳女配角落到露絲高頓頭上，莉莉滿不在乎，只用指頭戳着斐爾的胸膛說：『這妞兒確實演得不賴，你這個經紀人那天也給我弄個這樣的角色演演。』

再沒有這樣的機會了，斐爾去世兩年以後，莉莉最後一次演出，是在一部名叫『飛車狂人』的片中，飾一個過氣的妓女。

到達的那一天，傑克似乎看到旅館屋頂有一道彩虹，想不到那兒並無彩虹，只是游移不停的灰暗天空。

這幾天來他一直覺得昏昏欲睡，那一夜來報凶訊的電話鈴也沒有把他吵醒。湯美叔叔死了的消息也沒有引起他額外的震驚。在紐約那些日子喧喧嚷嚷過後，一下子安定下來反而不能適應了。接着他才結識了黑人巴卡。

如今他站在灘頭，還是迷迷糊糊，他想，是湯美叔叔的死使他懷念吧。

他只記得當時跟他母親一起在電視機前坐了怕不有兩個鐘頭了。媽說：『傑哥兒，這一陣東奔西跑辛苦了，這兒是個好地方，輕鬆一下吧，就像媽這樣。』

傑克正想上床去，電話鈴響了。摩根叔叔又找上門來了。他媽接了電話，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最

後終於說：『摩根，謝謝你。』然後轉頭對傑克說：『孩子，堅强一點！』媽拉住他的手，對他說：『湯美叔叔今天下午在越過拉辛加路時給一輛小貨車撞死了。車子溜了。據目擊者說，那輛貨車是黑色的，車上刷着「野孩子」字樣。』

媽牽着他的手哭了，傑克也忍不住哭了起來，那是三天前的事，傑克却覺得那是永恆。

於是，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這兒灘頭邊上站着一個名叫沙傑克的孩子，他欲哭無淚，只覺得四周爲死亡所環繞。湯美叔叔被『野孩子』小貨車奪走了生命，洛杉磯與這兒東岸相去如此遙遠，連傑克這麼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也知道，像湯美叔叔這樣一個循規蹈矩的好人，在西岸又會有什麼能耐。

他父親死了，湯美叔叔死了，媽又何嘗不是命在旦夕。他覺得死亡的訊息就在這兒，是摩根叔叔從電話那頭傳過來的，他在海風裏都聞得到。

他心裏害怕，海鷗在灰暗的天空下盤旋着，連寂靜也是灰暗的，他眞是害怕。

自從他在遊樂場裏遇見了巴卡之後，那給鬼迷了似的心竅才得開朗了一些。巴卡是個黑人，早年曾是個流浪樂師，除了一頭白髮、滿臉風霜之外，沒有什麼出奇，連談吐也十分平凡。可是當傑克進入遊樂場，一接觸到巴卡慈祥的目光，覺得一腔煩惱都消失了。巴卡說，『瞧，這可不是個小流浪漢嗎？看來咱們有伴了。』

傑克這才注意到，巴卡雙手握着一把大掃帚。

『孩子，你好？你可來對地方了，他們管你叫啥啊？』

不錯，就叫他小流浪漢傑克吧。巴卡自己也是個流浪漢呢，只要有個樂隊、一把吉他，彈出一曲

勃魯斯，就可以灌唱片了。孩子，如果你不曾聽過，那也不怪你。巴卡說話就像唱歌，每一句都有韻律，這會兒他抱的可不是吉他，只是一把掃帚柄而已。

三數天來，傑克就跟定在巴卡的後頭，看他工作，有時也揷手幫上一下。巴卡讓他幫會敲幾枚釘子、打磨一下木料以便油漆，傑克沒有學校好上，這也算是教育。他知道巴卡是個朋友，除了史理查之外，巴卡可說是最親近的朋友了。理查跟傑克是從小就認識的，可是在想到湯美叔叔之死、母親也在危險之中，自己處於孤立無助之下，巴卡給了他莫大的溫暖。

這一種被支使的感覺又來了，傑克覺得是一股什麼力量把他跟母親拉到這個濱海的小鎭來，他決定要去找巴卡傾訴一下，就算巴卡會笑他也沒關係。他知道巴卡是不會笑他的，他們可以說是老朋友了。

本想朝遊樂場走去，心裏又有點猶豫，他掉轉頭來越過沙灘，朝旅館走去。

二、如夢似眞

一天過去了，情況並未改善。前一夜，傑克做了一場噩夢，夢見一隻矮腳獸，癩皮乜眼，要來找他母親。那怪獸說，『你媽是死定了，準備替她送終吧！』傑克知道，怪獸身上是有放射性的，一接觸就會死翹翹。夢醒時一身冷汗，幾乎要驚喊，聽着海濤拍岸的聲音，一直難以入睡。

早上起來本想把夢境告訴他媽，只見她一早就在吞雲吐霧，也就懶得說了。

媽對他笑笑，說，『今天晚上你想吃啥?』

『什麼?』

『我可不是從洛杉磯遠迢迢跑到這兒吃熱狗來的。』

『上紐漢夏海灘吃海鮮去吧。』傑克說。

『也好，你去玩吧。』

傑克肚裏充滿問題，找誰去?

對了，找巴卡。

這可不是莫名其妙！一個認識才幾天的老黑人，怎麼替你解決問題?可是傑克心裏想得到的却只有巴卡。

天難道眞會塌下來嗎?傑克想。

海鷗在灰暗的天空盤旋着，在這度假海灘，夏日老早結束。他循着海灘走着，運動鞋底上沾了一層像柏油似的粘膠，這是在灘頭踩到的，看來這地方也遭到污染了。

羣鷗在天空盤旋，有一隻迴環不去，忽然間，牠丟下一件東西來，在結實的沙灘上碰出一個聲響來。那是一顆蛤蜊，硬殼給砸開了，傑克可以看到那裏面的肉還在蠕動着。

傑克不喜歡看這弱肉强食的一幕，還來不及走開，那隻海鷗已經俯衝下來，用牠黃色的長喙像扯橡皮筋似地在那兒啄蛤肉吃。傑克似乎聽得見那蛤肉在號哭。

死亡，到處都是死亡。從海鷗的眼睛裏他可以看到他父親、母親、叔叔們都死了，孩子也終必要死的。那海鷗直瞪着他。

他熟悉這種眼色，他看到海鷗的嘴角上還掛着一縷蛤肉，帶着一絲得意的微笑。

他想到母親，回身便跑，他的喊聲在風中消失，『不要，不要……饒了我，饒了我！』

在海灘頂上他停下步來，喘着氣，汗流浹背。他在替老年人準備的長椅上坐了下來，用手把頭髮從額頭掠到腦後。

從這兒望下去，心裏便比較開朗一點。湯美叔叔的遭遇眞可怕，不過他總能克服過去的。摩根叔叔一直在裝神弄鬼，這一陣子越發的厲害了。

想到媽，這問題可就大了。如果她得的眞是癌症，這會兒也許該在瑞士養病……

忽然，他聽到一陣輕微的耳語，低頭一看，聲音是從沙上發出來的。在他左腳印的所在，白沙形成了一個漩渦，簌簌地朝下落去，好像沙漏一般，這會兒已有二寸來深，然後一直很快地轉動。

他的呼吸迫促、心跳加速。這不會是眞的，只是白日做夢，也許只是一隻小蟹在那兒挖掘。可是那並非小蟹，也不是白日做夢，那沙渦越旋越快，形成一個漏斗。他看到一張口香糖的包紙在那兒捲入漩渦，時隱時現。那聲音嘶嘶地好比實驗室中萊頓瓶施放靜電，又像垂死者的吐氣。

那聲音是眞實的，他看到一輛漆着『野孩子』字樣的小貨車，撞上了湯美叔叔的身體，他的假牙飛掉了……傑克，快走！你母親……

傑克再度拔腳飛奔，頭也不回，頭髮披散着，他的雙眼圓睜。

在幽暗的旅館大廳裏，傑克放慢腳步。櫃台員還是板着臉，只有那天認出莉莉時，才見過一絲笑容。孩子在廳裏是不該跑的，就如在教堂裏一樣。所以剩下幾步，傑克就緩緩踱向電梯，撳了按鈕。沒有幾年時間，在五〇至六〇年代間，莉莉拍過的影片，雖是B級片，却也有五十部。那時計程車司機、侍者、百貨店員，誰都會一眼認出這位女明星，在那兒指指點點，如今這一番樂趣也沒了。

傑克再按一次鈕，電梯還不曾來。他聽到那沙漏的聲音又來了，看到伍湯美宛在目前。湯美叔叔本來是他監護人之一，如今却被撞死在拉辛加路上，假牙像爆玉米似地散落在路邊的溝中。

更糟的是，傑克看到有兩個人扶持他母親要登上一輛在那兒等着的車。快點！傑克用手掌拍的一聲打在電梯按鈕上，那聲音引起櫃台員的注意。他不得不把另外一隻手按住膀胱，夾攏雙腿忍住尿意。這才聽到電梯緩緩下來了。他知道，有人綁架母親不是事實，而是白日夢的一部份。那一次要綁架的是傑克，不是他母親。

電梯門開了，傑克從電梯裏的鏡子看到自已的影子，他跳進電梯，閉上眼睛，電梯緩緩上升。

電梯在四樓剛停，門才開了一線，傑克就奪門而出，快步走向他們的房間。他們住了四〇七與四〇八兩間，包括兩個臥室、一個小廚房、一間起居室，可以眺望海濱風光。他母親喜歡在屋裏擺滿花，又放着傑克的照片，在襁褓中的、五歲、十一歲，還有他爹沙斐爾，開着一輛油索托老爺車。爹跟摩根叔叔常開車到加州去，那時他們境況欠佳，常常睡在車上。

傑克推開四〇八室的門，花、照片迎着他，他喊着：『媽！媽！』沒有回音，床上也是空的，桌上只有成列的藥瓶。

他又看到那兩個人，從一部沒有記號的車上下來……

『媽！』

『傑克，幹嘛啊？』媽的聲音從浴室中傳出來。

『沒什麼，我只想知道你在那兒。』

『洗個澡，準備去吃晚飯了。』

傑克在一張放滿東西的椅上坐了下來，鬆了一口氣。他閉上眼睛，放下心，媽沒事。

不錯，這會兒沒事，他又聽到耳語，那沙漏又轉動了。

從漢頓鎮沿海岸上行七、八哩，他們找了一家名叫龍蝦屋的海鮮餐廳吃飯，一個穿了背上繡有龍蝦圖案紅色制服的侍者，帶他們在一排長窗前的案頭落座。

『夫人要飲酒嗎？』

『給我來一杯獨門馬丁尼。』莉莉說。

那侍者揚起眉毛，不知所以。『獨門馬丁尼？』他問。

『杯中放冰塊，』她說，『放一顆橄欖，澆上杜松子酒……然後……』

侍者側耳恭聽，『夫人？』

『然後拿一瓶苦艾酒，靠着杯口……』

『懂了，夫人。……少爺呢？』

『給我一杯可樂。』傑克說。

莉莉從提包裏取出一包『泰利通』香烟，抽出一支，點上火。

傑克知道，兩年前媽已經完全戒了烟，三個月前又開始抽了。

『媽，還是不要抽的好。』傑克眞的關心。

『媽抽的只是白菜葉子。』

這是淡季，餐廳的另一角暫不開放。

飲料來了，母子倆碰了杯。侍者送上菜單。

『今兒有什麼好吃的？』

『鰈魚。』

『來兩客鰈魚好了。』

菜來了，傑克狼吞虎嚥地吃了。莉莉只挑青豆吃。

『學校已經開學兩個星期了。』傑克有意無意地說。

『你想在這兒上學嗎？』

『不。』

『你沒有防疫針注射證書，他們不會准你入學的。』

『爲什麼不上學呢？』傑克學着巴卡的口氣說，他還不曾跟媽提過巴卡的事。

『你說什麼？』

『遊樂場裏的那個黑人管理員問我爲什麼不上學。』

『不要跟陌生人亂講話。』

『沒有啊，他只是……我想到理查有一陣子聽醫生的勸告休學了六個星期……』

『你有理查的消息嗎？』莉莉似乎很生氣。

傑克小聲地說沒有。他的手顫抖着，杯子倒了，落地粉碎。

傑克聽見那沙漏裏的聲音，彷彿說，她死定了！

這好像是摩根叔叔的聲音，這是一個眞實的聲音。摩根叔叔是理查的爹。

回家的路上，他母親問道，『傑克，剛才是怎麼回事啊？』

『沒什麼，滑了一下，杯子就落地了。』

『我看得出來，你心裏有事。別以爲騙得過我。』

『沒有嘛。』

每次喝了點酒，媽總是開慢車，不會超出四十哩。她把座位盡量朝前拉，人佝僂在駕駛盤上，兩條腿分開來，活像一隻鸛鳥。

『我知道你是在想他。』媽說。

『誰？』

『理查啊，還有誰？你會想他嗎？』

『有時候會。』

『你會跟他見面的。』

『媽，你是怎麼了嗎？』

『再好也沒有。』

『媽，你知道你瘦了多少？』

『不肥也不瘦，正好。』

『媽！』

『打開收音機，看看有什麼好聽的。』

傑克無可奈何地找到波士頓的一個電台，薩克斯風在奏着爵士樂。

海灘上靜靜的，雲霄飛車的黑影聳立着。如果這兒算是家，他們到家了。

三、救主巴卡

第二天是個好天氣。傑克站在臥室窗口可以看到太陽明亮地照在海灘與那紅瓦的屋頂上。迎岸捲來的海浪看來十分刺眼，傑克覺得這兒的陽光跟加州的不一樣，沒勁兒。傑克已經梳洗完畢穿好衣服了，下意識告訴他這該是上學的時間了，七點十五分。可是在這兒一切都失常了，他用不着上學，也沒有功課要做，以下的十二小時，跟媽一起像孤魂野鬼似地無所事事。

連今天是星期幾都不知道了。不會是星期六。往回想，他記得起上個星期日的事，然後挨着數，今兒該是星期四。他記得星期四要跟包老師去學電腦，早上還有體育課。可是這一個月來什麼步調都亂了。

他從臥室走到起居室，拉開窗帘，陽光洒了一屋子。把電視開起來，然後在沙發上坐下。媽總得過十五分鐘才會起床，昨晚用餐時喝了三杯酒，今兒一定還會起得晚些。

二十分鐘過了，他在媽的臥室門上輕輕叩着。『媽？』房裏有一點響動，他把門推開一線朝裏望去。他母親半閉着眼睛，略略仰起頭，問道：

『傑克，早啊，幾點鐘了?』

『快八點了。』

『這麼晚了?你餓了嗎?』她坐起身來，用手掌擋住光線。

『有一點，我不想老在這兒坐着，你也快起來了吧?』

『讓媽再睡一個鐘頭好嗎?你自己去餐廳找點吃的，然後上灘頭去玩一會好嗎?』

『好，』他說，『一會兒見。』

傑克把電視關掉，摸摸口袋裏的房門鑰匙，出了屋子。

電梯裏充滿消毒水的味道，是清潔工弄翻了瓶子。電梯門打開時，櫃台上的那個職員只瞄了他一眼，電影明星的兒子在這兒吃不開，小鬼，你怎麼不去上學呢?傑克且不理會這些，轉頭向那名叫『羊鞍』的餐廳走去。成排的桌子空着，只有五、六張枱上排了食具。一個穿著白衫紅裙的女侍過來招呼，傑克看到整個餐室只有一對老夫婦面對面坐着。

『只你一位嗎?』女侍問。

『對不起，我不想吃什麼。』傑克溜走了。

大廳對面的咖啡店，成列的玻璃櫥窗空着，傑克的胃口倒了，他可不想獨自坐在這兒看廚子在火上煎煙肉，不如等媽起身以後一起來吃吧。他想出去走一走，也許在小店裏買一紙盒牛奶，買個甜甜圈吃了吧。

他推開旅館大門，陽光頓時教他頭暈目眩，他想，剛才要把太陽眼鏡帶着就好了。走下台階，來到穿過花園的車道。

要是媽死了會怎樣?

誰來照顧他?他要上那兒?要是她眞的死了，就死在旅館樓上，他該怎麼辦?

他搖搖頭，至少他不會哭，他不願去想媽究竟瘦了多少。媽在逃避，在逃避什麼?他只跟着她一起逃。逃到那裏去?逃到這個冷僻的小鎭來了。

他循着海岸走去，空蕩蕩的路上，海鷗在頭頂盤旋着。

他想到黑人巴卡，那個新交的朋友，心裏覺得巴卡跟理查的爹正好是兩種典型的人物。他覺得巴卡代表光明，摩根叔叔代表黑暗。史摩根是個生意人，連跟他自己兒子玩遊戲都想作弊。傑克領教過好幾次了，摩根叔叔是個勝之不武的人。

光明與黑暗是兩個極端，想到摩根叔叔，傑克害怕起來，他撒開腳步，向遊樂場跑去。

巴卡在那兒修電路，他拿一捲膠布在紮縛一條電纜。傑克不想打擾這個老人的工作，他實在感到無助，可是巴卡又能給他什麼幫助呢?

『你這小流浪漢，』巴卡說，『我以爲你不來了呢，能再見眞好，咱們可不是要交朋友嗎?』

傑克這才放下心來，知道自己並非不受歡迎。『我也很高興再見你。』他說。

巴卡收起他那切割電線用的刀子，說，『這兒的設備都上了年紀，開動起來吵死人，我也只好一步步的修，教它們重上軌道去。』巴卡停了一會，又說道，『日子可沒有往日的好過了，小傑克，是嗎?你也有你的煩惱。』

傑克本來就是想找巴卡來一吐心頭苦水的，可是他又不知道該從何說起，只漫應着，『是啊。』

巴卡瘦骨嶙峋地在那兒站着，傑克接觸了他的目光，心裏一陣溫暖。他們相識似乎不止一個星期，却像是多年老友。

『也該歇一歇了，』巴卡說，『你還沒見過我的辦公室吧?』

傑克搖搖頭。

『咱們該弄點吃吃喝喝的了。』

巴卡在前引路，走向遊樂場遠端的建築，傑克在後跟着，只聽得那老黑人隨口唱了起來：

　　小小流浪漢傑克，
　　有長長的路要走，
　　他說他來自加州，
　　沒想到却要回頭。

巴卡像是唱歌，又像說話般的流暢。傑克問道，『你爲什麼叫我小流浪漢？是因爲我遠從加州跑來嗎？』

巴卡且不正面作答，雙手揷在像布袋似的破褲裏，就地轉了一個身，繼續唱道：

　　他從老遠跑來，
　　可憐他還要舊地重遊。

傑克問道，『你說什麼？我媽把加州的房子賣了，我怎麼可能再回去呢？』

巴卡可不再用唱的了，他答道：

『傑克，你一定記不起咱們過去曾經見過。』

『曾經見過？在那兒？』

『在加州，至少我認爲咱們曾經見過，等我想一想……那是……那是五年前的事，是一九七六年的事。』

一九七六年？傑克楞在那裏，五年前他不是才七歲嗎？

巴卡帶着傑克離開雲霄飛車的售票亭，『到我小小的辦公室去。』

傑克在後面跟着，朝一間紅色的小木屋走去。他很肯定以前不曾見過巴卡，不過他倒記起來，六歲那一年有一次在他爹辦公室後面玩，聽到爹跟摩根叔叔在爭執關於有無白日做夢的事。只聽得摩根叔叔說到有一個國度，那兒沒有科學而有魔術，要是讓他們知道用電、懂得使用現代武器，那會變成怎麼樣？

傑克似乎聽到他爹的聲音就在耳邊，說那是白日做夢。在這雲霄飛車巨大的黑影下，這段往事又湧上心頭。

巴卡倚着紅色小木屋的門邊站着，臉上掛着神祕的微笑，『流浪漢，你在想什麼？進來坐下慢慢告訴我！』

巴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小方塊，裏面跟外面一樣的漆成紅色，沒有辦公桌，也沒有電話機。一側壁邊擺着個老式的電暖爐，兩旁各放一口空木箱。屋子中間擺着兩把椅子，一把堆滿了破爛。一個屋角放着兩堆舊書，另一個角落有一架古老的唱機。巴卡指指那口暖爐，說，『正、二月間這兒可凍得要命，這傢伙才管用呢！』

側壁上貼着不少從雜誌上剪下來的照片，全是裸體的男女。男的只有一張，看來熊腰虎背；那些女的全是些大胸脯動物，健美非凡，年紀大的比傑克的媽小不了多少，小的却比傑克大不了多少。看了這些照片，連小小的傑克也不免心動。

接着傑克這才注意到在諸多裸照之間還有一張風景畫，忽然間傑克感到透不過氣來。

這也是一張相片，一片綠草如茵的平野，遠遠接着山脈，上有藍天爲界。畫中景物宛如立體一般，霎時間看得傑克透不過氣來。是了，他認識這個地方，雖然他未有親履斯土，可却知道這兒，這

是白日夢中的一片國土。

『有什麼使你出神嗎？』巴卡說，傑克這纔如夢初醒，他記起來了，有一個歐亞混血的女人，翹着屁股，曾在那兒向他回眸一笑。

『這地方眞美。』巴卡說，『這些裸體照是本來就貼在那兒的，我也無心把它撕掉，這張風景却是我親手貼上去的。』

『巴卡，你知道這地方嗎？』傑克問，『我是說你知道這地方在那兒嗎？』

『也許是在非洲，肯亞或是什麼地方；也許只是在我心底。坐下來，小流浪漢。』

傑克在椅上側身坐下，這樣他便依然可以看得到那幅風景。

『你說它在非洲？』

『也許比非洲近得多，如果你急着想去，隨時都可以去。』

傑克忽然發現自己全身打顫，拳頭緊握，胃裏好像要吐。

『不是在非洲吧？』傑克問。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替它起了個名字，叫「地府」。』

傑克回眼再瞧，那遼濶的平野，起伏的岡陵，不錯，就是這地方，『地府』。

他又想起摩根叔叔跟他爹提起過，那兒沒有科學，只有魔法。『地府？』

『那兒的空氣好像富人地窖中的醇酒，雨綿綿地下着。』

『你到過那兒？』傑克想要一個正面的答覆。

可是巴卡却使他失望，只銜着他笑笑，笑中透着溫馨。

過了一會，巴卡說，『我的足跡不曾離開過美國，比德州、阿拉巴馬更遠一些的地方都沒去過。』

『那麼你怎麼知道有……地府……這樣的一個地方呢？』

『像我這樣的人，聽人說的多了。什麼雙頭鸚鵡、有翼天使、人狼，還有生病的女王。』

『這些都是卡通中的人物，那能當眞？』

『聽說那地方十分靜謐，半哩路外有人拔蘿蔔，你都可以嗅到蘿蔔味。』

『還有天使……？』

『長着翅膀的人。』

『病女王？』傑克記得有一次摩根叔叔來電話，是傑克接的，摩根叔叔說要找莉莉女王說話。人們可不是稱他母親爲B級片的影后嗎？

『不錯，病女王，已經奄奄一息，要看誰能救她了。』

恐懼又籠罩了傑克，媽病着，誰能救她呢？

『小流浪漢，你有一件任務要去完成。這是上天的意旨。』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懂得比你所想到的還多。』

傑克身上冒着冷汗，就像昨兒在電梯前面的感覺，他覺得膀胱快要爆炸。

『我不是說過咱們該弄點東西吃喝嗎？』巴卡換了話題，他掀開一塊鬆動的地板。

傑克又想到那兩個人想把他母親推進一部汽車去。

巴卡從地板縫裏取出一只小玻璃瓶，深綠色的瓶子，瓶子裏的液體看來好像是黑色的。『這玩意兒喝了對你有好處，可以帶你到一個新天地裏，助你達成任務。』

傑克站起身來要走，『我得走了，我担心……』

巴卡把瓶子放回地板縫裏，『担心你媽是嗎？』

傑克點點頭，退到門口。

『那麼你就瞧瞧她去，不過只要你喜歡，隨時都可以來。』

『好，』傑克欲行又止，回頭說，『我記起來了，我們曾經見過。』

『沒有，那只是我的想法，咱們是上星期才認識的。不要煩惱，回去好好瞧瞧你媽去。』巴卡搖搖頭，又做着手勢要傑克走。

一九七六年六、七月間，天氣苦旱，大家都怕山林會發生火災，傑克的爹沙斐爾在一次打獵中遭遇意外，他死後半年之中，傑克夜間都不敢關燈睡覺。他知道，童年的樂趣被剝奪了，他才七歲，可是漸漸地，在堅强的母愛保護下，對於那些黑暗的場所不再害怕了，只是常有噩夢連床。

那是一九七六年一個夏日午後的事，一部綠色的車子開到離傑克家三層樓房還差幾間門面就停住了，這絕對不是賓士牌的，因爲賓士牌的車子傑克一看就知道。駕車的人搖下車窗對着傑克傻笑。傑克不認識車中人，那後座的一個戴着墨鏡打量着這孩子，他們認識沙斐爾。後座的人穿着一身純白色的西裝。

『小弟弟，你可知道比佛利旅館在那裏？』駕車的問。

傑克朝街頭一指，『一直去就到了。』他知道那旅館離家不遠，他爹常常步行到那兒去吃早餐。

『一直走？』那人臉上還掛着微笑。

傑克點點頭。

『你這小孩好可愛。』駕車的還是搭訕着，『一直去有多遠？』傑克搖搖頭，那人又問，『隔幾條馬路？』

傑克不置可否，只覺得有點怪。

『五、六條？』

『五、六條吧，』傑克答，却往後退了幾步。

『小朋友，我要謝謝你。』駕車人說，『你喜歡吃糖嗎？』那人伸出手來，手掌裏有糖果。『來，拿去。』

傑克近前一步，心裏想着不可吃陌生人糖果的教訓，又想，就算那人下車來，我也來得及逃走。那人臉上依然掛着笑，傑克伸手取糖，却讓那人一把抓牢了。

後座外側的另一個人開了車門從車後繞過來，他抱住傑克，戴墨鏡的人打開人行道側的車門，要把傑克拖進去。

『不要嘛！』傑克高喊着，『救命啊！』

傑克拚命掙扎着，拳打腳踢，又連聲叫救命。

忽然街頭有人大聲叫喊，『把孩子放下！』傑克心裏一鬆，更加猛烈地掙扎起來。街頭跑過來的是個瘦削的黑人，一路跑着、喊着。抱着傑克的那個人把傑克放掉，還繞着車後回到後座。這時候，傑克身後有一家人家的大門打開了，這場擄人的案子又多一個見證了。

『走，快走！』那駕車的人踩足油門，後座穿白西裝戴墨鏡的傢伙趕緊縮回車裏，車子斜着穿過街道，險些撞上一輛來車，對面的車猛按着喇叭。

傑克從人行道上爬起身來，只見一個獵裝打扮的禿頭人站在他的背後。

『那些人是誰？你認識他們嗎？』

傑克搖搖頭。那禿頭說，『該要報警。』

傑克說，『我只想坐一下。』

『要我替你報警嗎？』那禿頭問，傑克只是搖頭。

『簡直難以相信！』那人說，『你就住在這附近？我好像見過你，是嗎？』

『我叫沙傑克，就住在這兒。』

『那間白色樓房裏？』那人問，傑克點點頭。『那麼你是葛莉莉的孩子了？我送你囘去，好嗎？』

『那個人呢？』傑克問，『那個大聲叫喊的黑人呢？』

街頭上只有傑克跟那穿獵裝的禿頭兩個。

這會兒，傑克才想起來了，那便是巴卡，巴卡曾經救過他一命。

他快步跑囘亞漢旅館去。

『吃過早餐了？』媽問他。莉莉坐在梳粧台前，頭上紮了一條絲巾，臉上顴骨隆起，一段半吋長的烟蒂夾在食指與中指之間。傑克盯着她在那兒吞雲吐霧，她趕緊把烟屁股在烟灰缸中弄熄了。

『啊，嗯，』他說，倚着媽開着的臥房門。

『我最討厭嗯啊哼哈的，給我說清楚，到底是吃了沒有？』她在鏡中打量着自已，在臉上搽起粉來。

『沒有。』傑克說道。

『稍等一會，等老媽打扮漂亮了，陪你下樓去好好吃一頓。』

『好！』傑克說，『獨個兒在那兒吃好沒意思。』

『你還有什麼心事不成？現在出去到起居室去待着，讓我弄完。』

傑克出了媽的臥室，沒精打采的囘到起居室。

電話鈴響了，嚇了傑克一大跳。

『要接嗎？』傑克高聲問。

『接吧！』媽淡淡地答。

傑克拿起話筒，哈囉了一下。

『小鬼，畢竟讓我找到你了，』摩根叔叔在電話那頭說，『你媽在嗎？她究竟在想啥？放着正經事兒不幹，叫她來說話，不管她要說些什麼，反正得接我的電話。孩子，相信我……』

傑克很想把話筒擱上，然後跟媽一起上車逃走，搬到別地方去住。可是他却喊道，『媽，摩根叔叔來的電話，他說要找你說話。』

停了一會，媽才說，『好吧，我在房裏接。』傑克可以想像得到媽臉上的表情。

他母親過來把臥房門關上，囘到梳粧台前面，拿起聽筒，說，『傑克，好了。』傑克隔着房門答了一聲『哦，』然後用手掩住話筒，偷聽媽跟摩根叔叔的交談。

『莉莉，眞有你的，』摩根叔叔說，『你要是還在拍片，這一招可叫座，咱們的女明星跑了，你不想想，這是該咱們談正經事的時候了嗎？』

『你是怎麼找到我的？』她問。

『你以爲我找不到是嗎？算了吧，莉莉，你給我囘紐約，用不着再逃避了！』

『我在逃避嗎？』

『我可沒有這麼多閒工夫到處找你！且慢，你的兒子沒有把話筒掛上。』

『當然掛上了。』

傑克的心跳都快停了。

『小鬼，把話筒掛上。』摩根吩咐着。

『摩根，你在胡說些什麼？』媽說。

『夫人，這會兒你不去躭在醫院裏，却躲到這度假勝地來，這才叫胡說八道。你可知道，有多少事情要等你來決定？孩子也不要上學了？這件事我可要管，你好像還滿不在乎。』

『我不想再跟你談什麼，』莉莉說。

『你不想談也不行，我要上你那兒去，把你送進醫院，就是要動粗，我也顧不得了。莉莉，你得有個安排，目前我在管的公司，你有一半的份兒。一旦你有個三長兩短，那便是傑克的了，我要傑克担當得起。你現在躲在紐漢夏，這對傑克有什麼好處？你簡直是無可救藥了啊！』

『史摩根，你究竟想要什麼？』莉莉顯得很疲乏。

『你知道我要的是什麼。我要大家都受到照顧，這樣才算公平。莉莉，我要照顧傑克，給他五萬元一年，上出色的大學。你現在却連學校都不讓他上了。』

『好一個古道熱腸的史摩根。』莉莉說。

『這就算是你的答覆？莉莉，你需要幫助，只有我才能幫助你。』

『你可以拿到多少好處？』莉莉問。

『你知道得淸淸楚楚，我只拿我份內應得的。我爲了咱們的「沙史公司」花了多大心血，自然有我一份。現在一切文件只要半天就可以弄好，然後再來專心料理你的出處。』

『就像你料理伍湯美一樣，』她說，『有時候我認爲你跟斐爾幹得太出色了。在你們沒有搞房地產、沒有搞生產事業買賣以前，沙史公司不是滿好管理的嗎？想當年你們的當事人只有五、六個前途不錯的演員與編劇的時候，演出一、兩齣喜劇，我倒寧願過那種沒有賺大錢的日子。』

『談什麼管理，愛說笑，』摩根吼着說，『你連自己一個人都管不了。』接着他沉住氣，『說到伍湯美，莉莉，我看你也拿他沒辦法。』

『史摩根，我可要掛斷了，走得遠遠的，別來惹我的傑克。』

『莉莉，你得要進醫院哪，這樣到處亂闖會……』

摩根叔叔的話還沒說完，傑克的媽就把電話掛斷了。傑克輕輕地擱好話筒，蹑手蹑足遠遠走到窗口去，好像沒那囘事兒。媽在臥室裏靜悄悄的。

『媽，』他喊道。

『傑哥兒，有事嗎？』媽的聲音有點沙啞。

『你沒事嗎？』

『沒，沒事。』她輕輕走到門邊，把門開了。母子倆的目光相接，傳遞了各自的心事。傑克不能肯定媽是不是知道他偷聽電話的事，他只覺得媽眞的是病了。

提到他母親的病，他欲言還止。『摩根叔叔好像……』

莉莉在發抖，傑克知道，他媽心裏害怕，他也是一樣。

她把一支香烟塞進嘴裏，擦亮打火機，『傑克，別理會那害人精，我只是爲了怎麼都躲不開他而生氣，摩根叔叔就是愛逗我。』她噴出一口烟，『我的胃口又倒了，你乖乖下樓去好好地吃一頓吧。』

『我要你一起去。』

『傑克，讓我休息一會兒，你囘來時我就會好過一點了。』

傑克心裏知道，媽眞正想說的是，『我受不了啦，滾，給我滾得遠遠的！』

『要我替你帶些什麼來吃嗎？』

她搖搖頭，苦笑着。雖然他也沒有胃口，他得離開這兒。他上了走廊，走向電梯。他知道，現在只有一個地方好去。

傑克在遊樂場裏找不到黑人巴卡，他不在紅色小木屋的辦公室裏，也不在雲霄飛車的架子底下。强烈的陽光照得人發昏，傑克在遊樂場裏亂逛，一條條路上都沒有人，忽然傑克心中有個不祥之感，

巴卡該不會出什麼事吧？這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摩根叔叔發現了巴卡……發現了什麼？傑克似乎看到一輛上面刷着『野孩子』字樣的小貨車繞過街角，疾馳而去。

傑克心裏害怕，足下也就不擇方向。他似乎看到摩根叔叔在一列哈哈鏡前走過，變出各種各樣的怪相，他的頭上長着雙角，兩肩之間有肉瘤隆起，手指好比鐵鏈。

傑克朝右一轉，向一處圓形的建築走去，建築外面圍着白色的板條。屋裏傳出嗒嗒的敲擊聲，傑克循聲走去，那聲音好比是以鎚擊砧，或者是用扳手敲打水管所發出來的，他找到一扇門，打開了進去。

裏面一片漆黑，那聲音却越發的大了。在暗中伸出手去，他摸到一層帆布，一經拉開，一道黃色的光線落到他的身上。

『小流浪漢你好。』那是巴卡的聲音。

傑克一看，只見巴卡坐在地上，從一套旋轉馬上拆下一匹來在那兒修理。

他緩緩放下扳手，問道，『孩子，你準備好了？要聊聊嗎？』

四、黑人指迷

『是的，我準備好了。』傑克的聲調十分平靜，可是隨即哭了起來。

『傑克，別為她著急，不要為她著急。』巴卡走了過來。

傑克如何能不為她著急呢，霎時間那煩惱好比無邊的黑暗，連陽光都沒法穿透，他要是不能痛哭一場，就會悶死。

『盡情地哭吧！』巴卡擁住他，傑克聞到巴卡身上所散發出來的味道，好比是多年未晒的書冊，又混有肉桂的氣息。

『我知道你受夠委屈，』巴卡拍着他說：『也知道你還有不少的苦難當前。如果你覺得哭出來會爽快一些，你就哭吧！』

傑克雖然不十分瞭解巴卡所說的意思，但能聽到那安慰的語調，心裏已是好過多了。

『我媽眞的病了，』傑克仍然依在巴卡懷裏，『她只是為了逃避我爹的合夥人，那個史摩根先

生。』他還在抽咽着，然後推開巴卡。傑克一向是不肯流淚的，脾氣就像他母親葛莉莉一樣。

『可是這並不是她到這兒來的唯一理由，是嗎？』

『不錯，』傑克低聲地說：『我想她是到這兒來結束她的生命的。』

『也許，』巴卡堅定地望着傑克，『只有你能夠拯救她……還有一個跟她一樣的女人。』

『那是誰？』傑克嘴裏問着，心裏却似乎知道了答案。

『那女王啊。』巴卡說：『她的名字叫做狄蘿拉，是地府之后。』

傑克幫著巴卡做修理旋轉馬的工作。

『幫我扶住白姑娘的尾巴，待我把它裝回去。』巴卡說。

『你管它叫白姑娘？』

『不錯，每一匹旋轉馬都有一個名字。現在，上吧！』

傑克使勁扛住白姑娘的尾巴，巴卡抬起它的前腿，兩人把這匹木馬裝回旋轉台的升降桿上。

傑克喘着氣，巴卡揮去額頭的汗珠。

『咱們該涼快涼快了。』巴卡說。

『好吧！』

巴卡從後面褲袋裏掏出那個綠色的瓶子來，旋開蓋子，喝了一口。傑克忽然覺得巴卡不見了，怎麼會呢？他想，是不是自已的神經有問題呢？那只是幻覺吧？

巴卡看到傑克在出神，想把那瓶子遞給傑克，一會兒搖搖頭，把手縮了回去，然後將瓶放回後面褲袋。他退後一步，端詳着剛才裝回去的白姑娘，顯得躊躇滿志。

『它們都有名字，白姑娘、黑夜、大偵探……這一隻叫艾拉。』巴卡說着說着又唱了起來，不外是歌頌木馬們飛馳的神態。

『傑克，你眞想拯救你母親，還有那個冥后的性命嗎？』

『我……不知道怎麼救……』傑克心中又浮出那兩個想綁架他的歹徒影子來了。可是另外又有一個聲音，强而有力：你知道，你是知道的！巴卡可以幫助你！

那聲音是那樣地熟悉，對了，這是他亡父的聲音。

『我會的，只要你告訴我怎麼做。』

這個圓形的建築四周是由板條所形成的，巴卡從整串鑰匙中找出一支，塞進一個鎖孔，然後將板條一推，那些板條就捲了起來。這使傑克想起他爹的辦公室裏就有那樣一張桌子，桌上的蓋子就是像這樣的可以捲起來的，可是爹死了以後，那張桌子就讓摩根叔叔搬去用了，想起來傑克還眞有點生氣哩。

捲門開啓以後，旋轉台上就洒滿陽光了，玩旋轉馬的遊客，無論是騎到那一匹木馬身上，是白姑娘也好、大偵探也好，只要轉到圓形建築的東側，就可以看到海景。

這會兒海風輕拂着傑克的頭髮。

『要我告訴你嗎？』巴卡說，『我會就我所知道的告訴你，不過最好是在大天白日之下告訴你。』

巴卡的聲音柔和而具有撫慰的力量，傑克在那兒傾聽着，不時或顰或笑。

『你知道什麼叫白日做夢嗎？』

傑克點點頭。

『我要告訴你的既不是白日做夢也不是現世，那是實有其地，只是與現世有所不同而已。』

『我媽說——』

『你媽不知道地府，也許她曾聽說過，因爲你爹知道那地方，還有另外那個人也知道——』

『你是說史摩根?』

『不錯，那人到過那地方。』

『你辦公室裏那幅風景照片……不是非洲吧?』

『不是非洲。』

『我爹到過那裏?』傑克問，可是他心中似乎早就知道答案。他記得媽時常告誡他不可把夢境與現實混爲一談，而她跟傑克的爹過了一輩子，難道連丈夫的許多底細都不知道嗎?她也許知道一些，就憑那一些就足夠嚇壞她了。

她說過，一個無法分辨夢與現實的人，便是瘋子。

巴卡答道：『不錯，你爹常去那兒，還有那個姓史的也是。』

『湯美叔叔是史摩根殺死的嗎?』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傑克，現在聽我說，你的時間不多了，你不是說那姓史的隨時會來嗎?』

『他似乎很生氣。』一想到摩根叔叔要到紐漢夏來，傑克就感到十分緊張。

『這麼說你更該上點兒勁了。他才不在乎你媽的死活。他的陰魂也巴不得狄蘿拉女王快一點死掉哩。』

『陰魂?』

『現世上的人在地府裏多半都有一個陰魂。可是地府裏陰魂並不很多，因爲陽世上差不多每十萬個人才有一個到地府去，陰魂是可以在陰陽兩界來來去去的。』

『那麼那女王……就是我媽的陰魂化身?』

『不錯，看來就是如此。』

『我爹也有個化身?』

『是的，他是一個好人。』

『我爹在現世已經死了，他的化身在地府裏也死了嗎?』

『並不一定就是那樣。』

『巴卡，我也有個化身嗎?』傑克愈想愈覺得自己是不是像媽所說的：瘋了呢?

『沒有，你就是你，你只有一個。而那個姓史的知道這一點，所以你就得趕快。』

『爲什麼?』傑克問：『要是我媽得的是癌症，我又怎能救她?她沒有住在醫院裏……』

傑克想到媽的體重一直在減輕，眼圈越來越黑，心裏陣陣難過。『我的意思是說，要我到那太虛幻境裏去，又怎能救得了她?』

巴卡說：『咱們廢話說得太多，現在該採取行動了，相信我，你一定得到那兒去，如果眞的對她沒有好處，我也不會教你非去不可了。』

『可是——』

『不要再多說了，待我讓你看看我所說的意思，你就會明白了，現在咱們走吧。』

巴卡引着傑克走下旋轉台，上了遊樂場的一條小徑，兩旁的攤位都關閉着，他們上了大路，遊樂場的拱門在右手二百碼開外，傑克聽到海浪拍岸的聲音，還有海鷗的啼叫。

傑克望着巴卡，還想發問，巴卡把那綠色的瓶子遞給他，說道，『這可以幫助你到達那邊，有許多人想進入夢境可不一定用得着這個。我知道，你曾經遊過夢鄉，是嗎?』

傑克回想起來，那該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時他才九歲，他父親死後不久，那是在加州的事。他的確常常白日做夢，那些夢境有甜有苦，如今他的想像力似乎是枯竭了。

他從巴卡手中接過瓶子，幾乎落到地上。他的心裏有幾分害怕，媽告訴過他，分不清夢與現實的

人是個瘋子。他想，巴卡怎會料得到他的心事呢？巴卡，你究竟是誰啊？

『許久不去那兒的人，會忘了怎麼去法，所以我才用得着這「魔液」，這東西可非比尋常。』

『這是地府弄來的嗎？』

『不，這是加州來的。喝一口試試，你就上路了。多喝一點，沒有地方到不了。』

『可是，』傑克心裏有點害怕，太陽使他喉嚨發乾，『這眞有那麼靈嗎？』

『走到中途勇氣不夠的時候，可以再喝一口。』巴卡說。

『你答應讓我帶走？』

『我答應你。』

『好。』傑克將瓶子放到嘴邊，微微啜了一口，味道實在不好，他低聲說，『巴卡，我不想要，還給你好嗎？』

巴卡沒有答話，只望着傑克笑笑，可是他的目光堅定，他用不着再提醒傑克，媽已是奄奄垂危，史摩根一步步地逼進。他也不曾笑傑克是個胆小鬼，只仰頭對天上的雲彩吹口哨。

傑克感到寂寞與無助，難道巴卡要不理他了嗎？『好吧，如果你要我這麼做的話……』他不再猶豫，拿起瓶子，又喝了一口。

傑克並不是沒有喝過酒，只覺得這『魔液』難以入口。他似乎看到這是用爛葡萄釀成的，有蒼蠅在那兒麕集着。

那魔液像蝸牛般慢慢爬下他的喉嚨，他閉上眼睛，却不曾吐出來。他一時忘了他的母親、摩根叔叔、他的父親，一切的一切。

睜開眼時，眼前的大路不見了，巴卡也不在了，雲霄飛車的架子也不見了。他是到了另一世界了嗎？

『這一定是地府了，』傑克想，『巴卡，天哪，我到了地府了。』

海洋還在那兒，似乎變得更藍了。他站在那兒，海風吹着他的頭髮，水天相接的地方形成了一條曲線。

他搖了搖頭，轉眼間那原來是旋轉馬的地方，只有成叢的海草糾結。浪潮拍擊着，響聲好比洪鐘。

他用左手使勁擰着面頰，痛得眼淚都快流出來了，眼前的景物却都沒有改變，這可不是夢境。他發現那條大路依然存在，只是改了樣子，大路通向北方，路中間長滿海草，不像是沒有人走過，看來是許久不走了而已。

他朝北走去，手中轉着那綠色的酒瓶，巴卡雖然不在跟前，可是瓶蓋還在巴卡手裏呢。

難道是我在他眼前消失了嗎？

循路走了四十步光景，前面有一叢黑莓，九月時分黑莓怎會結實纍纍呢？傑克且不理會，摘了大大的一把，送到嘴裏，眞是甜美。他忍不住連着摘了幾把，吃了第四把，手都給刺破了。夠了就是夠了，他慢慢地朝北方走去。

他聽到一陣海鷗的叫聲，隨卽看到一隻大鳥鼓翼向他撲來，簡直像隻老鷹。海鷗鈎樣的喙一張一合，撥開海草，跳躍着走向傑克。

傑克聽到許多號角齊鳴，忽然間他想到了母親。抬頭朝北一看，原來是亞漢旅館的所在，聳立着一所宮室，好像是一個大帳幕的尖頂。再回頭時，那大鳥張嘴銜來，相去只在六呎的樣子。他可以看到牠的嘴上血腥依然，昨天撕食蛤肉的一幕彷彿如在目前。牠的眼珠烏溜溜地瞪着他。

海鷗嘴上掛着海藻與死魚的殘渣，『滾開！』傑克大聲叫喊，那大鳥却呀呀地叫着，似乎在說，

『傑克，你媽快死了！』

不知不覺之間，傑克舉起瓶子又喝了一口。酒的辛辣味道使他閉上眼睛，再睜眼看時，只見路邊豎了一塊號誌，寫着『小心兒童』幾個字，依稀還繪着兩個兒童，一男一女，奔跑過街的樣子。

胃裏的魔液加上黑莓作起怪來，傑克覺得雙腿發軟，就在號誌牌下坐了下來。他張開嘴巴想吐，但只打出兩個大嗝來。仔細一端詳，他循着這條車路走了約莫有六十步的樣子，他知道自己的步度大約是二呎半，這樣算來，他在地府裏前進了有一百五十呎。

他的目力本來是頂呱呱的，這會兒看到身後大拱門上寫着不很清楚的『 阿卡地遊樂場 』幾個紅字。右首該是亞漢旅館的花園所在了。

『傑克，傑克！』巴卡的呼聲超越了隆隆的引擎聲。

傑克抬起頭來，只見一部暗綠車身的大卡車朝他駛來，駕駛台上坐着巴卡。

巴卡把車子靠路邊停下，爬出駕駛座。

『傑克，沒事吧？』

傑克把瓶子遞給巴卡，『你的魔液可眞難喝。』他說。

『你沒聽說過「良藥苦口」嗎？』

『我相信你所說的「地府」確有其事，』傑克說，『我看到了一隻大鳥……』

『什麼樣的鳥？』巴卡急切地問。

『海鷗，好大的一隻海鷗，你一定不會相信，』可是傑克立刻又接下去說，『你會相信的。別人不信，你會相信的。』

『牠會說話嗎？地府裏有很多鳥都會說話的，說的都是笨話；也有一些說得還有一點意義，多半

是報凶的。不過常常是謊話。』

傑克邊聽邊點頭，似乎巴卡說的滿有道理，『牠說話了，雖然不太容易懂，牠說我媽快死了。』

巴卡攙着他，兩人在人行道上坐了下來。亞漢旅館的櫃台管理員這會兒拿了一叠信件出來投在郵箱裏，他望了兩人一眼，就走回旅館去了。

傑克可以聽到旅館大門的啓閉聲，在這秋日的寂靜下，空空的街道，沒有遊客的遊樂場，一切使人難耐，他奇怪爲什麼他媽會帶他到這種地方來呢？

巴卡唱了起來，一會兒停了下來，『傑克，你有了出門的準備了嗎？』

『只要對媽有好處，我什麼地方都去。』

『那一定會有好處的。』巴卡嚴肅地說。

『可是……』

『又來了，可是、可是，傑克，我可沒說你這一趟旅行會很平順，我也沒說你一定會成功、會活着回來，不過我相信你會心安理得。』

忽然間傑克又提出一些不相干的問題來了。

『巴卡，剛才我消失了一陣子，你可有注意到？』

『那不是消失，你是上了路。』

傑克肚子裏感到一陣難受。

過了一會，巴卡說道，『傑克，你一定得到地府去一趟，去拿一樣東西，那東西具有十分神奇的力量，對你媽，還有別人——都好。』

『你是說那女王？』

巴卡點點頭。

『究竟是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可以拿得到？』

『慢着，』巴卡舉起手擋住傑克的話題，『一件一件來，可是我也分不清那些是我可以說的，那些是不許我說的，因爲天機不可洩漏。』

『誰不許你說？』傑克迷惑地問。

『又來了，你還是趕快上路吧，那個叫什麼魔根的快要來了。』

『你是說摩根叔叔？』

『不錯，就是他，你得在他沒到之前動身上路。』

『可是他會欺侮我媽的，』傑克說，『你不知道他有多壞，你又不認識他……』

『我認識他——太久了，他也認識我。你媽會照顧她自己的，不會也得會，你該上路了！』

『怎麼走法？』

『朝西，』巴卡說，『從這個海邊走到那個海邊。』

『什麼？』傑克知道從東海岸走到西海岸大約有多少距離，他跟母親乘飛機在紐約與洛杉磯之間走過好幾次。『我可以飛着去嗎？』他問。

『不可以，你可不能從空中進入地府，要是在空中讓人給算計了……』巴卡大聲說。

傑克立刻想像到從空中降下而沒有降落傘的滋味。

『你一定得走路去，』巴卡說，『在路上搭便車倒是可以的，只是你得小心一點，路上有不少壞人，有些是瘋子，有些不三不四，有些會搶劫，有些能足跨陰陽二界，他們遲早都會發現你，會在那兒盼着你、監視你。』

『他們是化身？』傑克問——『是陰魂？』

『有些是，有些不是。現在我可不能再說了，但從這邊海洋走到那邊海洋，盡量經過地府走，這

樣會快些。你把魔液隨身帶去。』

『我不喜歡魔液。』

『不管你喜不喜歡，』巴卡堅持說，『你會找到另一個「亞漢」地方，那是一處嚇人的地方，糟得很，不過你一定得進去！』

『我怎麼能找得到？』

『用不着找，它自會找上你，它會大聲跟你招呼。』

『既是又糟又嚇人，那種地方爲什麼我一定得去？』

『因爲那「靈符」就在那邊。』

『我實在不懂你的意思。』

『你慢慢會的。』巴卡說着，站起身來，拉起傑克的手。一個黑人和一個白人小孩面對面地站在那兒。

『聽着，』巴卡慢條斯理地說，『那「靈符」不大也不小，像一顆水晶球，你要到加州去取它回來。現在把一切障礙排除掉，一切難題自會迎刃而解的。』

『我還是不懂，』傑克說，『請你——』

『好了，今兒上午我一定得把旋轉馬修理好，沒時間跟你窮扯了。我要回去了，你也上路吧，我想我們會再見的，在這兒，在那兒……』

『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啊，』傑克還是不肯放他走，巴卡却已爬進卡車駕駛座了。

『你已經知道得夠多了，』巴卡說，『去求靈符吧，它自會招呼你的。』

『我連什麼是「靈符」都還沒搞懂哩！』

巴卡笑着，發動了引擎，冒出一股青色的廢氣，『要不就查查字典吧！』他高聲喊着，把卡車後

退。

卡車朝阿卡地遊樂場駛去，傑克站在人行道上看它遠去，他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寂寞。

五、母子道別

巴卡的卡車轉個彎，在遊樂場的拱門下消失了，傑克也開始走向亞漢旅館。在另一處海濱的另一個『亞漢』，要去找到靈符，傑克覺得心裏好空虛，沒有巴卡在身邊勸說，他感到那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大事。巴卡連勸帶哄，又像是脅迫似的要他上路，『地府』眞有那個地方，這種意念使他踏實了一點，就算他一無所知，畢竟他還是決定要去。現在要做的便是如何去說服他的母親，他要去求『靈符』，是一件有意義的事，而他是非去不可，去定的了。

他推開亞漢旅館的大門，面向空蕩蕩的大廳，櫃台上那個面容蒼白的管理員不懷好意地望着傑克，那白眼後面似乎是在罵他居然跟黑人做朋友，還讓黑人勾肩搭背的攏着。

傑克大搖大擺地走向電梯，揿了按鈕，電梯像一隻大鳥似地降了下來，張開翅膀，讓他坐上去。傑克按了四樓的鈕，燈光閃亮着，好像是那櫃台員所捎發出來的訊息，『賤死了，跟黑人做朋友！』電梯一上升，氣氛就好多了，現在傑克要做的，只是獨個兒摒擋着上加州去了。他要跟母親交代

的是，『千萬別讓摩根叔叔替你簽什麼文件！』

傑克出了電梯，有一個從未有過的念頭突然湧現心頭：好友史理查可知道自己父親的眞面目嗎？

四〇八室的門開了一線，露出地毯的一角，起居室窗口照進來的陽光在壁上形成了一個長方。

『媽，』傑克喊了一聲，進入了套房。『門沒有關上，怎麼回事啊？』

屋裏亂糟糟的，一個裝滿烟蒂的烟灰缸，矮桌上放着半杯開水。

光天化日之下，傑克才不會害怕哩。他在屋裏轉了一圈，媽的房間門開着，可是裏面黑黑的，莉莉根本不會把窗帘拉開。

『媽，我知道你在裏面。』傑克喊道，可是沒有回答。他在她的浴室門上敲了敲，沒有回音。拉開門，洗臉台邊上放着一支粉紅色的牙刷，梳粧台上放着一把用過的髮梳。傑克心中響起一個聲音，『狄蘿拉』，這名字使他吃驚，馬上從浴室裏退了出來。

『她會到那裏去了呢？』

傑克走進自己的臥室，背包、書本，到處散落，桌上還有一雙臭襪子，浴室裏用過的浴巾東一條西一條。

他心裏很亂，是不是史摩根來過了，把媽拖下樓去了……？

拉着她從邊門出去，上了一輛車……？

他拿起電話筒，叫了總機。『我是沙傑克，呃，是四〇八室，我媽有留話給我嗎？呃，她大概有事……出去了……』

『我替你查一查，』接線小姐說。過了一會，『沒有四〇八室的留話。』

『那麼四〇七呢？』

『也沒有。』

『呃，過去半個鐘頭裏有人找過她嗎？我的意思是，今天早上有人來過嗎？』

『那得問應接室了，我可不清楚。』小姐說，『要我替你問一問嗎？』

『好，謝謝你。』傑克說。

『我正在悶得慌，』小姐說，『不要掛斷呵。』

又過了一會，『沒人來找過她。也許她會在屋裏留條子給你吧。』

『好，我來找一找。』傑克心想，會不會史摩根塞了鈔票給櫃台職員，叫他不要吭聲呢？

傑克很想在沙發底下找一找，不，不會的，摩根叔叔明明是在加州，沒有到這兒來過。他會不會請人來幹的？那種會足踏陰陽兩界的人，就如巴卡所說的。

傑克跑出走廊，把門閤上。走了幾步又回來了。然後拿自己的鑰匙把門打開，將門開了一線。媽有時下去買報紙，常常忘記帶鑰匙。不過自從今夏以後媽從來沒買過報紙，只靠收音機聽新聞。

那麼，出去散步了？

也許媽一時興起，出去慢跑，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電梯到了大廳，他朝咖啡店那兒望了一眼，只有一個老太婆在櫃台上。傑克回身就走，來到大廳上，『先生，請教你一下好嗎？』他對那討厭的管理員說。

『孩子，那得看是什麼事了？』

『剛才你可曾見到我媽出去嗎？』

『你怕她看到你跟黑人要好嗎？』

『我才不怕。你要不是一個混球，就告訴我。』傑克握緊拳頭，想要發作。

『她出去了！沙少爺，』櫃台管理員說，『孩子的嘴巴最好放乾淨些。去瞧瞧她是不是到花園裏

去了。』

傑克知道媽不會在花園裏，她那兒會有心情逛花園。

大路上有幾部車走過，一隻海鷗在空中叫着，傑克心頭一沉。

她會不會到遊樂場去了呢？想看看傑克新交了怎樣的一個朋友。

到鎮上去的路上，只有一家藥房跟阿卡地咖啡館還開着，咖啡館只怕是她唯一的去處了。傑克越過馬路，朝咖啡館的窗裏望望。

收銀機旁坐着一個雲髻高聳的老闆娘，一個穿着紅色人造絲圍裙的女侍懶洋洋地靠在壁邊，房中似乎沒有客人。再一看時，只見遠端一張枱子上坐着一位老太太，獨個兒沒伴在那兒喝咖啡。看她優雅地把咖啡杯放在碟子上，然後又在手提包裏找出一支香烟來。傑克心中一驚，這可不是自己的母親嗎？可是怎麼會這樣老態龍鍾呢？忽然間他心目中的葛莉莉與老婦人的影像合而爲一，好比是鏡頭對焦一樣。

他輕輕打開店門，還是把門鈴弄得叮噹作響。收銀機旁的婦人衝着他一臉帶笑，女侍也理理圍裙，準備招呼客人。他的母親起先是一臉驚訝，然後展出一朵微笑。

『小流浪漢啊，你長得眞高，剛才進門時看起來活像你爹。』她說，『有時候我眞會忘了你才十二歲哩。』

傑克拖了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下，『你叫我小流浪漢？』他說。

媽的面容蒼白，眼圈發黑。

『你爹可不是這樣叫你的嗎？我忽然想了起來。一早上你都野到那裏去了？我怕你沒帶鑰匙，出來時把房門留了一線。現在想吃早餐了嗎？旅館裏的飯我實在不想吃。』

女侍在桌邊侍候着。

『你怎知道我會在這兒找到你？』傑克問。

『還有什麼地方好去？』她說，『來一份特級早餐吧。』她對女侍說。

傑克不知道怎麼開口。遲早得說的，就說出來吧。『媽，如果我走開一陣子，你獨個兒沒問題吧？』

『走開一陣子？』她不懂他的意思。

『是啊，摩根叔叔會來找麻煩嗎？』

『史老頭我是可以對付得過來，至少鬥他一陣子沒有問題。你要到那兒去？』

『我一定得走這一趟。』傑克說。

媽把吐司遞給他，臉上抽動了一下，却沒說什麼。

『我是爲了救你一命才走的，』傑克接着說，『我辦得到。』

『這可新鮮了，你可以救我？』媽張大了眼睛問。她心裏一半害怕，一半却因爲這孩子有了担當而高興。

『就算你不讓我走，我還是要走的，』傑克說，『你不如乾脆答應了吧。』

『這就妙了，我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媽說。

『你是知道的，因爲爸會瞭解我所說的。』

『簡直是胡扯。』

『我要救你的命，我要到很遠地方去求一樣東西回來救你。』

女侍端了香腸煎蛋來，傑克切了一段香腸放在嘴裏，又叉起滿叉的蛋，巴卡給他的酒瓶鼓鼓地貼在屁股後面。

他母親看他埋頭吃東西，又不把事情說清楚，心裏有火。

『有時候爹出了遠門，你却仍然以爲他就在鎮上。』

『可是他總有一個解釋啊。』

『爹就是有這個本事，要不然那會成個出色的經紀人哪。』

他母親沒有作聲。

『我就知道爹現在那裏。』傑克說，『今天早上我已經去過。下一趟要再去那裏，我就可以設法救你的性命。』

他母親自言自語道，『我的命用不着你救，』又對傑克說，『我倒要問問你，你要怎樣救我？』

『我沒辦法回答你，因爲我也還不十分清楚。好在我又沒上學校，只走開一個星期光景。』

『我看你是瘋了，』媽說，『要是我竟是瘋得能允許你走，也得弄清楚你不會有危險才行。』

『爹可不是每次都能平安回家嗎？』傑克說，『我會打電話回來，就算兩星期沒打電話回來，你也用不着操心，我就像爹那樣一定會回來的。』

『簡直是胡鬧，連我也犯了神經，』媽說，『你究竟要到那裏去？怎麼去法？有路費嗎？』

『我已是萬事俱備了。』傑克說，『我要走路去。媽，我不能說得太多。』

『小流浪漢，』媽說，『我簡直不能相信。』

『我知道，我知道，』傑克說，『連我自已也無法相信。』

『那麼說什麼你是去定了？』

『是的。』

『你要儘快回來就是了。什麼時候走？不會馬上就走吧？』

『馬上就要走。』

『說走就走，眞不愧是沙斐爾的兒子。』媽說，『你是找到女朋友了？不，不是的，你是爲了救我的命才走的。』媽搖搖頭，說，『也罷，你走吧，明天就給我電話。』

『如果可能，我會的。』傑克站起身來。

『當然，儘可能吧。』她的目光黯然。

傑克傾身向前吻了她，她只是揮揮手。那女侍站在一旁看着，這母子倆倒像是在演戲。傑克不知道媽的心中究竟是悲是喜，至少他所說的一切她相信了一半。『去吧，一路小心。』

『我愛你，』傑克說。

『別在這兒依依難捨的樣子，』媽說，『快走，別等我弄清楚了是怎麼回事來改變心意。』

『我走了！』傑克站起身來，昂然走出咖啡店大門，門在後面訇然閤上，門鈴叮噹。

他想到旅館去取幾件換穿衣服，推開旅館大門時，回頭看看，媽還在咖啡館裏沒有出來。

他並沒有把求『靈符』的事直截了當的告訴媽，不過如果他要說了，她還是會相信的。媽對於『地府』那個去處，他雖不曾明說，似乎心裏也已經有個數兒了。只是『狄蘿拉』那個名字有時候會不會也湧上她的心頭？

進了四〇七與四〇八室，把汗衫、短褲、襪子、襯衣，外加兩條牛仔褲結結實實塞進一個小背包裏，掂了掂，太重了，拿掉一點，要能夠揹着走得動才行。臨了他才又記起該把牙刷帶上。

沒有道別的對象，心裏倒也感到淒然，他撕下一張旅館的便箋，寫下幾行字：

『謝謝你答應我走，

我愛你，

我一定會回來！』

傑克忽然覺得心中毫無準備，好像要參加考試了還不曾溫書一般。對於『靈符』，心中只有一個概念，那東西好比一個水晶球，千萬不可失落，無論如何，進入地府之前，他得再見巴卡一面，到地府中要去找誰？

另一方面，他却迫不及待地想立刻上路。畫中的平原、山脈、溪流，似乎在向他招手，他恨不得取出巴卡給他的魔液立刻喝上一口。忽然他看到巴卡在那兒靠着一棵大樹坐着，邊上放着一只牛皮紙袋，袋上擱着一塊好大的三明治，看來夾的是肝腸與洋葱。

『看來你是要走了，』巴卡說，『跟你媽道別了嗎？她知道你要走開一陣子？』

傑克點點頭，巴卡拿起三明治來，說，『餓了吧，我獨個兒吃太多了。』

『不，我會有東西吃的。』傑克說，『能跟你說再見眞好。』

『我帶來了一些東西給你，就在紙袋裏，要看一看嗎？』

『巴卡，』傑克問道，『你知道我爹常喊我「小流浪漢」嗎？』

『我好像在那兒聽見過，』巴卡說，『過來瞧瞧我給你的東西，還有，我得告訴你先上那兒去。』

傑克鬆了一口氣。巴卡從紙袋中取出一本舊書，那是一本老地圖。巴卡說，『老地圖，將就着用吧。雖然不是那地方的地圖，依着前人的足跡走，你總會走到的。』

傑克放下背包，把地圖裝進去。

巴卡又從工作服口袋裏拈出一樣小東西來，是一個白色三角形的小玩意兒，傑克知道那是彈吉他用的小片子。『放好了，到了那邊你得把它拿給一個人看。』

『那是什麼人？』傑克把那三角片接過，放進褲袋裏。他注意到三角片上刻着些怪文字。

『臉上有一個大疤的人，進入地府不久你就會遇到他，他是那兒的警衛隊長。他是我的朋友，知道你是去幹啥的。然後他會帶你去見一位夫人……』

『夫人？』

『對了，你知道她是誰。』

『地府女王？』

『見了她你便知道了，接着你便要西行了。』巴卡凝重地注視着傑克，似乎是一種生離死別的樣子。『避着那個「魔根」，他跟他那地府中的化身、他的陰魂。要讓他發現了，他就不肯放過你。』巴卡把雙手插進袋裏，像是搜索着還忘了什麼沒有。『對了，一定要拿到靈符，平安拿回來，這個責任太大了。』

傑克專心聽着，臉上有疤的人、警衛隊長、女王、魔根、責任，這一切對他實在是太多了，他眞恨不得這會兒還是跟媽一起在咖啡店裏。

巴卡望着他微笑着，『流浪漢，該上路了，喝一口魔液吧！』

『是時候了。』傑克說着，從屁股後面的口袋裏摸出酒瓶，打開蓋子，巴卡正盯着他。

『我會盡一切來幫助你！』巴卡說。

傑克點點頭，仰起脖子喝了一口，那魔液的味道還是教人難以領教，熱辣辣地下了咽喉，進到胃裏。

幾秒鐘之後，傑克張開眼來，就憑那空氣的味道，他就知道，他已經進入地府了。

過門之㈠

摩根其人

這一夜，史摩根打電話給他的兒子理查。摩根坐在比佛利山『沙史房地產公司』頂樓的辦公室裏，理查則是在宿舍樓下公用電話接聽的。

『我知道太辛苦了一些，不過有些事情非要親自下手否則就辦不好，尤其是我那已故合夥人的家屬不好纏。我這次去紐漢夏大約不會超過一星期，把事情一下子給敲定了。完事以後我會再打電話給你，然後咱們一起到加州去玩小火車，就像往日一樣。』

做大樓出租的生意很有甜頭，摩根起先自己懶得出面。開頭做些短期租約，後來做長期的。租金按面積計算，房東負責修葺，新房客靠招租廣告。只有一家中國餐廳是續約的，租價只有時價的三分之一，跟他們談到加房租時，那老闆就僞裝聽不懂英語了。摩根給拖了幾天，決定尋機會找碴。那一天看到餐廳夥計拿了一大桶餿水出了廚房後門朝垃圾桶裏倒，就心生一計。第二天，他就叫人在後門圍了一道沒有出路的鐵絲網，從此餐廳餿水就得穿過客座進出大門了。不但客人討厭，衞生局也來找

麻煩了，給開了罰單，餐廳生意大受影響。老闆忽然聽得懂英語了，自願加出一倍租金。摩根當面謝過，這一夜，他却提着一根棒球棍，在餐廳前面玻璃上敲個大洞，然後開車揚長而去。次日上午，中國老闆願意加租四倍，事情算是擺平。

沙史房地產公司在洛杉磯城中還有產業，每天經過那兒，覺得自己對公司的貢獻不小。

他對兒子理查說，如今想把沙斐爾留下來的股份全弄過來，目的是爲兒子前途着想。他要把兒子送到最好的企管學院，然後弄個法律學位，這樣公司就可放胆幹去了。兒子意下，原來想當個化學師，做研究工作，畢竟還是老子的心願爲先，只好放棄自己的理想。如果兒子認爲接收沙家股份對於老友傑克有欠公平，那麼一年補貼美金五萬，並且供應傑克讀大學費用，也就過得去了。傑克既未表示自己要承襲老子的這一行，也未見得就有這份才氣。

此外，人有旦夕禍福，誰能担保傑克一定活得過二十歲?

摩根告訴理查，『莉莉一直躲着我，我要不是趕快把公司所有權的文件弄過來，她已是奄奄一息了，頭腦不清楚， 只怕夜長夢多。所以我只好御駕親征，去跑一趟了。 我不想拿我的問題來叫你操心，只是告訴你我要出門幾天，怕你打電話回家找不着人。玩小火車的事咱們可是約定了。』

摩根決定等兒子理查到了耶魯或是史丹福大學快畢業時，替他辦地府的入境手續。兒子出道已是比老子早了六、七年了。

兒子的聲音使摩根覺得好過。伊利諾州的春田城這時分天已黑了。在泰耶學校的納爾遜館裏，理查也許正在緬懷往日，想着他跟他老子一起搭乘加州遊樂小火車的情景。

摩根的家離辦公廳不遠，他想趕緊回家，換過衣服，吃點東西，也許吸一口古柯鹼，然後上機場去。可是他還得去一趟馬林那，與一位顧客交涉一件案子，還得與一些老百姓開會接受他們控告沙史

公司工地污染海灘的訴願，那兒的工事已經不能再躭擱了。摩根準備在解決莉莉跟傑克的事情以後，逐步來過濾一下客戶的成份。沙斐爾一向並不熱中賺錢，他覺得公司之有今日，沙斐爾對他有所虧欠。思來想去，摩根的胃病又發作了，劇痛攻心，他在口袋裏摸出兩片胃痛丹。

摩根的德行沙斐爾知道得最清楚，斐爾把他當作一條受過訓練的響尾蛇，必要時才把他放了出來。停車場的那個鄉巴佬，戴着頂破牛仔帽，但看摩根繞着他那輛BMW，找找看有沒有刮紋或是撞扁了的痕跡，心裏就有火。幾星期前，摩根有一次刮了他的鬍子。那鄉巴佬推說，在這餐廳的停車場所，人人不免喝了幾杯，一不小心就捱上別人的車子了，再說夜間光線不好，一點小毛病……

『閉上你的鳥嘴！』摩根說，『你一星期賺的還不夠賠我這「一點小毛病」；敢要再亂開黃腔，看我不開除你！』

自此以後，摩根每從辦公室窗口俯瞰停車場，常見那小子拿着抹布，小心翼翼地把他的BMW擦個不停，就暗自得意，認爲這才是管理之道。

摩根把車倒出停車場，在照後鏡裏看到那牛仔臉上的氣色，就好比是沙斐爾在猶他州斷氣之前的那會兒一模一樣。

沙斐爾自初會史摩根的那一刻起，就把摩根低估了。當時他們是耶魯大學的新鮮人。摩根來自俄亥俄州的阿克朗，是個十八歲的小胖子，沒見過世面，難免就會讓人瞧不起。但聞同學們談起紐約的高級夜總會，他就會自慚形穢，可是他偏要硬充內行，說什麼他喜歡城中的風光，同學們捉狹，偏要他說出喜歡城中的什麼地方來，他就瞠然不知所答，因爲他根本沒有到過那兒。他從高中時代就已開始掉頭髮，頭皮光禿禿的，再說服飾一向差勁，只有兩套鐵灰的西裝可以換穿，老像個稻草人。

摩根的一些同學們多半想當演員、劇作者、作曲家，行動瀟灑，在屋裏常是橫七豎八地躺在沙發

上，摩根却爲了保持服裝不會起縐，可以多穿幾天，老是直挺挺地站着，連坐也不敢坐。

沙斐爾與伍湯美同住一室，在摩根眼中看來，他倆都很闊綽。湯美對演藝事業興趣不高，爲人直率認眞。他想當律師，甚至當法官。可是他並無野心出馬，日子只要過得正，不想過得闊。摩根對湯美不肯巴結，不願跟他稱兄道弟。

史摩根不是什麼導演料子，在學生劇團裏露過一手，不夠出色。沙斐爾覺得自己不在幕前可以退居幕後，可以當演員與作家的經紀人。所以到了快畢業時，就跟摩根相約，『咱們何不去洛杉磯去創業，當個經紀人。咱們的家長一定不會贊同，咱們得過兩年苦日子。』

自從一年級時起，摩根就知道斐爾並不有錢，只是看起來很闊而已。

『等到咱們有了錢，可以請湯美當顧問律師，那時候他也該出道了。』

『好吧，』摩根說，『咱們起個什麼名字，「史沙公司」如何？要不「沙史公司」也可以。』

『沙史公司』就此定了名，從此史摩根總覺得自己是坐了第二把交椅，矮了沙斐爾一個頭。

就如沙斐爾所預料的，兩人的家長全都不贊成這個做法，可是這兩個合夥人還是一起開了摩根的那部老爺車來到洛杉磯，這又是斐爾欠摩根的另一筆人情。他們在好萊塢北方成立了事務所，屋裏老鼠與跳蚤多得要命。接着便是印好名片，到各處夜總會裏去分送，四個月過去了，一點兒成績也沒有。請他們幫忙的演藝人員的確有過幾個，一個是酗酒潦倒的喜劇演員，另一個是沒有出過書的作家，還有一個要求立即付現的脫衣舞孃。於是有一天，沙、史二人喝足了威士忌、抽夠了大麻，沙斐爾就跟史摩根開玩笑說，地面上生意難做，不如到幽冥地府去試試。

自此之後，兩人就開始上道。斐爾在一次片廠酒會中碰到一個正在竄紅的女明星，就成了他們的第一個客戶，她又有三個朋友正想另找經紀人，其中一個朋友的男朋友是個眞正的劇作家，有一部電影劇本要找人推銷，那男朋友又有男朋友……總之，不到三年，沙史公司在好萊塢混出個名堂來了，

有了新辦公室，買了新公寓。所謂『地府』，沙斐爾是說者有意，史摩根聽者無心，不過他相信生意的確冥冥中如有神助。

兩人分工合作，沙斐爾管拉客戶， 理財的事情由史摩根經手。斐爾花鈔票，請客吃飯，報銷旅費；摩根則是一點一滴，能省則省，同時他也設法將業務往房地產、製造業的投資方面去尋求發展。等到伍湯美來到洛杉磯時，沙史公司已經有了五百萬的身價了。

摩根對於湯美這位老同學還是格格不入。湯美胖了怕不有三十磅，穿着三件頭的西裝，看來更像法官了，態度從容、面色紅潤。摩根認爲那點兒紅色是與酒精有所關連。有一件事摩根要是不提，斐爾是不會知道的。湯美成了一個同性戀者，跟一個男生同居着。摩根心中暗喜，有了這個把柄，以後要想把這位不順眼的老同學打發走，該是容易多了。

偏偏斐爾不長眼睛，把孩子託付給這個二百一十磅的胖子，而怪人的壽命不長，容易遭到意外。要是斐爾把產業託付給摩根，要他做傑克的監護人，那不是可以省掉不少麻煩，也用不到找『地府殺手』去綁孩子的票，那兩個不中用的傢伙，還沒回到家裏，却因爲闖了紅燈，險些兒吃上官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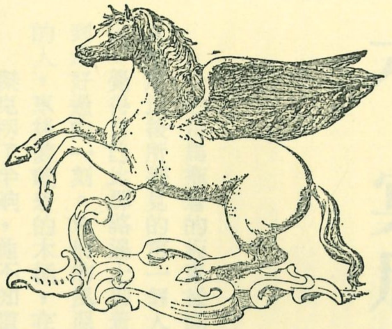
摩根一再想過，要是斐爾不曾結過婚，無妻無兒，事情可不要好辦多了。沒有莉莉便沒有傑克，沒有傑克就沒有麻煩。摩根把莉莉往日的交遊，調查得一淸二楚，何時何地跟那一個張三李四鬼混，有憑有據。想不到這份報告來到斐爾面前，並沒有發揮那輛黑色貨車對付伍湯美的作用，斐爾把莉莉往日緋聞，一點也不擺在心上，還是跟她結了婚、養了孩子，這個可恨的葛莉莉。斐爾的地府化身也跟冥后狄蘿拉結了親，眞教人恨得牙癢癢地。

現在摩根總算有了着落，此番從阿卡地海灘回來，整個的沙史公司便會落入他的掌握。只要冥后一死，該由他來掌權了。摩根想得出神，車子不知不覺已到馬林那了。

他的客戶唐愛舍就住在海灘邊小路上一家多層公寓的底樓，那傢伙在七〇年代後期由於演電視連續劇中一個房東的角色而發跡。演房客私家偵探小兩口的是主角，想不到唐愛舍走了運，觀衆來信一多，編劇的就增加他的戲份，讓他幫着破一、兩件案子，待遇一加再加，節目也欲罷不能，一演演了六年，他就拍電影去了。他自以爲是個明星了，其實製片人眼裏只把他當作一個性格演員，他開出條件來，要這要那，不知天高地厚。

摩根把車小心翼翼地擠進停車場裏放好，深恐擦壞油漆，這才從遐想中回到現實中來。如果在以後幾天之中，讓他得知傑克居然知道了地府那個所在，他一定會收拾他，那個風險可是太大了。

史摩根得意地笑笑，又放了兩片胃痛丹在嘴裏，然後在公寓門上剝啄兩下。他已經知道事情的後果了，唐愛舍就要自己尋短，他會在客廳裏自殺，把那兒盡量弄得亂糟糟的。自殺的理由該是爲了報復那想要沒收他質押品的銀行。唐愛舍前來應門時面色慘白，渾身發抖，史摩根的招呼倒是和藹可親的。



第二部　地府險途

他好像跌進一個洞中，陰雨灑在他的臉上，脚下所浸的水更冷了。

六、冥后之宮

一部用馬拖着的板車從滿是塵埃的小路上轆轆而來，趕車的是個紅臉膛長滿鬍子的人，這是他進入地府以後所遇見的第一個人物。傑克從地上站起身來，撐直雙腿。他的額頭還微微發燒、兩眼冒火，覺得自己比那路邊上迎着風的勁草還不如。站定以後，却覺得好多了，而且是離開洛杉磯以後感到最好過的一刻。地府的風溫和拂面，而且還帶着花香。傑克拿手掌在臉上抹了一把，側臉看那駕車的人，車後裝載着的木桶，在那兒嘎嘎作響，那車伕體型粗大，就像那桶子一般。

傑克楞了半晌，他不知道這兒操的是什麼語言，要是那車伕跟他打起招呼來，又該如何應對呢？如果那人一開口便是：『汝欲何往乎？』看來自己只好裝聾作啞了。

那車伕只瞄了傑克一眼，自顧叱馬驅車前進，『斯拉夏！斯拉夏！』傑克從來不曾聽過像這樣的叱馬聲。他後退一步，那車伕却朝他點了點頭，不算好意也沒有惡意。傑克也點頭還禮，他想把雙手揷進褲袋，那車伕哈哈大笑起來。原來褲子已經沒有口袋，傑克雙手落了空。

傑克一看自己身上，服裝完全變了樣子，原穿的牛仔褲不見了，變成寬大的粗毛褲，上身的衣服是連頭套的，沒有扣子。服裝的質料與那車伕身上穿的相仿。再看時，背包也走了樣，一只皮袋有一條窄窄的帶子在肩上掛着。足下登的只是一雙簡單的涼鞋。

馬車經過以後，傑克聞到那車上裝載的木桶飄來一陣酒香，桶後堆着幾個像車胎般的圓餅，仔細一聞，却是乳酪的香味。傑克忽然覺得餓了。車後另外堆了一些肉類、肋條排骨，還加內臟，蒼蠅在那兒營營地叮着。這一來，傑克倒了胃口，剛才的餓意頓時消失了。傑克走到車道中間來，看那車子顛簸着走了，他就緩步跟着，向北走去。

剛一上坡，他就看到遠處有一個大帳幕，尖頂高聳，兩側飄着旗旛。傑克走過黑莓叢時，信手摘了兩顆大的放在嘴裏，他記得上一次曾經來過這兒。不一會他注意到那高聳的並非帳幕，而是一所好大的宮殿，兩翼伸展，前有廣場，還有城門。有一些人在那兒來來去去。

大部份的人都與傑克一般的是平民裝束，也有一些人衣飾華麗。城門之外有一些小帳幕與一些小木屋，那兒也有人熙熙攘攘，有些人在做買賣，也有人在吃東西，行動無拘無束。傑克心想，在這芸芸衆生之間，怎樣去找那個臉上有疤的人呢？

傑克回顧阿卡地遊樂場去處，只見五十碼開外有兩匹黑馬在那兒犂地，顯然那兒變成一所農場了。再一看時，有不少人圍在那兒瞧熱鬧，好像有什麼賽會似的。這時候只見有個紅髮的壯漢，上身剝得精光，像個陀螺似地在那兒轉着，雙手牽着個重物。忽然間那人停止轉動，手上的重物應聲飛出，遠遠落在草地上，原來那是一個大錘。傑克心中暗暗納悶，何以遊樂場會變成一個賽會了呢？那農場地上佈置了不少檯子，上面全是吃的，孩子們有的跨在父親肩頭，人來人往，煞是忙碌。傑克心想，這兒也會有巴卡那樣的人嗎？

他又轉念，這會兒媽是不是還待在那家咖啡店裏呢？她竟會讓他走，眞是猜不透的事。

傑克再回頭時，那馬車已然進了城門，朝左一拐。他隨即信步跟隨上去。

他惟恐那城外廣場上的人們會發現他與衆有異，只低垂着頭。過了一會，知道誰都不曾注意他，大家各忙各的，有些在討價還價，有些却在跟城門前的警衞打交道。傑克壯了胆，也就朝大門走去。

他立刻發覺自己恐怕沒法兒通過這一關，城門兩邊的警衞對於入內的人一一加以盤問，有些還要出示證件。傑克只有巴卡給他的一片彈吉他用的三角形撥片，想必是沒有用的。傑克看到有一個人在警衞跟前亮了一亮圓形的證章，警衞就讓他進去了。下一個沒有證件，嚕囌了半天，繼之以苦苦哀求，警衞一揮手，那人就進不得門。

傑克右肩有一個人在那兒嘟嚷着：『「他」的人都隨意可以進得去，眞不公平。』這一下把傑克的疑團打開了，原來地府裏的語言沒有兩樣，傑克可以聽得懂。

這個中年人却是向着另一個平民打扮的人說的，那另一個答腔道，『他們最好對大家公平些！……聽說「他」已經上路了，今天就會到來。』

傑克就跟在這兩個人後面走向城門。那兩人一起走近警衞，只教一個上前問話。傑克在後想見機行事，他還不曾發現那個想找的疤面人哩，眼前所見的兵士只有這兩個警衞，看來年輕而又村氣，好比只是鄉巴佬套上了制服就是了。傑克前面的那兩個人似乎是通過了警衞的盤問，已經被放行了。警衞接着就打量起傑克來，他趕快回身便走，心裏想着除非是見到巴卡所說的疤面隊長，他是沒法子進得了城的了。

另有一羣人走向警衞，他們沒有通行證，却吵着要進去，說是與人有約，非得進去辦事不可，可惜就是沒有弄到通行證。那警衞一個勁兒搖頭。那個領頭的與警衞爭得面紅耳赤，又攘臂摩拳，還是不得要領，接着只好用指頭在那警衞身上戳着，另一個警衞看他要動粗，便過來助威。傑克看着，心

中納悶，像這樣，他又怎能去找到疤面隊長呢？

這時候有一位穿著警衞制服，儀表不凡的人不聲不響地走了過來，一式的制服穿在這人身上就顯得完全不一樣了。他不像那兩個衞兵戴三角帽，而是戴着一頂高帽子。他對那兩個衞兵問了幾句話，然後對那一羣人的領袖開導了一下，那些人就不再吵鬧，四散而去。那位官長最後對兩個衞兵交代一番。

那官長轉頭過來，朝着傑克的方向，傑克立刻看到他臉上自右眼直趨下顎有一道疤痕。他排開羣衆，直向城門外一側走去，傑克尾隨在後，喊道：『隊長！』

迎面來了一批男男女女，拖着一頭豬向一個小帳幕而去，傑克好容易在人縫中穿了過去，看看快要追上那官長，嘴裏不斷喊着，『隊長，隊長！』

那官長驀然回過頭來，一臉不悅的神色，問道，『孩子，幹嘛？』

『隊長，我要跟你說幾句話。——我一定得去見娘娘，我沒有辦法進得了宮。是了，這兒有樣東西該要給你看一看的。』他在那條怪褲子的寬大口袋裏摸摸，想把那件三角形的東西掏出來。他攤開手掌看時，不覺大吃一驚，那不是原先的那片彈吉他的撥片，却變成了一顆長長的牙齒，也許是顆鯊魚的牙齒吧，上面嵌鑲着金線。

傑克抬頭一看那隊長，也呈現出驚惶之色。他似乎不知所措，又好像十分害怕。他舉起手來，傑克正想把那東西給他，他却趕緊合攏了傑克的手掌，『快跟我來！』他說。

隊長拖着傑克來到殿側的蔭處，面如土色，問道，『這東西那裏來的？』

『巴卡給我的，他說要我拿給你看。』

『沒聽過這個名字。現在把東西給我，說，你是從那裏偷來的？』

『我沒有說謊，是巴卡給我的。不過當時只是吉他的撥片而已。』

『孩子，你眞是不知天高地厚。』

傑克哀求道，『他說，你是外崗的警衞隊長，你認識他，是他要我來找你的。』

隊長把傑克的手腕抓得更緊一點，他說，『那人是什麼長相？從實招來，如有半點謊言，看我收拾你！』

『巴卡已經很老了，』傑克說，『過去當過樂師。』傑克看到隊長眼中露出信任的神色，『他是一個黑人，頭髮都白了，臉上有很多皺紋，個子瘦瘦的却很精壯。』

『你說他是個黑人？你是說他是個棕色皮膚的人？』

『黑人不一定是黑透了的，白人也不一定是雪白的。』

『棕人巴卡？』隊長放鬆了手，『咱們這兒叫他巴古，這麼說，你是從……』隊長目注地平線的遠方。

『不錯，』傑克說。

『巴古……巴卡差你來見我們的女王？』

『他要我來見娘娘，說你會帶我去見她。』

『那就得要快，』隊長說，『咱們不可浪費時間，』隊長環顧四周，說，『這兒壞人多得很，現在你僞裝是我的兒子，要裝得像，這樣就沒人會攔阻我們。我可以帶你進了城門，然後再想辦法。你會演戲嗎？』

『我媽是個戲子，』傑克說，心中一時感到以媽爲榮。

『現在要看你的表演了！』隊長說着，把傑克拉出蔭處。

隊長高聲叫喊，『我叫你洗廚房後面的地面，要不乖乖聽話，看我揍扁你！』

『爹，我已經洗了一部份了……』傑克哭着說。

『統統要洗乾淨！』隊長扯着傑克大聲吼叫，旁邊的人看來很同情這孩子。

『爹，我聽話就是啦！我馬上就去洗……』

隊長拉着傑克通過城門，根本不看警衛一眼。『爹，』傑克哭叫着，『放了我，痛死了！』

隊長拖着傑克，上了台階，來到一處長長的走廊。他低聲說，『現在要演得更好一點，』他把傑克的手腕捏得好疼。

『爹，我聽話就是了！』

走廊那頭有幾個穿着華麗的公子哥兒注視着這喧鬧的一對父子檔。

『我要好好修理你一頓，』隊長嚷道。

那幾個男人面露陰險之色，跟兩個手捧床單的宮女搭訕着。其中一個又瘦又高的似是宮女的領班。

『不要嘛！不要嘛！』傑克哭着。

隊長把傑克拉進一間堆着舊家具的空房間，這才放開傑克，悄悄說，『外面這些都是「他」的親信，咱們得趕緊，宮裏還有一些祕道他們還不知道……』隊長拉他來到一堵破壁面前，伸手按了一枚翹起的釘頭，那兒出現了一條僅可容身的通道，裏面漆黑一片。

『現在朝前走！』傑克聽命朝裏一彎一拐，偶有從門縫窗隙裏漏進一絲光來，一時方向莫辨，只是遵從隊長低聲的囑咐前進，鼻子裏一會兒聞到烤肉的香味，一會兒又是陰溝的臭味。

『到了，』隊長說，『現在我要把你舉起來。』

『可是我什麼都看不見，』傑克說。

『一會兒就看得見了。』隊長說着伸出雙手挿入傑克的胳肢窩下，把他抱高了，又說，『現在你的面前有一扇滑門，推向左邊。』

傑克在暗中摸索着，那滑門很鬆，一下就移開了，光線漏了進來，傑克抬頭一看，只見一隻像小貓那樣大的蜘蛛朝天花板爬去。低頭通過打開的門縫朝下看時，下面是個大廳，一式白色的家具，有很多穿著白衣的女人在那兒來來去去。廳的中央有張大床，有個女人在那兒躺着，白色的被單一直拉到肩頭，只露出一張臉。

仔細看時，傑克險些兒驚叫起來，那可不是他的媽嗎？不錯，正是他媽，看來是奄奄一息。

『看清楚了？』隊長問，一面把傑克抱得更牢一些。

傑克眼睜睜地望着自己的母親，她面上血色全無，頭髮的光澤盡失。那些護士們有的在整理床單，有些這兒摸摸那兒弄弄，煞有介事，却又不知道該怎樣侍候病人。

傑克再回頭看那女王，那張面孔又不像是他媽的了。他媽的面龐沒有那麼圓，而且鼻子也沒有那樣古典。這個垂危的女人該是他媽的化身，她是狄蘿拉。可是在那已是僵化了的面容上，他也無從看出什麼訊息來了。

『好了。』傑克掩上滑門，低聲說道，隊長把他放下地來。

『女王怎麼了？』傑克在黑暗中問。

『沒人知道，』隊長答道，『她不言不動，什麼也看不見……』靜默了一陣子，隊長碰碰他的手說，『咱們該回去了。』

他們從黑暗的通道回到原來那間空屋，隊長拂去了沾在他制服上的蛛網，一面端詳着傑克，說道，『現在你得回答我幾個問題。』

『好吧。』

『你是到這兒來救她的嗎？』

傑克點點頭說，『這只能說是一部份的任務吧。她顯然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了，那些壞蛋怎麼不直

截了當收拾了她呢？』

『有我跟我的部下向她効忠，我們不許他們亂來。他們鞭長莫及，外崗哨上的一切他們指揮不動。』

傑克見到隊長臉上的肌肉跳動，勉强壓制他激動的情緒，『我不知道你所受到的命令如何，不過，你要朝西走是嗎？』

『不錯，我該朝西走，我該去找另一處亞漢地方，那條路有什麼問題嗎？』傑克說。

『我不能說，我不能指點你該怎麼走，只是咱們得儘快離開這兒，在魔根來到此地之前把你送走。』

『摩根？』傑克以為自己聽錯了，『你說史摩根要到這兒來？』

七、隊長佛倫

隊長似乎不曾聽見傑克的問話，傑克記得湯美叔叔告訴過他，要打斷別人的思維跟打斷別人的說話一樣，是不禮貌的。可是巴卡要他別去惹那個叫什麼魔根的。

『那人長得像什麼樣子？』傑克急着問。

『你說魔根嗎？』隊長如夢初醒。

『他是不是有點肥胖，而且有些禿頂？』傑克又吸進面頰，做出雙下巴的樣子，做着一擺一擺的姿勢，『走起路來就是這樣嗎？』

『不，』隊長說：『魔根是個高個子，長頭髮，一足是跛的，穿着一雙特製的靴子。』

『就像我所表演的那個樣子？』傑克說。

『別那麼大聲！』隊長警告他說。

傑克心想，原來摩根叔叔是在這兒。

『咱們該走了，』隊長再一次抓住傑克的手臂。

在這兒，巴卡成了巴古，摩根成了魔根，不會是那樣的巧合吧？

『且慢，』傑克說：『女王可有個兒子？』

『有過一個，』隊長說：『得快走了！咱們……』

『那孩子怎麼樣？』

『生下來六個月就死了，有人說是給奧斯蒙害死的。這種傳聞不一定可靠，孩兒夭折是十有其一，天知道是爲什麼，只是神祕地死了，這是上天的意旨……孩子，你怎麼了？』

傑克感到渾身乏力，他母親告訴過他，他在小時候有一次差點死掉。

他母親告訴過他，有這麼一段往事，那時他還是一個嬰兒，險些兒死在搖籃裏。她看到他時，臉上血色全無，嘴唇已經發紫，她抱起他，尖叫着跑向起居室。他爹跟摩根坐在地板上喝酒，抽大麻，已是迷迷糊糊的了，他們還在看電視上的摔角節目，他爹把他從他母親手中接過來，用指尖拚命的捏他的人中，然後用嘴對着他的嘴吹氣。

隊長搖着傑克，說，『孩子，你怎麼了？可不能暈過去呵。』

傑克醒了過來，說，『我沒事。』

不錯，他記得那一天爹跟摩根叔叔在起居室喝酒，喝多了尿也多了。他看到摩根叔叔站起身來要穿過嬰兒室到廁所去。傑克在搖籃裏躺着，四顧無人，摩根在椅上拿起一個靠墊，悶在傑克臉上，過了一會，看看嬰兒沒有動靜了，才把椅墊放回去，然後到廁所去放尿。

好在莉莉及時來看傑克，否則……

傑克想起往事，一身冷汗直冒。他知道，那時他雖然還是嬰兒，他知道這件事曾經發生過，狄蘿拉女王的孩子六週大就死於搖籃之中，而沙斐爾與莉莉的孩子也險些死於非命……而摩根就在現場。

媽講完這段故事還常提到在送往醫院途中，斐爾差一點撞了車，好在傑克還沒到達醫院時已經恢復呼吸了。

隊長說，『走吧！』

『好吧。』傑克還是感到有點頭暈。

隊長做出一個禁聲的手勢，同時傾聽有人走近的聲音。原來這個房間的右側只靠一張布幔隔着，下緣離地四、五吋，從那縫隙中望過去，傑克窺見有五雙穿着軍靴的腳走過來。

只聽得有個聲音說道，『沒聽說他有兒子……』

『龜兒子不也是兒子？狗娘養的，』第二個聲音說。

大家一陣哄笑。

第三個聲音說，『小心別讓他聽到，下放你到偏遠的外哨去站崗！』

靜了一會，又是一陣哄笑。

隊長注意布幔那邊的動向，這些人過去了。他想，有人說閒話，也必然有人注意到他的這個龜兒子，想查一查傑克的出處。

『你聽見了？』隊長說，『咱們得快走！』

傑克心理盤算着，在這兒，東西與人都有化身，吉他彈片成了鯊魚牙，貨運卡車成了馬拉的板車……。

隊長再一次催促，『走啊，看在傑遜份上！』

『看在誰的份上？』傑克沒聽清楚。隊長却不由分說，拉着傑克就跑，通過一條走廊，一面是板壁，另一間却圍着霉氣重重的帆布。

『這不是剛才進來的那條路。』傑克說。

『我不願讓剛才那些人再看到你，你注意到那個高個子了嗎？瘦得像把柴的那傢伙？』

『是的。』傑克記得那人的目光犀利，好像是在那裏見過似的。

『他叫奧斯蒙。』隊長說，『是魔根的左右手，剛才他注視着你，我怕不妥，所以寧可避開他。』

傑克心裏害怕，鼻子裏却聞到陣陣的烤肉香味，不禁流起口水來。

他們來到一所有布帘掛在門前的屋子，帘子是麻布做的，破爛得像張網。隊長說，『現在你要裝哭！』

那是一個大廚房，裏面各種香味都有，蒸汽騰騰的，屋裏有個石砌的大煙囱。許多頭戴白巾的廚娘在那兒洗碗、切菜，臉上汗涔涔的，另有一些在烤餅。這些人都注視着隊長與傑克。

隊長開始吼叫，『你這小鬼，就是不聽話，交代你的事都不做，瞧我不好好收拾你！』一面却低聲咒道，『該死，哭啊！』

這時候，隊長抓住傑克的衣領，半拖半拉的穿過廚房。傑克忽然見到他媽身披嫁衣，躺在一口棺材裏的情景，這是他媽在一九五三年所演電影中的一幕，鏡頭漸漸拉近，他媽的耳朵上戴着一副十字形的耳環，這是他送的聖誕禮物，兩年前湯美叔叔陪着他在比佛利山百貨店中買的。接着，他看到媽的面容變了，鼻子直了一點，下巴圓了一點，頭髮粗起來了，髮色也變淺了。再一看時，躺在棺材裏的不是他媽，而是冥府之后狄蘿拉，不過她還是穿著媽的結婚禮服，戴着那副耳環。忽然，傑克的眼淚奪眶而出。

在淚光中傑克看到一個巨大的人影，挺立在他們跟前。那人手持一支三叉戟，頭戴紅帽，看來是這廚房的領班。

『滾出去！』他嚷道，『這是我的廚房，不是便道，再要隨隨便便進來，看我宰了你們！』他舉叉指着他們。

隊長不慌不忙，鬆開抓在傑克領子上的手，朝那人一推，那七呎之軀應聲倒地，哀哀大叫，好比說，『哎唷，痛死我了，你弄斷了我的右手，我再也當不成廚師了！』那人在地上翻滾着，殺豬般地叫着，臉上的肥肉抖動着。那些廚娘們都嚇得噤若寒蟬。這時候傑克還在哭着，他一眼瞥見一個黑人小孩在一只大火盆那端站着，目瞪口呆，一面却仍然不斷地搧火。

隊長俯身對躺在地上的主廚說，『以後再敢動刀動叉，除非你有本事殺了面前的人。想要嚇唬警衞隊長，你門兒都沒有！知道嗎？』

那主廚的嘴裏咕噥些什麼，不過顯然是在罵狗娘什麼的。

隊長說，『你家的什麼娘我可不認識，只是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說着，用他的靴子踢着那地上的人。

『我的話你可明白了？要是不明白，我還可以再教訓教訓你……』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廚師喘息着。

隊長環視一周，對那些廚娘們說，『再見，各位女士，女王祝福你們！』

有一位廚娘戰戰兢兢地答禮，說，『官爺，女王也祝福你，』其餘的廚娘也跟着說了。

隊長拖着傑克穿過廚房，傑克的屁股撞到洗碗槽，大聲叫痛。槽裏的洗碗水蒸汽騰騰，傑克想，這些女工怎麼受得了？

一會兒來到外面太陽底下，午後的日光十分刺眼，隊長毫不遲疑地踏着地上的泥漿走向宮外的木柵。這兒像是一處農家的穀倉，有個人在那兒扠着草料餵馬，傑克看時，廄中有一匹小馬，竟是一身二首，想要停下看個究竟，隊長緊揑傑克的手腕，說：『你要再敢延宕，我會揑得更重一點！』

傑克忍住痛，連說，『不要嘛，不要嘛，我會聽話的！』

終於來到那堡砦似的木柵邊上了，只見那柵門並未拴住，一根像枕木那麼大的門閂倚在邊上，隊長伸手想去推門，一面喘了一口氣說道，『謝天謝地……』

『隊長，』這時忽然有一個人聲在背後呼喚，似乎那人一直在監視他們，就待這個時機到來，才發聲叫人的。

隊長回頭一看，傑克也扭轉身來，看到那個瘦長的人影，就知道那便是隊長所怕的奧斯蒙。那人的眼色陰鬱，笑裏藏刀。

『隊長，你不叫你家……公子見見我嗎？』奧斯蒙前進兩步，手上玩弄着一條皮鞭。『是你家的……兒子吧？』

傑克心中忽然明白過來了，怪不得這人看來如此面熟，要叫他換上白色西裝，這可不是那次前來刼持他的綁匪之一嗎？

隊長以手觸額、打躬爲禮，傑克略一猶豫，也跟著照做。

『這是我兒路易，』隊長僵硬地說，傑克偷眼一瞄，隊長彎腰如故，所以他也不敢直起腰來，心裏却是亂跳。

『好，好，路易，女王祝福你。』奧斯蒙用鞭子接觸傑克，他險些兒喊叫起來，一面却直起身子來。

奧斯蒙相去只在咫尺，他身穿一件裝飾着鑽石扣子的皮衣，襯衣全是花邊，右手戴着好幾個鐲子。從他執鞭的情形看來，他是慣用左手的。他的頭髮朝後攏着，用一根白色緞帶結住。他的身上發出雙重的氣味，表面上是男人的刮鬍水的香味，底下却發出掩蓋不住的汗臭，似乎已是好久不曾洗澡

了，傑克直想作嘔。

不錯，這便是那天的綁匪之一。

傑克胃中只覺得翻滾不已。

『佛倫隊長，沒人聽說你有一個兒子。』奧斯蒙雖是對隊長說話，眼睛却注視着傑克，傑克一直提醒自己，這會兒他可是路易，千萬不可露了馬脚。

『我想帶他到宮裏來見見世面，他却不識抬擧，溜到……』隊長故示怒色。

『是的，是的，』奧斯蒙臉上儘管微笑着，心底却完全不信隊長這套鬼話，『男孩子總是頑皮的，這是理所當然的。』

他用皮鞭在傑克手腕上輕擊了一下，傑克滿心緊張，忍不住『哇』的一聲叫了出來，接着又羞得滿臉通紅。

奧斯蒙格格地笑着，『理所當然，男孩子是沒有一個不調皮的，我小時候也皮得很，佛倫隊長，你呢？』

『我也是。』隊長說。

『很皮嗎？』奧斯蒙說着，在那兒扭腰擺臀，就地轉圈，眞是娘娘腔，傑克想，這傢伙眞是又惡毒又瘋狂。

『是很皮。』隊長說。氣得臉上的疤痕都紅了。

奧斯蒙停止了舞步，冷冷地望着隊長道：『沒人知道你有個兒子啊，隊長？』

『他是個私生子，』隊長說，『偏偏又是好吃懶做！』他轉過身來，忽然狠狠地給了傑克一個耳光，傑克知道這一掌來得很猛，着力不大，只是隊長的手掌硬如石板，倒也夠受的。傑克將手掩耳，倒在泥濘地上。

『壞孩子，』奧斯蒙說，『起來啊，你這個不聽話的壞孩子，壞孩子得讓我拷問一下，』奧斯蒙的皮鞭在傑克耳邊虛晃一下，發出噼啪的聲音，使傑克想起他八歲時有過的空氣槍，史理查也有一管。

奧斯蒙伸出一隻慘白的像蜘蛛般的手抓住傑克的手腕，要把他從泥地上拉起來，把傑克拖近那又是粉香又是汗臭的身邊，奧斯蒙的灰眼珠瞪着傑克的藍眼珠。傑克只覺得膀胱脹滿了，小便快禁不住了。

『你是誰？』奧斯蒙問道。

在傑克的意識中，奧斯蒙的問話意味着：從實招來吧，你活像我在加州見過的一個壞孩子，你就是那孩子吧？

傑克幾乎要招認了：不錯，我叫沙傑克，我是從加州來的，我媽是陽間的女王，只有我死過來了。我知道你們的上司魔根，在陽間我管他叫摩根叔叔。別那樣瞪着我，我只是個孩子，要孩子招什麼，他就會招認的。

可是傑克又在耳邊聽到他母親的叮嚀，語氣十分堅定：傑哥兒，你可以哄得過他，用不着怕他！

『你到底是什麼人？』奧斯蒙又逼近一步，他就是這樣向人迫供的，無論小孩或大人。

傑克發着抖，他拚着準備攤牌：

『我這就回去了，你不要再鞭打我，我本來就不想來，以後永遠不來了……』他嚷着。

佛倫隊長狠狠地在傑克背後一擊，他應聲倒在泥漿地上，還在不斷嘶叫。

傑克聽見隊長在道歉，他說，『孩子不懂事，對不起，回去我要好好地修理他。』

『他到這兒是幹嘛來的？你用不着拿通行證給我看，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會有通行證。你想讓他躲

在女王桌下吃點殘羹冷飯，說不定還會偷東西，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東西！』

鞭子如雨點般打來，一下又一下，越抽越重。傑克背上好像火燒一樣，不知道何時才會停止。這時却聽到有人奔跑的足音漸漸近來，又聽得有人喊道：

『奧斯蒙，奧斯蒙，原來你在這兒！謝天謝地！』

奧斯蒙答道，『怎麼了？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了？』

有人伸手扶了傑克起來，沒想到會揍人的隊長還會這樣仁慈。傑克蹣跚著，隊長支着他，他想要暈過去，却用憤恨的目光斜睨着奧斯蒙，心裏說：你等着好了，有一天我要報仇。

『沒事嗎？』隊長對傑克耳語着。

『沒事。』

奧斯蒙向那跑過來的兩人問道，『怎麼了？』

那第一個人是傑克與隊長進入祕室之前所看到的那個公子哥兒，第二個則是傑克初入地府時所見的車伕。那人看來是受了傷，一頭一臉的血，又顯得十分驚慌，結結巴巴的說不清楚。

『你說啊！』奧斯蒙不耐煩了。

『我的貨車在全手村翻了，』那車伕驚惶地說，『我的兒子給壓在桶子下，死了。天哪！他剛剛才十六歲，他母親……』

『什麼？桶子？』奧斯蒙吼着，『你把一車金斯蘭麥酒給翻了？』

奧斯蒙跳舞似的怪樣子又來了，這一次却是充滿了怒氣。傑克看着眞想笑出來，隊長正想警告他，背上貼着鞭痕血跡的襯衣一扯動，好疼好疼，他根本就笑不起來。

奧斯蒙舉起鞭子，朝車伕身上沒頭沒腦的打去，直到他倒在地上，哀哀求饒。

傑克低聲說，『咱們乘機溜吧！』

隊長說，『且慢！』他的臉上仍然裝出嚴厲的神色，眼中却透出一線轉機。

奧斯蒙回身問那公子哥兒，『翻掉的可是金斯蘭麥酒？』

『奧斯蒙，你且別急得——』

奧斯蒙舉起右手，一鞭打在那公子的皮靴上，那人退後一步。

『別煩我，史蒂文，不要把我惹火了！翻了的是麥酒嗎？』

『不錯，』史蒂文說。

『在外崗路上？』

『是的。』史蒂文有點猶豫。

『那怎麼說是在全手村？全手村會變到外崗路上去嗎？』

『不會的。』

『這麼說，現在外崗路上堆滿破酒桶了，是嗎？翻掉的貨車阻斷了外崗路的交通，地府的名酒淹了外崗路，對嗎？』

『是……是的。』

『魔根是走外崗路來的。憑他的車速，在外崗彎路上受了阻，一定會翻車，會受傷！』

『天哪！』史蒂文忽然領會了事情的嚴重性。

『到時候咱們全要吃不了兜着走！』奧斯蒙說着，轉過身來，『佛倫隊長，剛才我們的話你全聽見了？』

『是的。』

奧斯蒙的眼光落到傑克身上，他接着說道，『咱們現在可沒有時間來拷問你那狗娘養的兒子了，快找五、六個部下兼程趕到外崗路去！』

『是的！』

『五點鐘之前，把完整的桶子搬走，五點以後，儘快清除破桶，把路上弄乾淨。』

『是！』

『還不快走。』

隊長舉手觸額彎腰敬禮，傑克也如法炮製。奧斯蒙這才轉身，又去鞭打那車伕去了。

『走！』隊長牽着傑克便跑，他們終於離了宮院，傑克就是在夢中也忘不了那車伕的哀號聲。

他也聽到奧斯蒙的笑聲。

隊長面容嚴肅地在前趲路，傑克也加緊腳步，在後跟上。

『眞是你的狗運亨通，』隊長說，『他本想殺了你的。』

他們來到傑克讓隊長看過鯊魚牙之後所到過的帳篷面前，隊長說，『你在這兒等着，不要跟任何人交談。』

傑克就站在那兒等着，只見有一羣玩把戲的人抛着球兒經過，後面跟着一羣蓬頭垢面的兒童，一個年輕的女人露出大胸脯在奶她的嬰兒。

一會兒隊長跟一個老而肥胖的阿兵哥出來了，那人手持一個號角，一面扣着上衣。這個肥仔看來與隊長一樣，是個本本分分的軍人，這一點從他們整齊的服裝上就可以判斷出來。那人扣好衣服，接過號角吹了起來。這號角聲跟傑克初入地府時所聽到的衆角齊鳴有所不同，這次似乎只有工廠汽笛般的效果，具有作息信號的意義。

隊長對傑克說，『跟我走！』

『上那兒？』

『去外崗路，古時叫西方路，一路要經過許多小村，然後來到邊關。再過去便入太虛之境，有人說是地獄所在。你若要西行，就得找上帝與你同行，不過聽人說，上帝也不曾出過鬼門關。』

傑克滿腹狐疑，可是腳步太緊，使他無法喘口氣來提出問題，不多一會，他們來到那片市集與賽會的所在，陣陣烤肉與玉米的香味飄來，這會兒離奧斯蒙大爺已遠，恐懼的心理緩和下來之後，傑克頓時感到饑腸轆轆起來。

市集中喧嚷依然，他們在來到那兒之前，朝右一拐，上了一條比較寬闊的路，這便是外崗路了，傑克心想，該叫它西方路吧，想必就是求靈符的必經之路。

他緊緊地跟隨着佛倫隊長。

他們向西趕路。這條路上東行的車馬雜沓，貨車多半由馬隊拉着，却再也不會見到雙頭的馬。車上堆滿一袋一包的貨物，也有不少新鮮的肉類，還有一籠籠的鷄隻。在接近全手村的地方，有一輛敞車，載滿了女人疾馳而過。女人們則叫着笑着，其中有一個撩起裙子，扭呀擺呀的，剛才那個奶孩子的大哺乳動物的影子又在傑克腦海裏面出現，他想着不禁臉紅。

佛倫加緊腳步，一面說道，『糟了，這一些婊子跟車伕都喝酒了，想必他們是從翻車地點喝足了來的，像這樣的車速，不出意外才怪。』

傑克說，『有這麼些車馬可以通過前來，看來現場的路面已經清理完了。』

到了全手村，來往的車更擠了，成羣的人在街頭穿來穿去，也有人在一家食堂前面打架，傑克想，看來人人都喝醉了。

『小車也許可以通過現場，可是魔根的座車却是大車！』

『魔根？』

『且別管魔根了！』

出村去的路上酒味越來越濃，傑克的腳都走痛了。這段路在陽間算起來該有多少哩呢？傑克忽然記起了巴卡的魔液來，摸摸身上，原以爲那魔液已經不在了，却原瓶無恙放在衣袋裏。

一出村西，車輛漸漸稀少，步行的人却出奇地多，大都是笑着叫着，不少人全身濕漉漉的，看來是趴在地上喝的。傑克注意到另一個活像亞漢飯店櫃台員的男人，錯不了，必是那傢伙的地下化身無疑，牽了一個孩子，兩個人都醉態可掬，那孩子想掙脫大人到路邊去嘔吐，大人不肯放手，兩人一起倒在路邊溝中，那大人立刻就鼾聲大作了。

十分鐘後他們來到翻車現場，傑克差一點就寸步難移了。原來這兒正巧是個急彎，車子翻了以後，有一些酒桶飛到二十呎開外去了，遍地碎片，有一匹馬給壓死在車體之下，只看到一段後身，另有一匹馬遠遠躺在溝中，一片破桶刺穿了腦袋。其餘的馬匹則不知去向了。傑克看到這個凌亂的樣子，估量着這不是一椿意外事件，似乎是有人在馬匹身上動了手腳，馬先受傷而後才出事的。

在兩匹死馬之間，躺在路上的是一具屍體，那是車伕的兒子，半個腦袋壓碎了，一地都是腦漿。剩下半片面孔還朝天望着。他的衣袋都被翻了過來，顯然是死後有人刼掠。

現場附近還有十來個人徘徊不去，他們有跪在地上，在泥窟裏用雙手舀酒喝的，大部份都蹣跚着好像殭屍。

隊長拔出劍來，驅散那些遊蕩的人衆，『讓開讓開！』

人羣中一個七呎高的巨人，體重像有三百磅，還在那兒不服，隊長說，『再要不走，待會兒大批軍隊開到，只怕你們都要沒命！』

那些人紛紛朝村中退去。隊長脫下上衣，掩蓋在車伕之子的屍體身上。『連死人都不免受到搶刼，要讓我知道是誰幹的，我就把他吊死在這兒！』

隊長摸着臉上的疤痕沉思着，抬頭看到傑克，就說，『你得快走了，別等奧斯蒙想到，再來收拾你。』

傑克說，『那麼你怎麼辦呢？』

隊長說，『我沒有關係，我可以說你回家去了，他會相信的，這會兒他心裏有事，他們都在等侯女王歸天，這不會太久了，除非……』

隊長不曾把話說完，傑克懂得他的意思。

『快走啊！』隊長再度催促，『別拖延了，一聽到魔根的車聲，趕快躲入松林深處去吧！要讓他知道了你在這兒，一定不會放過你！』

傑克回頭瞧瞧松林，那裏面好黑。傑克心裏害怕。我不要去，我只是個孩子！

『魔根的座車是由六對馬拖着的，前面還有一匹領路，隆隆的車聲好比打雷，你一定會聽得見的。』隊長說。『現在時間還早，你可以先躲起來。』

傑克喃喃地說着些什麼，隊長不曾聽清。

『你說什麼？』佛倫正色地問。

『我不想走。』傑克眼中泛着淚光，他只想在隊長的護翼下，度着安全的時光。

佛倫隊長說，『我不知道你的往事，也不想知道。甚至你姓甚名誰也不想知道。』

傑克垂頭喪氣地望着他，眼淚要掉出來。

『打起精神來！』佛倫滿腔怒氣地吼着，『你雖然還不是一個大人，可是你有人要去救，你有遙遠的路要去走，至少也該裝着像個大人！現在連一步還沒跨，就像一條喪家之犬！』

傑克覺得隊長的責駡很有道理，自己得拿出勇氣來。他勉强振作了些，站直身子。

『這才像話，』隊長說，『可還是不夠。』

傑克說，『多謝你的教誨。』

『孩子，哭泣解決不了事情，奧斯蒙在找你，魔根也會釘牢你，振作起來！既然巴古介紹你來，我給你一樣東西，你收着吧。』

隊長取出一個硬幣來，像半元硬幣那麼大，看來是銀色的，重甸甸的却似金質的。幣面鐫着一個人像，那是女王狄蘿拉的，可是在傑克眼中，越看越像他媽，不錯，她本來就是他母親嘛。傑克接過硬幣，翻過面來，後面却是一個獅身鷹翼的動物像，眈眈地注視着他。他把硬幣收到口袋裏，跟巴卡給他的魔液放在一起。

『這是做什麼用的？』傑克問。

隊長答道，『用得着的時候你自會知道，但願你不會需要它。見到巴古時你可以告訴他，他把你託了我，我已經盡了力了。』

傑克又感到一陣黯然。

『走吧，孩子！』佛倫放低聲音說，可是仍然充滿了策勵的意思。『好好去幹，至少要盡力去幹！』

傑克終於舉步上路，繞過車後，踢着被酒浸飽的碎木片，蒼蠅圍着將乾的血跡營營地兜着圈子，那聲音宛在夢中。

走來已是路的盡頭，傑克回頭望望隊長，佛倫掉頭他顧，也許是在找他的部下，也許是故意避開傑克的目光，總之離別就是離別，再也不容回首。

傑克伸手到口袋裏摸着了隊長給他的硬幣，他緊緊握着，好比是握着一個希望，心裏好過了一些。

傑克不願就進林子裏去，他決定待在松林邊緣的路上，可以蹲在大溝底上歇着。

聽到那好比雷霆似的車聲近來，那已是兩個鐘頭以後的事了，日頭一偏西，時間就更拿不準了，也許有四小時了。

西方路上來車不少，似乎都是向皇宮去的。每一部車來時，傑克都怕是魔根的，他總是準備着立卽鑽進樹林裏去。他實在是不喜歡到那黑林子裏去，所以車子一過，他又從林子裏出來，越過大溝，到路邊上來窺伺着了。有一次他剛要爬出溝來，發現有什麼小東西爬過他的腿上，知道自己在這兒並不孤獨。

傑克心中恐懼的感覺油然而生，惟恐林中會有什麼危險。他眞想一了百了，逃出地府去算了。他又想望，一覺醒來，眼前擺着一份大漢堡。他似乎覺得那森林時時在變，原先以爲這只是一片松林，這會兒又像是什麼樹兒都有了，有些樹根子像藤條似的糾纏曲折，也有一些像蕨類，它們的灰色根株，黏黏的抓住地面好比手指。

傑克又感到那些怪樹冥冥中好像有人遙控，暗中在監視着他。他的前途是要越過整個美國大陸，可是巴卡的魔液只餘下半瓶，要是時時啜一口來壯胆，才出紐漢夏就會涓滴無存了。

他又盤算着地府中路程的長短，記得上一次跨入地府，在陽間走了一百五十呎，地下却已半哩有餘了。這麼說來，這一次在地府中已經走了約有十哩，算來也該出了紐漢夏了。

正想着，傑克聽到又有車輛近來的聲音，側耳傾聽，眼前浮出了兩幅景象，他看到一部大車，車中坐着兩個人，那車却並不是朋馳牌的。然後有一部標着『野孩子』的小貨車疾馳而來，開過湯美叔叔屍身邊上，他看到貨車中駕駛者的手，不，那不是手而是獸蹄。

現在他又聽到車聲了，在這澄澈的空氣中十分清晰，他好像受了催眠，站在路的中心動彈不得。雷霆似的車輪聲、蹄聲自遠而近，又聽到那驅車者的吆喝聲，『嗨，呀——呀！』

他的心目中看到一輛像驛車似的大車，拖車的不是馬而是巨大的黑豹，車窗的窗帘飄飛着，驅車者的頭髮棕黑，迎風飄着，眼神好比瘋子。

他在心眼裏看到那車過來，也不會放慢速度。無意識中那車衝過來了，輾過了他。

他從恍惚中醒了過來，趕快朝路沿一縱，滑下溝去，攀着那糾結的樹根，渾身疼痛，那却是由於前幾小時中肌肉缺乏運動所致。他俯身進入林中，再回頭看時，枝葉構成了一條隧道直通大路，他藏身在一棵松樹後面，窺探大道上的動靜。

雷霆似的車聲愈來愈近，眼看不消一刻便到全手村了。那時候只見有十餘個騎馬的士兵，奔騰而至，爲首的一個手擎旗幟，傑克沒法看清旗上的番號，魔根的座車便接踵而至。

一瞬之間，傑克看出那輛車果然高大，離地面總有十來呎，上面還裝載着三數呎高的箱籠。那些馬匹口吐白沫，沒命地飛奔。傑克心想，這些馬匹一到目的地恐怕都會累得死掉。

他看到那飄動的窗帘後面有一個蒼白的面容，活像個鬼，那可不是魔根嗎？……那是史摩根的面貌。

傑克記得佛倫隊長說過，要是知道傑克在這兒，一定不會放過他。

車後面是一隊人馬，顯見得是後衞。傑克期待着魔根的一聲令下：『停車！』，可是馬車一直往前走了。傑克剛才看到那張蒼白面容上的兩顆黑眼珠了，心中不寒而慄。

忽然，傑克覺得那些樹根動起來了，纏上他的足踝而且越收越緊，就像蛇般的纏住他。這才明白過來，爲什麼魔根明知他在這兒而並不下令停車的原因。魔根知道傑克在林中不會有活路可逃，爲什麼隊長沒有事先給個警告呢？也許隊長根本不知道吧。

那些蕨類植物的根全都活動起來了，起起伏伏，離地半呎，好像是一條條的飯匙倩毒蛇。傑克朝後一跳，但見周遭一些長着像榕樹般鬚根的樹，枝榦統統都舞動起來了，樹皮上一個個節，就如眼睛般望着他，還流着黃白色的漿汁。又像在沙沙作聲，說道：他是我們的！

樹根繞上他的胸口，傑克定了定神，在袋中搜尋巴卡的魔液，他剛取出瓶子想打開旋塞，一條樹根已經套上他的脖子，逐漸抽緊。他的呼吸困難，要伸手去解脫頸上的樹根，一鬆手那瓶子掉下地去了。

傑克使出全力，好不容易掙脫了脖子上的樹根，手腕上却又給纏住了，他倒下地來想去拾那瓶子，雙足已被緊緊綑住，他一寸寸地朝前掙扎，好不容易夠得到了，許多樹根又想把瓶搶走，傑克抓住瓶子，打開蓋子，湊到嘴上，一陣好難聞的爛果子味道洋溢四處。

巴卡啊，教它生效吧！

樹根一直纏上來，傑克毫無招架的力量了，他仰起頭來，廉價的劣酒流了他一臉。他大口吞下，呻吟着、祈禱着，一無效驗。他的眼睛閉上了，却依然能夠感覺到那些樹根縛住了他的手足。

醒來時，傑克可以看到落日在一條大河面上反射過來的紅光，他遙望河的東岸上，那兒林木連綿；現在他所在的西岸，夜霧已經漸漸籠上來了。

這兒河濱上全是濕漉漉地長滿了野草，霜降未屆，它們還有一兩個月好活。

傑克身上的牛仔褲與襯衫全都濕透，耳邊廂只聽得蛙鳴鼓噪。牛仔褲？襯衫？蛙鳴？這可使他回到現實世界中來了。

他顛躓着站起身來，背包的帶子纏住了他的手臂。他驚悸地從臂上、臉上抹去野草的殘餘，走離水涯。一眼瞥見那綠色的酒瓶躺在泥裏，瓶蓋掉在邊上，裏面的魔液只賸下三分之一了。

不錯，這是美國，這是他的現實世界。雖然不曾見到摩天樓的影子或是飛過頭頂的人造衞星，他知道自己是在這個世界裏、叫什麼名字。問題是，他確曾到過地府那所在嗎？

他打量着這條陌生的河流、不熟悉的地面，耳邊聽到遠遠的牛鳴，知道這兒不是阿卡地，不再聞

得到大西洋的氣息。這兒已是內陸，也許離海邊四、五哩地吧。他是從一場噩夢中醒過來的，那載着叮滿蒼蠅肉品的貨車以至那些會綑人的樹木，難道是他夢遊中的一部份嗎？有一點他可以肯定，他母親是在垂死之中，他的下意識這樣地告訴他。可是他却認爲，那是酒鬼巴卡給他製造的氣氛，加上他的自我催眠使然。

不過摩根叔叔倒會喜歡這一着的。

傑克覺得身上肌肉疼痛，喉嚨也是一樣。他伸手摸摸喉結，那兒有一處傷痕，分明是那樹根給弄的。

他望望河水中的夕照，聽着蛙鼓與牛鳴，這都是眞實的。

傑克步上河岸，朝西走去，走了半哩光景，背包擦得他背上很痛，奧斯蒙鞭打他的傷痕仍在。他的肚子餓起來了，他記得巴卡曾要把三明治給他，他拒絕了，巴卡却把吃了一半的殘餘塞在他背包裏了。

傑克取下背包，解開扣子，搜尋起來，那三明治還在，用報紙包着，打開一看，居然還是整套的。想到巴卡，他的傷感就來了，他眞恨不得巴卡就在這兒，可以緊緊地抱住他。

剛才他還在駡巴卡酒鬼哩。

他把三明治狼吞虎嚥地吃了，把背包扣好，背起來重新上路，肚子問題解決了，這就自在多了。走不多久，前面黑暗中透出一絲燈光來，那是從一戶農家放出來的。又聽得犬吠聲聲，聽起來那條狗不會太小，但願它是給拴住了的才好。

他向右邊走，過了一會，狗叫聲停止了。傑克拿那農家做個指標，不久就摸索着上了一條狹窄的柏油路，他朝左右瞧瞧，不知道該走那一條才是。

寂寞之感襲上心頭，傑克實在想家，他竭力排開了這個念頭。拿手指蘸了一滴唾沫朝地落下，飛向右側，他就決定循那方向走了。走了四十分鐘光景，路的盡頭有一處用鐵鍊擋着的棚舍。

棚舍的門上了鎖。傑克從鐵鍊底下鑽了過去，看到屋側的土地凹陷下去，他把背包卸下，在凹落處擠身進去，然後把背包拉進屋去。大門鎖住了，倒教傑克放心不少。

那屋裏堆了一些農具，似乎這地方好久都沒人來過了，傑克覺得更安全了。他剝光身子，因爲衣服全都沾上泥了。摸摸佛倫隊長給他的硬幣，還在褲袋裏，跟原有的一些零錢混在一起顯得很大。他把佛倫給的那個硬幣拿出來把玩一下，看起來竟是一枚一九一二年的銀幣，面值是一元。他把上面的自由女神像端詳了半天，然後放回牛仔褲袋裏。

他找出乾淨的換穿衣服，那些髒了的明天可以放回去，找機會在小河裏或者碰上自動洗衣攤去洗洗乾淨。

在尋找襪子的時候，傑克摸到一支硬幫幫的東西，取出一看，竟是一支牙刷。傑克的感慨又來了。牙刷代表一個溫暖與安全的家，該放在明亮的浴室裏，身上穿着棉質的睡衣，足上還有拖鞋。如今竟是流落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躲在一個棚舍中過夜。

寂寞使傑克難耐，他開始哭了。他無法號啕大哭，只好抽咽着。他爲了種種原因離家，甚至還到另一個世界去過，面對眼前的孤獨，他眞要發瘋了。

他嗚咽着入睡，抱着背包，彎着身體，身上只有內衫褲，光條條地。眼淚從污穢的面頰上流下來，牙刷鬆鬆地握在手中。

八、隧道驚魂

自從在河的西岸上醒來以後，傑克就一直沒再進入地府。巴卡留給他的魔液，他要節省着用。六天以後，他心中的失望之情已經一掃而空。上路第一天終了，他好像從兒童而少年，一下子就變成大人，足以應付當前的困難了。

巴卡曾經吩咐過他，西行的路途多半是在這陽間世上，所以他就遵囑行事。

每天早上，搭便車走三、四十哩地，把肚子塡飽，地府就成了一個夢境中的記憶了。在車上向車主娓娓地道出自己所編的身世，有時眞會忘了自己是誰。一旦地府遠他而去，傑克就恢復了他夏初時的活潑了。

在這大路上搭便車不難，往往從一部車上剛下來，後面間隔不多久立刻有另一輛車會把他帶走。他是在紐約州西部的巴特維亞下的車，一會兒就上了水牛城。到水牛城之後，他就南下，然後找一輛便車直上芝加哥或是丹佛，最好是直達洛杉磯，這麼一來，在十月中旬他就可以回家了。

他被太陽晒黑了，在奧本地方的金匙餐廳打工洗碗的十五元工錢現在口袋裏。肌肉結實了不少，有時還眞想哭。自從那頭一夜哭過以後，他都忍下來了。如今他已頗有信心，知道這一趟旅行的目的終將達成。如果照巴卡的指點，多半路程都將在陽間進行，那麼取到靈符，回到紐漢夏的時間應該是很充分的，但他也預料到，前途的困難一定不少。

太陽已經偏西，一輛福特順風車自動地靠上路邊，來等傑克上車。他心裏很有把握，巴卡送他的那本舊地圖很有用處，早上他已經翻過一下，離此三、四十哩地有個去處，叫做奧特萊，地方雖小，該不會有什麼危險，此去該是沒有什麼可以難得倒他的問題了。

打開車門之前，傑克先朝車窗裏打量一番。只見後座上放着幾厚册的樣本，還有不少散頁的說明書凌亂地擺着。坐在駕駛位上的是個矮胖的黑髮人，看樣子像個推銷員，他的上衣掛在駕駛座後方的一個衣鈎上，領帶鬆鬆地扯歪了，袖子捲得高高的。看來約有三十幾歲。駕駛座邊上放着兩個特大型的公事包，他衝着傑克笑了笑，把公事包挪到後座上去，騰出空處來好讓傑克上車。

傑克開了車門，道了謝，就爬上去坐了。

傑克心想，頭一件事那人要問的想必是，爲什麼沒去上學？

『到那裏啊？』那人開車上路，問傑克道。『出遠門嗎？』

傑克答道，『奧特萊，三十哩地吧。』

『你弄錯了，奧特萊此去怕不有四十幾哩。』那人說，『不是我挑剔，我最不忍見到孩子們在公路邊上走路了，這年頭兒壞人不少，報上都是這類的新聞，所以我總是主動停下車來讓他們搭。』

『多謝你關心，』傑克說，『我會小心的。』

『你就住在這兒附近嗎？』那人問。

傑克好不容易想出這條路上一個小鎮的名字來，答道，『我從巴密拉來。』

那人點點頭說，『好地方！』看看傑克坐安穩了，那人又問道，『你該不會是逃學吧？』

對於這種問題，傑克已能對答如流了，西行途中只要換上另一個小鎮的名字，便可靈活運用。『我是去找我媽的妹妹海倫阿姨去的，她是學校的老師。我爹去年秋天死了，日子變得很難過。半個月前我媽的咳病加重了，爬樓梯都有困難，醫生要她在床上躺着，她打電話給海倫阿姨，要她收留我一陣子。所以我是投親去的。海倫阿姨是學校老師，她不會讓孩子逃學的。』

那人又問道，『你媽就叫你從巴密拉走路到奧特萊去投靠阿姨？』

『不是的，她有拿錢給我搭車，我想省下來，離家以後總是要用錢的，海倫阿姨也不是有錢人。要是媽知道我在找便車搭，一定會不高興的。不過能省就省，何必白白給汽車公司賺了去。』

『你要在奧特萊待多久？』

『很難說，不過我總希望我媽快快好起來。』

『到時候別再打算走路回去好嗎？』

『我們家裏已經沒有車了。』傑克加油添醬地說，『有人半夜裏把我們的車偷走了，連我媽去找大夫都得走路去。那些人眞是孬種，你說是嗎？』

『你知道怎麼走法嗎？』

一會兒，車到揷着『奧特萊』路標的岔道，那人停下車來。

『但願你媽早日好起來。』

『知道一點。』

『這可不是一個好地方，你得小心點兒！』

傑克硬着頭皮下了車，『多謝你的警告。』

那人揮揮手，開着車上了路，不出一會，就不見踪影了。

走了一哩光景，望見一處荒涼的村野，那兒有幾棟兩層樓的房子，看來都不是農莊，一點生氣都沒有。除了附近九十號公路上經過的車聲，沒聽見牛鳴或馬嘶，地上也不見農耕的機具。有一家屋子面前，擺了五、六部破舊的汽車，村人似乎沒有什麼相互往來的跡象。

終於來到一個雙岔路口，儘管有路牌指示，兩條路好像都沒有盡頭。路牌本身也是受風雨剝落難以自保了，與公路平行的那一條，寫的是往『**狗鎮**』，路上雜草叢生。另一條則是『**棉坊路**』，遠遠望去，一哩之外有一條隧道，長滿了常春藤。傑克的肚子告訴他，晚飯時光快到了，隧道那頭如有店舖可以打工，也許解決民生問題有望。他伸手入袋，摸到佛倫給他的那枚硬幣，拿定主意。

那隧道是用磚砌成，一經進入，就聞到陣陣霉濕的味道。越是深入，兩壁似乎漸漸朝他緊逼過來。隧道前端看不見一點亮光，大概裏面是彎曲的，所以看不見盡頭處的天色。在隧道口上曾有一塊牌子，上寫：『入洞開燈』等字樣，想必是對車輛而言的。他依稀覺得足下的路面仍然是平坦的，一直走去迎面却碰上了磚壁，傑克想，手頭要眞有一盞可以照明的燈光該有多好。旣然知道隧道是彎曲的，只好像瞎子一般，伸出雙手在前面探路。這時候他忽然想起卡通裏『飛毛腿智鬥惡狼』的故事來，隧道可不是牠們鬥法的地方嗎？惡狼在這兒總要吃虧的。

有什麼東西在隧道裏匆忙走過，是老鼠嗎？聽足音好像比老鼠要大一些。

過了一會，那聲音又來了，他再向前一步，聽到有一陣吸氣的聲音，不會是什麼野獸吧？他伸手扶住洞壁，等待着吐氣的聲音出現。那一定不是老鼠或兔子，又朝前走了半步，心中着實害怕。

傑克嚇呆了，一時動彈不得，接着，聽到前面黑暗中有吃吃的笑聲，然後是一股强烈的腥味，迎面飄了過來。

傑克回頭望去，隧道的入口只能看到一半了，彎曲的途徑遮掉了另外的一半。

『嗨，有人嗎？』他吆喝着壯胆，『有人在這兒嗎？』

他似乎聽到前面遠處有竊竊的私語聲。

他知道，這一次並不在地府，充其量有條野狗躲在這兒，把牠弄醒來也好，免得有車來了將牠輾死。『狗兒！』他大聲喚道，『嗨，狗兒！』

立刻有了迴響，像煞是狗爪扒地。是從前面來的呢？還是從後面？再一回頭，連剛才還有的半點光亮也沒有了。

『狗兒！你在那裏？』他喊着。

身後的地方有一陣足音，傑克朝前一躍，撞上了面前的牆壁。

在暗中他覺得有一隻像狗般的身形從後面逼了過來，一時之間顯然又有置身地府中的那種恐懼感。隧道中腥羶的氣味很重，那東西斷然不是一隻狗子。

一陣酒精與油脂的味道飄了過來，他感到那東西越來越近了。

在黑暗中他彷彿看到一張臉，慘然地發着靑光，那張臉該是十分年輕可又像是龍鍾不堪，臉上帶着酒精與油脂的氣息。傑克握緊拳頭，背倚洞壁，準備對抗，可是那張臉又在黑暗之中消失了。

背後從隧道入口又傳來了一陣輕輕的足音，回眸看時，却是一片沉寂，現在隧道中什麼都沒有了，傑克靠着洞壁定一定神，然後再度摸索前進。

傑克終於來到隧道出口，回頭再看時，什麼聲音都沒有了，也沒有什麼野獸跟着他。剎那間只見一對紅色的眼睛從身後迅速地迫近，傑克朝前快跑三步，再回頭時躲避幾已不及，他伸出雙手做出推拒的姿態，腳也扭了。那東西一直朝他衝來，喇叭狂鳴，一部車飛馳着出了隧道，車窗裏一張脹紅了的臉孔，在那兒罵人。

傑克的頭暈了好一陣子，那部車飛快朝坡下的村鎮開去，那兒想必就是奧特萊了。

奧特萊位於一片狹長的窪地上，有兩條大路貫穿着，其一便是那棉坊路的延長，經過一片大停車場，那兒像是一家工廠的樣子。再過去便是一家賣舊車的、速食店、保齡球館、雜貨店、加油站。棉坊路在此形成了一片鬧區，一帶兩層樓的建築，面前停着各自的車子。

另一條路似是奧特萊最重要的住宅區，一些房子都有遊廊陽台，外加草坪。街道交叉口有紅綠燈，七、八條街之外另有一處紅綠燈，那兒有一棟大樓，有許多窗子，看來像是精神病院或是一所高級中學，有一片高大的鐵絲籬笆與外圍街道相隔絕。

工廠的破窗很多都打破了，也有一些用木板封了起來。籬笆內場地上垃圾、紙屑到處散落。就是那些大戶住宅也不見得體面，廊台傾圮、油漆斑駁；賣舊車的場地裏堆的破車看來也是必無銷路的了。

看到這幅蕭條景象，傑克真想回頭上『狗鎮』看看去。一想到再要穿過一次隧道，心裏已經涼了一半。在商業區那兒有一部車子撳着喇叭前來，使傑克又動起了思鄉之情。

隧道已經遠遠落在後頭了，傑克一口氣來到那工廠門口。沿着髒兮兮磚造門面上，三分之一窗子已經打破，還有許多只用硬報紙封閉着。傑克在外面也聞得到機器油的味道，耳邊廂響着皮帶與齒輪的聲音。他把雙手揷在口袋裏，儘快走下坡去。

走近一看，這個村鎮比起在坡上看起來還要糟些。賣舊車的推銷員都懶得走出辦公室來，車子前面放着的一些廣告牌都褪了色，墨跡也被雨水淋得漫漶難辨。

傑克走到鎮中心附近時，只見一個面容瘦削的老人推着一部購物小車要上人行道，傑克一走近，

那老人張開雙臂，抱住小車，露出沒有牙的齒齦，做出保護的表情，顯然是以爲傑克要去搶他的車。

傑克忙說，『對不起，我只是路過……』

那老人罵道，『賊！賊！』

傑克又告罪一聲，趕緊走開。

二十年前，奧特萊這兒也曾風光過一時，那時的棉坊路與外界交通熱絡，當地產品也有輸出。汽油價錢便宜，人們收入不惡，雖然難稱繁榮，表面上日子總算好過。連鎖餐飲店開起來了，少年們在那兒逗留，喝着中瓶的可樂。過後不景氣來了，也只見『關店大拍賣』的招牌了。傑克一路走着，都不見找請人手的招貼，只好一個勁兒朝前走。他的背包顯得越來越沉重，腳步也慢了下來，看來他還是非得上狗鎮去不可，再一次穿過那黑暗的隧道，當然隧道中不會有什麼人狼之類的東西，他不是走過來了嗎？地府給他的震撼太大了，先是那女王，接着又是那車伕的孩子，魔根、怪樹……那一切的一切，在地府中也許是見怪不怪，回想起來不免是心有餘悸。

傑克來到一排污穢的長窗前面，磚牆上『家具庫』幾個字都已經看不清楚了。他窺視裏面，只見一把椅子、一張沙發，擺在空蕩蕩的屋裏，上面蓋着白布。他繼續向前走去，心想，恐怕得要乞討才有東西好吃了。

再過去一些，一家塵封的店門口，一部沒有車胎的黑色老爺車上，四個人二前二後的坐在裏面玩紙牌。前面擋風玻璃裏一張褪色的卡片上寫着『晴天俱樂部』。

傑克靠近前面車窗，打個問訊。『打擾了，你可知道……』

那個最接近他的人泛着白眼，吼道，『滾開！』細看時那人一臉斑疤，好生可怕。

『我只是想請教一下，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一、兩天的零工？』

『到德州找去！』那坐在駕駛座上的傢伙說，後座那兩個把嘴裏的啤酒都噴出來，哈哈大笑。

那個泛白眼的說，『小鬼，還不快滾，看我揍扁你！』

傑克一看車裏地上都是空酒罐，再要不走，恐怕要吃眼前虧，只好忍下這口氣，說道，『我眞得上德州去試一試了。』傑克剛一轉身，只聽得『克拉，嗤！』的聲音，他們又開了一罐啤酒。

走到路的盡頭，眼光越過橫街的住宅前，草地都萎黃了，一個襤褸的老太婆從門廊裏走出來，手裏拿着一支蒼蠅拍。傑克避過她多疑的眼光，來到棉坊路最後一家店舖面前，那兒一盞廣告燈亮着，玻璃上漆着『奧特萊啤酒館』等字樣，下面一張卡片紙，寫着『徵求幫手』。傑克心中一亮，卸下背包，挽在臂上，走上台階。從立刻就要下山的夕照下進入幽暗的酒館，彷彿再一度走進隧道。

九、傑克入甕

星期三那天進入隧道時與六十小時以後的傑克，心情完全不同了。如今他把背包藏在奧特萊酒館一排鋁質的酒桶後面，只等兩個鐘頭以後酒館一打烊，他就要逃之夭夭了。

『我才六歲，我心裏怕怕。』這個念頭不知是從那裏來的，就像旋轉馬一般，在腦子裏迴環不去。

這是星期五，是奧特萊紡織廠與狗鎭橡膠廠發放工資的日子，酒館裏擠滿了人。儘管牆上貼着告示：『此處僅准容納二二〇人，如有超過，即照違犯眞尼郡消防法處罰。』云云，可是眼前人數顯然超過三百，看來消防法在星期五是暫不生效的了。有一支名叫『眞尼谷男孩』的樂隊在那兒演奏，大夥兒隨着電吉他亂蹦亂跳。

儲藏室跟店堂只有一牆之隔，老闆娘羅麗隔牆喊道：『傑克！』，羅麗是店主烏斯毛的老婆。『傑克！你要不趕快再推一桶酒出來，看老闆要不要修理你！』

『來了！』傑克回答道，『馬上就來！』

唱片點唱機喧鬧不停，機器一停下來，樂隊就接上了氣。有幾個安大略湖出身的牛仔，喝得醉醺醺地在那兒吆喝着：『唷——好——』一個女人尖聲喊叫，接着是打破玻璃杯的聲音。點唱機又開上了，噓聲活像是火箭直上雲霄。

這地方硬是像個喝人血吃人肉的屠場。

傑克的體重與一桶啤酒差不多，水泥地又打滑，他推着一部推車靠近酒桶，要把酒桶弄上推車還眞不容易，一鬆手，手指夾在桶子與車背之間，痛得把手指趕忙塞在嘴裏，眼淚在眼眶子裏打轉。他聽到酒桶蓋子嘘嘘的漏氣聲，但願昨晚的事情不要重演。

昨夜，也就是星期四夜，傑克忙着推一桶酒出來應急，桶子一碰，桶蓋就像射箭般地飛了出去，啤酒的白沫噴得一屋子， 酒也潺潺地流了一地。傑克嚇呆了， 只聽見烏斯毛大聲叱罵，然後狠狠一拳，打得傑克踉蹌地撞向隔牆。

傑克眼冒金星，這是傑克第一次挨烏斯毛的拳頭，忽然間，他看到這桶啤酒竟然變成了他在地府裏所見的金斯蘭麥酒。

『今天的工錢你甭想要了！』烏斯毛說，『下次看你還敢不敢！』傑克也不想有下一次了，他決定要離開這地方。傑克根本沒摸清烏斯毛的底細，只知道他頭戴一頂白帽子，眼中泛着黃濁的光。

『傑克！快一點哪！』老闆娘又在催促了。

『來了，』傑克漫應着，伸手去推隔牆的門，好把車子推到店堂裏去。一推之下，碰到門後軟綿綿的什麼東西。

『小心點！』原來門後有人。

『對不起！』傑克連忙說。

門後一陣重重的腳步聲，漸漸遠去，傑克這才再推一次門。

門後的走道一側便是廁所，前面一條大漢挺着個肚子要進廁所，傑克想，剛才推門時撞到的想必就是這個傢伙。

廁所裏出來一個人，長相活像電影明星侖道夫史谷脫，事實上他只是個紡織廠的工人，把一週的工資全喝完了。那人朝傑克盯了一眼，只是因爲傑克是個新面孔。

那人的眼睛泛着黃光，活像是在隧道中見過的。這個侖道夫史谷脫穿着白襯衣、牛仔褲，他的眼珠是藍色的，可是變了，變了，傑克拔腿便跑。

老闆娘嘆口氣說，『你總算來了！』她替傑克開了酒吧邊上的彈簧門。

『傑克，你不會快一點嗎？要我拿一把火燒你的屁股，你才會上勁嗎？』烏斯毛抓住傑克的肩頭，指甲深入肉裏。『你聽見我的話了？』

『是，聽見了。』傑克忍住呻吟。

『來幫我把酒桶弄上來，快！你不知道星期五夜裏大家都等酒喝嗎？』老闆說。

『已經星期六早上了！』傑克笨拙地答。

還好，酒桶蓋還完整，烏斯毛拔掉那紅色塑膠塞時啤酒不曾亂噴，傑克心中才放下一塊石頭。

『現在把空桶推回倉庫去！』老闆說。

眞尼谷樂隊的樂師們也喝得差不多了，舞池中總有七十對男女在跳舞，只是在那兒擠着擺着，嘴唇粘得牢牢的，手摸着屁股。

公用電話有個女人在用，她的男友在一旁，把手探入她那半敞開的襯衫裏。——說起電話，傑克可再也沒有胆子再去碰它了，就算有人給他一千元他也不敢了。

傑克推了空桶回庫房，只見那個侖道夫史谷脫還在那兒。他的藍眼珠還瞪着傑克，似乎是說，『咱們該來談一談，談談隧道中的事，談談打人的鞭子、病懨懨的老娘，還有你要在這兒待多久？也許你想在這地方終老？』

傑克記得下午三點鐘紡織廠下班汽笛一響，烏斯毛就緊張了。他說，『羅麗、郭洛莉、傑克，大家上點勁兒。』郭洛莉是店裏的女侍。

烏斯毛規定，每隔十五分鐘就要掃一次廁所，男廁所歸傑克，女廁所歸羅麗。他說，『我一叫要酒，立刻要推一桶出來！咱們整個禮拜生意清淡，全靠星期五補回來！』

羅麗的面容慘白，傑克料想她不是感冒了便是有毒癮，一天到晚眼淚鼻涕的。她的日子也不好過，一跟烏斯毛頂嘴，就會招來一個耳光。可是一挨打，羅麗反而面有喜色，似乎很有『打是疼罵是愛』那調調兒。

舞池裏起了鬥毆，椅子在那兒飛舞，今夜已經去了六桶，總該有這種場面的。

傑克把空桶推回倉庫放好，查看一下他的背包，起先他以爲烏斯毛把它收起來了，心裏一陣亂跳。背包裏的東西統統還在，酒瓶裏裝着魔液，地府的硬幣却變成一塊的銀元了。心跳緩和下來了，只是雙腿發軟。

男廁所裏不忍卒睹，簡直令人作嘔。這會兒已經慣了，傑克放出一桶熱水，倒下清潔劑，拿拖把拖了起來。

傑克想起星期三到酒館來求職的情形。當然一個像他這樣年齡的孩子，在法律上說起來是不准雇用的，至少他缺少父母或者監護人簽署的文件，證明他有工作的需要。可是這也表示，有意雇用童工的人正好是個殺價的藉口。

傑克對於求職已經有他的一套了，他的前一個工作便是在『金匙餐廳』裏洗盤子。當時他一進門，先叫了一點東西吃了，然後才提起要找工作。當然他得先有一套故事，說是不堪繼父的虐待，這才離家出走的。

奧本地方也是屬於紐約州的，餐廳牆上貼着州政府『最低工資每小時三元四角』的規定，可是那個巴西籍的廚子不會說英語，而且很可能是非法入境的。那個女侍長得十分漂亮，可是智能不足，這都構成了拿不到最低工資的條件。女侍每小時拿一元二毛五，傑克洗洗碗却有一元五，可算是不錯的了。

傑克來到烏家酒館，開口要找工作，便知道這老闆必是金匙餐廳女主人班明尼的翻版。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沙傑克。』傑克覺得奇怪，何以自己會說出眞名字來。在金匙餐廳他用的是佛倫隊長私生子的身分『佛路易』。

『我是烏斯毛，是本店的主人。』烏斯毛伸出手來，傑克跟他握了手，給狠狠地擠了一下，好痛。

『你個兒不大，把一桶九十磅重的啤酒弄上推車有問題嗎？』

『我想沒問題。』

『別看現在沒人，四、五點鐘以後就會忙起來，一到週末就是擠不開了，那時候可有你忙的了。』

『工資是多少？』傑克想，大概只是酒賣完一桶才要換一桶吧。

『每個鐘頭一元。』

『不多嘛！』

『不算少了！』

『也罷。』傑克說。

『要是有人在找你，我可不願惹麻煩。』烏斯毛說。

於是傑克就把老故事搬出來說了一遍：他是從佛蒙特州芬達村來的。父母在兩年前離了婚，法院判定他跟母親生活，他爹到芝加哥去工作，一直跟他通信聯絡。他的繼父不喜歡他，常常打他，還把他吊在廁所裏。

說着，他把汗衫領子拉下來，露出脖子上一條好像繩子勒過似的痕跡，那是在離開地府時讓那怪樹的樹根所弄出來的。

傑克說得天花亂墜，烏斯毛倒像眞的動了心。

『你繼父就有那麼狠？』

『所以我就決定出走了。』

『你不會偷了他的車、他的錢？他不會到這兒來找你算帳吧？』

傑克搖搖頭。

烏斯毛說，『好，我帶你到庫房去，看看你是不是眞的搬得動酒桶。』

傑克的現場表演，烏斯毛很滿意。

他們回到店堂，見過羅麗，那女人穿着一條極短的籃球褲，裏面三角褲都露出來了。上身一件沒袖的襯衫，金髮朝後攏着，胸前掛着一個十字架。她抽着烟，烟頭上沾着口紅。

『這是傑克。』烏斯毛說，『你可以把那找幫手的招貼拿下來了！』

『孩子，快跑，』羅麗說，『趁現在還來得及！』

『閉上你的鳥嘴！』

『試試看！』

烏斯毛的大手在羅麗屁股上狠狠一拍，這響聲使傑克想起了奧斯蒙的鞭子來。

『大人物！』羅麗眼中閃着淚光。這兩人似乎就是這樣打情罵俏地過日子。

烏斯毛告訴傑克，工作時間是中午到凌晨一點，打烊結帳就發給當天的工資。

羅麗取下那張招貼，順手放在點唱機後面，似乎十分熟練，看樣子是常常找人換人。

『這小鬼準是餓了，四點鐘就要忙起來，弄個漢堡給他吃吧！』羅麗說。

『我叫傑克，不叫小鬼。』

電話鈴響了。

傑克心想，這是長途電話，一定是找我……的長途電話。

『接電話啊，羅麗！』烏斯毛喊道。

羅麗接了電話，『這兒是奧特萊酒館，喂，喂，說話啊！』

她氣呼呼地把話筒掛上。

『莫名其妙！有時候有人會來問我們賣不賣罐裝菸草。……小鬼，漢堡要老的要嫩的？』

傑克還在出着神。

『傑克！』烏斯毛吼道。

『傑克，好了，傑克，你的漢堡要幾分熟？』

五分熟的漢堡加芥末，還有洋葱。傑克喝下了一杯牛奶。可是他的眼睛還是注視着那電話機，誰來的電話？

四點一過，羅麗把點唱機、電動玩具的插頭全插上了。門一開，進來了十幾個工人模樣的顧客，有些跟烏斯毛打招呼，大部份人喝啤酒，也有兩、三個叫的是『俄國黑炭』，那算是這兒酒館的特色。有人在點唱機投了幣，機器馬上開動了，搖滾樂一曲接着一曲。

烏斯毛吩咐傑克到庫房去拿拖把和水桶，把舞池擦個乾淨，要能光亮得照得出人影來。

六點光景，屋裏就有了六十名光景的客人，那個强壯的女侍郭洛莉就在那兒幫着羅麗送酒，啤酒賣得最多，也有喝果子酒與『俄國黑炭』的。

傑克除了推酒桶之外，還得搬運一箱箱的瓶裝啤酒，因爲有些人愛喝瓶裝的，漸漸地傑克忙得手腳都沒有力氣了。除了酒桶酒瓶之外，他還得提着水桶與拖把擦洗舞池，打掃厠所。

客人之中一會兒就有人醉了，酒瓶在頭上飛舞，一不小心就會被砸個正着，傑克時時注意，才能倖免於難。一有醉鬼，老闆便扭着丢出大門去，然後張着鱷魚般的大口，露出一副廉價的假牙，裝着微笑，拍拍雙手。

『傑克，』烏斯毛喊道：『沒打中吧？現在把碎玻璃瓶收拾一下。』

半小時後，烏斯毛要傑克開始打掃厠所；兩個裝填着冰塊的小便器，加上一個大便盆。這時候有個人站在一個小便器前嘔吐，他一手撐住牆壁，另一手扶住沒有割掉包皮的祖宗頭，吐出來的東西在他一雙馬靴之間的地面上熱騰騰地冒着蒸汽。那個人剃着個平頭。

『小鬼，清理一下。』那醉鬼搖晃着身子，重重地拍着傑克的後背，推門出去了。

傑克可再受不了啦，他俯身向那唯一的大便盆裏，把剛才所吃的東西全都嘔了出來。

忽然眼前出現了他母親的影子，她是在亞漢旅館的房間裏，正在抽烟。她的眼睛大而黑，在影片裏從未看到她有這麼好看過。她的面容憂愁，爲了想念傑克在流淚。傑克眞願爲了拯救母親而死。可

是在一路忍受這麼多挫折之後，經歷了隧道中的怪物，要殺他打他的人們，如今還要收拾別人吐出來的髒東西之後，傑克不禁恨起黑人巴卡教唆他西行的罪過來。

這會兒傑克只渴望能看見母親，讓她擁抱他，跟他道晚安，還叮嚀他不許用手電筒看書看到半夜，不許聽收音機到天亮……。就讓她得癌症死了也罷，只要現在能夠見到她。

他覺得他錯了，不應離開母親出來遠行。不過地府的一情一節都是眞的，說不定也眞有靈符可以救得了她，他怎麼可以輕言放棄呢？

傑克定了定神，提着水桶，去熱水龍頭下裝一桶水，把厠所打掃乾淨。完工時，已經十點半了，客人們漸漸散去。由於他們都要一早上工，除非是週末，才會逗留得久些。

羅麗一見了他就問，『傑克，你臉色發青，有什麼不對勁嗎？』

『給我一杯汽水喝好嗎？』他問。

傑克把舞池地板打完了蠟，羅麗給了他一杯汽水。

十點三刻，烏斯毛又叫傑克推了一桶啤酒出來。十二點差一刻，烏斯毛催促客人上路，郭洛莉也拔掉點唱機與電動遊樂器的插頭，穿上外衫走了。烏斯毛開始關燈，把最後四、五個客人趕走，打烊了。

烏斯毛對傑克說，『你幹得不錯，雖然還有一些小地方需要改進，不過今天剛開始嘛。你可以在庫房裏睡覺。』

傑克實在太累了，烏斯毛說過打烊後要給他工資的事便也不曾再問起。

羅麗在庫房後的角落上替傑克準備舖位。地上鋪了一層麻袋，然後加上毯子。她翹起屁股，那短褲眞短，傑克都不敢看了。她在邊上還放上一個枕頭。

『這兒算是你的小巢了。』她說。

『謝謝你，』傑克心裏想哭，强打笑容說，『羅麗，眞多謝你。』

『傑克，烏斯毛不是個壞人，慢慢你就會知道，他只是表面兇一些，其實人是不錯的。』羅麗說，『你可以好好待下去。』

『不錯，』傑克說，『只是這兒的工作不適合，我想明天就走了。』

『不要緊，睡了吧，明天再說好了，也許可以待一陣子再走。』

『好吧，等我想一想。』

『晚安，傑克，』羅麗用她的髒手飛了一吻。

『晚安。』傑克說。

庫房裏很冷，他起先想脫了衣服睡，結果只脫掉鞋子，在麻袋上坐着，累得很了，也許一倒頭便會睡着。

酒吧裏的電話鈴響了，一陣接着一陣，傑克心中出現了地府林中的怪樹、皮鞭、雙頭鳥……。

鈴聲響個不絕，這會兒怕又是打錯號碼的吧？想買菸草的人也該上床了吧？

鈴聲還在響着，傑克耳邊似乎聽到一個聲音，『我是魔根，我看到你闖到我的樹林子裏來了。這是最後一次警告，趕快回家去，否則我就要派軍隊來抓你了，你不會再有一次機會的……』

傑克爬起身來，光着腳板走到庫房門邊，身上流着冷汗。他把門打開一線。

電話鈴還響着，終於有人來接聽了，『喂！喂！……怎麼回事？』那是烏斯毛的聲音，『喂！……沒人！』烏斯毛把話筒擱下，傑克聽到他上樓去了，羅麗跟他一起在樓上睡。

星期四早上，傑克向烏斯毛提起工資的事。老闆給了他一張帳單。

『這是什麼？』

『你不會看？不會算？』老闆說：『你很聰明，不過工作還不夠快。』

傑克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張給顧客的賣單，在金匙餐廳裏就見過。只見那綠單上寫着：

漢堡一客	一・三五元
漢堡又一客	一・三五元
牛奶一杯	○・五五元
汽水一瓶	○・五五元
稅捐	○・三○元
共計	四・一○元

在那總計數字上畫了個圈圈，他一天的工資幾乎吃掉了一半，『這簡直是訛詐嘛！』傑克說。

『價錢都列在顧客菜單上，你可以對一下，不會有錯！』老闆說。

『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傑克說。

『我還沒有跟你收宿費哩！』

『水泥地上鋪麻袋，你還要向我收宿費？我倒要看你怎麼收法！』

『這是我們說好來的，我可以供宿，但是沒有跟你說供膳！你自己也沒提過吃飯的事，要是你要供膳，就另有算法了！』

傑克含着眼淚，氣得說不出話來。

『當然你可以要求以被雇人員的身分在伙食上給一點折扣……』

『去你的，』傑克抓了剩下的一些工資，『我這就走路，下一個倒楣的孩子來時，你得先跟他交

代清楚！』

他充滿怒氣，走向大門，可是他心裏知道，他是走不掉的了。

『傑克！』老闆在身後吼着。

羅麗絕對不會讓烏斯毛用拳頭來修理傑克，她要置身其間。傑克反正是豁出去了，天不怕地不怕。

『週末客人正多，你可不能這樣就走！』

『我要走，你欺騙我！』

『我沒有欺騙你，』烏斯毛說：『不過事情好商量，吃飯算你半價，甚至汽水也奉送了。我用過的人可多了，從來沒有讓過步。這個週末會特別忙，有大批摘蘋果的工人要來。而且，我喜歡你，所以才沒有揍你，這個週末無論如何要你幫忙。』

老闆裝着笑臉，傑克的怒氣消了下去。

『我要走了又怎麼樣？』傑克說：『要在別的鎭頭，一天小費也有五元。』

老闆還是裝着笑臉，『記得昨天夜裏打掃廁所時所碰到的那個人嗎？』

『那個剃平頭穿卡其服的？怎麼樣？』

『他叫卡爾登，外號掘墓人阿韋，那是二、三十年以前的事了，他在這兒本來是管墓地的，後來當了警察，如今是警長了。』

烏斯毛點起一根香烟，瞧着傑克。

『傑克，你要是走了，我可不敢保證你不會碰見掘墓人。我所說的掘墓人最喜歡在大路上抓孩子，結果你會被遣送回家、挨揍、送去摘蘋果……都說不定。』

傑克一想到那人的一根大雞巴，心裏作嘔，也涼了半截。

『在這兒，有我會保護你，一到了街上，那可就難說了，掘墓人駕着大車到處巡弋，你斷然出不了這個鎭。他雖然不很精明，不過如果有人向他報告……』

羅麗在櫃台後面洗完了碗，打開收音機，隨着哼了起來。

『這樣吧，』烏斯毛說：『等過了週末，我親自開車送你出鎭，到了星期日中午，你口袋裏有了三十元，你也許會說，奧特萊畢竟不算是個壞地方。你說，怎麼樣？』

他認爲烏斯毛只是虛聲恫嚇而已，也不把他的話放在心上，無論如何星期六做到凌晨，星期天早上打烊以後，傑克準備睡到午後兩點鐘，然後老闆會說傑克睡過頭了，他要看電視，不能開車送傑克出鎭。到時候電視長片看了一半，老闆也許會打電話給警長說：『老韋，現在他正在棉坊街上走着，抓他回來，我請你喝啤酒，孩子沒抓回來，我可不許你再把我的廁所弄髒了。』

傑克又作了種種假想，每一種歸根結柢都是一樣。

烏老闆得意地笑着。

十、人狼艾雷

酒客們每夜到這時分都要鬧酒，似乎是要迎接黎明的來臨。這一夜，打架已經打壞了兩張桌子，空出來的地方正好供大家跳舞。

『時間差不多了！』烏斯毛一面整理冰箱，一面吩咐傑克道，『再去弄一箱瓶裝的來，你早該去搬來了。』

『羅麗沒吩咐嘛。』

『羅麗，羅麗懂個屁，你比她機伶，現在快去拿一箱來！』老闆狠狠地朝傑克腳板上踩了一腳，他那硬底的靴子踩在傑克的運動鞋上可眞夠瞧的。

傑克忍住眼淚，一拐一拐地朝庫房走去，他深恐腳趾給踹爛了。眼看音樂台上的樂師已有兩個醉得快站不住了。如果奧特萊算是監獄，酒館就是牢房，烏斯毛也可算是牢頭了。

這地方簡直比地府還要糟，傑克很想寄望於魔液，讓他好早些解脫。他可以先喝一點進入地府

去，然後走一小段路再喝幾口回到現世來，這樣一來一回就可以跳出這個鬼村鎭，到達較西的布許村或班布魯克了。

他把瓶裝啤酒搬出庫房來時，庫房門口那個像倫道夫史谷脫的牛仔站在那兒注視着他。

『傑克，有人叫你滾蛋嗎？』那人的眼光泛着黃光。

『別惹我，』傑克打牙齒縫裏回答。

『你早該走路了！』那人逼過來說。

傑克靠着牆，後退無路，只聞到那人嘴中發出來的一陣腐屍臭。

就在星期四中午到四點鐘之間，店裏沒有客人的時候，電話鈴響了兩次。

第一次鈴響，只是一個基金的推銷員，傑克一點也不害怕。

兩小時之後，傑克正在把昨夜留下來的空瓶收拾起來，電話鈴又響了，離他工作地點只有四呎光景。傑克心中一陣寒意，瞪着電話機，像是受了催眠。

『傑克，接電話哪！』老闆吼着。

傑克無助地望着老闆，烏斯毛一臉不耐煩，傑克又朝羅麗望去，看來沒指望，只是腳下不聽使喚，移動不得。

他拿起話筒，線路那頭沒有聲音。

『這是奧特萊酒館，喂，喂……』

『傑克，你給我回家去！』一個冰冷的聲音說，眞要令人發瘋。

傑克只聽見自己說着，『喂喂，怎麼沒人答話？……喂！喂！』

那頭令人心悸的聲音又來了，『傑克，孩子們單獨出門，危險多得很，你可以問問別人。』

傑克趕緊把電話掛斷，只聽得羅麗問道，『又是那個買菸草的傢伙吧？……無聊！』

星期四夜晚的客人比星期三少一點，可仍然塞滿酒館的每一個座位。

這一批客人像是從農莊裏出來的，頭上都戴着農機公司贈送的帽子，襯衫上繡着名字，這些人臉上充滿皺紋，却沒有笑容，他們拚命抽香烟。

掘墓人阿韋進來時，傑克正在擦點唱機。今夜阿韋穿了警察制服，皮帶上掛着一枝木柄手槍。阿韋的臉上帶笑，他向傑克招呼，『孩子，你打算在這兒幹一陣子嗎？』傑克想起老闆的話，阿韋專愛在路上抓孩子。

傑克朝吧枱的另一端望去，只見那個侖道夫史谷脫在那兒，可是臉上全無那種應有的英雄氣概，傑克知道那人正注視着他。

電話鈴又響了，傑克從擦亮的點唱機玻璃上，照出自己驚悸的臉色。

『要再是那個開玩笑的傢伙，我一定要拿個哨子朝着話筒猛吹！』羅麗說。

這時候那牛仔忽然說，『給我回家去！』他朝傑克眨了眨眼。

羅麗剛要伸手去拿話筒，電話鈴聲戛然停止。

『活見鬼！』羅麗咒道。

稍後，在庫房裏，傑克問羅麗道，『那個像侖道夫史谷脫的是什麼人？』

『誰是什麼人？』

『那個牛仔啊？』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工廠裏新進的工人吧。兇巴巴的。』

『傑克，要你推一桶啤酒出來，沒聽見？』老闆在外面叫道。

老闆一叫就嚇得傑克雞飛狗跳，酒桶比傑克還重，一急一碰，酒桶的塞子就跳脫了，啤酒噴得到處都是。等傑克清理乾淨，那牛仔却不見了，只是那警告的話，『你還不回家去！』一直在傑克耳邊響着，那泛黃的眼珠使他心中發毛。

『傑克，你要再不好好幹活，瞧我怎麼收拾你！這是最後的警告了！』老闆說。

『我又不是狗，你別像狗一樣的對待我！』傑克想起奧斯蒙的鞭子，反抗之情油然而生。

老闆沒想到傑克有這麼一招，嚇得退後一步。

『我不是羅麗，任你打打罵罵，你要打我，我會還手！』

老闆伸手抓了傑克的衣領，吼道，『你要在這兒一天，你就是我的狗，我愛揍你就揍你！』接着一拳就落在傑克的面頰上，鮮血應聲流下。

老闆第二拳將要落下，只聽得店堂裏一聲槍響，烏斯毛放下傑克，第二聲槍響起，一時羣衆大亂，這時那些牛仔都進了廁所。

傑克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他奔進庫房，在啤酒桶後找尋背包，起先以爲背包不見了，再三探索，才發現背包還在那兒。

現在就看要從那一頭逃走了。可以從前面走道出去，走道上的太平門，也可以走送貨的後門。可是後門的開關在吧枱上有一盞紅燈會亮，羅麗一定會發現。那麼只有走道邊上那個太平門了。

傑克揹上背包，躡手躡腳上了走道，男廁所門口却出現了那個牛仔。

傑克朝女廁所門裏一溜，那牛仔逼了過來，嘴裏說，『相信我老戈雷的話，你早該走了！』

傑克舉起門邊的垃圾桶，向那牛仔丟去。他向着邊上的太平門逃去。

他知道這個自稱爲『老爻雷』的牛仔就在背後追他，一竄出太平門，他就落荒而逃。

太平門外堆着好幾個垃圾桶，傑克一路掃倒了三個，回頭一看，那牛仔緊緊地追上，怎麼那人身後會有尾巴？

傑克心中忽然泛出他六歲時的一段舊事，他心中叫喊，巴卡，救救我！巴卡，我才六歲啊！

那牛仔在身後追來，伸手要抓傑克的背包，傑克一看，那不是手，而是爪子，他的舌頭長長地吐在外面。

後面是個廢物堆場，破車的零件，還有一張散開的彈簧床墊，彈簧一個個跳出來像個陷阱。

頭上一鈎月亮，慘疏地照着。

傑克想起巴卡給他的魔液，掙扎着要把背包解下來，後面老爻雷喘着氣追上來，一不小心給破床墊的彈簧纏住了。

傑克的背包還掛在臂上，一手摸出酒瓶，旋開塞子，朝嘴裏就灌。回頭看到爻雷的黃色眼睛，那可不是在隧道裏見過的嗎？

傑克好像上了旋轉馬的轉台，跨上那匹『白姑娘』轉着轉着，墮入了夢也似的境界。

六歲時的一段舊事再度展開眼前。

十一、吉利之死

傑克那時才六歲，這是在加州所發生的一件舊事。

這是個八月的下午，在一個裝着冷氣的新辦公室裏，爹跟摩根叔叔在聊天。屋裏放着薩克斯風的音樂。爹的腿蹺在辦公桌上，摩根叔叔則坐在邊上一張椅子上。

『這張唱片不錯。』摩根叔叔說。

『迪克斯高登的薩克斯風吹得不錯。』爹說。

傑克在一張長沙發背後玩爹剛買給他的一部倫敦計程車的模型。車子不聽話，駛到沙發底下去了，傑克爬進去找。

傑克常常做白日夢，幻想各種各樣的事情。他沒有告訴過什麼人，不過知子莫若父。爹知道他不時會到『那地方』去。

這時候，傑克聽到摩根叔叔說，『那人到了「那地方」會把他們搞得落花流水，說不定他們會封

他做旋風國公爵哩。』

『那可不一定，』沙斐爾說，『人家不一定會像咱們一樣重用他。』

『這個你比我清楚。』摩根說。

『我雖去過多次，你却是後來居上。』斐爾說。

『是啊，我學了不少，不過這全仗你的指教。』摩根說到『指教』二字，實在是言不由衷。傑克雖只六歲，他聽得出摩根叔叔並不喜歡他爹。他對『那地方』很有興趣，覺得眞有那個地方，他也能跟他爹共享這份樂趣。

摩根說，『咱們得要清楚一件事，他們那兒沒有科學，只有魔法。』

『不錯。』斐爾說。

『咱們在地府雖然混得不錯，可是要想突破，還得費點兒勁。』

斐爾沒有作聲。

『咱們這邊的人利益可以均霑。我們不貪圖他們變革的所得，不過也不放棄利益，我們可以給他們必要的助力，慷慨將事，對我們也沒有損失。你且想想，如果我們能供應他們所沒有想像過的電力，借給他們新穎的武器，那簡直了不起。咱們得進一步的參與。』

斐爾說，『要擴大參與？』他似乎不很贊成。

『是啊，我們的初衷就是把它整個弄過來。』

『我倒另有一個想法，不過後果也許不很愉快。』

『你倒說說看。』摩根說。

『譬如說，發動一次戰爭。』

『不可思議！你是想借重吉利？』

『吉利？我沒想到過。』斐爾聽到過白吉利這個名字。

『你記得很久以前，那地方發生過暗殺國王引起一場大戰的事嗎？』摩根問。

『聽說過。』斐爾說。

『後來國王的親信們反而藉平亂而弄到好處，把敵人下獄，自己上台。』

『他們也想增加政治上的效率。』斐爾說。

傑克在沙發背後靜靜聽着。

『可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咱們這兒正是德國進襲波蘭的時候……』

『你是說他們那邊的戰事會引發咱們這兒的戰爭嗎？』

『不錯，他們那邊才三個月，這兒就打了六年，百萬生靈塗炭。而我聽說，那個暗殺國王的兇手不是當地人，是外客，像咱們一樣的身分。』

『所以我看咱們不宜到那邊去胡搞，而且我還覺得，像地府的世界不止一個，天外有天！』

傑克如今十二歲了，他還記得六歲當時無意聽到的那件事。他覺得常常送禮物給他的摩根叔叔，也就是史理查的爸爸，倒像是一條蛇，他還會製造地震，這是後來的事了。

兩個大人發現傑克在沙發後面地上睡着了，送他囘家的路上，摩根叔叔說，『傑克，你可要吃冰淇淋？』

那魔液可眞難下嚥。在迷濛中，傑克想起來，是誰殺了白吉利？是誰動的手腳？是了，白吉利，那個把名字繡在襯衣上的人。

醒過來的時候，天上一片黑，沒有月亮，他是在一條小路邊上的草叢裏。他又囘到地府裏來了，

陽世上的奧特萊酒館裏現在發生了什麼大事呢？一場大火、一場水災？在這兒，有像奧特萊一樣的喧鬧，大概也是一個酒館的後院吧？他聽到圍在籬笆後面的狗叫聲，從草叢中爬起來以後，步步後退，然後從邊兒上摸出去，面前另有一所房子，窗裏點着蠟燭，鼻子裏還聞到豬圈的臭味，走不多久，犬吠聲停了，他已經來到西方大路上了，那個人狼艾雷，自然也不再追來了。

傑克心裏還是念念不忘白吉利的事。

地府裏沒有電，屋裏點的只是蠟燭。這一帶似乎是一堆堆的草舍。一想起魔根，他又不寒而慄，陽世間的摩根與地府裏被稱爲奧列斯的魔根，只有外表上的差異，骨子裏是一樣的惡毒。

傑克經過一列平房外面，要是在奧特萊，從窗口望進去，家家總有電視機的螢光幕在閃亮着，地府裏沒有電，當然沒有電視了，更不會有兜銷第四台節目的有線電視找上門來。

不錯，因之這兒也看不見電線桿，跟那些交錯的電線，那麼像白吉利這樣的工匠到這兒來有什麼活兒好幹呢？

白吉利是沙史公司的工人，他是電氣匠，也會修東補西。他的襯衣上繡着名字，服裝整潔，頭髮也梳得平順光滑，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鏡。他已經成家，還有三個孩子。沙史公司每逢聖誕總會給他們一份禮物。

那麼白吉利是誰殺死的呢？他爹？摩根叔叔？他是在沙發後面睡着了，這會兒呢？他累得正想找個地方倒頭便睡，找一條乾溝也好。

有那麼一次，老爹以爲傑克去睡午覺了，他扮演了一次土遁，却讓傑克給發現了。沙斐爾從臥室溜出來，經過飯廳，從前門出去，穿過草坪，來到車庫，他取出鑰匙，從車庫的邊門進去，傑克巴望

着他會從車庫大門開車出來，可是車庫大門一直關着。傑克看到爹的車子停在外面大路上，根本沒有進庫。他媽的車子也不在庫裏，她開着上攝影棚去了。

好久都不見他爹從車庫邊門出來，傑克就到車庫裏去看看。車庫裏闃無人影，他喊道，『爹！爹！』却沒有回音。是不是爹喜愛魔術呢？傑克只看見一隻蟋蟀，穿過一條壁縫走了。這是他們住在洛杉磯羅迪歐大道那會兒的事。

羅迪歐大道上春天的陽光正好，爹却不見了，媽也不在家，傑克想找警察，怎麼說呢？說爹進了車庫就失踪了？

兩小時以後，爹從比佛利韋爾夏那頭的街上走回來了，上衣披在肩頭上。一見傑克，就說，『你這個小流浪漢，你不是睡午覺去了嗎？』

在屋外就聽到電話鈴響了，沙斐爾趕緊進屋去接，傑克只聽見他爹說，『是的，摩根，壞消息？天哪，可憐的吉利，我馬上就去。』爹的臉上沒有笑容，接着說，『家裏沒有人，我只好帶傑克去，他可以留在車上。』

車子從羅迪歐大道駛向好萊塢旅館，左轉上了日落大道，直駛辦公室大樓。

在辦公室停車場上停了車，那兒已經來了兩部警車、一部消防車，摩根叔叔的白色朋馳敞車也在那兒，還有一部給工匠用的舊普萊茅斯車。摩根叔叔摟着一個瘦女人的肩膀像是在安慰她，那是白太太，她依在摩根叔叔胸前，用手帕擦着眼淚。

一個消防隊員從門廳裏清了一堆扭曲了的金屬、塑膠、碎玻璃出來。斐爾對傑克說，『你在車上等着，我一會兒就來。』說着就朝門口去了。一個年輕的中國女人在停車場口上跟一個警察說話，她的身邊還擺着一輛彎曲得不成樣子的腳踏車。

二十分鐘之後，沙斐爾與摩根都離開了出事現場，摩根仍然跟白太太在一起，他讓白太太上了朋

馳車。傑克的爹就開車循日落大道回家。

『吉利受傷了嗎?』傑克問。

『一樁電氣意外事件，整個大樓都會燒起來。』

『吉利傷得怎麼樣?』傑克又問。

『傷得太重，死了!眞是他媽的!』他爹說。

傑克與理查兩個孩子，憑了他們自己所聽到的，加上傑克的媽與理查家管家的所補充的資料，花了兩個月時間才把事情的經過弄清楚了。原來吉利要趁星期六大家不上班時修一修大樓的安全系統，以免驚動了大夥兒。他先到地下室修理房去打電話給警察派出所報備大樓要修安全系統，這才上樓到地面層開始修理。一樓安全系統與總電源分離時，剛把配電板拆下，把螺絲刀插進，就訇然一聲出了事。

那位中國小姐姓張，她告訴警方，目擊的經過是這樣的：她從大門玻璃外看到裏面有個工人從地下室上來，拿起螺絲起子要拆配電盤，只見一道火花，經過他全身，直通地面，就像引起一場小型地震。

張小姐在洛杉磯住了一輩子，就是地震也見怪不怪，她目擊白吉利觸電，沙史公司大廈樓下一片火光，藍色的電光像雷光一般通向那工人，一時身體都焦黑了。幾千伏特的高壓電把白吉利燒得焦黑，火燄總有六呎來長，吉利的屍體給抛出來倒在廳上，鼻粱上架的眼鏡也熔化了。

張小姐立卽跑到馬路對面的公用電話去報警，回頭一看，大樓玻璃門碎片處處，她的脚踏車也給扭曲得不成樣子。

傑克一直走了半個鐘頭，直到看不見那些小屋，天上的星星也不像是他所習見的。他心裏一直嘀咕着，是誰殺了白吉利?是他爹的安排嗎?

十二、傑克趕集

傑克在乾草堆上睡了一夜，他先在草堆裏做了一條可以暢通空氣的通路，舒舒服服地在裏面輾轉，聽說田鼠是此道能手，今兒有這隻大老鼠在此，那些小老鼠自然要退避三舍了。他的手上抓着魔液瓶子，安然入睡；畢竟，他又回到地府來了。

儘管在地府裏可能發生任何事情，奧列斯的魔根、帶皮鞭的奧斯蒙，甚至人狼艾雷都以此爲根據地，但是這會兒有乾暖的草堆，寧靜的夜，清新的空氣。無論如何，他總是逃開了那充滿酒味的奧特萊和酒館老闆烏斯毛，何嘗又不是幸事。

第二天一早，陽光甚好，田野中充滿了夏末收穫季節的芬芳，有一部馬車緩緩而來，看來是個賣酒的農人。傑克已然沿着西方大路走了二、三哩，這時候車子靠近了他，趕車的大聲跟他招呼。

『孩子，你是去趕集嗎?』

傑克一聽，那人說的並不是英語，可是却完全聽得懂他的話，傑克記得第一次進入地府時也有這種經驗。

坐在那農人身旁的是一個寬袍大袖的女人，手上抱着個三歲大的孩子，她對丈夫說，『這孩子是個清純人，亨利。』

傑克已經熟悉了地府的情形，不會再像第一次初到時那樣張惶失措了。

那趕車的微笑着，傾身向傑克問道，『孩子，你可是個清純人嗎？』

『我不是「清純人」，我媽告訴我，在外面走路，不可隨意答話，處處要小心。』

那女人笑道，『你母親說得對，你可要上市集嗎？』

『不錯，』傑克答道，『我是上西方去的。』

『那麼上車來吧！』農夫亨利說，『日頭很短，我要到市上把貨賣掉，趁太陽沒有下山要趕回家去。只是這一季的玉米不好，還好九月還有收成，這一批也許有人要買。』

傑克道過謝，就從車後爬上車來坐着，只見車後裝的玉米十分肥大，心想如果這樣的玉米還說不好，好的不知道要長得怎樣哩。車上還載着一些南瓜、蘿蔔之類。傑克覺得肚子餓了，自從離家以後，他才眞正的體會到飢餓是什麼樣的滋味。

他在車後背向前方坐着，車的後緣很低，傑克的腳垂着，那雙涼鞋幾乎可以擦着地面。沿途亨利與過往人等，不斷點頭爲禮，傑克心中牽掛的是下一餐不知落在那裏。

那女人手裏抱着的三歲孩子，扯着傑克後面的頭髮，呀呀的逗他說話。

『傑遜，不乖！』孩子的媽叫道。

傑遜笑着、跳着，拉着傑克的衣衫，他媽媽笑着，傑克回頭逗着孩子說話，他媽媽也開心了。

傑克順手將孩子接過來，坐在自己腿上，傑遜跟傑克十分投緣，格格地笑着。

『傑遜，不乖！』

傑遜依然笑着跳着，可是傑克却覺得腿上熱烘烘的，原來傑遜尿尿了。

尿濕透了傑克的衣衫，他心裏却很開心，他仰頭看看地府的藍天，不禁笑了起來。

幾分鐘後，傑遜的媽把他接了回去。一見尿濕了，就笑道，『傑遜壞壞，尿尿。』傑克相與笑着。

傑遜的媽一面換尿布一面問了傑克一些問題。傑克小心地答着，他知道自己在這兒是個外地人，處處可能會碰到陷阱，不得不小心提防。他聽見他爹說過，摩根便是一個外人，一個陌生人。

亨利雖然不說話，但却仔細地聽着傑克的答話。對於有一些不免將信將疑。

傑克自稱是從全手村來的，傑遜的媽似乎在記憶中聽見過這個地名，可是聽到傑克想去的加利福尼亞村，則就不知所云了。當然，這兒沒有電、沒有電影、沒有電視，要是告訴她從外崗站打通長途電話要多少錢，或者說午後五點以後每三分鐘可以有什麼折扣之類，當然是不會瞭解的。

傑克又告訴他們說他爹死去一年了，他媽媽病着，可是他決定把『驢子』被搶的一段略去，又說他媽媽給了他一點錢，要他上加利福尼亞找海倫阿姨去。

『眞是辛苦了。』傑遜的媽同情地說，她又問：『全手村可不是跟夏宮很近嗎？』

『是的，』傑克答道，『很近了。』

『你沒說你爹是怎麼死去的？』亨利這才第一次開口問話。

傑遜心中嚇了一跳，說話有點結巴，亨利的臉色變了，掉頭他顧。

『是病死的吧？』傑遜的媽問道，『這年頭什麼天花、黑死病……花樣越來越多了。』

傑克忽然有個衝動，想說，他不是病死的，他是觸了高壓電死的；有個星期六他去做修理工作，螺絲刀碰到電線走電就死了。家裏留下老婆、三個孩子，還有我。這是摩根叔叔家的女傭芬妮太太聽

到電話裏這麼說的……死得好慘，眼鏡都熔化了。啊，你不會懂的，這裏沒有電、沒有眼鏡，你們是不會懂的。亨利太太，千萬不要落得像……

『別管他是得什麼病死的了，』亨利等待傑克的回答等得不耐煩了。他說，『你且說，他是不是政治人物？』

傑克呆呆地望着亨利，却答不出一句話來。他知道，這兒到處有陷阱，他的馬脚露出來了。

『好了，我知道了，』亨利點點頭，似乎已經聽到傑克的答覆了。『這兒離市集不遠了，再過一個山坡就是，你可以下車，走路去一會便到。你會走嗎？』

『會的。』傑克答道。

一霎時，傑克身上好比帶了瘟疫，亨利太太把傑遜抱得緊緊的，惟恐讓傑克傳染了似的。

亨利還回頭笑了笑說，『咱們這兒都是一些單純的人，外面的事情弄不清楚，一切由上天做主，女王會不會死也得有天老爺的安排，小人物過問大事結果只有自找麻煩。』

『我爹……』傑克還想解釋，亨利太太却板起臉來說，『我們不想知道你爹的事，也不想說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反正他已死了。我們也有兒子呢。』

傑克隨即跳下車來，心中好生難過。

十三、天上人間

傑克再一次進入地府，服裝、語言的自動改變不在話下，這會兒却連使用的錢幣也改變了。當他發現鈔票、硬幣都變成了一根根帶節的棒子時，眞是大大地吃了一驚。這些錢都是他辛辛苦苦攢來的美金，一起差不多有二十多元，如今在手上持着兩根錢棒，數一數，一根是十四節，另一根是二十節。如此看來，在數目上倒是不見得少，只是這兒的東西究竟是貴還是便宜，他可算不準，反正物價的新標準總得適應，而這兒的人頭腦單純，不願涉及政治，傑克自問是個外地來的陌生人，結局如何也不知道，到時候會把他趕跑？還是會把他殺死？

傑克一腦子的問題，從市集的一端緩緩朝向另端走去。他的肚子餓得發慌，忽然見到一個賣羊肉的攤子，亨利太太在那兒，背對著傑克，懷中抱着孩子，在那兒要買羊肉。那小傑遜看到了傑克，搖着小手跟他打招呼，傑克趕緊走開，讓很多羣衆夾在他與亨利家人的中間。

到處都是烤肉的味道，他看到擺肉攤的在炭火上翻着大大小小一塊塊的牛肉，另有一些好像是豬

肉。又有小夥計在那兒把烤好的豬肉放在一塊塊的麵包上，然後交給顧客。他們又像是在拍賣，顧客多半是像亨利一類的角色，要買時只伸伸手指，傑克小心地注意他們交易的方法，他要看看一份夾肉麵包究竟要幾節的錢棒，可是這會兒他餓了，也顧不得什麼價錢了。

他經過一個演啞劇的攤位，不少觀衆在那兒嘻嘻哈哈，多半是些女人跟小孩。旁邊有個邊上圍着帆布篷的攤子，主人是個在肩頭紋着花的大個兒，他身邊那個大爐子長約七呎，炭火熊熊地燒着，爐的兩端各有個髒兮兮的小孩在那兒當徒弟，他們幫着在翻動炭火上的五條肉排。

『好肉！』那大個兒吆喝着，『烤肉！好肉在這兒！』

一個農夫帶了個十幾歲的女兒走近攤子，舉手在爐上烤着的肉排指了一指，那是左起的第二條，烤肉攤徒弟就暫停搧火，讓他的老闆從那肉條上切下一塊來放在麵包上，另一個徒弟就把放上肉條的麵包交給那農夫，同時取回兩節木棒交給老闆，交易就這麼完成。那農夫接過熱騰騰的烤肉麵包咬了一大口，然後交給他女兒照樣咬了一口。

傑克看得夠了，肚子裏實在餓得要命。

那肉販子又喊道，『烤肉！好肉！——』然後眉頭一皺，衝着傑克說道，『我聽見你的肚子在咕咕地叫了，要是有錢買，我就祝福你晚上睡得好，要是沒有錢，那麼還請你早早收起你的饞相，快快拔腿跑，跑得越遠越好！』

兩個徒弟都聽得哈哈大笑，其實他們是累死了，笑得慘不成調。

可是烤肉的香味留住了傑克，他拿出那枝較短的錢棒，也朝那左起第二條的肉指了一指，却沒有開口，老闆就取出刀子切了一塊，這一塊却比剛才切給那農夫的一塊要來得小，傑克看着，只聽見腹中雷鳴，也顧不得理論了。

老闆把肉放在一塊麵包上，傑克也把錢棒遞過去，老闆却毫不客氣地一下子就折下三節來。

傑克耳邊響起了他母親的笑聲，『呵呵，傑哥兒，你被人家坑了！』

那肉販齜着牙，似乎想要準備接受挑戰。似乎是說：我對你還算客氣，只收了你三節，如果我要把整個十四節都收下來你也沒有辦法。我勸你不如寫塊牌子掛在胸口，『我是外地人，我孤掌難鳴。』怎麼樣，你想找麻煩嗎？

傑克當然不想找麻煩，不過肚子裏委實是一腔火。

『走吧！』那攤販說，『你買到肉了，可以走了！』他伸出肥大的手，在傑克的臉上拍拍。

傑克心裏想，我也有法寶，如果我拿一支手電筒來給你看看，也許是一架飛機，瞧你不會嚇得屁滾尿流才怪。

傑克衝着肉販子笑着，那笑容使肉販感到不安逸，他重又蹙起眉頭吼道：『滾呀，聽到沒有？』他說，『我叫你滾呀，老天會罰你！』

這一次傑克眞該走開了。

那放在麵包上的肉眞是好吃，像豬肉，又不像豬肉。傑克一路走着一路吃着，用不了多久就吃光了，他還在那兒咂舌舔唇哩。無論如何，肚子塡飽了，傑克想，味道這麼好，眞可以帶便當到學校去吃。

一會兒，傑克便混在人叢中，不像是個外地來的陌生人了。他想起了當日在宮外所見的市集，那兒也是這樣的人潮洶湧，可却沒有緊張氣氛。

在另一個攤子面前停下步來，傑克看到那攤販在賣毯子，毯子上織有女王的頭像，高高的髮髻。傑克忽然想起在洛杉磯時和史理查一起交的一位名叫施漢克的朋友，他家壁上懸着一幅織有『最後晚餐』圖畫的毯子，目前這一幅可不是比那最後晚餐要好看得多了嗎？

再一端詳，毯子上女王狄蘿拉的頭像變成了傑克的媽，可是眼睛太黑，皮膚太白了些。

傑克的思鄉病又犯了。媽，你在那裏？這時分你會坐在窗口看海洋？還是躺在床上睡了？還是奄奄待斃呢？

不要！不能再想了。傑克的熱淚奪眶而出。他一抬眼，只見那賣毯子的販子注視着他。那人個兒跟肉販差不多大，臂上也刺着花，笑容可掬而不含惡意，看起來大不相同。

『孩子，什麼事令你傷心？』

『沒什麼！』傑克漫應着。

『孩子，你一定想到了什麼事，才會這樣傷心的。』

『我眞的看起來那麼糟嗎？』傑克裝出笑容，他的言詞也順暢了。

『孩子，看起來似乎你缺少朋友而又有敵人緊逼着你！』

傑克又笑了一笑。那攤販在毯子邊上找出一樣小小的東西來，橢圓形，下面有根短短的柄。他迎着太陽把那東西一轉，一道陽光一閃，原來那是一面鏡子。傑克心想，這倒像是遊樂場中的廉價獎品。

『孩子，拿去照一照，』那攤販說，『你就會知道我說的意思了。』

傑克接過鏡子一照，鏡中人的確是他自己，只是怎麼會像起木偶奇遇記中的那個木頭人來？他的眼睛本是圓大而清澈，怎麼變成棕色的了？頭髮在額頭垂着像馬鬃，最怪的還是雙耳垂到下顎，一隻耳朵還會翹。

他忽然想起來，在他的白日夢裏，就有過這樣的耳朵。

那時他四歲，有過一顆特別大的玻璃彈珠，有一次玩着玩着，順着路面滾到一個陰溝洞裏去了。他坐在路沿上哭起來，現在他在這兒看到兒時的情景，心中好高興。他的一顰一笑，鏡子中都泛出可

笑的形象來，眞是有趣。

『這才像話，』那攤販說，『孩子要開開心心的。開心的孩子才健康，才會在他的世界裏找到他所要的。你想要這面鏡子嗎？』

『要！要！』傑克嚷着，拿出他的錢棒來。『多少錢？』他問。

那攤販皺着眉頭，環顧左右看看有沒有人在瞧着。然後低聲說，『在市場裏財不露白！』

『你說什麼？』傑克問。

『沒什麼，』那攤販說，『不要錢，在我的車後還有半塊打破的，好久了都沒人要買。』

『還好你不曾否認沒有人要。』

兩人相顧大笑。

那攤販又說，『好一個口齒伶俐的快樂孩子。等到那一天你長壯了，我要帶了你這張嘴到南方做生意去！』

『多謝你了！』

『一路小心，上帝祝福你！』

傑克把小鏡子小心地收入袋中，跟巴卡的魔液瓶放在一起。

他一面走着，一面摸摸那些錢棒是不是安然無恙。

再過去兩個攤位，有一個全身充滿酒味、一隻眼睛用黑布蒙起來的人在那兒向一個農夫兜售一隻大公鷄。他告訴那農夫說，把這隻公鷄跟母鷄放在一起，管保會生出雙黃蛋來。

傑克對獨眼人的大公雞沒有興趣。他跟另外一些孩子們都讓那獨眼人的另一件商品所吸引住了。那是一隻鸚鵡，足足有小的孩子那麼高，羽毛艷麗，有兩個頭、四隻眼睛。活像在皇家馬廄裏所見到

的小馬一般。

那隻鸚鵡只自說自話，孩子們聽得高興。傑克覺得奇怪的是，那些孩子見到這鸚鵡却似見怪不怪。

『天有多高？』東邊的一個頭問。

『不低不高。』西邊的頭答道。

『貴人的心願是什麼？』

『萬代封侯！』

『老太太櫃子裏藏着啥？』

『男人不能看！』

『夜裏是什麼使老頭害怕？』

『毋夜叉跳出浴缸！』

這兩頭鸚鵡自唱了半天，那農夫的大公雞不曾成交。獨眼人火了，『走開走開，別等我踢你們屁股！』

孩子們一哄而散，傑克也跟着他們走了。

再過去兩排，傑克花了兩節錢棒買了一個蘋果、一杓牛奶來吃喝。

他就用杓子喝着牛奶，覺得眞是甜美，電視廣告上的那些奶品斷斷沒有這麼好的味道。

他瞧見亨利一家人朝這方向走了過來，便把喝剩一口的杓子交還給賣奶的女人，她就把奶倒囘一個木桶裏了。

傑克用手抹了抹嘴巴，心想，但願這地方沒有傳染病，否則像這樣賣奶……。

往囘走時，還經過那賣毯子的面前，那人遠遠揮手打了招呼，似乎是說，『孩子，好好使用它，可不要濫用啊！』傑克決定要聽從那人的勸告，一會兒心中忽然又感到落寞起來。

他來到十字路口，南北的通道只是一條小徑，西方大路可大得多了。

他聽到袋裏的鏡子碰到酒瓶叮噹作響，打起精神來上路，不久他就被巨大的夢之鄉所吞沒了。

四小時之後，下午已經過去一半。傑克坐在路邊草叢中吃蘋果。坐在這兒，他可以遠遠地眺望有一批看來小得像螻蟻的人，在那兒爬一座高塔。他選擇這個地點的原因是，在西方大道上這兒離那高塔最近了。雖說相去仍有三哩的樣子，可是傑克却已在這兒坐了足足一個鐘頭了。

傑克啃着蘋果，一方面休息他那走累了的腳。他不知道那高塔是幹嘛用的，也不知那些人爬塔所爲何來。離了市集之後，天就起了風了，傑克是居於塔的上風位置，不過只要風一停，他就可以聽到爬塔者的嬉笑聲。

在市集之西五哩，傑克經過了一個村落，如果五間房與一家店舖也可算是一個村落，眞也是個小村了。看來那兒已經很久沒有什麼活動，而且自此以後，沒再看到過人跡。在沒有看到這座塔之前，傑克以爲自己已經不知不覺的來到外崗邊地了。

他打了一個寒噤。

他覺得地府並不是一個絕對的罪惡之淵，他在這兒乾草堆上睡過，亨利一家人好意的請他搭便車，這兒一切本來是善良的。他隨時可在這兒落腳，而不會被人見外。

他明白他早就成了地府的一份子了。當他進入夢境，那便是他醒過來的時候，只要夢境越深，在這裏便會更加自然。傑克知道他爹一定曾經深深地做夢，而摩根叔叔却不會。

他決定，今後只要一遇險境，他便可以取出巴卡給他的酒瓶，以便脫困。否則他就在這地府中前

進，直到他回到紐約爲止。如果在地府裏除了這個蘋果之外還有什麼東西果腹，就可以在這兒過夜，可是地府裏就是什麼都沒得吃的啊。自從他離了那烏斯毛的酒館，就是沒見過一處可以吃飯的餐廳招牌，地府裏什麼都沒有，可也沒有噴射機的噪音，只有他在路上走着的足音。

如今眼前却出現了這麼多人爬高塔的奇觀，煞是熱鬧好看。傑克把蘋果一口氣吃完，用手指在地上挖了一個孔，把蘋果心埋在裏面。

那塔看來只是用木材搭建的，大概總有五百呎高度，好像只是一個空架子，用交叉的木板加以補强。頂上有個平台，上面好像有人在那兒徘徊。

他抱着膝蓋坐在那兒，風吹過時，草叢朝着高塔方向形成一波波的浪。

那座高的塔，給我一百萬元我也不要上去，傑克心中想着，眼看在高塔那邊果然出了事，有個爬塔的人從上面掉下來了。

傑克一怔，站起身來再細看時，那高塔頂上兩側裝有翼台，就像游泳池上的跳板一樣，那個掉下來的人不像是馬戲班演員在空中失手，而是自己縱身跳下來的。那人才落到一半時，驀地裏張開來的，並不是降落傘，却是兩片翅膀。離地還有五十呎，那人忽又鼓翼朝上飛去，到了一定高度，又猛力落下。

接着，第二個人又跳下來了，三個、四個……直到空中差不多有了五十個人。他們在空中穿梭跳舞，每個人在空中繞了個『8』字，然後兜了上去，週而復始，循環持續。

傑克看得興起，覺得好比是在看伊漱蕙蓮絲所演的水上芭蕾。說來輕鬆，可是傑克看得出他們奮力爬升之中，一定出了很大的力氣，而且似乎是十分痛苦的。同時又像是有人在一旁督促鞭策一樣。眞是可以說是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了。

傑克想起他母親有位名叫美娜的女友，是跳芭蕾的，每從台上舞罷下來，一身是汗，十分辛苦，而且有時却是貶多褒少，剛才看到的這批飛人，顯然也有同樣的感受。

可是這批人看來又好比是神仙儔侶，自得其樂，從這種樂處中獲得昂揚的力量。

傑克心中忽然想通了，他的步履輕巧，循着西方大路走來，面露笑容。他不時回頭看看那些空中飛人，直到看不見了，心中還遺下一些快樂的餘緒，好比是一道彩虹。

太陽下山了，傑克一時打消了回到陽世來的意念，倒不一定是因爲那魔液難以下嚥，實在是他對地府漸漸有了眷戀之忱了。

有一條溪水，傍着大路流來，初時看來不大，然後朝右一拐，形成了一片大湖。起先傑克還以爲那是一片天光，沒想到却是一方水色。那可能是安大略湖吧。地府裏也有這樣怡人的水色，傑克覺得心中十分寧靜，可是却有一道陰影，揮之不去。

還是他六歲時所發生的那件事。白吉利死於非命的那件事。

這不但是一個記憶，而該是兩項記憶所拼湊起來的。一項是他跟史理查所偷聽到的；另一項則是史家女傭芬妮所聽到的。他玩着小汽車，爬在長沙發後面地上，爹跟摩根叔叔的談話情形歷歷如在目前。爹曾說過凡事都有因有果。有些事的後果可能會很糟的，白吉利首當其衝，他的眼鏡都在鼻梁上熔化了……

傑克心裏想的究竟意味着什麼？不錯，他知道爹跟摩根都走開過，都曾到這兒來過，只是那個人動了手腳？是他爹嗎？還是兩人一起幹的好事？

爹，這是你幹的嗎？

只要人在地府，在陽世上就可以弄出驚心動魄的大事來。第四次世界大戰嗎？不會有那麼嚴重。

近來沒聽說那一國的國王遭到暗殺。如果白吉利在地府也有化身，摩根叔叔是不是把他槍殺了呢？地府裏沒有電力，他們是不是想把電賣到這兒來？還是別的東西？

一場水災？一把大火？

傑克覺得口乾，他來到溪邊，舀起一掬水來，在夕照下，那水紅得像血，一會兒又變成黑色的了，黑得透亮；在亮光中傑克看到一乘馬車疾馳而來，那是魔根的座車。摩根、魔根有什麼差別？還不是二而一的事。車窗中坐的是魔根，揚鞭驅車的那傢伙却是艾雷，那執着馬鞭的不是人的手，而是野獸的爪子。艾雷臉上掛着兇險的笑，他要把傑克開腸破肚，撕裂、吃掉。

想把這噩夢趕走，傑克從衣袋中找出酒瓶，待要灌魔液入喉，瓶中留下的只有一吋來高了，看看那馬車快接近了，馬的眼睛裏泛着落日的黃光，好比燈火一般。傑克舉起瓶子，倒在大路中間待車輾過，酒進了喉嚨。

天起了風，夜涼下來了。

十四、好友巴眞

醒來時他躺在一條四線公路邊上的草叢裏，吐了一地的紫水。傑克掙扎着爬起身來，背對着陰暗的天空，他搖了搖腦袋，重返現實。

空氣中彌漫着汽油以及各種各樣的怪氣味，聞起來令人窒息。公路的另一側是一灘污水，看來比天色還要深沉。水上油光閃閃，還有金屬味兒。如果是安大略湖吧，這兒該是奧爾克或者肯道爾附近了，那麼說走岔了路，四天半下來，落後了一百多哩的腳程。可是抬頭一看，公路上的一塊路標，寫着幾個大字『安哥拉』。這又是什麼地方？透過污染了的空氣，他朝底下的一個烟霧騰騰的小城望去。

身邊的這本地圖書眞是有用，查看下來，原來這不是安大略湖，而是伊利湖，他不但沒有損失日程，反而超前了。

他本想一等魔根座車過去，立即就囘地府去，這會兒腳下却不由自主沿坡下來，朝那小城走去。

好幾天之後，有個名叫巴眞的人在俄亥俄州劍橋鎮外的四十號公路上讓一個自稱爲佛路易的孩子搭過便車。那孩子滿臉愁容，說是父死母病，如今要到鹿眼湖去投親。那孩子誠然心裏有事，可是巴眞却覺得有些地方顯然不符事實。

巴眞跟他的兄弟們在哥倫巴斯東南阿曼達地方有三百英畝農地，他知道農村孩子身上有什麼氣息，這孩子身上有劍橋的氣息，而劍橋是個鄉下地方。

巴眞打量着這孩子身上的裝扮，心想他母親也許眞是病得太重了，孩子身上的衫褲不知有多久沒洗了，足下那雙運動鞋都破得不像樣子了。

『路易，你說他們就那樣搶走了你爹的汽車是嗎？』

『是啊，把人家辛勤工作分期付款都還不曾付完的車子搶走，可不是孬種？你說是嗎？』

『你說你家阿姨在鹿眼湖小學教書？』

『是啊，她叫胡海倫。』

孩子的口音根本不是俄亥俄人。

還有一件事要使巴眞生疑的是，那孩子腋下夾着一份『安哥拉日報』。安哥拉在紐約州，就在伊利湖上。

『孩子，你這份報是那兒弄來的？安哥拉在紐約州，離這兒好遠哩。』

『我撿到的。』

『在那裏撿的？』

『在車站，我本想去搭車，後來決定把錢省下來，你肯給我搭一程便車，我只要走一段就可以到阿姨家了。』

『你是個逃家的孩子，是嗎？』

『不是的。』

『路易，你也許不是逃家，可是心裏總有什麼事。』

孩子沒有答話。

『你在農家打過工？』

『是的，我做了三天，每小時兩塊錢。』

『孩子，你跟我回家去，我家裏也有三個小孩，只要你老老實實答覆我的問話，你愛住多久就住多久。』

『不了，謝謝你，我只要搭車到禪師村，再走路去找阿姨。』

巴眞讓他在往禪師村的岔道前下了車，心裏硬是不相信在鹿眼湖眞有胡海倫其人。

巴眞開車上路不久，忽然想迴車去追上那孩子。他記得曾在某天六點鐘的新聞報告中，聽說過安哥拉出了一樁意外事件，這孩子會不會是從安哥拉來的……？

如果巴眞看過那份幾乎是一個月前的日報，就會知道發生過什麼事情。那報上的頭條新聞寫着：

安哥拉遭遇有史以來首次地震

大樓鷹架倒塌

死五人失踪二人

新聞的內容是說，與建中的安哥拉最高豪華公寓，鷹架於昨日地震中倒塌，工人均被埋於瓦礫之中，已掘出屍體五具，尙有二人失踪，似已凶多吉少。……

死者都是建築公司所招雇的工人，報上都有名有姓。

安哥拉有史以來的首次地震乃是發生於沙傑克從西方大路返回陽世那天。據紐約大學的地質專家說，那是一種地層冒泡的現象，現場仍在查勘之中。

傑克本來不想辜負了巴眞的一番好意，應邀到他家去作客，跟他家的三個孩子一起享用熱餐，在乾淨的床上睡它四、五天。可是傑克又似乎看到巴眞家的孩子們，牛仔褲的屁股後頭都開了一個孔，拖出一條條的尾巴來。

傑克心中想着安哥拉日報上那批死人的名單，就念念不忘白吉利的事。究竟是誰做了手腳？

傑克循着岔道，繞過最後一彎，看到那購物中心停車場上豎立着一個巨大的廣告燈，黃紫相間地寫着『鹿眼商場』幾個大字。

那商場本身的建築是屬於未來派的風格，沒有窗子，上有頂蓋，人入其中，倒像是處於好幾棟分離的建築裏面。

傑克從停車場下來時，初秋午後的陽光淡淡地照着。

要不是巴眞的一番盤問，傑克可能還會多走五十哩地，他想及早到伊利諾州去找史理查。理查一臉正經，戴着眼鏡，傑克知道他還在春田城的泰耶學校讀書，一想起那模樣兒，就燃起了往日友情的懷念。

可是剛從巴眞車上下來，他實在不想立刻搭上另一輛便車，再重說一遍老故事，那套故事他已經說膩了。這會兒來到這個購物中心，摸一摸口袋，還餘下二十三元現款，他想趁此看一場電影，閒散幾個鐘頭。

在找到電影院之前，他想趕辦兩件事情：第一，腳上那雙運動鞋實在已經破得不像話了，剛才巴眞還在那兒打量它，不但鞋底脫落，而且硬得要命，毫無彈性了。走長途時腳底就像給火燒了一樣，所以先要設法換雙鞋子。

第二，要打個電話給母親。他之所以遲遲不敢打，就怕媽在電話裏哭哭啼啼，要他回到紐漢夏去。一想到電話，就彷彿地府裏的那個交雷就會從話筒裏伸出爪子來，把他一把掐死。

就在這當兒，傑克看到有三個女孩子，年紀比他大不了一、二歲，從一部小汽車上下來，她們穿着牛仔褲，身材都很不錯，在那兒搔首弄姿，好像模特兒一般。面對着這幾個騷包，傑克心裏想着，如今自己是跟她們不一樣了，心中不禁生起落寞之感。偏偏那幾個女孩子又朝他看着，掩口而笑。從那汽車駕駛座上爬下一個金髮的男孩子來，他身穿藍色背心，是個高年生模樣。那幾個女孩子簇擁着他，其中一個棕髮的叫了一聲『迪密』，那男的答應着，經過傑克跟前，那男孩說，『那兒來的尿騷味兒？』他們大夥兒進入商場的玻璃大門，傑克看他們漸漸遠去，這才推門而入。

商場裏的空氣清新而涼爽。

中庭有個噴泉，四周圍着座椅。兩層樓的開放式店舖環伺而立。商場裏沒有看到電影院的踪跡，却傳來陣陣爆米花的香味。

迪密跟他的三個女友在另一端搭乘電扶梯上了樓，看來那兒有個速食餐廳。傑克摸摸口袋裏的鈔票，巴卡給的吉他彈片與佛倫隊長的硬幣都在那兒。

在底層那兒傑克找到一家鞋店，他在準備選購的當兒，店員就在監視着，似乎是在防範偷竊。傑克看看都沒有名牌的跑鞋，就選了一雙雜牌的運動鞋，是藍色帆布面的，兩側還有兩條紅色圖紋，價錢算是最便宜的了，美金六元一雙，傑克當場就換穿了，把破鞋丟在廢物桶裏。

傑克這纔在長長的商店街上漫步起來，在爆米花攤上買了五角錢一包的爆米花，同時打聽出來公用電話是在樓上冰淇淋店邊兒上。他一面把爆米花送進嘴裏，一面跟着兩個女人乘着電扶梯上樓。

如果地震是發生在這兒，會不會也是天搖地動，房頂倒塌下來。那個名叫迪密的男生與他的三位女友，還有很多其他的人，會不會也被壓死壓傷而未能倖免呢？電扶梯還未到達，傑克彷彿已經看見金屬樑、天頂統統傾圮下來，驚悸的喊聲連天……可是這只是從報上讀來的印象而已。

安哥拉，那大樓慘案。傑克一想起來，手心都汗濕了，他在牛仔褲上擦着。

冰淇淋店在淡淡的日光燈下開着，邊上半樓層處有公用的投幣電話，對過便是男女廁所。

傑克在居中的一架電話上撥了個『○』號，然後撥了亞漢花園旅館所在的地區編號。接線生出來了，傑克吩咐接四○七、四○八室的沙太太，電話費記在她的帳上。

旅館接線生把話接到套房去，鈴聲響了三遍，傑克一時覺得緊張起來。

母親的聲音出來了。『天哪，你打電話來了眞好，沒有你在身邊，我眞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你可好？』

傑克忍住了嗚咽，答道，『我很好，你呢？』

『我很好，再壞不到那裏去，你不要担心，你在那裏？』

『俄亥俄。不久就可以見到理查了。』

『什麼時候回來？傑哥兒？』

『儘快吧，我也說不上來。』

『要不是你爹叫你什麼「小流浪漢」，我也不會讓你……』

靜電在話筒中嗡嗡作響，傑克心中浮出那天母親在啡咖店裏坐着，蒼白而憔悴的樣子，不禁一陣心酸。

『摩根叔叔有沒有再來找你的麻煩？』

『你走了兩天之後他來過，讓我給轟走了。』媽說，『你用不着操心。』

『他說過要上那兒去嗎？』傑克話剛出口，聽筒裏就嘈雜得再也聽不清了。

『媽！』傑克大聲呼喊。

話聲忽然中斷，傑克左手持着話筒，右手伸到口袋裏去掏硬幣……摩根叔叔的聲音突然出現，清晰得如在眼前。

『趕快給我回家去！』摩根斬釘截鐵地說，『不要等我來攆你回去！』

『慢着！』傑克一時之間驚慌得不知如何作答。

『慢不得了，現在你已是一個殺人犯了，趕快回紐漢夏去，不然就要叫你裝在麻袋裏扛回去！』

話筒裏咔答一聲斷了，傑克似乎被拉了一把，朝前一衝，話筒懸了空，然後電線斷了，話筒落了地。

對面男廁所的門忽然打開，有個聲音嚷着，『有人弄壞電話了！』

那人大約二十來歲，剃着一個平頭，看來是附近某家店舖裏的店員。

『又不是我弄壞的，是它自己斷落下來的。』傑克分辯說。

傑克趕忙跑向電扶梯，只聽得那人在背後喊着，『何福生先生，有人弄壞電話了！』傑克拔腳飛奔。

門外陽光明亮，濕氣似乎特別的重，傑克感到一陣昏眩，他快步穿過人行道。在半哩開外的地方，一部警察巡邏車駛向商場大廈，傑克轉了個彎，來到公園外圍，然後放慢腳步。

公園外長椅上坐着一對夫婦檔，帶着孩子，一會兒，這家人繞過公園中的銅像台，進了商場街。

警車循着那片廣大的停車場在兜圈子。

靠近長椅的地方有個老年的黑人坐在一口木箱上，懷中抱着一把吉他。傑克走近前去，那黑人足下放着一個討錢的鋁杯。在破氈帽與太陽鏡的遮掩下，黑人的面容無法分辨，衣衫却十分破爛。

那黑人胸前掛着一塊紙板，上面寫着：

生來就瞎了
敬請點唱歌曲
上帝保佑你

傑克經過他的面前，似乎聽見黑人在喃喃地叫着他的名字。

十五、盲人之歌

傑克回身面對那黑人，他的心快跳出來了。

是巴卡？

那黑人拿起杯子，幾枚硬幣在杯中叮噹作響。

不錯，這是巴卡，他只是戴着墨鏡而已。

不是的，巴卡沒有這樣魁梧，巴卡的肩斜斜的，胸膛也是垮垮的，這不是巴卡。

傑克大聲喊着巴卡的名字，那黑人却自彈自唱起來了，歌聲未曾出口，傑克却記得起那支老歌的歌詞，他爹曾經有過一張這樣的唱片。

好朋友，且莫悲啼，
老路易已經躺進了新墓地，

那個金髮的男孩帶着他那三個女朋友從商場門口出來了。他們每人手中一份霜淇淋，男的還多一個熱狗，朝傑克這個方向走來。傑克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老黑人身上，根本沒去留意他們。傑克心中奇怪，那黑人要不是巴卡，怎會猜得到他的心意，不但彈出了他熟悉的歌調，而歌詞裏還隱含着『路易』這個名字？

那個金髮小子狠狠地在傑克背上一擊，大夥兒叫嘯着遠去。冷不防這一擊，傑克踉蹌着朝前幾乎跌倒，踢翻了黑人的錢罐子。

傑克心裏知道，自己隻身在外漂泊，這世界不免是弱肉强食，眼前他雖然還有能力報復，他却並不想打架。

那黑人伸手在地上摸索，拾起一枚一角頭的硬幣，噹啷一聲丟回罐子裏。

傑克蹲下地來，幫着黑人撿錢幣，他可以聞出黑人身上那一股混合着汗臭、霉味的氣味來。

『多謝！多謝！』那黑人連連道謝，『上帝保佑你！』

這明明是巴卡的聲音嘛。

不，他不是巴卡。

最後促使傑克開口的還是現實問題。巴卡給他的魔液只剩下兩口了，儘管在安哥拉事件之後，傑克並不想再回到地府去，可是母親的命總是要救，且不管『靈符』究竟是啥，他畢竟還是得到地府裏去求取的。

『巴卡！』

『有人在說話嗎？』那黑人問。

『巴卡，我是傑克啊！』

黑人還趴在地上撿硬幣，又摸到一個五分的，丟進了錢罐。『這兒可沒有什麼巴卡啊！』他說。傑克幫着撿起了最後的一個，那是一個五角頭的，上面鐫着自由女神像。

傑克忍不住流起淚來，用顫抖的手擦去髒臉上的淚珠。他爲在安哥拉死難的那些工人而傷心，爲了女王狄蘿拉，爲了躺在路上的車伕兒子，也爲了自己而哭泣。傑克覺得很累，做白日夢是坐在舒適轎車裏的人才有的權利，如今他必須待在路沿上搭便車，聽人欺侮的日子也有過了，他覺得夠了，而摩根叔叔還不肯放過他。

『巴卡，我快挺不住了！』傑克哭着說。

『孩子，我雖然不認識巴卡，不過，我想他一定是你的好朋友。』

『巴卡，我記掛我媽，摩根還要找麻煩，剛才在電話裏還威脅我，這還不要緊，安哥拉大樓死了五個人，那是我幹的，就像我爹跟摩根叔叔幹了白吉利一樣！』

傑克自認是個殺人的兇手，他這會兒把心事哭出來了，心裏痛快了一些。其實他是把父親可能的罪咎全都攬在自己身上了。

『孩子，』那黑人用他瘦小却有力的手臂攏着他，安慰着，『你的負担太重了，放開一點吧！』

『是我害死了他們，』傑克低聲說。

『要是你的朋友巴卡在這兒，也會勸你不要把整個世界扛在肩頭上的，這樣不但會壓彎你的脊梁，也會消沉了你的意志……』

『我殺了他們……』

『你用槍抵住他們的腦袋？扣了扳機？你有嗎？』

『不……那地震……是我……』

『地震可不干你的事……』那黑人將傑克推開，側耳傾聽，有警車從停車場那邊開過來。『難道說有人在你身邊心臟病發作，他死了能說是你的過錯嗎？你要因此自承是個兇手嗎？……呵呵，那可不是太過分了？』

『巴卡……』

『這兒沒有巴卡……』黑人說：『開頭也許會是巴卡惹的禍，害你現在被人追逐着，現在你該走了，快走吧！』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傑克說。

『我不知道你的問題在那裏，我也不想知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凡事有果必有因，有人意外死了，可能有人謀害，也可能有人沒把該做的事做好。地震干你什麼事，你要把它攬在自己身上，可不要發神經？有些事你幫得上忙，像幫我在地上撿錢幣，一枚枚丟進罐子裏，規規矩矩幹去，一文也不短少，有些事却不是那樣簡單，你根本就幫不上忙。……你可明白我所說的意思嗎？』

這會兒傑克覺得心裏舒坦多了。黑人繼續說，『一切要本着良心，誠信上帝。』

傑克想到那具公共電話的話筒，脫了線掉在地上。

『看來你是要去喝一盅增加勇氣了。』

『你說什麼？』傑克心想，這黑人不是巴卡，他所指的却是那魔液。『你眞能猜透我的心事，巴卡，你是在地府裏學的嗎？』

『我不會猜，不過憑了我四十多年的老經驗，我有鼻子會得嗅，你一身是酒氣，那種廉價酒的味道。』

傑克感到一陣內疚，雖然自從回到陽世間來之後，他只有喝過一口。在過分驚恐的情況之下，這魔液的確是具有無比的魔力，只是有時候它也能夠使人喪失一切，甚至生命。

『不錯，』傑克終於承認了，『我確實在飲酒，可是我並不喜歡它。』一想到酒，他就感到反胃，『現在存量不多了，我想設法補充一點，以備萬一。』

『像你這樣年紀的孩子，那會非它不可？』那瞎子大笑道：『現在我唱支歌給你聽，好好打起精神來。』

黑人的歌聲低沉而動人心弦，他唱道：

紅色的知更鳥獨自歌唱
唱出了甜蜜的老歌
快快起床來別再懶惰
有笑有樂的日子不可蹉跎

吉他與歌聲戛然而止，瞎子的臉上現出全神貫注的表情，傑克抬眼一看，有兩個警察正朝這邊走來。

『我的耳朵不靈，鼻子却能嗅出是誰來了。』黑人說。

兩個警察在黑人身後站好。其中一個說：『天殺的老雪球，上次郝雷斯法官是怎麼跟你說的？鎮上大街不准演唱。你老婆帶了你的耳朵走掉的？』

另一個警察伸手抓住黑人肩頭，同時向傑克使了一個不屑的眼色。

『回去找你媽去！』那第一個警察對傑克說。

傑克沿着人行道走了，他無能爲力，也沒法再事逗留。雪球引走了警察們的注意力，否則被抓的也許是他而不是雪球。光憑他足下的一雙新鞋是無法辯解說他不是逃家的孩子，警察是專抓大路上的

逃家者的。

警車緩緩地在他身邊駛過，傑克弓起背脊，把目光專注在新鞋上面，偷眼一瞧車中後座的黑人，吉他放在他的身邊。

警車駛上外線道，那黑人突然轉頭望着後窗，似乎直接注視着傑克。傑克却無法看透瞎子的墨鏡，不過他知道，巴卡正在向他眨眼。

再度來到了公路的岔道，這是第七十號州際公路，空氣中透着十月的涼意，傑克心中更是透涼，他的決心幾已瓦解，思家之忱從未如此之切。

站在路標之下，傑克竟會感到了無生趣。他本來計劃着儘快去找到理查，重溫幼時在一起的樂趣，甚至還巴望着理查會隨他西行。

如今在岔路上又感無所適從，東行便可回家，這樣鄉愁立刻全消；西行則是前途茫茫。傑克決定照老辦法，擲幣以卜行向。

有一部旅行車擦身而過，車主人乃是一個禿頭會計師，他年事略高，午夜醒來也常感身體欠安，只要目標純正，有時還會想到行些善事。他在照後鏡中看到路邊的傑克，本想停車帶他走一程，可又立即作罷，自忖如果立刻趕回家去，還來得及收看電視拳擊節目。

硬幣落了地，人頭向上，那表示繼續西行的意思。

理該是自由女神的頭像，在傑克眼中，忽然成了女王狄蘿拉的形象。她看來與躺在宮中病榻上的迥若二人。不但漂亮，而且也精神得多了，她的顴骨也不再高聳，下顎線條柔和，倒像是傑克的媽。

傑克勉强忍住眼淚，今兒已經哭了一天，既經決定西行，便不該再猶豫了。他拭清了模糊的淚

眼，那女王頭又變回了自由女神。

他從地上拾起硬幣，放回口袋。直起腰肢朝西走去。

一天之後，來到了俄亥俄與印地安那州的邊界，天色白濛濛地頗有雨意。傑克巴望着在雨落下來之前能夠搭上便車。

這兒是七十號公路劉易士堡休息站後面的一帶叢林。他看到一輛雪佛蘭車，有個人正待上車開行。這是上午十一點光景，地點在岱頓北方。

那人身軀高大，自稱萊特，頭頂微禿，粗手大足。傑克一看，心中涼了一半。因爲他一路行來，對這類人已是頗有經驗。在佛蒙特，萊特搖身一變就成了鞋廠領班傅格生，到了賓州又成了中學校長達命，儘管外表肥瘦高矮有所不同，懷的却都是一肚子壞水。

他會首先問你是不是有女朋友啊，然後他的手就會摸上你的大腿，一臉色迷迷的樣子，接着便問：

『你有沒有興趣賺十元外快？』

一會兒十元便漲到二十元。

再下去便會問，如果佛路易少爺肯跟我一起找個空屋子去敍敍，我就給你五十元之類。

畢竟傑克是從加州來的，見過世面。那些同性戀份子的調調兒也曾經歷過。一個十二歲的漂亮少年，在電影院裏也會碰到有人對你毛手毛腳，就像漂亮妞兒在地下車裏所遭到的性騷擾一般。傑克覺得那些用髒話來挑逗的傢伙，比起像餓虎撲羊似的色鬼來，還是比較容易對付，只要不惹毛了他們，就有辦法脫身。

在同性戀者圈子裏，有一種術語叫做『交流』，只要你自己表白了『交流』者的身分，那些『直

流』份子便不一定會强人所難。傑克在搭便車過程中確曾受到過騷擾，但將這一招使出來，多能化險為夷，充其量在中途被放了鴿子。可是表明自己身分就已足夠，如果逕行指出別人是『直流』份子，說不定會惹得對方惱羞成怒，引起不良後果。

所以儘管天色將雨，而且身上感到很冷，傑克對於那個好意給予方便的禿頭萊特，還是敬而遠之，謹謝不敏了。

傑克打着噴嚏，尿意急迫，只好走下休息區去。雨馬上要來，搭不到便車，胸口隱隱作痛，他一步步挨着走去，小便幾乎失禁。

在停車場上二十來部的汽車之中，傑克一眼瞥見摩根叔叔那部深綠色的ＢＭＷ，泥跡斑斑地停在那兒。他看了牌照號碼，錯不了。

如果摩根曾經飛到紐漢夏去過，他的車何以會停在這兒？傑克看到公用電話前站着一個人背向着他，那個寬肩膀的後影，可不是摩根嗎？那人轉過身來，話筒擱在耳朵與肩頭之間。

傑克立即退避到男廁所牆角後面，摩根是否已經看到他了？

記得佛倫隊長告訴過他，地府裏那個魔根會從他躲着的林中把他揪出來，那只是遲早的事。

有一個高大的人影走過來了，他沒有轉過牆角，只在飲水機那兒停住了。傑克急忙放下背包，他的心都快跳出來了，眼看摩根會扭住他，說，遊戲玩完了！

足音再度響起，那重濁的足音，是摩根叔叔的不錯。傑克從背包裏掏出酒瓶，將剩下的吋來高的魔液，倒了一半在嘴裏。

他深深地吸一口氣，冰涼的秋風與令人作嘔的廢氣，跟着魔液一起下了喉嚨，他閉上眼睛，摩根來到時，將會人影俱無，只看到散亂一地的垃圾與啤酒空罐。

十六、狼吐人言

陽光强烈地照射在傑克的眼皮上，他聞到嗆鼻的魔液芳香，還夾雜着環繞不去的牲畜氣息。

他在一陣驚恐之下打開眼睛，由於一時光線太亮，好像有人在暗室之中突然打開一盞兩百燭光的燈泡，使他視而不見。

身邊摩來擦去的盡是毛茸茸的動物，暖烘烘地却不具惡意，似乎是說：老兄，咱們要趕路，拜託借過一下。傑克原已起身，這會兒却又倒下地來。

『嗨嗨！別踩着了伊！』一陣粗野而爽朗的聲音喊着。

在地府秋日的陽光下，傑克終於睜開眼來，只見在轉動着的牲口羣中矗立着一個小型巨人，用一根聲響嚇人却沒甚力量的鞭子在那兒吆喝。傑克坐起身來，把巴卡給的酒瓶先收了起來，那個年輕的牧人一直背對着他。

那個人約莫有六呎半高，熊腰虎背，看來恰似矮了一截，烏黑的長髮披肩，肌肉突起，他把牧羣

驅向西方大路。

除了他的身材之外，他的服飾也與地府中所見衆人不同，地府中一般人看來都是寬袍大袖，眼前這人却穿了一襲有圍兜的全長工作服。他轉過身來時，傑克驀地裏站起身來。

這可不是人狼艾雷嗎？

那牧者竟是人狼艾雷？

好在那並不是艾雷。傑克一時嚇呆了，一步也動彈不得。

那人走近來了。傑克知道，艾雷可沒有長得如此高大；艾雷的眼睛是黃色的，目前這人却是橙色的；艾雷目露兇光，這人却是和藹可親的。

他的雙足巨大，足趾二、三相併，在捲曲的毛中若隱若現，不像艾雷又是蹄子又像爪子的。

他走近來了，目光炯炯，好像是修路指標上的閃光燈。傑克看得出他臉上驚喜的表情，可以肯定他是友善的，而且他的行動極慢。

『阿狼！』那大傢伙出聲了，他的舌頭長而且尖。傑克心中斷定，他是一頭狼不錯，可是不會害人。如果這一次錯了，以後就再也不會有犯錯的機會了。

『阿狼！阿狼！』那傢伙伸出一隻手來，毛毛的也像他的腳一樣，可是看來却是光滑細緻，掌部特厚。

傑克心想，他大概是要跟我握手吧？

傑克想起湯美叔叔曾經告訴過他，拒絕握手是失禮的，甚至對敵人也使不得。傑克也伸出手去，心裏却害怕手掌會不會被擠碎。

『阿狼阿狼，握手握手！』那傢伙喜極而呼。

儘管他的表情熱烈，阿狼的握手却是溫文有節的。傑克覺得他身上有一股雨後乾草堆所散發出來的氣息。

阿狼十分高興，『好狼！好狼！』他嚷着，一面又伸出手來，拉住傑克的手上下搖動不止。

『好狼好狼！』傑克連忙還禮，阿狼這才放了手。

阿狼笑得像個孩子，傑克的疑慮也消除了，只是這會兒感到暈忽忽地。

『外來的？』阿狼問。

『是的，我該是個外地人。』

『一點兒也不錯，我就聞得出來。眞好笑，我聞到你身上好香。我，阿狼，阿狼是我。』他的語尾的確像是狼嗥。

『傑克，我是沙傑克。』

阿狼又拉着傑克的手搖了起來。

五分鐘前他還在七十號公路上徬徨，這會兒却在地府裏跟一個外表像狼而頗具人性的動物交上朋友了。

傑克覺得他的感冒已經霍然而癒了。

阿狼趕着牧羣上了大路，那些畜牲都站在那兒叫着，似乎在尋找牧草的方向。阿狼交了新朋友，揮着響鞭，高興得格格地笑着。

這羣牲口看來似牛非牛、似羊非羊，好像是由牛羊雜交而繁殖出來的。高在四呎上下，身上長着似羊之毛，頭上雖有短角，看來並無用途。要叫牠什麼呢？傑克心想，也許可以管牠叫『牛咩』吧。牛咩看來十分馴服，阿狼把牠們統統趕上了大路。

傑克十分喜歡阿狼。如果硬要說他是狼，那麼他該是隻披着狼皮的羊，或者說是披着狼皮的人；而艾雷呢，則是披着羊皮的狼。

『阿狼，』傑克問題，『你可以說是一種狼人嗎？』

『當然是的。』

傑克坐在一塊岩石上打量着阿狼，心裏想着這份新的友誼。

『你爹好嗎？』阿狼突然問道，『斐爾好嗎？』

傑克一時驚奇得說不出話來，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他看到阿狼的臉色忽然變了，笑容全無，鼻孔翕張着。

『他不是已經死了嗎？阿狼眞笨，傑克，上帝罰我！阿狼眞笨。』阿狼的聲音眞像嗥叫，傑克眞的大吃一驚，連那些牛哞們都侷促不安，騷動起來。

『沒有什麼關係，』傑克說，『你是怎麼知道他的？』

『從你身上嗅到的。』阿狼說，『你身上的味道變了，我就知道他死了。傑克，斐爾是個好人，老好人！』

『不錯，可是你是怎麼會知道他是我爹？』

『我記得他身上的味道，你的味道跟他的一樣。』

『你是怎麼認識他的？』

『他跟另一個人一起來，那個從奧列斯來的人。那時我還小，我知道那人不是好東西，他偷走了一些狼。你爹斐爾是好人。』

阿狼提起他的小時，臉上就有了改變，顯然他也有童年中的一段記憶，不愉快的記憶。

『他是用化身來到這個世界的，我們知道他不是好東西，你爹一定也知道，只是沒有我們知道得多，因爲你爹不會嗅。』

阿狼又仰天長嘯起來，嗥聲劃破了地府頭頂的青空。

過門之(二)

史魔之鑰

史摩根從袋中摸出一個小鐵盒來，這是他從瑞士的蘇黎世買來的，上面嵌着一方黃色的玻璃，盒栓下排列着十顆按鈕，用指甲按出一定的號碼，玻璃上就有數字出現。這玩意兒據說是世間最小的保險箱，在大火中燒它一個星期也會毫髮無損。

摩根擁有這東西已有二十年了，那時傑克這個小搗亂還不曾出生哩。他打開盒子，翻開內襯，拿出一把小鑰匙來。這把鑰匙本來是揷在一個玩具兵背後的，他在加州文都岬的一家舊貨店櫥窗裏看到這個古舊的玩具兵，花了五元錢立刻把它買了下來。他要的只是那把鑰匙，所以把鑰匙取下來之後，就把玩具兵丟到垃圾堆裏去了。

現在史摩根站在劉易士堡休息區停車場上，把鑰匙拿出來把玩着，在地府裏這把鑰匙就會變成別的東西。

有一次摩根把這把鑰匙故意掉落在他辦公大樓門廳裏，地府的魔力還未曾消除，那個白吉利就踩

上它惹來殺身之禍。至於吉利究竟是踩到了那把鑰匙或是把它撿起來過，摩根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

吉利的後事他也沒有興趣去關心，反正那傢伙保了險，意外險與壽險都有賠償，這是他從大樓管理員那兒獲悉的。吉利的老婆孩子都可以從而受益，所以不干摩根的事。

摩根所關心的只是那把鑰匙的下落。

鑰匙是沙斐爾找到的，還給摩根時什麼別的也沒有說。沙斐爾只是說，『這是你的幸運符，他們抬走白吉利以後，我在地上找到的。』

斐爾又補上一句，『你的衣袋恐怕有漏洞了，得去補一補吧。』不錯，在那大樓的門廳裏，一切都燒焦了，連同白吉利在內。只有他那把寶貝鑰匙安然無恙。

在地府裏，那鑰匙會變成另一樣東西——一根電擊棒，摩根用一條銀鍊掛在脖子上。『傑克，玩笑開夠了，』摩根陰沉沉地說，『現在我要去抓你回來。』

十七、羊羣狼牧

阿狼很是健談，不時起身把牧羣從大路上趕開，還把『牛哞』趕到西方半哩外的一處溪流裏去。

傑克問他住在那裏，他說他們是聚族而居的。阿狼說他還沒有配偶和孩子，所以傑克想，阿狼還是個光棍兒。

阿狼說，『我們都爲她放牧。』

傑克問道，『你是說替女王嗎?』

阿狼說，『不錯，願女王長命不死。』說着以手觸額，表示敬意。

阿狼的一族都忠於女王，他們在外崗或邊關之東以及屯墾區之西的一帶來來去去。阿狼所稱的屯墾區便是指東邊的一些村鎭而言。

狼族的工作都很靠得住，他們强壯而勇敢。有一些跑到屯墾區去工作了，替女王當衞隊、當軍士，也有成爲女王貼身護衞的。阿狼說，他們的一生就是忠於女王與家族。

『牛哞』是地府裏肉食的主要來源，衣著、燈油也都出在牠們身上。牧羣是女王的財產，不知多少年來一直都由狼族來照看的。

傑克心裏想起有人說過，『獅子可與羊羣相處，狼只配跟蛇蠍爲伍。』不覺啞然失笑，天下也有好狼。

阿狼似乎看出了傑克的心事，問道，『你在想什麼?』

傑克說，『沒什麼。』接着問道，『阿狼，月圓的時候你們眞的會變成狼的樣子嗎?』

『當然啊!』阿狼說，『外地人是不會變狼的，斐爾這樣告訴我，這可是實話嗎?』

『你們變成狼形之後，』傑克問道，『那些牛哞怎麼辦呢?』

『我們會走得遠遠地，』阿狼說，『不然牛哞就會讓我們吃掉了。吃掉牲口的狼就要被處死，所以月圓時我們就另有去處，牧羣也有地方好去，牠們要不懂得走開，那就夠瞧的了。』

『可是你們不也吃肉嗎?』傑克問。

『問題眞多，』阿狼說，『就像你爹一樣。不錯，我們也吃肉，狼嘛，那有不吃肉的?』

『可是肉類不從牧羣來，又從那裏來?』傑克追根究底。

『咱們吃得不錯就是了。』阿狼顧左右而言他。

地府裏莫測高深的事多得很，狼羣便是其一。無論如何，阿狼見過沙斐爾與史摩根的化身。傑克儘管有問不完的問題，有一些是阿狼所無法回答的，也有一些是不願回答的。

沙、史二人各以薩非立與奧列斯的名分出現。那時是『小月』，也就是不是月圓的時候。他也是像傑克那樣是個過客，見過阿狼的媽跟他的兩個妹妹。老實說，到地府來的化身們都是由西向東走的，從東向西的傑克還是第一人。

那兩個客人本來似乎很好相處，後來那個以奧列斯爲名的魔根得了勢，綁走了阿狼的一個妹妹。

那個壞人把狼帶到另一個世界裏去幹壞事，敎他們吃掉牲口。

『簡直壞透了！』阿狼說。

阿狼還說那一些『人狼』要推翻原來的女王，把寶座交給魔根。

傑克這就想起了那個人面狼心的艾雷來。

還有那駕着綠色車子佯裝向傑克問路，拿糖果作餌，想引誘綁架他的那幾個人，他們的眼睛也是會變成黃色的。

眼前傑克感到平安又快樂，他高興能避開陰沉寒冷的俄亥俄而到這藍天白雲的地府中來，身邊還有一個好友阿狼，這兒又是個誰也管不着的鄉下地方。

傑克又向阿狼打聽他爹化身蘆非立的一切，阿狼只告訴他說，非立雖是外地人，却是一個好人，除此之外什麼也記不得了。阿狼說非立還帶了禮物來送給他的弟妹們，阿狼也收到一套全長的工作服。

阿狼說，『我很喜歡這種罩褲形的工作服，一直穿了五年，都打滿補靪了，還捨不得丟。後來我媽不知道到那裏去弄來一塊白布，染藍了替我照樣做了六條。你爹送我的那條舊的現在還讓我墊着睡覺呢，那用來當枕頭眞好。』

『你喜歡我爸爸我眞高興。』傑克說，拉着阿狼的手。

『我喜歡！我喜歡！』阿狼眞的喜歡。

忽然阿狼停止說話，側耳傾聽。

『怎麼了？阿狼。』

『別作聲！』

傑克這才聽到了，原來阿狼的聽覺特別靈敏，可是不多一刻，那聲音大得連聾子也聽得到了。那咻咻的聲音越來越重，牲口們相顧失色。那聲音又如裂帛般令人難以忍受。

阿狼跳起身來，趕緊要去穩住牲口，那些『牛哞』前推後擠，哞哞地叫着，就紛紛掉下溪中去了，先前被擠下去的看來已是奄奄一息了。

『阿狼，』傑克大聲喊着，可是阿狼聽不見。這時傑克看到右側河邊天際起了奇異的變化，離地三呎的空氣浮動，形成一段空隙，穿過那兒傑克可以看到西方大路，只是形象模糊，好像在熱空氣上升中所見到的一般。

天哪，那天空迸裂猶如傷口，有東西從那兒跑出來，難道我也是從那裂縫裏穿進地府來的嗎？他嚇得不知所以了。

傑克心裏知道，只有什麼人會這樣的走法，他開始拔腳朝山坡下奔去。

裂帛似的聲音越來越大，阿狼已經走入溪流中，先前的那頭牲口已經淹死，他想救出那第二頭垂危的牛哞。

『上來！阿狼！』

阿狼盡力拍打那頭牲口，想趕牠脫出困境，水四向潑濺着，阿狼眼中閃着橙光，藍色工作服都變成黑色的了。他使勁抱住那牛哞，好像那是一隻還沒長成的小狗。

『阿狼！』傑克尖叫着，『魔根來了！』

雷聲接踵而至，只一會那雷聲掩過了裂帛聲。傑克驚惶一如牛哞，他仰頭一看，天空碧藍，只有遠處才有一絲浮雲。

牧羣的秩序大亂，有些要向前衝，却又欲振乏力；有些要向後退，又被後來的堵住，大夥兒翻滾

落水，骨折使牠們哀鳴。阿狼無能爲力，只得朝河的對岸游去。

阿狼還未上岸，後面十幾頭牲口上來把他推倒，傑克一看，這會兒不去救他，阿狼可要沒命了。

傑克跳到泥漿混濁的河中，一條牛哶圓睜着眼睛，在他身邊撥水而過，傑克眼裏進了汚水，用手不斷擦抹。

巨響來到了頭上，傑克心裏已經不在乎魔根不魔根了，救阿狼要緊。

阿狼已快滅頂，有三頭牛哶踹過他的身上，他那毛茸茸的手在水面上一度出現，傑克奮力向前，去途讓牲口阻塞了，牠們有些還浮着，有些已經沉下去了。

『傑克！』傑克知道那是誰的聲音，那是摩根叔叔的。

一聲巨雷把傑克震翻，就像一發炮彈。

傑克喘息着，濕淋淋的長髮垂下來掩蔽了雙眼，他回頭一望，忽然見到俄亥俄州劉易士堡七十號公路的休息站出現在朦朧之中，那廁所轉角的躲藏處宛在目前，就在五分鐘前他跟阿狼坐着聊天的那地點，距地面三呎高度，一臉怒氣的摩根面容出現了，怒氣之中還帶有得意的神色。

傑克站在中流嚇得張口結舌，『他找上我了，終於找到我了，』面對着這種超乎現實的景象，傑克眞是無法相信。

摩根的面容浮動着，口中嚷道：『小鬼頭，原來你躲在這兒，咱們來攤牌吧！』

傑克看到摩根手中持着一樣東西，像項鍊般的懸在胸前。

傑克站在那兒僵住了，只見摩根穿過那夾在陰陽兩界間的幃幕，剎那間變成了地府中的魔根。一向經營房地產投資，有時也在好萊塢當經紀人的史摩根，在這兒搖身一變而爲奧列斯的魔根，要篡奪女王王位的陰謀者。摩根的化身長着一頭披肩的黑色長髮，西裝變成了曳地的披風，足下登着黑色的長靴，說不定靴筒裏還藏着匕首。

項鍊上那銀色的小東西，忽然成了一支冒着藍色火花的棒子。

這是電擊棒啊，天哪！

『傑克！』魔根的聲音低沉地在呼喚。

傑克避過一頭浮在水上的牲屍，手足無措。他瞥見阿狼雙手在水面上舞着，一會兒又沉下去了。

傑克依然掙扎向前，要去抓住阿狼，一步顚躓，喝進一口水，他趕快起身，咳着快要斷氣，伸手到衣袋着探取那酒瓶，還好那瓶子還不曾失落。

『小鬼，回頭來望着我！』

魔根，對不起，這會兒可沒有時間跟你磨菇了。

一道藍色的電光從傑克頭頂飛過，擊中在彼岸上的一頭牲口，像中了炸藥一般，那可憐的畜牲立即血肉橫飛。

『小鬼，望着我！』

傑克覺得後面有一股力量牽引着他，正待回頭，只見阿狼又冒出水面來了，頭髮沾在臉上，顯然已經不知方向了。

『阿狼！』傑克大聲叫着，又一陣電閃與雷聲，淹沒了傑克的聲浪。

阿狼又沉下去了，幾頭牲口的屍體淹沒了他。『完了！』傑克心中想着，『阿狼一定完了，趕快離開這地方吧。』

『傑遜！』名爲奧列斯的魔根喊道，傑克忽然明白過來，想必在地府裏他不再是『傑克』而是『傑遜』了。

電閃又來了，仍然擊在對岸，又一具牲口灰飛烟滅。

傑克暗想，電閃爲什麼不擊到水中來？不把他燒死在水中呢？

小學五年級課本裏的電學知識湧上了心頭，電通到水中之後是無處不走的，甚至會走到電源上去。

傑克看到水中隱現着阿狼的面龐，他似乎還有一口氣，他的手仍然想伸出水面，只是略略高出水面，就軟癱得像漂浮在水上的蓮花了。

傑克不敢稍事喘息，用左肩頂住一條牛哔，使牠漂向岸邊，好在這只是地府裏的『牛哔』，沒有陽世裏牛隻那麼大，否則在這流勢頗急的水中怎弄得動牠。傑克立即抓住阿狼的手臂，阿狼已像一棵浸飽了水的爛木頭了，眼睛半閉，七孔出水，嘴唇發青。

他倆像一對醉漢掉落在游泳池中相擁起舞，兩道電閃落在他們近處，金光亂竄，河岸沼地上都起了火。

『阿狼！』傑克低喚着。

『嗯！』阿狼把一口泥漿水吐在傑克肩頭。

現在傑克看到魔根披着大氅的身影站在河的另一岸上，不是他所習見的胖叔叔摩根，而是瘦骨嶙峋。藍色的電光便是從魔根手中的棒子上擊發出來的。

阿狼咬牙切齒地遙遙喊道：『你這魔鬼，你綁架了我的妹妹！』

阿狼倚在傑克身上的重量使他負荷不了，他想，先走一步吧，等到了陽世再設法來救阿狼，目前只好把他丟下。他摸出酒瓶，瓶中魔液只剩一口了。

雷聲、爆炸聲，這一次打得更近了，傑克感到鼻孔裏的毛都被燒焦了。

『你們這兩個鬼東西！』魔根吼叫道，『小雜種，看我來收拾你們！』

『阿狼，撐着點兒，』傑克握住阿狼的手，『靠住我！聽見嗎？』

傑克喝下最後一口魔液，最後一滴爛葡萄的滋味溜下喉嚨。他聽到電閃擊碎空瓶的聲音，魔根的

吼聲也悠悠遠去。

他好像跌進一個洞中，身體一直往下掉落。阿狼的手一直緊抓着他。陽光離他遠去，他又再度來到美國中部十月薄暗的陰霾之中。陰雨灑在他的臉上，腳下所浸的水更冷了，他可以聽到七十號州際公路上的車輛隆隆而過，不過這一回是在他們的頭頂上。

簡直是不可能嘛，幽明只在此一紙之隔，他迷迷糊糊地好像看到長着帆布翅膀的地府人，駕着地府飛平在那兒經過。

是同一條公路岔道，依然是同一個時間。

他打了一個噴嚏。

感冒依舊。

只是有兩樣事情有了變化。

眼前不見休息站，他們正站在公路橋下河流的深水中。

身邊多了一個阿狼。

阿狼正在驚叫着。

十八、影院糗事

有一輛卡車在頭頂公路橋上隆隆駛過，阿狼緊緊抓住了傑克，兩個幾乎同時倒在水裏。

『放開我，別這樣嘛！』傑克說，『只是一輛卡車而已。』

阿狼的體重怕不有一百五十多磅，要是把傑克拖倒，兩個就會在水中打滾，染上肺炎。

阿狼鬆了手，又一部卡車經過時，他只揑緊拳頭。

『傑克，帶我回去，在這兒我會嚇死。』

『不行哪，魔根在那兒等着。就算沒有魔根，我的魔液也喝完了。』

傑克這才把左手裏抓着的空酒瓶啪噠一聲地丟到水裏。

連續又有兩部卡車經過，阿狼用雙手掩住耳朵。傑克一看，阿狼的手變了樣，前兩根手指一樣長。他手上的毛也幾乎褪光了。

『阿狼，咱們不能一直泡在水裏，快走吧！』傑克拉着阿狼的手，阿狼稍微鎮靜了一些。

『不要離開我！』阿狼央求道，『不要拋下我！』

『不會的，你放心。』傑克安慰他。

傑克所担心的是不知道今兒是月圓還是月缺，天在下着雨，根本就不會有月亮。反正每個月只有一次月圓時光，冒險的程度是三十比一。

『放心，我不會丟下你。』傑克拉着阿狼走向彼岸。水上浮着個破爛的布娃娃，泡脹了水，眼珠朝天翻着。

傑克覺得渾身痠痛，走上岸邊時，傑克又打起噴嚏來了。

這一趟傑克在地府中只是向西前進了半哩光景，也便是阿狼放牧的距離。在這兒陽世上，傑克估計大概不出十哩吧。

上了公路，但見指路牌上寫着：

俄亥俄州最後出口：阿堪能

『咱們得搭便車。』

『便車？』

『讓我瞧瞧你。』

傑克覺得阿狼要搭便車該是不會有什麼問題，尤其是天快黑下來了。阿狼身上依然穿着那工作服，看來像是軍中剩餘物資，光腳板上也穿上運動鞋了，還穿着一雙白色短襪。

奇怪的是，阿狼的鼻梁上居然還架着一副像歌星藍儂那樣的圓框鋼絲邊眼鏡。

『阿狼，你的眼睛一向不太好嗎？』

『我不知道，不過這會兒看起來清楚得多了。』

阿狼瞪着眼注視公路上一輛巨大的怪物，頭上有兩隻大眼睛炯炯發光，正朝這邊駛來。

兩天以後，這一對疲乏的難兄難弟來到了印地安那州的孟西地方。他們站在第三十二號公路的市區界牌底下，傑克在發着華氏一百零二度的高燒，頻頻咳着。阿狼也是神色疲憊，前一天，他們在路邊一所廢穀倉棲身，阿狼還曾爬上一棵沒人照料的蘋果樹，摘下幾顆晚熟的蘋果來，他執意把最好的讓給傑克吃，只是再好的還是青澀而且有蟲的，傑克反正是沒有胃口，不過既然是阿狼費了那麼大的勁去摘了來，也就不好意思推却。

一部大卡車駛過他們身邊，聲音特別的響，阿狼又抓住了傑克，傑克解釋道，有些人就偏愛聽去掉消音器發出來的巨響，那一天到了加州，帶阿狼去玩機車過過癮。

『傑克，這種聲響有誰會喜歡？傑克，而且那味兒實在不好聞。』阿狼說。

傑克知道阿狼最怕廢氣的味道。他也不禁想起地府來，地府裏理該是烏烟瘴氣才對，可是比起這兒車輛廢氣、工業廢氣、垃圾、化學品等等的污染來，地府反倒成了乾淨土了。他口頭儘管告訴阿狼說是過一陣就會習慣，可是心裏也知道要不趕緊帶阿狼回地府，只怕遲早會發瘋。

有一部載着鷄隻的農家卡車經過他們身邊，後面的一些車有鳴着喇叭催這老爺車快走的，阿狼又嚇壞了，幾乎躲到傑克懷裏。傑克發着燒，經不起這樣的折騰，就跳到路邊溝沿坐下來，把牙關緊閉。

『傑克，對不起！』阿狼說。

『不關你的事，』傑克說，『是空氣太不乾淨，這時間落塵最多。』

阿狼在傑克身邊坐着，滿心焦灼地望着傑克。他知道傑克急着要趕路，一方面固然是想快一點擺脫魔根，也許還有別的原因。阿狼聽到傑克在睡夢中呻吟着喊『媽』，只有在阿堪能岔道那次，當阿

狼說他沒法子搭車的時候，傑克才哭得眞傷心，阿狼以爲傑克會把他丢在這個『臭地方』不管他了。要是沒有傑克，阿狼是準會發瘋的。

那一天，傑克拉着阿狼的手，想儘快離開交流岔道，來到阿堪能市的進口處就有辦法攔車了。在美國有些州裏，規定在岔道上不准攔車，警察是要取締的，有些地方甚至在公路邊上逗留也算犯法。尤其是阿狼的長相多少有點怪異，公路警察也許會加以盤問。

他們總算來到西行車道上，十分鐘後，有一部標着『凱斯農機廠』名字的卡車駛近他們身旁。那司機停車開了車門，探出頭來喊道：

『孩子們，快上來，天快黑了，雨也來了。』

『多謝，』傑克喜不自勝，可是他又恐怕阿狼不肯上車。

那司機一看阿狼的表情，臉色突然變了。

『孩子，你身上有一股氣味。』

傑克心知不妙，回頭看看阿狼，只見他搧動鼻子，張牙咧嘴，活像一隻大熊聞到臭鼬的樣子。

那司機低聲問道，『是個低能兒？』

『不，他只是……』

阿狼發出低沉的嘷聲。

『天哪！』那司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立卽關上車門，發動引擎，開車上路，只見他後面的煞車燈一亮一亮，然後遠去，留下傑克與阿狼站在黑暗的雨夜之中。

『這可好了！』傑克說，『要是他車上有無線電話，這會兒一定會去報警！』

傑克累極了，渾身無力，他大聲呼叱着。

『傑克，不要這樣嘛！』阿狼說，『要跟那臭味一起關在那兒，可怎麼受得了！』

『那裏有什麼臭味？』傑克氣極了，喉嚨偏又痛得要命，他聲嘶力竭，不禁伸手打在阿狼肩背之上，却好比是打在石頭上面。傑克的確也聞到那車上有一股氣味，那是啤酒加上咖啡，還有駕駛座前芳香劑所混成的。

『現在好了！』傑克一面打着阿狼，一面數說，『下一部靠上來的會是警車，也許會是摩根的BMW，要是你永遠這樣長不大，苦頭可夠你吃的！你知道嗎？』

阿狼沒說什麼，只在那兒發抖，弓着背哭泣着。傑克喉頭發脹，眼睛痠痛冒火，似乎覺得只有把火氣出在阿狼身上，才能平服他滿心的不舒暢。

『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嗎？』

阿狼轉過身來，一臉的眼淚鼻涕。

『我知道，只是我不能跟那人同車。』

『爲什麼？』

『因爲他快要死了！』阿狼低聲說。

『你怎麼知道？』傑克問。

『你難道聞不出來嗎？』阿狼說。『他身上有爛葡萄與尿的味道！』

爛葡萄與尿？這可把傑克攪糊塗了。

『這種味道最是糟糕，』阿狼說，『我們管它叫「黑死病」！』

『糟了！』傑克好想打電話回紐漢夏去，是不是阿狼也能嗅出他母親身上有沒有那種屍臭味兒？

『咱們這兒叫「癌症」，』傑克低聲說，『我媽得了這種絕症。』

『我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搭便車，』阿狼說，『在外面已經這麼難聞了，還要關起來聞。』

傑克抱着頭痛哭起來，把阿狼甩掉的念頭已經不存在了。到加州去的前途未卜，靈符又在那裏？阿狼稽延了他的行程，而且還可能在路上惹出事來，使兩人一起被抓到牢裏去。還有，見了史理查，又如何說得清阿狼的來歷？

『傑克，不要丟開我，』阿狼哀求說，『你帶了我來，你可不能丟開我。』

不錯，阿狼是跟着他來的，是傑克拉着阿狼從地府到這世界來的。魔根在地府裏險些把阿狼給斃了，傑克眞想叫一聲：狼伯伯，你究竟想在地府裏送命，還是寧可在這兒受些委屈呢？

傑克記得湯美叔叔說過，『救人就要救到底』，傑克覺得，要好好對待阿狼便是他的責任。

『傑克，不要離開我！』阿狼說，『我會替你守夜，我會整理地方……只是不要離開我！』

『誰說要離開你，』傑克說，『咱們得快走，那人也許去報了警，警車很快就會來了！』

他們在孟西鎭界路邊溝沿坐了約莫有一個半小時，時間正是下午稍後。

『傑克，下一步該怎麼辦呢？』阿狼溫馴地問。

傑克的答覆是一個微笑，雖然他的氣色不好，眼睛底下有着黑圈，阿狼看見他有了笑容，心中也就高興起來。

『我想出一個辦法來了，』傑克說，『三天前我買新鞋的時候我就那麼辦的。』

傑克低頭看看足下那雙新鞋，不但吃飽泥漿髒得不成樣子，而且左腳的鞋底與鞋面也已分了家。傑克知道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撿便宜的結果就是這樣。

傑克嘆了一口氣，指指遠方停車場中央的一棟活像孤島似的建築，問阿狼道，『你看到那棟房子嗎？』

那棟房子是灰色磚造的，一看到停車場的柏油路面，阿狼立刻就可以體會到那種味道，聞起來一

定像動物的腐屍，這種氣味不用說會使他透不過氣來。

『招牌上寫的是「電影」院，還標着「六片聯映」等字樣，想必其中總有場把喜歡看的。這時候觀衆一定不會多，咱們正好進去。』

『什麼叫電影院啊？』阿狼弄不明白。

『耳聞不如眼見。』傑克說，『咱們去吧！』

傑克站起身來，却險些跌到。

『傑克，你沒事吧？』阿狼關切地問。

傑克點點頭，穿過停車場時，阿狼心想，他早就知道這兒好臭。

自俄亥俄州阿堪能到印地安那州孟西這一段三十五哩地面，是阿狼駝着傑克來的。阿狼既然無法乘車，聞到什麼都想吐，聽到聲響又害怕，可是他却也有一項好處，那便是揹人不倦。

傑克拉着阿狼快步走下阿堪能岔道的那時，已是頭痛欲裂，阿狼在身邊亦步亦趨，傑克心中牽掛的是惟恐那個凱斯農機廠卡車司機去召喚警察，因爲當時他看見阿狼，的確是給嚇着了。

走了才有四分之一哩地，傑克實在走不動了，他問阿狼能不能揹他一程。

『揹？』阿狼根本不懂這個字的意思。

傑克做了個揹娃娃的姿態。阿狼恍然大悟道，『你要騎我？』

傑克點點頭，阿狼蹲下身子，雙手朝背後一兜，傑克舒服服地上了狼背。阿狼還說，在家時常常讓他弟弟『騎』。

在黑夜中阿狼跑得飛快，雨絲洒濕了傑克的衣服與頭髮。『阿狼，不要太累了，揹不動了就讓我下來！』

阿狼飛奔了兩個鐘頭，一直循着小路走，他不願進入村鎭，只在印地安那州界附近的哈里斯村停過一下，傑克買了一份報紙，看看氣象，算算日子。當天已是十月二十六了，十月三十一日是月圓的日子，碰巧也是『鬼節』。

當夜他們在一個空穀倉裏過夜。

這會兒傑克拉開電影院玻璃門，來到大廳。阿狼沒有什麼異常，只是鼻子翕動着。他嗅到爆米花攤上傳來的陣陣香味，忍不住對傑克說，他想要一些那種東西。

傑克來到售票窗口，先看了電影廣告，六部片子之中正好有一部卡通片，他想阿狼就跟小孩一樣，一定會喜歡。下午場票價特別便宜，兩張票四元錢。

傑克帶着阿狼在販賣部買了一些零食，當然有一包爆米花。阿狼雙手捧着爆米花的盒子，一路吃着，十分高興。

要是在紐約，大家見怪不怪，像阿狼這樣的人不少，可是在這小村小鎭就不同了，先是那售票員，現在是販賣部店員，都覺得阿狼的行動怪異。傑克只好解釋說是鄉下人不常出門。

進了場，燈光暗了下來，預告片就要上演。觀衆中有人抽烟的，阿狼覺得頭昏眼花，吵着要走，傑克本來打算讓阿狼欣賞卡通，他自己可以趁此睡它幾個鐘頭，如今他只好勸阿狼稍安毋躁，也許可以培養出興趣來。

原來狼是一種週期性的動物，月圓將屆，情緒不易穩定。銀幕上亮光出現，杜比音響效果如雷，在阿狼心目中簡直是森林失火了。

『傑克，快逃，快逃！』阿狼驚悸地叫喊，觀衆一時大亂。

阿狼同時發出嗥聲，傑克連忙拉他出場，戲院經理已經電話報警。傑克一面說，這是他兄弟癲癇

發作，忘記帶藥，一面奪門而出。

阿狼知道自己不能見容於傑克的這個世界，一路走一路哭着。

『對不起，傑克，阿狼對不起。』

『這不是你的錯，』傑克安慰阿狼說，同時拉了他穿過停車場，落荒而去。

傑克實在累極了，他只意識到阿狼像抱孩子似地抱着他走了不少路。孟西鎮已經丟在腦後了，阿狼避開大路，走上鄉村小路。

他們在坎麥克北方找到一所空屋，便在那兒過夜。早上起來時，傑克的燒退了一些。

這是十月二十八日，傑克發現，阿狼手掌上的毛開始長出來了。

十九、阿狼顯形

這一夜他們就在野外一處斷垣殘壁的火災遺址過宿，差堪遮蔽風雨，只要他們不要出聲，這地方可算是相當安全。

太陽下山之後，傑克看到阿狼進入林中，他的動作迂緩，彎着腰一步步走着，彷彿是在地上找尋失落的眼鏡。傑克心中有點緊張，他知道月圓的日子越來越近，深恐阿狼會有變化。過了一會阿狼回來了，却是直起了腰，手中握着一些草根樹皮。

『阿狼，這是什麼？』傑克問道。

『草藥，』阿狼說，『在你們這個世界裏，這算不了什麼好東西。』

『草藥？幹嘛用的？』

阿狼不曾正面作答，却從工作服口袋裏摸出兩根火柴來，生起一堆小火。他要傑克去找個罐子來，傑克在溝裏撿了一個啤酒罐，阿狼拿來嗅了一下。

『好臭！』阿狼說，『現在要去找一些清水，附近看來有個農家，如果你累了，我去取水好了。』

傑克惟恐萬一農家有人看到阿狼毛茸茸的手掌，一定會惹出事來，所以他決定自己去取水。那農家離廢墟約有五百呎光景，屋裏有燈光亮着，傑克小心翼翼地到戶外水龍頭底下去取了一罐水，他抬頭看看天上，將圓的月亮正從東方上來。

傑克將水罐交給了阿狼，阿狼把那些草藥塞進罐頭，放在火上燒起來。傑克知道阿狼一片苦心要煎藥給他吃。可是他知道味兒一定不會好，吃了也許還會送掉小命。因此他佯裝睡着，一會兒鼾聲大作。

傑克的體溫又高了起來，身上一陣冷一陣熱。他偷眼看到阿狼煎好了藥，把罐子放在一邊冷却，抱着膝蓋在一旁坐着，又在月光下打量自己的手掌。

傑克想到月圓之夜阿狼就會現出原形，他也記得阿狼說過，到時必須遠離牧羣，否則就會大開殺戒。傑克心想，阿狼不免會吃掉他，心裏不禁恐慌起來。

五分鐘以後，傑克倒是真的快睡着了，阿狼提着藥罐，走近斜倚在一邊的傑克。傑克閉緊眼睛，故意發出鼾聲。

『傑克，你不要騙我，我知道你醒着。』阿狼說。

『你怎麼知道？』傑克張開眼來問道。

『嗅出來的。人睡着時與醒着時聞起來味道不一樣。……不管怎樣，這藥你得吃下。』

『不要！』

『傑克，你身上病味好重！』阿狼說，『而且聞起來越來越濃，你要是不吃藥，一定會更糟。』

『阿狼，你說不定採到了毒藥，我一吃下去會得死翹翹！』

『這個臭地方也有好東西！這藥滿香的。』阿狼說着，抬頭望月。

『阿狼，你掌上的毛長出來了嗎？』傑克問。

『傑克，我不要你管這些，我要你吃藥！』阿狼說。

『阿狼，要是我給毒死了，你就沒人作伴了。』傑克摸摸藥罐，還是溫溫的。

『傑克，阿狼不會害死你。』

傑克把藥灌下了喉嚨，味道好像他母親所喝的白蘭地。一會兒全身都暖熱起來。

傑克心裏想着，巴卡給的魔液已經完了，這藥可以代替魔液嗎？

阿狼問道：『傑克，你覺得怎麼樣？』

『好多了！』傑克笑了笑。

第二天，傑克的病有了起色，只是身體還很虛弱。阿狼揹着他緩緩朝西走着。傍晚時分來到一處四周堆着廢輪胎的木棚，就打算在此過夜。這一整天阿狼都沒有開腔，傑克一停下來就睡了。午夜十一點光景，傑克醒過來了，看看阿狼不在身邊。他來到屋後撒了一大泡尿，中西部的十月杪，天氣還相當的暖，微風吹着十分暢快。

天上的月色會催眠，傑克看到月亮裏有一張臉，是一張和善的狼面，單純而和善。

忽然，傑克發現阿狼就站在他的身後，狼面上的毛已從鬢角直生下來，眼中發出桔紅色的光。

『阿狼，你沒事吧？』

『沒事，我只是追趕着月亮玩兒，』阿狼露齒而笑，傑克心想，如果阿狼把他當作獵物，連逃避的地方都沒有。

『傑克，對不起，』阿狼看出傑克受驚的表情，他說，『我的時間到了，我們得來想想辦法，明

天，明天……』

阿狼仰天長嘯起來。

野狼嗥月，便是這麼回事了。

這一夜，傑克無法再闔眼。

第二天，阿狼似乎好一點了，可是他神情緊張。他想把對策告訴傑克，只是這兒不是地府，到時候情況會不會更壞呢？

阿狼一再重申，他不會傷害傑克，可是到時要是眞的控制不了，他寧可自己去死。

岱爾村實在是個小地方，正午時分，他來到街上，走進一家五金店，一手摸着口袋裏剩下的一點鈔票。

『想買什麼？』店主人問。

『我想買一把鎖。』

『到這邊來看吧，什麼牌子都有。』

『我要一把大一點的。』

『做什麼用的？』

於是傑克又得編一套故事了，他說他有一條狗會咬人，想把牠鎖起來。

買鎖花了十元錢，現在只剩下十元了。傑克本想買一把小一點的，可是一想到昨夜裏阿狼臉上的表情，他就咬着牙把十元付了。

他記得阿狼對他說過，『傑克，你一定得把我鎖起來，要是讓我跑了出來，什麼都會遭殃，連你也免不了。把我牢牢鎖住三天甚至四天。』

在五金店裏傑克借看了一下報紙，知道當天的日落時間是六點，但却沒說月亮幾點升起來，最晚也不會超過七點吧。現在已是一點了，還有六個鐘頭，要去找一處夠牢靠的地方，這地方去那裏找？傑克回想一路上曾經投宿過的空房子，都是沒遮沒攔的。剛才上街來時，在路上也曾注意過，沒有那種適合的地方。傑克想，不如先回投宿處去再作打算，那兒的棚屋根本沒辦法鎖得住的。

除非在什麼地方有個地窖，把阿狼鎖在裏面，萬一他飢餓起來，恐怕還是會破門而出，這把鎖只怕還是管不了大用。

傑克轉念，何不朝岱爾村方向走了回去，然後再走一、兩天，也許可以走到拉貝爾或者西普洛，在那兒找處餐廳或農家打工，解決吃飯問題，還好賺點零用，再走幾天就可以越過伊利諾州邊界，那還怕到不了春田城，到泰耶學校去找史理查嗎？

理查雖然很聰明，傑克想，要跟他說清楚阿狼的事怕也不很容易，不如就此把阿狼拋下，自奔前程，去找理查，去找靈符去吧。

傑克怕的是一旦阿狼獸性發作，自己不免飽了狼吻，可是他記起阿狼奮不顧身躍入溪流去救牲口的那一幕，決定要回去棚屋跟阿狼共患難。

回到投宿的破屋，不見阿狼的影子。傑克喊着，『阿狼，我回來了！』也沒回應。他的背包依然放在一張破木櫈上。

野草叢中放滿了破車胎，廢物成堆，傑克在屋外叫着，『阿狼，阿狼，』也不見踪影。是不是趁

他到岱爾村去的時候，阿狼爲了免得傷害傑克，就此溜走了呢？

傑克心中好不焦急，阿狼會越過溝渠，進入林中去了？或嗅到什麼牲口味道，潛入農家去了？更糟的是，進入北邊的村鎮，爲害人畜去了？如果阿狼竟然去大開殺戒，那麼他的下場是不問可知的了。

太陽即將西沉，傑克彷彿已經看到次日報上的標題：『**獵狼活動繼續展開**』，而一大堆傷亡累累的名單，就如上次地震過後大樓工程倒塌一樣，個個有名有姓。

傑克絕望地想到林中去探訪一番，林邊上有一塊巨石有移動的跡象，仔細看時，那棕色的一堆不是石頭，却是阿狼伏在那兒眈眈地注視着傑克。

傑克心中也曾一度因爲阿狼的不見而感到如釋重荷，這會兒却又忍不住一陣高興迎上前去。眼看阿狼變得太多了，臉上、身上的毛全長出來了，手已成了爪子，眼中也露出橙色的光芒。

傑克再近前一步，說：『我以爲你開溜了呢。』

『我在這兒等着你。』阿狼露出利齒笑着說。

『我買了鎖來了。』

阿狼瞪着傑克，他眞是一隻大狼，站起來一定比奧特萊酒館裏的啤酒桶還高還重。

『傑克，你身上眞好聞！』

傑克大吃一驚。

『好香，好味道！』阿狼說。

傑克後退一步，想退到下風的位置。

『阿狼，你從來不會像這樣說話。』

『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好聞的東西阿狼一定找得到。』

『但願你所說的不是人肉。』

『阿狼要吃！要吃！』

『阿狼，你不要嚇我，回到屋裏去，我這兒有鎖。』

『不，你回到屋裏去，鎖起來！』

『你要我把自己鎖在屋裏三、四天？』

『阿狼要吃，月亮來的時候，要吃！阿狼可以吃的東西很多，等月亮走了，你再出來！』

阿狼站起身來，把傑克像抱嬰兒似的抱了起來，向破屋走去。

『阿狼，你可千萬不能傷人呵！』

『不會的！』

阿狼把傑克鎖在屋裏，傑克收了鑰匙。

『你現在要幹什麼？』傑克問。

『坐在門口守着你，』阿狼說，『直到月姑娘來接我，我要跟着她跑！』

天越來越黑了。阿狼就這樣在門口坐着。

『她來了，』阿狼說，『我要跟着她跑，眞希望你也能跟着一起跑。』

『我也但願如此！』傑克說。

月亮快上來了，傑克一再叮嚀道：『阿狼，記住，千萬不可傷人！』

阿狼一聲長嗥，越過林邊的溝渠，他追隨月亮去了。遠遠地，傑克還聽到一連串的嗥聲。

三天三夜，阿狼就這樣追隨月亮覓食去了。天亮到中午這段時間，他找到一個樹洞底下睡覺休

息。林中不乏狼可以果腹的東西，兔子、松鼠到處都是。

阿狼既然是跟着月亮跑的，所以他的足跡也不以林中爲限了。他也會到農家的鷄窩狗舍去偷襲，吃掉一點家禽牲畜，可是他謹記着傑克的告誡，絕不傷人。

在棚屋之中，傑克却在那裏度日如年。他不知道何以時間竟會過得那樣慢，他開始在屋內踱起步來，據他用步度來測量，那屋子的面積大約是七呎寬九呎長，在裏面繞一周正好是三十二呎光景。才走了沒有幾周，他想起了屋裏沒有食物也沒有水，他想三天下來不會餓死也會渴死，他後悔門教阿狼給鎖上了，要阿狼回來把鑰匙遞出去才能開。他使勁推門，然後用力撞去，門却紋風不動。因此他便只有耐心等待了。

到了午夜，看樣子傑克在屋裏已經踱了七、八哩路了，肚子開始嘰哩咕嚕地叫起來了，身體雖然疲倦，但却闔不攏眼。算時間，不過才過去五、六個鐘頭，却好比已是過了一天一夜。

於是腦子裏就活動起來，他回想着每一位老師的名字，道奇棒球隊隊員的名字……接下去，摩根的臉，白吉利慘死的容貌，鼻梁上的眼鏡都熔化了，湯美叔叔的假牙……統統都出現了。他也彷彿看到人狼文雷伸出爪子去觸摸他的母親，眼裏泛着黃光。

他終於在地上倒了下來，用背包枕了頭。可是摩根、文雷、奧斯蒙的鞭子抽在狄蘿拉身上，阿狼人立而狂嗥，心臟中了一彈……種種景象驅之不去。

晨光使他醒過來時，傑克口乾得要命，鼻子裏却嗅到血腥味。他起身來小便，奇怪何以身上已是缺水了，那來這麼多的尿。他在牆角已經撒了好幾泡，這會兒屋裏充滿了尿騷味。

血腥味又來了，傑克循着氣味來處望去，只見門縫裏塞着一腿剝光了皮的兔子肉，還是鮮血淋漓

的。傑克知道這一定是阿狼送來的，他不但沒有作嘔，反而把兔腿上的血吸了解渴。同時傑克也知道，這第一夜阿狼想是平安過去。

就這樣，每天早上阿狼都會留一點吃的給傑克，當然都是一點生肉。

第四天一早，傑克聽到林邊溝渠裏有聲音，鳥兒都驚得鼓翼亂飛。一會兒，門外有重物倒地的聲音，從門底下的隙縫看出去，只見阿狼的運動鞋伸在那兒。

『阿狼，』傑克問道，『是你？你回來了？』

『傑克，快把鑰匙遞給我。』阿狼說。

傑克從口袋裏摸出鑰匙，在門隙下遞了出去，只見一隻棕色的手把鑰匙接了過去。

『你帶了水來嗎？』儘管傑克每天茹毛飲血，得了一點水分，他還是嚴重地脫水了。

『有一點。』阿狼說，『現在閉上你的眼睛，外面光線太亮了。』

傑克果然閉上眼睛，門打開以後，强光還是使他眼睛感到刺痛。

『水！』傑克話沒說完，一只破罐子湊上了傑克的嘴唇。門外清新的空氣飄進屋來，傑克喝了兩口，那水眞是好比甘露。

阿狼立即把水罐拿走。『慢慢兒喝，一下子喝多了會生病的。』阿狼說。

阿狼坐下地來，把傑克像抱嬰孩似地攏在懷裏。『再稍稍喝一口！』他把水罐湊到傑克唇上，又說，『眼睛可以睜開一點點。』

傑克轉頭倚在阿狼肩頭，問道，『阿狼，你好嗎？你餓着了嗎？』

阿狼說，『我永遠餓不着。』

傑克說，『謝謝你每天送肉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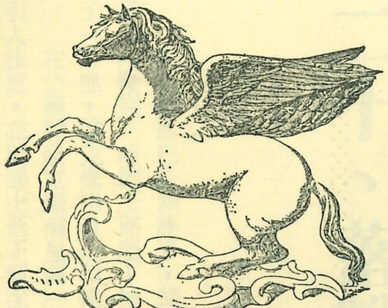
阿狼身上的毛幾乎全褪光了，只是神色十分疲憊。傑克看他的工作服外，罩着一件運動服，上面寫着『印地安那大學體育系』等等字樣。這麼一來，阿狼更有了人樣，活像個打橄欖球的。

『這衣服是那裏弄來的？』

『人家晾在外面的，夜裏冷嘛，我就拿來穿上了。』

『你不會傷人吧？』傑克問。

『沒有，水慢慢喝！』阿狼說完，倦極了，倒在地上就睡着了。



第三部 善惡之爭

傑克再回頭時地上只剩下一灘血水，阿狼踪跡全無，他羽化了？

二十、落難被捕

傑克雖然已是餓極了，却仍然緩緩地從水罐裏喝着水，等待阿狼醒來。好一會兒，阿狼終於睡足了，『傑克，咱們上路吧！』說着，就揹着傑克朝岱爾村方向走去。下午兩點時分，他們已經向西走了一百哩，傑克覺得自己似乎也在追趕月亮。

在岱爾村傑克獨個兒到一家速食店去買點兒吃的，把阿狼暫時留在對面人行道上。阿狼盡量不去引人注意，在路邊上低下頭坐着。傑克先到速食店的洗手間裏把上身衣服脫下，淨了身，然後又把頭伸到水龍頭底下，把頭髮也洗了一下。這才到店裏叫了一客大號三明治吃了，另外買了一份給阿狼吃。

傑克吃得痛快淋漓，三、四口就把三明治解決了，回頭瞧見對街阿狼坐在那兒，邊上圍了一羣孩子，傑克趕快過了馬路，去替阿狼解圍。

那些孩子們你一句我一句的問着：

『他是怪物嗎?』

『他是電影裏的巨人嗎?』

阿狼弓着背、縮着脖子坐着，一句話也不說。

傑克把三明治交給阿狼，阿狼也就不理會那些孩子，傑克對那些孩子們說，『大家走開，他是我的表兄，不是怪物也不是巨人，大家走開!』

阿狼吃了三明治，舔着手指頭，孩子們還是圍着不走，『你們再不走，他要生氣了!』

阿狼顫巍巍地站起身來，孩子們一嚇，就四散跑了。

『這些小鬼眞該給他們一點顏色看，』身後有個聲音說道，傑克回頭一看，只見一部紅色的小型客貨兩用車上下來一個人，『這是你表兄嗎?長得眞魁梧。』

傑克點點頭，心中却有幾分疑慮。

『我無意管別人的私事，』那個黑髮穿花格襯衣的年輕人說，『只是看來你們倆在路上辛苦過一陣子了。』

傑克望望阿狼，他的目光也在眼鏡背後注視着那個人。

『我自己也曾走過遠路，吃過苦頭來的，』那人說，『如果你們是朝西走，我可以讓你們搭一段便車。』

『不要嘛，傑克。』阿狼的細語仍然可以讓人聽得清清楚楚。

『可以搭到多遠?』傑克問，『我們要去春田城找朋友。』

『沒問題，我要到凱猶加去，正在伊利諾州邊界上，現在等我去買個漢堡吃了，咱們就上路，不消一個半鐘頭，你們就在春田城的半路上了。』

『不要!』阿狼還咕噥着。

『沒有問題，只是我的駕駛座邊上放了一些東西，前座只能坐一個人，你們一個只好坐在後面了。』

『眞是太好了，』傑克說，『你快去吃東西吧，咱們一會兒見。』

阿狼還在那兒侷促不安。

等那人進了速食店，傑克就對阿狼勸說起來。

那個名叫湯白克的年輕人從速食店出來時，手上還拿着兩包特大號的漢堡。他看到阿狼已經蹲在客貨兩用車後的地板上，傑克則把駕駛座邊上的東西攏一攏坐在那兒了，那是一堆封好的塑膠袋，袋裏裝了些綠色的幼苗，袋外還噴了些香水。

那人把一包漢堡丟給阿狼，並說，『我看你們還不曾吃飽的樣子，』他爬上駕駛座，把另一包遞給傑克，說，『吃吧!』

車子朝西開了一百哩地，已到凱猶加支路邊了。阿狼在後座享受清風，一路上不曾叫過『臭』，湯白克自稱是個農人，他滔滔不絕地說着他自已的故事，沒向傑克提出過任何問題。

湯白克停了車，傑克道過謝，阿狼也從車後下來了。臨別時湯白克遞給傑克一支粗捲的紙烟，說，『這玩意兒管用，你表哥發脾氣時可以給他定定神。』

傑克不置可否地把烟捲兒放進口袋裏，再次謝過。

那部紅色的客貨兩用車一溜烟地開跑了，阿狼說，『咱們再來搭便車!』

『咱們先走一段，』傑克說，『但願再有車好搭。』

傑克想，也許時來運轉了，看看伊利諾州界在望，不久就可以到春田城，到泰耶學校去找史理查了。可是傑克一想到噩運往往會無聲無息地到來，誰也沒辦法擋得住，記起在棚屋的那幾天，傑克感到餘悸猶存。

這兩個孩子才走了約莫十分鐘，從路標上知道前面便是凱猶加。右手邊是一片無際的玉米田，左邊是一塊空地，可以望見路在那個轉彎以後就筆直地伸向天邊，傑克正想走到進城的路上，也許可以搭到便車，這時有一輛車迅速地向他們駛來。

『咱們搭便車，我要坐後面。』阿狼說。

傑克仔細一看，那車的白色車門上分明漆着個警察的標誌。

『阿狼，這車咱們不能搭，這是一部警察車，你只要一直走，不能讓他停車。』

『警察是什麼？是抓狼的？』

『不是抓狼的，不過不會有好事！』

阿狼抓住傑克的手，發起抖來。

『放開我，裝得自自然然地朝前走！』傑克甩開阿狼說。

警車經過他們身邊，傑克見到開車的是個胖子。車子過去了，傑克才放下心來。『你眞的想搭車嗎？』他問阿狼。

阿狼這才有了笑容。話猶未了，警車的聲音又逼近了。

『警察車回來了！』阿狼說。

『像我一樣裝作沒事的樣子，不要瞪着他！』

可是那警車似乎是故意地跟在他們身後慢慢地走。阿狼嚇得發出低沉的嗥聲。

警車超到他們前面，在路邊停下，那個大肚皮的胖警察下了車，靠住車門站着。

『你們兩個孩子是怎麼囘事？說說看。』

阿狼在傑克身後把脖子一縮，雙手插在工作服口袋裏。

『警官先生，我們是到春田城去的。』傑克說，『我們想搭便車，也許這是不應該的。』

『你知道這是不應該的，呵呵！那躲在你身後的是什麼人哪？』

『他是我的表兄，』傑克猶豫了一下，老故事又得搬出來了。『我要陪他囘家去，我的海倫阿姨住在春田，她在那兒當老師。』

『他幹了啥？逃家？』

『不是啦，他只是……』

『叫什麼名字？』警察問。

當然阿狼叫他傑克。『我叫傑克，巴傑克。他……』

『他自己不會說？』警官說。

阿狼喃喃地說了些什麼。

『大聲點，我聽不見。』

『叫阿狼。』

『姓什麼？』

『傑克、傑克！』阿狼高叫着。

『我們有時也叫他傑克。』傑克說，『他喜歡我，只有我對他好，別人拿他沒辦法，所以這次我陪他囘家，我會在他家住一陣子……』

『傑克就傑克。跟我到局裏去說個清楚，現在上車吧！』

『不要嘛！』阿狼哀求道。

『我表哥有毛病，他不能坐在密閉的車裏，所以我們只能找客貨兩用車，他坐在後面開放的貨艙裏。』

裏。『上車！』警察打開警車後座的車門，呼叱着。

阿狼全身發抖。

傑克安慰他說，『上車吧，求求你。』

阿狼嚇得口涎直流，一面頻頻搖頭。

『幫我弄上車去！』

那警察從腰間拔出警棍來，朝阿狼腦袋上狠狠敲一下，阿狼就昏倒在地上了。

傑克幫着警察把阿狼抬上後座。警察把車開動。傑克忽然想到口袋裏那支烟捲兒來了。

警察在照後鏡上注視着傑克，傑克搭訕着說，『他的鞋子掉下來了，我替他穿上。』說着便低下身子，把口袋裏的那支烟塞在嘴裏，那不是一支普通的烟捲兒，傑克趕快咀嚼着吞下，滿口是藥草的味道，明明是大麻烟。

傑克仰起頭來，警察在照後鏡裏看到傑克一臉做賊心虛的神情，就說道，『你們得去享受一下陽光了！』

『享受陽光？』傑克不解地問。

凱猶加市公所是個陰沉的建築，警察帶着他們二人上了右首的樓梯，阿狼醒過來以後，勉强可以行走了。

『你們得見見范恰達法官，如果不說實話，就有得瞧的！』

那警察推開一扇門，有個戴眼鏡的女人坐在一張辦公桌邊。『又是兩個逃家的，通報一聲吧！』

那女祕書拿起電話說了幾句，『你們可以進去了！』她打量了傑克與阿狼一眼。

警察把他們推進一個大房間，壁上擺滿了書册，還掛着些裝着證書的鏡框。

一張大桌後面坐着個瘦削的高個兒，面上全是皺紋，頭髮黑得像染過似的。身上穿的一套黑色服裝，白襯衣縐縐的。窗口的百葉窗拉上了，光線幽暗，屋裏全是烟味。

『這兩個是怎麼回事？』他問警官說。『法蘭？』

『在列克路靠近湯生農場那兒抓到的。』警官回答說。

『孩子們，帶了證件嗎？』范恰達法官問。

『沒有，』傑克說。

『你們對魏警官說了實話嗎？一定是沒有，所以才會帶你們上這兒來。』法官說。『現在把實情告訴我！』

傑克深深吸了一口氣，說道，『我叫巴傑克，這是我表兄，眞名叫斐爾，不過大家也管他叫傑克，他住在岱爾村我家，他父親死了，母親病着，現在我要送他回春田去。』

『他是不是頭腦不太好？』

『是的，有一點。』傑克抬頭望望阿狼，顯得呆呆的。

『你媽叫什麼名字？』法官問阿狼，阿狼閉上眼睛，雙手揷在口袋裏。

『她叫海倫，』傑克代答道，『胡海倫。』

法官站起身來，走近傑克，問道，『孩子，你是不是喝了酒？怎麼看起來暈忽忽的？』

『沒有。』

『張開嘴來我聞聞。』

傑克張嘴吐氣。

『沒有，眞的沒有酒氣，這一句總算是眞話，你別想唬我。』

『我們不該想搭便車，』傑克說，『事實上，阿狼，不，傑克他不慣坐車，我們以後再也不敢

了。』傑克覺得自己說話有些困難。

『孩子，問題不在於搭便車，』法官說，『兩個孩子在路上晃蕩，也不知道是從那兒來的，到那兒去，這才是問題。』法官的聲音倒是十分和藹。『咱們這兒有位高暘先生，辦了一個「陽光之家」，專收蹺家的孩子。他對付壞孩子自有一套，要不了幾天，就讓他調教得乖乖的。』

『大人，眞的，我們得趕回春田城去……』

『這個我可不敢肯定，只要你們去陽光之家住幾天，我打個電話到春田城找……胡海倫問問清楚，你說可好，阿狼?』

阿狼搖搖頭，眨眨眼，把一隻手搭在傑克肩頭上。

『孩子，告訴我，你幾歲了?』

阿狼朝傑克眨着眼，不知如何答覆。

『他十六歲，』傑克說。

『你呢?』

『十二歲。』

『看來你還比他老練些。』法官轉頭對警官說，『法蘭，在他們還沒出大錯之前，先帶他們去修鍊一下可好?』

『天可憐見!』警官說。

法官說，『你們兩個一個月以後再來見我，到時候也許記性會好一點。』他又問傑克道，『你的眼睛怎會發紅呢?』

『覺得怪怪的。』傑克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答的，只聽得那警官在一旁哈哈大笑。

『法蘭，把他們帶走，』法官說，『相信我，三十天後他們會變成好孩子。』

魏警官帶着他們走出市公所時，傑克不禁問起法官爲何要問他們的年紀。警官說，『你沒在無線電上聽說過陽光兒童之家嗎?他們收留蹺家的孩子，十二歲進去，十九歲才出得來。你住在岱爾村，總該也有收音機吧?』

二十分鐘之後，警車開上了鄉村道路。

阿狼坐上後座一點也不再反抗。警官指指腰間的警棍說，『這玩意兒可以使孩子學乖。』

傑克跟阿狼悄悄地說，『只要忍耐一、兩天，咱們想辦法離開這兒。』

前座傳來斥罵聲，『不許說話!』

傑克反倒覺得輕鬆起來，他靠着椅背舒服地坐着，阿狼的手臂圈住他。

『前面便是你們未來的「家」了。』魏警官說。

傑克看到前面一帶高牆，牆上植着碎玻璃片，還圍着刺鐵絲網。

『裏面一起有六十英畝地面，四面的鐵絲網與圍牆全是孩子們自己動手裝的。』

前面一道鐵門擋住去路，一會兒門開了，魏警官說，這兒裝着電視照相機，門是電子自動的。

傑克從車窗中望出去，只見許多穿着粗布制服的少年在那兒做工，有些鋤土，有些推着小車。

『你們兩個使我賺到二十元，』魏警官說，『范法官也賺了二十元。眞不錯。』

二十一、兒童之家

在傑克眼裏，兒童之家這建築就像是小孩子所玩的積木一般，四散地分佈着，那原是應需要逐步零亂地造起來的。可是每個窗口却都裝有鐵柵，這可不像是玩的了。

警車來到時，在田野裏工作的孩子們都放下工具來注視着。

魏法蘭警官把車開到道路盡頭停下。一個瘦高個兒從前門出來站在台階上俯視着，那人鶴髮童顏，雙手在胸前交叉，他白衣白鞋，項間還圍着一條白色絲巾。傑克與阿狼從車子後座出來時，那人取出一副深綠色的太陽眼鏡戴上，端詳一會，然後摘下墨鏡，放回衣袋。

『魏警官，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高牧師你好。』警官招呼道。

『這兩個孩子眞的犯了什麼罪嗎？』

『他們拒絕答覆范法官的問話，這個大個子連口都不開，好容易才把他弄上車的。』

牧師失望地搖搖頭說，『那麼把他們帶進來，讓他們自我介紹一下，咱們辦一辦手續。』又說，『他們幹嘛哭喪着臉？』

『那大個兒腦後吃了我一棍子。』

兩個孩子讓警官帶上台階，高牧師打量了一下，又把墨鏡戴上，霎時之間，傑克覺得這副冷漠的神情像是在那裏見過。牧師臉上强裝笑容，傑克身上涼了半截，這人的確是見過的。

『你們兩位叫什麼名字啊？』牧師問。

『我是傑克，』傑克學乖了，知道言多必失，到此打住。他心中想像着地獄中炮烙的烟火味兒。一隻大手抓住了他，他不但沒有聞到烟火味，却聞到一陣香水的味道。

『傑克，你乖不乖？你是個壞孩子嗎？幹過壞事嗎？』

『沒有，我們只是想搭便車而已。』

『我看你迷迷糊糊，咱們得特別照顧你才是。你姓什麼？』

『姓巴。』傑克說。

牧師把眼鏡摘下，做了個跳舞似的姿態，然然注視着阿狼說，『喲，你身體很壯嘛，咱們這兒用得着健康的孩子。你叫什麼名字啊？』

阿狼身上穿的那件偷來的運動衣已是很髒了，他的口涎直流，拚命地搖頭。

『總該有個名字啊！』

『阿狼！』阿狼終於開腔了。

『警官先生，把他們帶進去交給柏海兠管理員吧，他的身材跟阿狼先生一樣大，一定可以侍候得舒舒服服的。可不是嗎？』

『傑克！』阿狼不安地向傑克求救。

『嗯。』

『傑克，我的頭好痛。』

『你頭痛嗎？』高牧師拍拍阿狼的背，又做了個跳舞似的姿勢。阿狼掙開他，傑克知道，必是那香水味使阿狼受不了。

『沒關係。』牧師似乎不以爲忤，『魏警官，把他帶進去，咱們的另一位管理員沈生尼可以照料他。』

傑克發現高牧師袖子裏有一條金鍊條，溜下來直抵拇指。忽然他想起來了，這陰沈的面孔可不是奧斯蒙的化身嗎？

牧師開了門，警官把兩人帶進屋去。

『巴先生，』牧師喊道，『咱們好像是在那裏見過似的。』

『沒有吧。』傑克答道。

靠牆放着幾張沙發，有個穿着白色高領衫、藍色牛仔褲的男孩坐在那裏看電視，演的是反對搖滾樂的講道節目。那人黑髮三角臉，衣袋上掛着一塊名牌，寫着『沈生尼』字樣。

牧師又說道，『傑克，你過去幹過壞事嗎？我的記性不錯，一定曾經見過你。』

傑克答道，『我從來不曾見過你。』

另一個男孩從沙發上站起身來，那人穿同樣制服，也掛着士兵般的名牌，身高六呎有餘，體重約有三百磅，一臉青春痘，顯然便是牧師所說的『柏海尅』了。

『海尅，帶他們去辦理手續，』牧師吩咐道，『傑克，我一定會想起來，你究竟是什麼來路。』他對傑克說，然後又關照柏海尅，『口袋裏東西全要搜出來，登記完了帶他們去領衣服。』

柏海尅帶他們二人到辦公桌邊去辦手續。魏警官在一旁顯得很不耐煩，傑克看到牧師從皮夾裏掏出鈔票來付給警官。

海尅喊道，『注意了！他會寫字嗎？』他問傑克。

『不會。』傑克說。

坐在辦公桌後的沈生尼說道，『那麼你幫他寫。』說着，遞了兩張表格給傑克。傑克按指示寫上『巴傑克』與『狼斐爾，又名傑克』。

『你們住「印」字監，以後一個月就住那裏，除非願意留得更久一點。』沈生尼收了表格說。

『留得更久一點？這是什麼意思？』傑克問道。

『這兒的孩子們多半志願留監，你們說不定也會。』

傑克故意裝作鎮靜的樣子。

『這兒是個好地方，比你們待過的任何地方要好得多，要有什麼抱怨，小心我會修理你。要守規矩，知道嗎？』沈生尼關照說。

傑克只好點點頭。

『他也懂了嗎？』

傑克望望阿狼，說，『我想他也懂。』

『好了，你們兩個同房，這裏早上五點起床，先到教堂做禮拜，然後到田裏工作到七點才回餐廳吃早飯，再工作到中午，吃中飯還要讀聖經，最好事先想好要讀那一部份。不許唱流行歌曲，午餐後再工作。』

沈生尼望着傑克道，『這裏供給你們吃的穿的，還要開銷水電費用。做工也不是白做的，每個鐘頭五角，做一整天便是五元，一星期三十元。星期天上教堂，有時聽高牧師講福音。』

傑克頻頻點頭，沈生尼接下去說：

『要是幹得好，便可外放工作，我們有兩個外工隊，一個是在街上兜售歌譜、鮮花與高牧師的小册子，另一個在飛機場服勤。總而言之，咱們會在三十天之內把你們這樣不成材的東西改造成有了自知之明，自知過去是如何的骯髒污穢。』

沈生尼站起身來，把手按在桌上，面孔脹得通紅，說道，『現在把口袋裏的東西全掏出來！』

柏海尅走近阿狼，高牧師送走了魏警官，這會兒也過來站在一邊。

『孩子們往往由於持有一些零星的廢物而留戀過去，我們找到了一種有效的方法來防止。』高牧師說。

『把口袋裏的東西掏出來，』沈生尼吼着，『全掏出來！』

傑克從袋中掏出來紅色手帕一條，那是一位好心的派艾伯太太看到他用衣袖擦鼻涕而送給他的，兩片紙衣火柴，一些零錢，一起是六元四角二分，亞漢旅舘四〇七室鑰匙一把，有三樣東西他原想隱藏起來。

『我的背包你也要吧？』傑克問道。

『當然要，小傢伙！』沈生尼大爲震怒，『難道你敢隱藏什麼，快拿出來！』

傑克心有不甘地拿出了巴卡給他的吉他彈片，一顆彈珠、一塊銀元，全都放在手帕上。

沈生尼拿起吉他彈片，問道，『這是什麼？』

『剔指甲用的。』

沈生尼在他指甲上比了一比，傑克看了好生厭惡。傑克一路行來多麼寂寞，這時候他想起那個賣唱的黑人雪球，那恰如巴卡的眼色，如今他所登記的姓氏都是姓『巴』。

『什麼剔指甲的？說實話！』沈生尼說。『準是偷來的！現在把背包給我！』

傑克把背包給了他，沈生尼翻了一翻，只有些舊衣衫，他本想會搜出一些什麼大麻之類的藥物來。

傑克心中呼喊着，巴卡，你在那兒？

沈生尼說，『他沒有隱藏什麼，要剝光身子搜一搜嗎？』

高牧師搖搖頭，却說，『來看看阿狼身上吧。』

傑克揷嘴道，『他什麼都沒有。』

沈生尼吼道，『拿出來，什麼都拿出來！』

阿狼閉着眼，縮着脖子。

傑克問道，『阿狼，你不是什麼都沒有嗎？』

阿狼緩緩地點了頭。

沈生尼氣極了，『他一定藏着什麼，』他說，『魏警官不曾搜他的身，范法官也沒有搜，怎會什麼都沒有？你要不乖乖拿出來，看我撕了你的臉！』

『阿狼，把口袋翻出來！』傑克說。

阿狼把手從口袋裏伸出來時，右手掌裏有三支火柴棒、幾塊小石子，左手也是幾塊小石子。

沈生尼一把抓了過去，說，『這可不是迷幻藥丸嗎？』

高牧師在邊上說，『生尼，別傻了！』

走道上的地毯是綠色的，這會兒兩個孩子給押着上了樓，樓梯上鋪的却是有褪色玫瑰花圖案的地毯。沈生尼咕噥着對阿狼說，『好啊，你們把我耍得像個傻瓜！這兒我就是老大，此仇不報非君子，看我好好收拾你們！』

『我不知道他收着那幾顆石子幹嘛的。』傑克分辯說。

沈生尼突然停下步來，傑克意識到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沈生尼一巴掌打在傑克臉上。

『傑克?』阿狼低聲說。

『沒事。』傑克說。

『你敢在牧師跟前叫我出洋相，』沈生尼說，『我還加幾倍來收拾你！知道嗎?』

『知道了，』傑克說，『咱們不是要去領衣服嗎?』

沈生尼轉身開步，傑克跟在後面，心裏想着，『奧斯蒙，還有你，此仇不報非君子，有朝一日……』

在一間大房間裏，一個面容慘白，動作像行屍走肉似的高個兒在架上找他們合身的衣服。

『還有鞋子，號碼找對了，別要馬馬虎虎，且看調你到戶外做苦工去！』沈生尼說，傑克立刻感覺到，這想必是『陽光之家』隨機教育的方法之一。

那人在庫房角落裏找到了一雙十三號的大鞋子，傑克替阿狼穿在腳上。沈生尼把他們帶着再上一層樓，狹窄的走道上排列着一扇扇的窄門，門上有着一個個小小的窗口，傑克想，這地方名爲宿舍，實在跟監獄沒有兩樣。

柏海尅把他們帶到其中一間的門口，『你們明天才開始工作，現在進去可以讀聖經，直到五點吃晚飯前我來放你們出來去參加告解會。現在把衣服換好。』

『你是說要把我們關在這裏三個鐘頭?』傑克問。

『因爲你們是警局移送過來的，所以要限制行動，不像那些志願的，可以隨意走來走去。三十天以後你們也許也會變成志願的了。現在好好進去待着，像個上帝的子民，別像野獸一樣。』柏海尅說罷，拿一支鑰匙開了門，說，『現在進去吧，我還有事呢。』

『我們的那些東西呢?』

柏海尅嘆了口氣說，『我們替你暫時保管着，用個封袋裝起來，標上名字，放在樓下高牧師屋裏，你的錢也收在那裏，等你放出去的時候自會還給你。快進去吧，別等我報告上去說你們不聽話。』

阿狼與傑克進了那間小屋子，柏海尅把門關上，屋裏的燈自動亮了，除了門上一個小孔，另外沒有窗戶，一張雙層鐵床、一個盥洗盆、一把鐵椅子之外，別無長物。門給鎖上了，柏海尅的臉在門上方孔中出現了一下，『乖乖待着。』說罷，就走了。

阿狼說，『這天花板離我頭頂只幾吋，我沒法待下去。』

『你且坐下，』傑克說，『你要睡上舖還是下舖?』

『呃?』

『你還是睡下舖好了，』傑克說，『在床上坐下來，咱們這一下可慘了。』

『傑克，阿狼知道，這是個鬼地方，不能待下去。』

『你怎麼知道?』

阿狼把新衣丢下，在下舖上一屁股坐下，取起一本聖經還有兩本小册子，小册封面上寫着『通往永生的大路，上帝愛你。』

『我就是知道，』阿狼說，他把小册翻過身來，背後印着高牧師的照片，他的雙臂張開。『這個人會殺人，他有鞭子，這是他的地盤，我們不該待在這兒。』

『我們會逃出去的，』傑克說，『不一定是今天或明天，我們得計畫一下，不過不會太久的。』

阿狼在床上躺下，他的雙腳伸出床尾好長一段。

『不會太久。』傑克作了這個承諾，阿狼也需要這個信心。傑克不知道阿狼在地府裏有沒有見過

奧斯蒙，也許在狼族裏聽說過，奧斯蒙比魔根還要兇。可是他們在這兒見到高牧師了，他簡直就是奧斯蒙的化身。就如傑克的媽在地府裏也有個相似的化身，奧斯蒙與高牧師之間可能也有同樣的關係。

傑克想，現在要觀察，等時機成熟，想辦法逃出去。

傑克換上新衣新鞋，那高級的鞋子好比有千斤重，他勸說阿狼也把衣服換上，然後兩個都躺下來，不多一會阿狼鼾聲大作，傑克也迷糊起來，恍惚之中他看到母親在黑暗之中向他求救。

二十二、瘋漢講道

下午五點鐘，一陣電鈴聲驚醒了阿狼，他霍地裏坐起身來，額頭在鐵床上撞了一個大疱，他抱頭呼痛不迭，傑克也醒了過來。

阿狼走到牆角，搥打着牆壁，『傑克，我們得離開這個鬼地方！』他哀號着。

每間房門都打開了，外面一陣重濁的腳步聲，那是由粗笨的靴子發出來的，大家都湧向廳裏去。

傑克從上舖爬下地來，半睡半醒，他覺得寸步難移，非常非常的累。

『阿狼，不要這樣！』傑克說，『你不能這樣。』

『我受不了啦！』阿狼雙手抱頭，頭痛欲裂。

門廳裏有人在喊着，『告解時間到了，趕快出來！』傑克聽得出來，那聲音像是柏海兌。

很多的聲音隨和着，『出來告解，出來告解！』倒像是球賽時的啦啦隊。

傑克說，『如果你還想活着出去，就得冷靜下來。』

阿狼喊着，『我沒有辦法，我沒有辦法。』

傑克想，一會兒柏海尅跟沈生尼都要來了，如果他們乖乖聽話，以後脫逃的機會也許會多一些。

『阿狼，』傑克低聲說，『你還想叫我挨揍嗎？』

『不，傑克，不！』

『那麼就趕快跟我一起到廳裏去，上次我爲什麼挨了一巴掌？還不是爲了你的那些石子。』

『也該有人出來揍死他們！』阿狼眼露兇光，狼牙都齜出來了。

『不要這樣想，』傑克說，『這樣只會使事情更糟。』

阿狼把抱着頭的雙手放了下來。『傑克，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試試看好嗎？』

『我試試看。』阿狼的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午後的陽光應該是可以照到樓上走廊來的，可是在那高高的窗子上，好像有什麼把陽光擋住了，使得走廊上看起來陰沉沉的。

走廊兩側各有十個房間，每間門前站着兩個孩子，阿狼與傑克兩個幾乎是最後出現的，可是也沒有什麼人注意他們的遲到。沈生尼、柏海尅跟另外兩個管理員已經找到了當天的代罪羔羊了。

今日的犧牲品是個約莫十五歲的瘦小少年，他以立正的姿勢站着，外面的粗布褲褪到足踝，裏面却沒有內褲。

沈生尼問道，『馬登，你還在玩弄那話兒嗎？』

除了姓沈、姓柏的管理員之外，另兩個後來傑克聽說是姓華的與姓凱的。

馬登嚇得發抖，說不出話來。

『說啊！』姓凱的大聲叱道。

『沒有了！』馬登低聲說。

『大聲些！』沈生尼叱道。

『沒有了！』馬登提高聲音說。

『你要是能夠一星期之內不再犯過，就讓你穿內褲。現在把褲子穿好！』沈生尼說。

馬登啜泣着拉起褪落的褲子繫好。

孩子們下樓去參加告解會與晚餐。

傑克在上鋪躺着的時候，發現屋角上有隻蟲子停在那兒不動。他心想如果是蜘蛛就該有網，仔細看時沒有蛛絲却明明有一條電線通到壁裏去。既然這屋裏毫無顧忌地裝着竊聽器，傑克心裏就感到十分沉重了。

想到告解，也可以說是一種『坦白』，傑克就替阿狼發起愁來。他自已還有辦法忍耐、控制，遇到阿狼一發作起來，那就可不得了。

告解在一個四壁光溜溜的大廳裏舉行，那兒跟飯廳正好遙遙相對。這時候一陣陣熱狗與烤豆子的香味飄了過來，阿狼竟然面露喜色，鼻孔翕張。

傑克想，如果所謂告解居然是用逼供方式來進行的話，無中生有地指控你曾在公路上搶刧，或者偷吸大麻、使用毒品之類莫須有的罪名，而且要你非承認不可，那就糟糕了。

那些穿着白色高領運動衫與藍色牛仔褲的管理員們坐在前排，大夥兒似乎都面露期待的神色。這些日子來傑克在路上有一餐沒一餐地隨便買東西吃，如今能夠安安穩穩坐下來吃一餐也未始不是好事。

他滿以爲大家所期待的正是鼻孔裏所聞到的好東西，大門一開，大家都齊齊整整地起立爲禮，原來那是高暘牧師，使傑克感到奇怪的是，大夥兒都肅然起敬，剛才脫下褲子被當衆羞辱的馬登竟然大爲興奮。

阿狼坐着不動，傑克趕緊要他隨着大家站起來，『大家怎麼做，你就跟着做！』傑克低聲說。

『坐下，』高牧師面露笑容說，『大家請坐！』

高牧師穿着一條褪了色的牛仔褲，上身是一白色絲質的敞領襯衫。傑克注意到大部份孩子見了高牧師有點如癡似迷的徵狀，却也有小部份是清醒的。

高牧師對大衆微笑着，然後要柏海尅主領祈禱。

柏海尅的禱辭只是些陳腔濫調，好比是無線電廣播早課一樣，不外是要求耶穌基督降福之類，然後說了『阿門』，坐了下來。

『海尅，多謝你。』高牧師在一把旋轉椅上坐了下來，恰如西部片中牛仔騎馬似的，在傑克他們來時所見的那種狂妄姿態不見了。『安迪，』他對那個姓華的管理員說，『你來主持告解，有十來件就好了。』

『是的，牧師！』華安迪說，他取代了柏海尅的位置 ，對孩子們說，『現在開始告解，誰先來？』

起先是一陣騷動，然後一個個地舉起手來一、二、六……九隻手。

『吳樂伊，你先說，』華安迪指定先後。

吳樂伊是個高個兒，鼻尖上長了個疙瘩，他交搓着雙手，站起身來說道，『去年我在媽媽皮包裏偷了十元錢，害我家裏爲了繳不出瓦斯費而斷了暖氣，我弟弟患了肺炎，因爲沒錢只好送到印地安那波里去找醫生，這都是我偷了錢的後果。這便是我的告解。』吳樂伊說完就坐了下來。

高牧師說道，『吳樂伊的罪過可以被赦免嗎？』

『可以！』大家齊口同聲地答。

『這裏有人能赦免他嗎？』

『沒有！』

『誰能赦免他呢？』

『只有上帝的兒子耶穌。』

『你要祈求耶穌來饒恕你嗎？』牧師問吳樂伊。

『要。』吳樂伊擰着鼻子上的疙瘩，哭出來了。

『下次你媽來時你要把所犯的罪向她坦白嗎？』

『一定要。』

高牧師向華安迪點頭示意。

告解會結束時都六點鐘了，除了傑克與阿狼，差不多每個孩子都告解過了，有人偷零錢、偷酒喝，當然還有抽大麻、用毒品的，有些可憐的孩子，故事顯然是編出來的。

廚房的香味越來越濃，阿狼的肚子嘰哩咕嚕地叫着。有一個孩子痛哭流涕地自白，說是偷看黃色雜誌。阿狼實在忍不住了。

告解會結束之前，高牧師帶領一次簡短的祈禱，然後站在門口，看孩子們魚貫而出。

傑克走過他身邊時，他說，『不錯，我們曾經見過。』

傑克恨不得立即告訴他，不錯，我記得你，你拿鞭子抽過我的背脊。可是他嘴裏却否認着，『沒有。』

『有，在加州？在緬因？………』

坦白吧！

傑克知道，高牧師心中正在得意，他就是那個做着跳舞姿勢用鞭子打人的傢伙。

『有人要彼得指認耶穌，可是彼得撒了謊，你也是一樣。在德州？在艾爾巴索？還是前一世在耶路撒冷？』

『我告訴你——』

『不用說，我知道，你會說我們剛剛見面。』高牧師說，他身上那股男用香水的臭味，還有他那瘋子的氣息，阿狼都嗅得出來。

『我的記性很好，見過一張面孔就不會忘記，我會想起來的。』牧師的目光在阿狼與傑克臉上掃來掃去。

『去享受晚餐吧！』牧師說，『好好吃一頓，你們的日子明天才算開始。』說罷走向樓梯。

傑克看着牧師走遠，突然覺得後腦遭了一擊，隨即仆倒在地，額角撞上堅硬的水泥地。他掙扎着坐起身來，只見沈、柏兩個管理員俯視着他一臉獰笑，背後站的是那個姓凱的。傑克看到阿狼似乎要對他們採取行動，立即喝道：

『阿狼，不可以！』

阿狼忍住氣。

『來啊，想幹嘛？』柏海尅說，『飯前開開胃也不錯！』

沈生尼望着阿狼說，『這傢伙只是一具行屍，沒有腦筋，咱們要修理的是腦筋，巴傑克，你可以相信我們！』

傑克却故意頂嘴，『去你的！』他說。

沈生尼脹紅了臉要想發作，柏海尅上前一步，沈生尼却拉住他說，『現在不忙，慢慢教訓他！』

傑克站起身來，說道，『你們給我小心！』柏海尅冷不防有這一着，他只見傑克臉上充滿堅強不可侵犯的神色。兩個月前站在阿卡地海灘上的那個孩子是柔弱的。

孩子們在餐廳長桌邊上坐好，四人一組，禱告之後，食物就送上來了。大碗中盛着家常烤豆子，一盤盤烝得熱氣騰騰的廉價熱狗香腸，罐頭鳳梨塊、紙盒裝的牛奶充分供應。盒上印着『印地安那州乳品公會捐贈』等字樣。

阿狼低着頭悶吃，一口氣去了五條熱狗香腸、三盆豆子。傑克心想，兩人住一間鴿子籠似的小房間，吃了這麼多豆子，怕要戴着防毒面具睡才能過得去了。傑克自己覺得到時恐怕也免不了要放一、兩個響屁。

這地方雖非監獄，也算不了習藝所，倒像是一個寄宿學校似的。法律上一定有規定由州政府中某一個機構來監督的。廚房當是視察員一個查看的目標。房間裏裝着鐵柵，廚房窗子上總該不會有鐵柵，否則一定會使視察員起疑。

吃完飯，孩子們收拾桌子，傑克幫着收了碗盞，阿狼也撿搶起麵包碎屑、牛奶紙盒，一起送到廚房裏去。

廚房也許是將來可以脫逃的地方，傑克乘機研究了一番。

這兒就跟加州學校食堂裏的廚房差不多，壁上貼着磁磚，大型的水槽，可以洗菜。一具輸送帶式的洗碗機靠壁安放着。在一個穿着白色服裝廚師的監督下，有三個孩子在操作那部老爺機器。那廚師尖臉龐，口中叼着烟捲，傑克想，高牧師會在這兒允許他們抽烟嗎？

牆上掛着一個鏡框，裏面裝着一張證書，記明本廚房經印地安那州政府檢查認爲合乎美國政府標

準。

毛玻璃的窗上並未裝有鐵柵。

那尖臉廚師把烟屁股從唇上取下，丢到水槽裏。

『你們倆是新來的?』他問，『可是不久就會變成老油條了。』他又朝着沈生尼問道，『可不是嗎?』

沈生尼不知道如何應付這種局面，在這兒他顯得還很稚嫩。『魯道夫，你是不該跟他們談話的。』

『少在這兒打官腔，知道嗎?』魯道夫說。

沈生尼的嘴唇發抖，他忍住氣，一回頭，大聲說道，『快一點，把桌子收拾乾淨，到大廳去，夜間禮拜就要開始，咱們已經晚了!』

大夥兒循着一道狹窄的階梯來到地下小教堂，那兒的空氣倒很新鮮，不涼也不熱，傑克可以聽到通風扇的聲音不知道在那裏響着。

教堂中央是一條走道，每邊五排座位，前面一個講台，講台後壁上懸着個簡單的十字架。

有人在彈着風琴。

孩子們悄悄地魚貫入座。講台上擺着麥克風，兩側各有一具電視照相機，這一夜都未曾關上。牆上懸着紫色布幔，左首有個缺口，傑克看到那個姓凱名叫凱西的在那兒弄一套錄音機。傑克對這些設備十分熟悉，他隨母親去拍戲、上電視的時候見過這些場面，所以他覺得這地方與其說是一個禮拜堂，還不如說是一個攝影棚。

高牧師身穿白衣，從講壇左邊的小門出現了，他來到講台後面，低頭望着巨冊聖經，然後抬頭環視聽衆，傑克見過這種戲劇性的場面，心中想笑。牧師注意到了，傑克一想到沈生尼與柏海尅的臉色，立刻忍住了。

孩子們鴉雀無聲，牧師開始講道。

『你不可為非作惡。』

牧師用他低沉緩慢的調子說道：

『作惡者必遭天譴，
像雜草般被割除，
而後枯萎。
要信奉上帝而行善，
進入祂的城府。……』

傑克忽然想到地府，心中作嘔。牧師接下去說：

『要喜悅奉事上帝，
並且信服於祂。
不可遷怒，
不可作惡，

唯有事奉上帝的人，
才能進入祂的國土。』

高牧師合上了聖經。

他俯視自己的手掌，然後抬起頭來，傑克彷彿聽到他在高聲叫喊：『你打翻了一車金斯蘭麥酒，是嗎？你說！』

高牧師注視着底下一張張的面孔：胖的、瘦的、長着青春痘的、架着近視眼鏡的，一個個像是被催眠了似的。

『你們記得詩篇第三十七章嗎？瞭解它的內容嗎？句句都是金言！』牧師高叫着。

阿狼嚇了一跳，啷囔着。

『你們大家都聽見過了，是嗎？』

『是！』大家齊聲說。

『我們不必爲那些作惡的人操心，詩篇中說，只要我們與上帝同在，與祂同行，一切就會順遂，是嗎？』

『是！』

『哈利路亞！』柏海尅高嚷道。

『阿門！』一個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的孩子附和着。

高牧師把麥克風從架上取下來，純熟得像拉斯維加斯的藝人，一個個明星的名字湧上了傑克的心頭。

『我們要與上帝同在，與上帝同行，對嗎？』牧師問。

『對！』

『我們要講祂的道理，是嗎？』

『是！』

『大聲點！』

『是啊！』

大夥兒高叫着，同時前後搖擺起來，傑克與阿狼也隨着搖擺起來。有些孩子甚至痛哭流涕起來。

『我們陽光之家可容許壞人存在嗎？』

『不容許！』

『對了，我們不許壞人存在，不許說謊的人存在，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阿門！』高牧師說，他熟練地把麥克風放回架上，接着說，『上帝說，你們要長出翅膀來，强過別人十倍，陽光之家便是鷹之巢！』

『是啊！』

高牧師雙手扶住講壇，作祈禱狀，他的白髮垂落，再開口時，聲音很低，大衆凝神傾聽。

『可是我們不怕樹敵！』他的聲音十分低微，透過麥克風，可還是聽得清清楚楚。

孩子們嘆息着，好像秋風掃過枯葉。牧師再抬起頭來時，眼中充滿淚光。

『不錯，我們必須面對仇敵，』牧師說，『在印地安那州，敵人比別處還多，人道主義者視陽光之家是眼中之釘，我們教你們信奉耶穌，把他們氣得發瘋。』

『哈利路亞！』

『是啊！』

『阿門！』

高牧師忽又拿起麥克風，蹦跳起來。『這把他們嚇壞了，他們只好再來一杯鷄尾酒，再來一支大麻烟，再吸一撮古柯鹼；就算鼻子再不靈光，他們也嗅出上帝之愛的芳芬來了……所以他們就加派視察人員來，叫人偷偷來栽贓，把垃圾偷放在廚房角落，在麵粉裏放進蟑螂藥，還散播謠言，說是孩子們在這兒挨了揍，你們挨揍了嗎？』

『沒有！』雷動的吼聲發自羣衆之中，傑克看到臉上帶者烏青的馬登也隨着衆人起鬨。

『他們還派了新聞記者來，可是看不見有人被鎖在鍊條上，也沒看到有人被拔掉指甲，或者被剃光頭髮，是的，他們只見到有些孩子被打了屁股，可是上帝的聖書裏說，「省了鞭子，害了孩子！」』

『哈利路亞！』

『教育局也想叫我滾蛋，可是上帝的律法與印地安那州的立法都說，「省了鞭子，害了孩子。」他們在這兒只能看到快樂的孩子、健康的孩子、聽話的孩子、與上帝同行的孩子。現在讓我們高呼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高呼阿門！』

『阿門！』

『上帝保佑愛祂的人們，可是十惡不赦的人道主義者愛的是大麻，愛的是共產份子，他們把孩子們搞糊塗了，於是有些孩子就告訴記者，說的全是謊話，這些孩子不敢正面對着電視鏡頭，可是我聽得出這是那一個的聲音。你哺養孩子，讓他們吃你的奶，還會分辨不出他的聲音來嗎？現在，這些壞孩子都去盡了，他們趕不走高暘，因爲高暘是條頂天立地的漢子。』

牧師低下頭來，隨後又提高聲調，近乎怒吼。

『上帝原諒他們，高暘不能原諒他們，把他們送進地府，在那兒他們沒有東西吃，連樹木都會吃掉他們，就和夜間的野獸一般。』

恐怖籠罩着大家，連操作錄音機的凱西也嚇呆了。

『聖書上說，上帝差該隱出了伊甸之東，進入了諾得的領域，孩子們，你們在這兒安全好似天堂！』

牧師環視了一周，又說，『如果你們不說實話，如果你們軟弱了，地獄就在那兒等着你們，記住了，孩子們！』

『記住了！』

『現在讓我們來禱告。』

二十三、脫逃有價

費了一星期的工夫，傑克才清楚，逃出這個兒童之家也許是重返地府的捷徑。巴卡給他的魔液已經沒有了，他願意冒任何危險來試一試。

傑克覺得兒童之家是最最黑暗的地方，就像一顆爛蘋果的疤，直透核心。就算地府中也有這樣一處地方，想來也不會比這兒更糟。

阿狼與傑克跟其他大部份的孩子一樣，天天要被派到外工地去撿石頭。作物在十月中就已收成完畢，撿石頭的工作却是永遠做不完的。工地在一哩半路開外，那兒是兒童之家產業的盡頭。

每天早上他們爬上兩輛卡車後面，被送到外工地去。阿狼坐在傑克身邊恍如宿醉未醒。陰雨連綿，地面泥濘。

傑克想過幾十遍了。從這兒逃出去，比在兒童之家逃走要方便多了。工地的盡頭有一堵石牆，怎麼辦呢？

爬過去！阿狼會把他丟到牆那邊去。

如果有鐵絲網呢？

從底下鑽過去，憑着阿狼的孔武有力，把鐵絲網撕開也沒有問題，可是這會傷了他的手，阿狼不在乎傷手，他的心都已給傷了。

然後呢？逃啊！

沈生尼與柏海尅再狠，這樣的路況他們也沒辦法開着卡車追趕的。那就大家比腳程了，誰快誰便贏了。

阿狼的日益憔悴固然使傑克心焦，使他更為着急的是，他母親在紐漢夏奄奄垂斃，正巴望他早日去營救哩。

可是傑克準備快要就緒的時候，有一個人已經試過了。那人所採取的方式跟傑克所計畫的一樣，他的名字叫甄弗德。

當日天氣陰沉沉地像要下雨，甚至像要下雪。傑克在工地上做得腰痠背痛，正要舒舒筋骨，偷眼看看沈生尼在不在身邊。最近那傢伙常找麻煩，雖然都是一些小動作，像是踩他一腳、在樓梯上推他一把之類。沈生尼之所以沒敢大大地整傑克一下，傑克知道是因為高牧師對新來的孩子發生了興趣，也許關照過沈生尼不許亂來，因之傑克更有了戒心，加强了及早脫逃的意願。

甄弗德的行動真是出人意料地快，剛剛他還在這兒擺龍門吹牛，一會兒就見他越過泥濘的地面跑向牆邊去了。

那時候阿狼正在撿石頭，邊兒上是那個白痴兮兮的暴牙千唐納，唐納口角流涎，傻傻地朝着傑克笑。

弗德說，『看來唐納是愛上你了!』

傑克一想起男生愛男生的事就噁心。他想起那個讓他搭便車的好心人，本想帶他回家去，還好後來他見機在禪師村下了車。

弗德又說，『傑克，我看你在這兒是萬人迷，連柏海尅對你都有意思。』

『眞噁心!』傑克說。

說時遲那時快，弗德四顧沒有管理員的踪跡，放下石頭拔腳就跑。這一天柏海尅跟高牧師到蒙西出差去了，華安迪跟另外兩個叫彼德生與畢包台的在一起聊天。

傑克眼看弗德採取行動，這正是他自己計畫中想做的，好不興奮，弗德開始爬牆，只聽得有人喊道：

『走人了!走人了!』

快點，快點!傑克心中代爲着急。

『甄弗德跑了!』千唐納呵呵大笑着說。

這一夜大家照常齊集告解室，華安迪進來宣稱告解會取消了，晚飯前這一小時大家可以進行交誼活動，說完就出去了。

傑克環顧室內，甄弗德不見了，三十九個從九歲至十七歲的孩子大家面面相覷，他們忍受不了這種氣氛，寧可告解照常進行。

傑克忍住激動，心內沉思，這裏都是瘋子，就像南美某一地方的瘋人集團一樣，大家一起奉命喝下紫色的毒液，一起死掉。弗德不見了，他們一定把他殺了。

傑克回想起弗德曾經告訴過他。弗德的父母是基督再生會的會員，他們不瞭解弗德，認爲他是個

天生的壞胚子，所以主動把他送到陽光之家來。他逃家四次，魏佛蘭警官拜託他千萬不可再逃了，送他來了陽光之家，高牧師對他一見鍾情，認爲有辦法教育他，教他改邪歸正。

『我父母看到星期導報上的文章，描寫陽光之家種種不人道的措施。他們寫了張明信片給我說，那些記者該死，報導不實會入火燒地獄。我寫了封回信給爸媽，說報上說的句句是實，這裏的確有束縛自由的緊身衣，也有不見天日的站籠。可是高牧師是個狡猾的瘋漢，要是你們不小心，你跟阿狼遲早會遭毒手。』甄弗德說。

他又說，『魯道夫那廚師是個好人，我的回信是由他偷偷替我送出去的，代價是兩元錢。』

那幾天高牧師的脾氣眞躁，照弗德說，他把伍班尼從三樓樓梯上踢下去，因爲班尼發見他在偷看『超人』的連環圖畫。班尼昏過去三個鐘頭，到夜裏才醒過來。

他叫管理員們把緊身衣搬到閣樓上去藏起來，又在鐵站籠裏堆滿乾草，假說那是烘箱。因爲他知道視察員就快來了，他嚇得都尿了褲子。

弗德又說，『傑克，你知道我家父母幹了什麼好事嗎?他們把我的回信印了一個拷貝給高牧師，這一下該輪到我站鐵籠了!』弗德乾笑着。『我還有活路嗎?』

傑克知道，後來那些跟記者談過話的孩子一一不見了，如今連弗德也不見了。傑克記得弗德警告他要小心的話，否則他跟阿狼都會遭殃。傑克簡直不能相信，那個像舊冰箱似的黑鐵籠，眞的會用來關人。

弗德又說，『高暘的教會在電視、無線電上都有節目。凱西是個錄音、錄影的好手，他把陽光之家的鏡頭剪接起來，看來像眞的一樣。房間裏的竊聽器也是凱西的傑作，他還在牧師的電話機上裝了一個盒子，打長途電話可以不要錢。』

『你在開玩笑，』傑克說。

『陽光之家的事才不是開玩笑，』弗德一本正經，啐了一口說，『他很有錢，用不着報繳所得稅。又有人給他通風報信，每次教育局要派視察來，他都事先知道。那時候他會讓我們上課，不要做苦工。傑克，你來了後上過幾次課？』

『一次也沒上過。』傑克。

『一次也沒上過！』弗德顯然是絃外有音，他說完笑了笑。

忽然有隻手揪住傑克的耳朵，抬頭一看，却是柏海尅。

『高牧師跟我是在蒙西聽到弗德脫逃，你那好朋友現在躺在醫院裏，不知道那一天才出得來！』海尅說。

傑克知道海尅這句話是說給大夥兒聽的，要大家相信弗德還活着。

『你騙人，弗德早就……』傑克說。

海尅一掌將傑克打倒在地，大夥兒驚叫一聲，干唐納却躲在一邊暗笑。

傑克坐起身來，只見阿狼站在邊上護衞着他，眼中露出怒氣。

『怎麼樣？想打架？』海尅衝着阿狼說。

沈生尼站在門口，把門關了，交叉雙臂，想看海尅修理阿狼。

傑克望着阿狼，說道，『阿狼，小心！』

『我會小心的！』阿狼答道。

『來吧！』海尅冷不防在阿狼顴骨上打了一拳，阿狼踉蹌着後退了三、四步。干唐納樂得高聲大笑。

可惜這只是海尅打在阿狼臉上僅有的一拳。他再伸出手來時，却讓阿狼抓住了，阿狼的手掌比海

尅的大得多。

阿狼揑緊拳頭，海尅的骨頭嗶嗶剝剝地發響。

『不可傷害牲口！』阿狼告誡自己。

海尅痛得眼淚直流，跪下地來。

血從阿狼緊握的掌中流下地來。

『阿狼，夠了！』

門前忽然擠滿了人。凱西、華安迪、沈生尼之外，還有三條大漢，高牧師也到了，手中拿着一個盒子。

『夠了，阿狼！』傑克喊道。

『好吧！』阿狼放了手。

六個管理員上來抓阿狼，阿狼只一甩手，華安迪就去撞了牆。

『抓住他！抓住他！』高牧師在一邊發號施令。

『阿狼，到此爲止了！』傑克喊道。

阿狼略略掙扎了一下，就讓那些人把他按住在牆邊上。高牧師走上前去，從手中盒子裏取出一支注射針筒。

『用不着這個！』傑克叫道。

高牧師推開傑克，向他的那批幫手叫道，『按住了！』

阿狼向傑克求救，喊着，『傑克！傑克！』

高牧師的針頭刺進了阿狼的臂上，傑克心中叫着，『狗娘養的，我要殺了你！』

阿狼還掙扎着，凱西當胸挨了一腿。過了一會阿狼支撐不住了，藥性發作，終於垮了下來。傑克

憤怒地哭着，凱西乘機在阿狼臉上打了一拳，血從鼻孔中潺潺流出。

高牧師吩咐道，『把他送進黑箱，』又回頭對傑克說，『除非你告訴我咱們曾經在那裏見過，否則永不放他出來！』

第二天清早大夥兒去禮拜堂做早禱時，阿狼還在黑鐵箱裏哀號着。高牧師瞪着傑克蒼白的面孔，好像是說，巴傑克，你該說實話了吧？

傑克心中暗暗叫苦，他只好對阿狼表示歉意，他心中說，阿狼，爲了我媽的安全，我不能說。

大家分成兩隊正要上車去工地時，沈生尼來叫傑克，說是牧師叫他去問話。

傑克聽見阿狼的哀號，於心不忍，他不知從那裏來的力量，把沈生尼幾乎推倒。

『好，好，你不去就不去，牧師要我告訴你，你的朋友是替你在受罪。』彼得生說，『上車吧！』

來到工地裏，傑克彷彿還聽得見阿狼的喊聲。吃過午飯，聲音沉寂了。原來自從弗德出了事，牧師再也不敢讓外人的目光集中在陽光之家了。

傍晚外工隊回來時，鐵箱的門開着，裏面已經沒有人了。傑克回到房裏，阿狼躺在下舖上，淒然地對他微笑着。

『傑克，你的頭還疼嗎？傷得怎樣？』阿狼關切地問。

『阿狼你可好？』

阿狼似乎正在死去，傑克知道，阿狼爲了逃避魔根到這個世上來時就已注定活不久了。傑克心中好不悲痛，他又注意到阿狼腿上的毛長出來了。

他想着，難道滿月的日子又到了嗎？他朝窗外望望，却不見月亮。

『傑克，時間還早着呢，給關在黑籠子裏我好害怕，我叫着喊着，變化就自然來了，毛也長出來了。』

『阿狼，高牧師對我開出的條件我沒辦法依他，你知道，那是爲了我媽……』

『阿狼知道！』他說着，拉起傑克的手。

二十四、嚴刑逼供

在陽光之家又過了一個星期，多謝上帝，月亮漸漸圓起來了。

星期一，容光煥發的高牧師要大家爲甄弗德兄弟祈禱，甄兄弟在醫院裏打電話給他父母，說是誠心皈依上帝，他父母當天把他接回家去，死了、葬了。他被埋在印地安那州的土地上，也許是到了地府裏的某個地方，那兒是印州巡警所永遠到不了的。

星期二下雨，而且天氣奇寒，不宜於野外工作，孩子們多半留在屋裏睡覺或者看書，只有阿狼被派去在大雨中運送垃圾到大路邊上去，傑克則派去清掃廁所，工作是華安迪與凱西派的，他們當然不知道奧特萊酒館的廁所有多髒，傑克根本不當一回事兒。

星期三柏海尅回來了，右臂上了石膏，圓臉上的青春痘顯得更紅了些。

『我的手臂一時好不了，你跟你那朋友走着瞧，有一天……』海尅對傑克說。

傑克可不怕他，就說，『你那另一隻胳臂也想照樣來一下是嗎？』海尅聽了恨不得立刻殺了傑

克。

『生尼說過，他的毒根在鐵籠裏已經快拔盡了，我才不怕他。』海尅說，『至於你呢——』他伸出左拳，冷不防地打在傑克身上。

門開了，一個名叫艾比利的孩子進來，海尅叫道，『把門關上！』傑克也舉起拳頭準備迎戰。

『牧師說過，除非你從實招來，否則你們倆可有好日子過！』

他們的確是把阿狼整慘了，他一直沉沉睡着，外面的雨下個不停，告解鈴響時，阿狼還在下舖上攤着。

傑克知道，阿狼已經沒有活力，午餐時華安迪找阿狼麻煩，阿狼都沒勁計較。傑克知道阿狼的死期不遠了。

這一晚告解會結束，用過晚餐，晚禱終了以後，阿狼跟傑克回到屋裏，發現兩人的床墊都給人用尿給泡透了。

有個大個兒管理員名叫冉凡恩的站在門廊上笑着，生尼、海尅也在一起看熱鬧。

生尼說，『咱們跑錯地方了，以爲這兒是廁所呢！』

冉凡恩在那兒笑得前仰後合。

傑克關上了門，只見阿狼已經和衣躺在尿濕了的床墊上，他把阿狼叫醒，然後兩人在地上相依而臥。

清晨四點鐘，門開了，生尼與海尅進來，把傑克弄醒，然後挾着他下樓，來到地下室高牧師的辦公室裏。

高牧師在這時分却是穿著齊整，雙腳擱在桌邊上。右首玻璃窗後面，凱西在忙着準備錄音，牧師

腰帶上掛着一條鑰匙鍊，手中却把那大串鑰匙弄得叮噹響。

『只有從實招來我們才救得了你！』牧師說，『咱們這兒的告解可比天主教要寬得多。』

傑克口中不言，眼裏却顯着怒色。驀地裏他的腰部被踢了一腳，痛得倒在地上打滾。

『起來啊！』牧師說。

傑克扶着桌沿勉强站起。

『報上你的眞名實姓！』牧師說。

『巴傑克！』

腰上又中了一記，傑克倒下時額角撞上了桌角。

『打那兒來？』牧師問。

『賓州。』

左腿上又中了一腳，傑克痛得弓起身子。

『把他拉起來！』

海尅與生尼把傑克扶了起來。

牧師摸出一個打火機，燃着了，逼近傑克顏面，九吋、六吋、三吋、一步步地靠近。傑克忍受不了，大聲哀號。

『我們在那兒見過？』牧師問。

『我沒見過你！』

火焰更近了，傑克流下淚來，火燒到皮膚了，他仰頭向後，沈生尼抓住他的頭髮，逼他向前。

『說，在那兒見過？』牧師說，『給你一個最後機會！』

『就算見過，我也記不得，』傑克說，『也許是在加州。』

打火機關上了，傑克鬆了一口氣。

『帶回去！』牧師說，『今夜不招，明夜也要你招，爲什麼不少吃點苦頭？』

傑克記起了被奧斯蒙鞭打的情形，他彷彿聽到母親的聲音，問他是不是要向這惡魔吐實。

『不知道的事叫我怎麼招？』傑克說。

『帶他回房去！』牧師發出一陣乾笑。

又過了長長的一個星期。

這一天，早餐以後，傑克幫着把碗盞送回廚房，等別人走了，他留在廚房裏想找魯道夫說話。三小時前，牧師才拿打火機燒他的嘴唇。

『小鬼，走啊！不怕有人監視着你？』魯道夫滿口酒氣。

『我跟我的朋友想逃出去，你要多少錢，才讓我們從這兒後門出去？』傑克大胆地問。

『你付不起的！』魯道夫說。

傑克知道自己是一無所有，一切都給搜去了裝在一個封袋裏。

『我可以開一張欠款單給你。』

魯道夫笑了，『去你的，我要你的欠款單？』

『只要把你的住址告訴我，我會寄現款來給你。多少錢？你說，我知道寄一封信的代價是兩元。我有過經驗，有人收五元讓我走，有人連錢都不收。你要多少？你只要睜一眼閉一眼，讓我們溜出後門就成。』

『不是十元、一百元的問題。』魯道夫淒然地望着傑克，他的意思是傑克與阿狼要是被抓到那就完了。

『那麼是爲了什麼?』

『你初來那天，姓沈的整了你……』

『你怕那姓沈的?』

『不，姓沈的、姓柏的我都不怕……』

『怕牧師?』

『他是地獄來的魔鬼。』魯道夫說，『有一天發薪水晚了，我到地下室去領；我見他進了辦公室，等我進去，到處都找不到他，那兒沒路通到別處去，錄音室我也去找了，他一定是回地獄去了!』

傑克看到魯道夫嚇傻了的樣子眞值得同情。『你給我再多的錢我也不幹!』魯道夫說。

華安迪進門來了，他擧起拳頭在傑克後背重重打下，傑克轉頭就跑，凱西擋在路中伸出一腿，傑克被絆倒在地。

『卡車在上面等着!』華安迪說，『快一點!』

下一個凌晨四點，傑克再度被架到地下室去問話。

『說，我們在那裏見過?』牧師還是那一句老話。

『在土星、在火星、在冥王星……見過。』傑克如數家珍。

傑克的小肚上挨了一腳，柏海尅還伸手抓了他的下體。

傑克痛得在地上打滾。

『下一次該輪到你的朋友了，』牧師說，『那時我可不會容情的。咱們明晚見。』

傑克心想，明晚他跟阿狼已經不在這兒了。眞是無路可走，他只有到地府去，只是他不知道如何才去得了。

二十五、地獄活罪

要想脫逃，必須從地面層出發；他們所住的房間在三樓上，離地有四十呎，是沒有辦法的。傑克也不知道陽世與地府間的地理、地形上的相關又是如何，至於脫逃能否成功，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傑克把計畫對阿狼說完，問道，『你知道怎麼做嗎?』

阿狼說，『是。』

傑克說，『無論如何你得說一遍給我聽。』

『早餐後我從集合室穿過走廊進入廁所，佔用第一號馬桶，如果沒人發現我溜了，你隨後也進來，然後我們一起回地府去。對嗎?』

『對。』

阿狼露出希望的微笑。

早餐時，傑克沒有胃口，只好胡亂地吃着，以防旁人起疑。

天終於晴了，前一夜還降霜呢。野外工地上的石頭一定是又僵又硬。

吃完早飯，收拾碗盞，然後大夥兒去集合室聽候柏、華、沈三個管理員的點名。

他們茫然地坐着，管理員彼得生坐在那兒看陽光之家出版的刊物。隨時注意着孩子們的動靜。

阿狼瞄了傑克一眼，傑克點點頭，阿狼就越過走道，到廁所去了。彼得生抬頭望了一望，還去看他的雜誌。

傑克好不容易挨過一分鐘，又忍了一分鐘，他惟恐這時柏、沈二人回來帶大家去上車，得要趕快採取行動才是，可是彼得生不是傻瓜，怕會起疑。時間迫促，傑克只得起身走了。

『去那裏？』彼得生問。

『去尿尿。』

『到工地再尿好了。』

『我忍不住了啊。』

『快去快回！』彼得生說。

傑克趕緊進了廁所。

阿狼佔錯了位置，他佔的不是第一號馬桶，却是整排裏居中的那一號。他的大腳從門下露出來，傑克一望而知。

傑克擠進那個小間，『我好怕，』阿狼說。

『我也是！』傑克在發抖。

『現在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傑克說，『上來試一試。』他閉眼合掌，口中唸唸有詞：『我要回地府，我要回地府，保佑我！』

阿狼也如法炮製。

外面變得好靜，傑克聽見有車子開動的聲音，電話鈴響着。傑克心中想着，魔液已經用光了，如今只當它還有吧，現在我要飲下這意志上的魔液，記得小時他也常憑着想像到夢境去遊玩，如今只要專心……

他彷彿聽到那黑人雪球的歌唱，魔液在我心頭！

傑克閉緊雙眼，一會兒忽然覺得腳下的土地動搖，然後好像踏了空，飄飄然地落下。

他的鼻子裏充滿硫磺的味道，又如陰溝水的臭味。

『傑遜，我站不住了，我要跌下去了！』阿狼叫着。

傑克微微睜眼，只見阿狼身上穿的不再是陽光之家的粗布制服，而是他在地府裏所穿的工裝。他正要朝邊上懸崖頂跌下去。

傑克連忙伸手把他拉住，『使不得，你要掉下去了！』

傑克雙手抱住阿狼的腰，阿狼說，『我站不穩，下面是一個坑，』傑克這才明白地府與陽光之家之間還存在着這個坑人的陷阱。

傑克想，如果阿狼不曾佔錯茅坑，在第一號上他們可能就避過這個懸崖了。

傑克的腿一軟，這一次不是拉住阿狼，却是向阿狼求援了。傑克忽然想起有一年他母親帶他到柯羅拉多州去參觀一個礦場，情形跟這兒差不多。

傑克看到下面有不少蓬首垢面的人在拉車運搬礦石，他們的臉又黑又髒。

一些獄卒在那兒鞭打他們，頭上長着尖尖的耳朵，手像爪子一樣。這明明是地獄嘛，這不是幻象。

那鞭子，就像是奧斯蒙的鞭子，傑克看到一個囚犯拉不動車，快倒下去了，怎麼好生面熟？

那是甄弗德！

阿狼也看到了。

他們倆相互擁抱着，忽然，他們從地府邊緣回到現實世界來了。

不錯，他倆在這狹窄的馬桶間裏緊緊擁抱着。阿狼還閉着眼，嚷着，『快要掉到深坑裏去了！』

『阿狼，我們回來了，不要嚷，不要嚷！』傑克說。

馬桶間的門打開了，幾個管理員都站在那兒。

華安迪扭住阿狼，說，『你們幹的好事！』沈生尼也揪住了傑克的前胸。在傑克他們床上撒尿也是他的主意。

傑克掄拳便打，一拳擊中沈生尼的鼻子，血流如注。

沈生尼叫着，『海兌、安迪、凱西，大家一起上！』

『生尼，你怕了嗎？』傑克不知那裏來的勇氣。

傑克跟海兌交上手，海兌用上了石膏的右臂撞來，石膏應聲碎落。傑克一端詳，就說，『原來是你！』傑克認出剛才在地府裏鞭打弗德的，就是柏海兌的化身。

沈生尼正要去抓阿狼，傑克吼道，『你敢動他一根汗毛！』

這幾個管理員一擁而上，傑克與阿狼據隅以抗，不知什麼地方來的神力與勇氣。

沈生尼說：『這兩個不要臉的，在這兒抱起來幹他們的好事！』

傑克說：『來吧，有種的一個個來！』

彼得生臉上露出驚惶之色，因爲他看到這兩個孩子眼中所顯示的光就像瘋狗一般，說不定會逢人便咬。

大家正在鬨着，只聽得廁所門開了，進來的是高牧師，『閃開！』他說，他的手中持着注射針筒。

『傑克，你知道同性戀的罪孽，聖書上說要怎麼處置的嗎？』針筒在牧師手中閃閃發光，幾個管理員一擁而上。

傑克先給抓住，彼得生把他的袖子捲了上來。

『放開他！』阿狼大吼一聲。

『阿狼！』

『傑克！』

傑克挨了一針，阿狼伸出長了毛的手去拉住他。柏海兌過來在阿狼後腦打了一棍。阿狼眼前只見五彩繽紛，好像萬花筒一樣。

『你敢動他……』傑克逐漸不知人事。

高牧師俯耳輕聲，『巴傑克，現在安靜一會兒吧，過一會你也要去拉車……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二十六、阿狼喪生

傑克悠悠醒轉時他們都還不曾發覺。打過針的右上臂陣陣悸痛，傑克想用左手去撫摸，却覺得全身動彈不得，這才知道自己是給緊身衣給綁上了。他頭疼欲裂，禁不住輕輕呻吟。

『他醒過來了！』柏海尅的聲音說。

『不會的，那一針可以叫一條鱷魚麻痺半天，非到夜裏九點他是醒不過來的。』牧師說。

『他有了響動，眞的醒了。』

『海尅，你跟畢包台去看過那狼了嗎？』

沈生尼的聲音：『他好像不太喜歡那地方。』

傑克心中一陣難過，阿狼，眞對不起，他們又把你關到鐵箱裏去了。

『魔鬼快死的時候一定會嘶叫的！』牧師說，『海尅，該去看一看了。』

『我這就去！』

傑克聽到海尅漫應着，可是不見他動身，他知道海尅是心懷恐懼。

那鐵箱高六呎，寬有三呎，一邊有門，用雙道栓拴住。一壁還有一個小小的鐵絲窗，以供透氣之用，整體看來活像是一具棺材。

阿狼給關在裏面一直號叫着，遠在工地都可以聽得見。孩子們面面相覷，不敢出聲。

吳樂伊低聲對馬登說，『今早上我在廁所裏看到他發狠。』

『他們眞的像沈生尼說的那麼壞嗎？』馬登問。

『我太矮了沒看清楚，他們說他的小雞雞大得很。』

『天哪！』馬登想到自己是特小號，不禁嘆了一聲。

阿狼整天號叫着，夜間告解會的時候，叫聲也沒有停。海尅知道孩子們根本心不在焉，他們心中想的是『那鐵籠裏究竟怎麼了？』

隨着月亮將圓，阿狼在鐵箱裏起着變化，只是時機還沒完全成熟。爲了傑克，他眞可以算是兩肋揷刀義無反顧，現在他聲嘶力竭，離死不遠，可是他心中感到安慰，他可以無需再掙扎了。

傑克依稀聽得牧師說：『海尅，今晚告解會你代我去主持好了，晚禱免了，我要到機場去接人。鐵籠可以差畢包台去查看，生尼，你幫我把帳對一對，今晚說不定會忙個通宵哩。』

傑克不敢睜眼，只在那裏聽着。

海尅走了以後，只聽得牧師打開檔案櫃，牧師唸着一個個名字，一筆筆金額，沈生尼似乎是在操作一台計算機，在算外工地的工資？

傑克略略抬頭，看到牧師捧着一本帳簿，又從金庫裏取出一叠封袋，一個個對着。

『史老闆十點一刻到蒙西機場，我可不能遲到，現在時間不夠了，摩根老闆會生氣的。』牧師說。

傑克心中大吃一驚，史摩根怎麼會在這裏？他究竟是在洛杉磯還是去了紐漢夏？他記得摩根曾經想趕他回家去。他似乎聽見高牧師在報告史老闆，最近警方送來了一個孩子，不，兩個孩子，其中有個姓巴的，名叫傑克……你要知道他長得什麼樣兒嗎？……

傑克看到金庫開着，牧師桌上還有幾樣東西是他所發生興趣的。那是標着『巴傑克』『傑克阿狼』字樣的兩個封袋、他的背包、還有一串鑰匙。

傑克知道牧師座位左邊有個暗門，那是可以通到外面去的。

牧師掩上帳簿，收起了封袋，嘆了一口氣，『看來海尅說對了，我們的巴傑克君已經醒過來了。只是他不姓巴，他姓沙。』

牧師摸出他的打火機，打出一朵火花。

砰！砰！

魯道夫正在準備晚餐吃的火雞派，忽然抬起頭來問道，『那是什麼？』

『那有什麼？』他的下手歐喬治說。

干唐納在水槽邊削馬鈴薯，呵呵地傻笑着。

『什麼聲音？』

『我沒聽見。』

砰！

『這下你可聽到了吧？』

喬治搖搖頭。

魯道夫害怕起來。那聲音是從鐵箱那邊來的。他聽說那個向他行過賄的孩子早上出了事，另一個大個兒給關了站籠，說他們是在廁所裏做壞事，還聽說柏海尅的膀子給廢了。

砰！

這次喬治也聽到了。魯道夫想藉故上茅房去，到三樓上去躲它二、三個鐘頭。

魯道夫解下圍裙。『你到那裏去？』喬治問他。

砰！砰！砰！

魯道夫且不答話，拔腳就走。心裏想着，這兒的活不好幹，另請高明吧。

干唐納把整個馬鈴薯都削光了。

砰！

鐵箱的栓弄斷了一支。

砰！

第二支也斷了。

鐵門打開，大腳伸出來了，長爪落地，阿狼脫逃了。

打火機的火苗在傑克眼前搖來晃去，大有催眠的效果。

牧師又在拷問了，『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會得出入地府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火焰靠得更近一些。

『那個黑鬼在那裏?』

『誰?』

『那個叫巴卡、巴古、巴什麼的黑鬼!』

『你在說什麼?』

『生尼、安迪!』牧師喊道,『把他左手解開。』

他們兩人把緊身衣鬆了綁,把傑克左手放出來。傑克只覺得全臂悸痛,想掙扎也沒用。

『把他手指張開!』

華安迪把傑克的食指與中指張開,牧師點着了打火機,叫火燄在指根的交叉處灼燒,痛楚循左臂傳遍全身,傑克額上冒出汗珠,連連喘氣。

牧師還照前面的老話問了一遍,還加上一句,『那黑人告訴你一些什麼?你媽知道了多少?』

『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傑克堅不吐實。

『把他右手也解開!』牧師命令一下,那兩個幫兇的連忙動起手來。

歐喬治與干唐納還在廚房裏。

『門外好像有人!』喬治緊張地說。

唐納沒有作聲,不過他覺得告解會場比這兒會安全一些。

『我聽見有人。』喬治肯定地說。

唐納呵呵地笑着。

門上果然有抓扒的聲音,就像一隻狗要想進門一樣,只是那隻狗有七呎高。

傑克大聲叫喊,凱西也出來參加施刑,教傑克動彈不得,接受火燒。

牧師把標着『巴傑克』名字的封袋取了出來,把裏面的東西倒在桌上。他揀出那個三角形的吉他撥片。

『這是什麼?』他問。

『彈吉他的撥片。』

『在地府裏又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一顆彈珠,你沒有眼睛嗎?』

『是地府中的玩具吧?』

『我不……』

『這可不是一面鏡子嗎?』

『……知道……』

牧師重重地打了傑克一個耳光。

他又把那個銀幣取了出來。

『這個呢?』

『海倫阿姨給我的……』

『在地府裏這又是什麼?』

牧師又燃起了打火機。『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火燒着傑克的皮肉發出焦味。

火鷄派在爐上燒糊了。

門上的搔扒聲停止了。喬治鼓起勇氣去開門，『這有什麼好怕的！』他吹牛說。

他把門打開，霍地裏一個黑影竄了進來，張牙舞爪，把喬治一下就撕得身首異處，血濺整個廚房。

干唐納還在癡笑，那狼四足着地，看也不看他一眼，奔向走廊。

傑克心中聽到狼的呼喊，親切而眞實，他想着，阿狼一定是跟月亮賽跑去了。

『我聽到什麼聲音。』牧師眯起眼睛，抬頭傾聽，然後吩咐道，『凱西，到集合室、廚房那兒去查看一下。』

牧師對傑克說：『我馬上就要到蒙西去接摩根先生，爲了有些交代，你趕快招來，免得皮肉受苦。』

傑克望着牧師，心想阿狼如能逃出鐵籠就好。

牧師一手拿着吉他撥片，另一手拈起銀幣，問道：『這兩樣是什麼？』

『只要我喝一聲「疾！」就會變成兩顆烏龜蛋！』傑克歇斯底里地笑着。

『把他再綁起來，褪下他的褲子，待我來燒一燒他的烏龜蛋！』牧師對生尼與安迪說。

柏海尅主持告解會，聽着孩子們偷了媽媽的錢包之類的老調調，覺得索然無味，他寧可在地下室

跟另外幾個哥兒們參加拷問，要是輪得到他修理阿狼，他一定用鐵絲鉗夾那小子的指頭。

彼得生聽到集合室外的腳步聲，剛一開門，狼爪已經抓到了他的後背，彼得生立時倒在走廊裏。

那狼轉過身來，眼中冒火，瞪住海尅。他的腿發軟，寸步難移。

沈生尼把傑克重新上綁，按着他在椅上坐下，把他的褲子褪到足踝。

『現在，快快從實招來！』牧師還是老話。

『高牧師，高牧師！』那是凱西的聲音，『樓上出了事了！』

『別來煩我！』牧師說。

『干唐納在廚房裏發了瘋……』凱西說。

『叫你別煩他，沒聽見？』沈生尼擋住他。

傑克突然精神百倍，心中喊道，阿狼，你在那兒？立刻彷彿有了迴響：『傑克，你在那兒？』

我在樓下牧師辦公室，我們一起到過那地方。

狼快衝下樓梯來了，發着嗥叫。

『牧師，那是什麼？』凱西驚惶地問。

『別作聲！』牧師說，他從金庫中取出一枝手槍，插在腰際。他的三個幫兇都嚇呆了。

『他會下樓來，是吧？』牧師問傑克，『管保他來得去不得！』

狼撲向柏海尅，他上了石膏的手臂抵擋不住狼牙，連石膏帶手都給咬掉了，熱血沾滿了白色高領運動衣的胸前。

『求求你，不要嘛，求求……』

狼把咬掉的手臂吐了出來，再一口咬進了海豺的脖子。

畢包台衝出集合室，孩子們都四散奔逃。

畢包台知道大門走廊上面有個小間，牧師跟他的『管理員』們有時在那兒開會，那兒有一具外線電話。

畢包台跑進那個小間，撥了緊急號碼。一會兒便聽到魏警官的聲音了。

『魏警官，我是陽光之家的畢包台，這裏出事了！』

『出了什麼事？讓我跟高牧師說話。』

『高牧師不知道在那裏。這兒死了很多人！』

『什麼？』

『趕快派人來，帶槍來！越多越好！』

『什麼？』

『能有原子彈更好！』

『什麼？』

警官沒說完，畢包台把電話掛斷了，然後他開始禱告，但願這只是一場噩夢。

狼衝出門廊，推倒一具櫃子，又抓住天花板上的吊燈，像泰山似地懸盪着。樓下，傑克在樓下！

那臭味，狼記起來了，那『白人』身上的臭味，狼的記憶中還存在着那全身白色披掛的牧師身上香水的怪味兒，那白人專會說謊，要別人招供，現在只要循着那臭味兒找去就是了。

不錯，狼聞到了那白人的臭味，也嗅出傑克便在那兒。還有，那白人身上有火藥味兒。

小心！狼自會小心！他衝下通往地下室的樓梯。

樓上傳來的噪音停止好久了，牧師顯得分外的鎮定與冷酷。

沈生尼走到門口，說，『我上去看看。』

『不要上去！』牧師下令了。

傑克笑道，『牧師，你緊張什麼？』

生尼伸手給了傑克一個耳光。

『你們統統緊張什麼？』

『叫他閉嘴！』牧師吼道，『你們難道什麼都不會？』

沈生尼又打了傑克一巴掌，傑克的鼻子開始流血。可是他心中十分興奮，想着自己跟阿狼也許會有希望逃得出去。

凱西在錄音室裏摘下耳機，關上對講機，『報告牧師，我收到外面有警車到來的聲音。』

牧師又緊張起來，他並不喜歡這個消息，他也知道狼快要來了。

牧師把手槍交給生尼，說，『我沒有時間跟警察打交道，接史摩根先生才是正事。』牧師又說，『生尼，你跟安迪隨我到蒙西去接機，現在生尼拿槍對好咱們的傑克小朋友，我去把車子開出來，然後按喇叭叫你們出來。』

『凱西呢？』沈生尼問道。

『一起走好了。』牧師說。

牧師站起身來，又關照道，『如果他的大個兒朋友出現，格殺勿論！』

『他怎會出現？你們不是把他關在鐵籠裏嗎？』傑克冷笑道。

『到時候把兩個都槍殺好了!』牧師在鑰匙串裏找出一把，開了門走了。

時間過得好慢。四分鐘過去，還沒聽見牧師汽車的喇叭聲。

沈生尼坐在牧師的辦公桌後，用槍比着傑克，好不神氣。

『他才不會帶你們一起去哩!』傑克說。

『閉嘴!』生尼說。然後又交代安迪說，『揍他的鼻子!』

傑克說，『好啊!警察來了，看到你們三個站在一具被打破鼻子的屍體邊上，屍身還穿着緊身衣，那可有得瞧的!』

『揍他，安迪!』

安迪走近傑克，掄起拳頭，却又放下。

傑克在那兒坐着，束身衣綁得緊緊的，褲子給褪到足踝。他仰起頭說，『要打便打吧!』

牧師桌上放着個電子鐘收音機，傑克看看鐘，說道，『樓上一團糟，牧師溜了，他去了這麼久還沒按喇叭，你們留下來背黑鍋好了!』

沈生尼突然站起身來，衝向傑克。

『你們怎麼不問問凱西，外面警車來得近了嗎?』

生尼舉拳要打傑克，却讓安迪給擋住了。這時凱西從對講機中傳出話來，『警車近了!』

華安迪說，『咱們都要被抓了!快走吧!』

六分鐘都過了，沒有喇叭聲，牧師顯然是溜了。

安迪過來替傑克鬆了綁，生尼心有未甘。安迪忙着把束身衣藏起來。

『拉上你的褲子!』沈生尼說。

傑克拉上褪落的褲子。

對講機中又傳出凱西的聲音，『我聽到小教堂裏有聲音!』

話猶未了，狼已經衝破教堂的玻璃窗，竄進攝影棚來了。

狼衝進攝影棚，首先爬上控制台，把開關亂撥一氣。

錄音帶放出了牧師講道的片段：

『共產黨，冒牌人道主義者，說在學校祈禱是違法的，他們看黃色書刊……十六個議員兩個州長贊成同性戀……』

狼一頭撞向凱西，爪子抓開了他的胸膛，鮮血飛濺。

牧師的聲音：『……日子到了……哈利路亞!』

『用槍打牠!生尼，開槍!』安迪嚷道。

警車聲來到大門口，車門開關的聲音，雜沓的腳步聲，孩子們恐懼的訴說聲……

『你才該死，麻煩都是你惹的!』生尼舉槍對着傑克，點四五口徑的槍口好像奧特萊隧道的出口。

狼穿破隔着攝影棚與辦公室間的玻璃，傑克喊道，『阿狼，小心，他手中有槍!』

沈生尼連開兩槍，目標是傑克，狼衝過來擋住傑克的身體，傑克只聽見子彈從耳際穿過，阿狼應聲倒地，他的胸前中了兩槍，肋骨都斷了。

『阿狼啊!』

阿狼撞向牆上，沈生尼又補上一槍，狼還掙扎着爬起，第四槍又響了。

傑克舉起桌上的電子鐘收音機，朝生尼砸去。沈生尼頭破血流，他又開了一槍，彈落自己足前。

阿狼把華安迪撞向沈生尼，第六槍的子彈亂飛，錄音帶盤給打爛了，牧師講道的聲音戛然而止。

沈生尼再扣扳機，沒有子彈了。這時阿狼已經來到跟前，沈生尼把槍擲了過去，阿狼越過辦公桌，抓住了生尼的手臂。

沈生尼的手臂給擰斷了，白骨都露出來了，傑克看到這情景，掉轉頭去，不忍卒看。

阿狼終於不支，傑克見到他的手、腳漸漸起了變化，都恢復了人樣。因爲他快死了。

阿狼像一棵大樹般倒在傑克懷裏，他的目光模糊，伸出血手，摸着傑克的面頰，『你受傷了?他們有沒有射到……你?』

『沒有，阿狼，他們沒有打到我!』

阿狼的眼閉上又睜開，『我保全了我的牛哔兒。』

『是的，好阿狼，你盡了職了!』傑克哭着把阿狼攏在懷中。

華安迪早就乘機出了門，上樓逃命去了。

『阿狼，警察來了，我上樓去替你叫救護車。』

『不，你走吧!走吧!』阿狼奄奄一息地說。

『阿狼，我要跟你一起走!』

『這個世界太臭了，阿狼不要活在這兒。』

『阿狼，阿狼!』傑克拉住阿狼的手，他手掌上的毛已經全部不見了。

『傑克，我愛你!』

『阿狼，我也愛你!』

阿狼微笑着。

『我要回去了，傑克……我知道，我要回去了!』

『阿狼!』傑克泣不成聲。

『回……家……去了……』

『阿狼，不要!』傑克忽然感到好像做了一場夢，『阿狼，回來吧，我愛你!』

『……再……見……』

阿狼氣息微弱，終於，他停止了呼吸。

傑克再回頭時，地上只剩下一灘血水，阿狼的踪跡全無，他羽化了?

傑克形單影隻，在這亂成一片的辦公室裏，他前後搖動着，不斷啜泣。

二十七、重登旅途

傑克在那砸爛了的辦公室裏哭着，他也不知道時間過去多久了，阿狼眞的死了?是誰殺了他?樓上前院警車的引擎在打着空轉，人聲嘈雜。

阿狼要傑克走，他能走嗎?傑克心中十分矛盾，他怎麼一走了之呢?可是他也不能獨個兒在這兒自思自嘆，母親在那兒等着他去救援呢。還有那地府之后。

他聽到梯頭頂上的門開了，他可不能在這兒被捉，他會在這裏遭到嚴刑逼供，阿狼也是在這裏喪生的，他必須逃出去，到後院去。

他找出上面標着『巴傑克』名字的封袋，檢查一下內容，原來的東西統統都在。

樓梯上有人的腳步聲，緩慢而小心。

『怎麼沒有燈?』

『怪味道，活像動物園。』

傑克在公文架上堆着的封袋中抽走兩個。他想，如今要是被逮，眞可以加上殺人與搶刼兩大罪名了。

後院裏闃無一人，傑克可以聽到前院裏的人聲、警車上無線電的聲音，他看到離他左方二十呎處有燈光晃動，那正是鐵籠的所在，只聽得有人在說話。

『天哪，這像是口棺材，絞鏈都給弄斷了!』

『聽說這是用來關孩子的。』

燈光在移動。

『包理，你看魏佛蘭是不是知道這件事?』

『我看是與聞的。』

前院有車聲，一部救護車開到了。

『阿狼，我愛你。』傑克哭着出了陽光之家的後院，向黑暗中走去。他想，朝西走不到一哩地，一定會給抓回去。

可是他一直走了三個鐘頭，警察們也許正在忙得不可開交哩。

前面有一條公路，傑克先在一個谷地裏找水洗了嘴臉，上得路來，在黑暗的印地安那天空下站了半晌，遠遠有一部卡車近來。

風在樹梢呼呼地吹着，想到阿狼之死心中十分沉重，可是能夠重獲自由畢竟是件可喜的事。

一小時後，有部好心的卡車停了下來，讓傑克爬上車去。

『孩子，你要上那兒?』司機問。

實在太累了，傑克懶得再編故事，便說：

『向西，越遠越好。』

『這樣就是到中部去了。』

『是的。』傑克答完話，睡意就襲來了。

在這寒夜裏，卡車奔向伊利諾州。

二十八、傑克之夢

傑克知道，阿狼的陰魂已經獲得解脫了，他說過要回家去了。傑克覺得阿狼一直坐在他的身邊，用橙色的眼睛望着他。傑克心中眞感到遺憾，他竟撇下阿狼獨個兒上路了。

阿狼說過，他要照顧牲口的安全，在他的照顧下，傑克一路上搭便車都很順利。雖然滿臉風塵，沒有人問長問短，只要說一句『我要上春田城看朋友，』那一個司機都欣然應命。傑克一路回想着跟阿狼一起過的這段日子，有時喜悅，有時尷尬。

在離開但維爾不遠的地方，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看來活像是學校的老師，讓傑克上了他的車。

『孩子，你只穿這麼薄薄的一件，冷不冷?』老人問。

『有一點。』傑克答道。

『後座上有一件外套，拿來穿上吧，這就算是你的了。』

『那怎麼……』

『不要緊，是件舊衣服，去年孩子們送我的，穿穿看！』

傑克把那件上衣套上，眞是暖，還帶有菸草味。

『這樣在寒風中攔車就不怕凍着了。你眞要道謝，便對奧格頓的干邁爾說聲謝謝好了。』

傑克一想到搭便車所曾遇到過的色鬼，對好心人總會心懷戒意。

『謝謝你了，干先生。』

『不謝，前面有個地方可以下來吃中飯。』傑克覺得干邁爾長得活像干唐納。

『不必了，我的錢已經用完了。』傑克口袋裏只剩下二元三角八分了。

『別煩惱。』干先生說着，把車開到一個標着『恩派亞飯店』的小餐廳邊上停下。

『我看我還是把衣服還了你！』傑克說。

『衣服已經送給你了。說眞的，我倒是並不怎麼餓，只想早一點到家。』

『好嘛。』

『在這裏你很容易就可搭到便車。』

『是的。』

『我是說，你一定得吃中飯。』干先生摸出一張鈔票，遞給傑克，說：『收着。』

『不要了，』傑克說：『我還有幾塊錢。』

『進去吃一份牛排吧！』干先生說。

傑克不好意思地收下了，那是一張十元的鈔票。

『這裏有份報紙，我看過了，你也一併拿着看吧。』

那件上衣的口袋眞大，一份報紙可以容納得下。

干先生向傑克道別，道：『祝你前途多采多姿。』

傑克說：『現在已經是多采多姿的了。』他說的是實話。

一份牛排吃掉了五元四角，傑克一面翻閱着昨天的報紙，在第二版上登着：

官員涉嫌受賄被逮

兒童之家慘案爆發

內容是說印地安那州卡猶加地方的法官范恰達與警官魏佛蘭，涉嫌濫用公款在調查陽光兒童之家六名兒童死亡案件中接受賄賂。在警察到達之前主持人高暘牧師已逃離現場，正追緝中。副題上標着：**『他會是吉姆鍾斯第二嗎？』**邊上刊着高牧師講道的照片，雙臂張開，頭髮披在額前。

又說，警察帶着警犬在通電鐵絲網下挖出五具屍體，都已腐爛，難以辨認。他們也許認得出不久以前才死的甄弗德，讓他的父母看看他們皈依上帝而叛逆成性的兒子得到了怎麼樣的處分。

牛排儘管不好，傑克狼吞虎嚥地吃完了。一個黑色長髮披肩、身穿狼皮外套的卡車司機在他身邊停下，問道：『你不是要搭便車嗎？我要朝西行駛，可以送你到春田城半途。』簡單明瞭。

當夜，傑克住在一家三元一夜的旅館裏，那地方是卡車司機告訴他的。

傑克做了兩個夢，一個接着一個，也可以說是一個長長的夢。

他把背包枕在頭下，手上握着那顆彈珠，在地府裏那原是一面鏡子。耳邊但聞音樂縹緲，小喇叭加上低音薩克斯風。傑克心想，明天就可以見到理查了，就這樣沈沈睡去。

阿狼朝他走來，只是中間隔着一道刺鐵絲的籬笆，還有一條深溝。

傑克警告道：小心！

阿狼給鐵絲纏住了，却沒有受傷，傑克看到阿狼還活着未死，說不出的高興。

阿狼喊着，傑遜，傑遜！

傑克說，我在這兒！

阿狼說，我趕不上了！

傑克說，試着趕上來，不要灰心！

阿狼滑倒了，好幾重鐵絲網纏着，趕不上了，趕不上了啦！

傑克在烟霧彌漫的田野裏喊道，阿狼，我愛你！

阿狼也嚷道，傑遜，小心，他們來追你了，很多很多人。

傑克想再叫喊，却發不出聲來，忽然他似乎又在那地下辦公室裏了。沈生尼支離破碎地躺在地上，凱西死在錄音室裏的碎玻璃窗底下。傑克抱着阿狼的屍體，覺得十分沉重，再看時，那不是阿狼。他所抱的是垂斃的史理查！理查的手臂斷落，胸口血跡斑斑。

理查說，我不想死！傑遜，你不該……

傑克哀求着，你不能死，你也不能死！

理查吐出最後一口氣，你殺了——他的嘴唇沒法閉上，聽不出你殺了——『誰』？

狄傑遜惘然地望着空際。

在伊利諾州狄卡脫這一家小旅館的床上，沙傑克突然坐了起來，窗外的燈光昏黃，他吐出一口氣，凝成了冷霧。他竭力忍住叫喊。

理查！

二十九、尋訪理查

次日上午十一點鐘，泰耶學校遙遙在望，傑克已經顯得筋疲力竭，他解下背包，略事休息。草坪上有兩個穿着格子外套、頭戴鴨舌帽的工人在掃除落葉。左首圖書館建築後面是教職員停車場。校前大鐵門後是一條林蔭下的車道，延向一片四周小徑縱橫的方場，惟有那圖書館跟學校其他部份具有不同風格，巍然獨立。

圖書館前另有一扇門可以出入，小路盡頭乃是一處垃圾場，然後爬坡到達一個橄欖球場。

傑克越過空地，走向教室後方，只待學生們到餐廳去吃中飯，他便可以溜進理查所住的奈爾遜館宿舍。

足下踩着冬天的枯葉，傑克把干邁爾送他的外套緊了一緊，朝方場方向穿過泰耶堂與另一宿舍史斑館之間走去，有人聲從館舍窗口傳出。

方場那兒豎着一尊銅像，作新英格蘭人的裝束，想必是學校創始人老泰耶，他面向教室，捧書閱讀。

讀。

路到盡頭，樓上教室人聲嘈雜，大夥兒嚷着『艾立亘！艾立亘！』，又有椅子在地板上挪動的聲音。

傑克聽到身後有開門聲，接着便見一個作高年級學生打扮的人，脖子上圍着一條黃藍相間的領巾走了出來。他朝樓上嚷道，『新生不許亂吵！』

傑克拉起外套上的風帽，逕自走路，『站住！』身後那人喊道，傑克心裏亂跳。

『已經要遲到了，快點！跑步回奈爾遜館，不要等我報告你舍監去！』

傑克快步下坡，只見一輛黑色的大型轎車從大門那兒開到方場下面停住，黑人司機開了車門，讓後座上乘客下來。那人滿頭白髮，白襯衣結着黑色領帶，分外明顯。傑克隱住身體，但見那人向校本部走去，上了泰耶堂的台階，這纔轉過牆角，快步溜走。

奈爾遜館是棟三樓磚造建築。傑克繞過屋角，有一個狹小的側門，標着『五號入口』字樣，傑克知道理查便是住在奈爾遜館五號入口附近。走過第三個窗口，但見鼻架眼鏡，正襟危坐在那兒看書的一個人影，那不是史理查是誰，心中一陣高興。

傑克輕輕敲着窗子，低聲喊道：『理查，理查！』理查吃了一驚，站起身來，回頭四顧。

『開窗哪！』傑克喊道。

理查來到窗口，驚魂未定。俯身一看，只見傑克一張髒兮兮的臉出現在窗口下面。終於把窗子打開。

『大家都從門口出入……』理查說。

『我跟大家不同，』傑克說，『別擋住窗口！』說着，退後幾步，跑過來一躍攀住窗口，爬了上

來。

『我看你先得洗個淋浴，好在大家馬上都要吃飯去了，沒人會注意你！』理查說。『能見到你總算是件好事。』

『我餓壞了，帶點東西來給我吃好嗎？』傑克說。

『好啊，你出去搞得大家天翻地覆，這會兒又到我這兒來了，還要我偷帶東西給你吃，這可好！』

『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傑克說。

『除非你馬上回紐漢夏去，不然我來打電話要我爹來接你回去，否則別想我拿東西餵你！』

『咱們有話好商量，連同我回家的問題在內，這樣好了吧？』

『這一陣子你到那裏去了？你怎能忍心拋下你母親也不顧我爹爲你担憂，我看你眞該立刻回去！』

『我是要回去！累死了，讓我坐下說話好不好？』

理查點點頭，讓傑克在他那狹窄的床沿上坐下。

『你在報上看到「陽光之家」的事了？我就在那兒待過，我有兩個朋友死在那裏，其中一個是狼人。』

『怎麼那麼巧！』理查一臉緊張，『因爲——』

『眞的，我是在那兒待過。』

『好吧，我在半小時之內回來，告訴你這兒隔壁室友的一些故事，然後聽聽你那套「海灣島式」的非非之想。』

理查所稱的『海灣島』其來有自。原來那是南加州的一處度假勝地。

當年傑克的爹還活着的時候，每年夏天沙、史兩家免不了總要到海灣島去避暑一番。所以傑克跟理查兩個自小便是徜徉在海灘邊上的玩伴。

沙斐爾死後，史摩根與莉莉還是一起帶着孩子來此，只是味道完全不同了。傑克死了爹，總覺得生命中總是缺了一點什麼，所以事事都要追求『更多』一些，而理查正好相反，他是知足常樂，要不到的東西他從不癡心妄想。

莉莉下池游泳時，摩根總會披着浴袍，坐在池邊上撥電話跟人談業務。

理查醉心發明家愛迪生的生涯，從小就想當個化學家，傑克就笑他，當了化學家也救不了癌症病人的命；理查却以爲，當化學家不一定能救人命，只是想追究一些原理，使得許多事可以依一定的秩序與法則去進行。

傑克討厭有錢人爲了追求財富，一天到晚不是窮打電話就是與高爾夫爲伍的那種調調兒。他對理查說，『難道一切非得按序依法來進行嗎？人生除了現實，總該還可以有點夢想，加上一些魔術的成分。』

以後傑克有什麼涉及非非之想的議論，理查總譏之爲『海灣島式』的玩意兒。

理查從餐廳回來時，帶了不少吃的東西。傑克剛剛淋浴完畢，頭髮也洗得濕漉漉地。

理查不在時，傑克翻了翻他案頭的書本，都是一些化學、數理之類。傑克看到理查穿著十分規矩，襯衣齊齊整整塞進褲腰裏，他心怕對這種一板一眼的人談『地府』，不知從何啓齒。

傑克說他已經一整天沒吃東西了，理查說，『我收留了你，還走私食物進來，要讓校方知道了，馬上就會攆我出去。現在咱們該來談談如何讓你回紐漢夏去的正事了。』

傑克說，『有些事情要跟你解釋清楚恐怕不太容易。』

理查說，『我看你跟以前不太一樣，看起來老了一些，總之，你變了。』

『我知道我變了，』傑克說，『不過你如果一直跟我在一起，經歷過一段日子，也一樣會改變的。』傑克不能把理查父親的一切從實告訴他，理查聽了一定會傷心的。

接着理查就把隣室那個同學的事告知了傑克：『事實上他已經辦好休學，準備回家了。事有湊巧，他正是陽光之家高暘牧師的兒子，名叫高留爾，外表看來沒有什麼不正常，不過似乎有點虐待狂，因爲有一次在他垃圾桶裏找到一具五官不全的貓屍。他身上還帶着英國香水的味道。……陽光之家出事以後，他就接到家裏來的電話，叫他休學回家。』理查又問，『你眞的在陽光之家待過？』

『眞的，我的那位狼人朋友，爲了保護我還喪失了他自己的生命哩。』傑克說。

『狼人？你是說每逢月圓就會吃人的那種怪物嗎？』

『你想知道我爲什麼離家出走，長途跋涉嗎？』

『當然急着想知道。』

『那是爲了救我媽的命。』

『你媽生了癌症，我是知道的。我爹不是跟你說過，只有科學與醫生才救得了，你却離家出走。你有什麼辦法能救她？魔法？』

說到母親，傑克就泫然欲泣，『老朋友，你說對了，就是用魔法！』

『不要哭，慢着……我知道你的感受。』理查拍着他安慰他。

『我爹叫我「小流浪漢」，阿卡地海灘上有位老人也這樣稱呼我。』

理查決定要聽一聽傑克的故事。

宿舍裏有人在放搖滾音樂，傑克以他的白日夢作爲引子，道出他如何遇到黑人巴卡，以及藉着『魔液』初入地府的經過。

『不過我想那只是廉價酒而已，』傑克說，『以後我發現不一定要靠那魔液，憑着自己的意志也可以到那兒去。』

傑克又說到夏宮、佛倫隊長、垂死的女王以及地府中的化身，奧斯蒙便是其中之一。還有全手村、相當於西方大路的外崗路；又把所收拾的各種小東西：吉他撥片、小彈珠以及銀幣等給理查看了。

傑克小心地避免說到史摩根與奧列斯的魔根以及俄亥俄州西部七十號公路休息站中的情節。他又述及初會阿狼以及以後帶他搭便車的難事，大家一起在陽光之家落難與阿狼捨生救友的一切，說到這兒他又哭起來了。

理查聽了久久不語，他遞了一塊乾淨手帕給傑克擤鼻涕。

『近來你看了些什麼小說？什麼電影？』理查將信將疑地問道。

傑克啐了一聲，提起背包拔腳就走。理查連忙阻止他，說，『我相信你所說的都是事實，不是編出來的。』

『眞的？』

『我相信你在陽光之家待過，我也相信你的兩個朋友，阿狼與甄弗德死在那兒。可是說到地府那一點，我實在是莫測高深。』

『你以爲我瘋了？』

『我認爲你有了麻煩，我不會打電話告訴我爹，也不會趕你走。只有學校的安全組長海伍德來查房間的時候，你在床底下暫時躲一躲就是了。我看你目前最需要的還是先休息，他們折磨了你好一陣子，你的精神一定受不了啦！』

『不錯。』傑克說。

『現在我得去打籃球了，這是指定非去不可的。你休息夠了，還是回紐漢夏家裏去才對。』

『紐漢夏可不是我的家。』傑克說。

三十、不測風雲

從窗口望出去，傑克可以看到學生們縮着脖子在圖書館與其他校舍之間來來去去，也看到那個名叫艾立巨的高年生，他那特殊的圍巾在身後飛揚着。

理查說，『我這籃球課是非去不可的，今兒傅雷茲教練不在，由別個代課，如果我蹺了課，給報上去以後，傅教練回來要處罰的。我這兒乾淨衣衫你儘管換穿，還有一件新襯衫，是爹從紐約寄來的，大了一號。』

傑克正需要換穿的衣服，他的身材比理查略大，衣服穿起來該是沒有問題。

『上衣、運動衫你也拿去穿好了，領帶也沒問題。如果有人發現你在這兒，就說是聖路易來的交換學生，我們這兒每年總有二、三次這類的交流，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理查說完，出門時還關照一句，『我會在晚餐前回來，你休息吧。』

奈爾遜館一時間靜寂下來，傑克可以看到對過圖書館窗子裏學生們伏案用功的情形。鐘聲響了，

這是下午第四節課。傑克心想，在這兒也許可以小作勾留，說不定還可以打一通電話去給母親。他伸欠一下，睡意快來了。

傑克拿理查的衣衫，還打上領帶，在鏡子面前顧盼一番，不禁啞然失笑。衣服小了些，穿起來緊了一點。雪白的襯衫，紅底藍花的領帶，罩上漂亮的運動衣，下面是打縐了的牛仔褲，看來還滿有人樣。

打完籃球，理查並沒有回來，傑克在屋裏踱來踱去，他心中害怕又有什麼不測風雲，頻頻看錶，再看外面運動場上已經沒有人影了。

學校出了什麼事了嗎？靜得好像死去，難道理查也死了？傑克自咎是個掃把星，所到之處不幸接踵而至。他倒不在乎理查有沒有帶東西來給他吃，因為他根本不想吃。

走廊上開始有了足音。

樓上搖滾樂聲又起，足音到室門口停住，傑克趕緊去開了門。

理查站在門口，另有兩個學生走過，向室內瞄了一眼。

傑克問道，『一下午你到那裏去了？』

理查說，『事情有點兒怪，下午的課全給取消了，杜弗雷先生也不讓我們回更衣室去，所以只得在那兒打籃球。』

『杜弗雷是誰？』

『我們的校長啊，我們校裏的情形你完全不知道嗎？』理查問。

『略知一二。』傑克說，『你說事情怪，怪在那裏？』

『我不是說傅教練找人來代課嗎?我們學校的體育一向不太靈光，滿以爲會請個出色的名手來教教我們，其實完全不是那回事。』

『代課的不懂體育?』

『連籃球都不懂。他一連抽烟，暖身運動要我們做伏地挺身，從來沒聽過。那傢伙看來十分粗野，明天傅教練回來我得向他表示抗議。』傑克說。

『要是我，才犯不上跟誰抗議。』理查說。

『哦，我知道了，杜校長一定又是地府來的人了?』理查說。

『也許他是受差遣而來。』

『你眞是有點瘋了，什麼事都跟地府扯得上關係，眞是脫離現實。』

『而且還無中生有。』傑克說。

『這可是你自己說的，』理查說。

『慢着，你可記得紐約州安哥拉一處大樓倒塌的事嗎?』傑克說。

『記得。』

『我認爲那件事故是我的錯。』傑克說。

『傑克，你——』

『瘋了!現在咱們且出去看看晚間新聞，準是有什麼地方又出了事。』

『我不相信，這兒多數學生可不都在晚自修嗎?』理查說。

傑克心裏想着，我就是想知道學校裏出了些什麼事。可是他並不會說出口來，火災、地震，有些跡象大家不見得看得出來。

『理查，我想透一口氣。』傑克說着，隨理查走出長廊。

三十一、學校突變

傑克首先覺得事有蹊蹺，理查不在的時候他已經覺察到了。

搖滾樂的聲音停止了，康樂室裏的電視機也關掉了。

理查回頭對着傑克，欲言還止。

『事情有點兒怪，這兒太靜了，我不喜歡這個!』傑克說。

『哈哈!』理查故作鎭靜。

『理查，我想問你一句話。』

『說啊!』

『你心裏害怕嗎?』

理查本想說『當然不怕!』可是他是個老實人，不慣於說謊。於是他點點頭說:『有一點兒。』

『我再要問你一句。』

『問吧。』

『咱們倆爲什麼在這兒細聲細氣?』

理查望着傑克好一會兒，他沒說什麼，却循着宿舍走廊走去。

每一間房門不是全開着就是半掩着，傑克從四號房門口聞到一陣熟悉的氣味，他伸出手指，把房門完全推開。

『這兒有人抽大麻!』傑克說。

『你說什麼?』

『你聞一聞看。』傑克說。

理查朝屋裏一打量，燈亮着，書桌上攤着課本。

『你在室中私藏朋友就會遭到開除，難道却能允許人抽大麻?不合情理!』傑克說。

『當然不准抽大麻。』理查說，一面想找出煙味來自何處，傑克在桌上拈起一個烟蒂。

『這兒人都跑光了，奈爾遜館見了鬼!』傑克說。

『胡說!』

『目前可只有你我兩個了。這些人不是跑了，而是不見了!』

『你該說，到地府去了。』

『也許他們還在這兒，只是另有境界，跟我們不同一個天地。』

『把門關上!』理查說，『我要去報告安全組長。』

『你會嗎?』傑克問。

理查遲疑了一下，說，『不會……也許還是不要去報告的好。』

『這就對了!』傑克說。

『是嗎?』理查說，『不過我總要把事情查個清楚。』

他們一起朝門廳走去，傑克暗想，這樣也許麻煩會更多。

他們在休息室窗口站着，理查指指方場那頭，在暮色下，有一羣學生集結在老泰耶的銅像下面。

『好大胆子，』理查說，『他們都在抽烟，居然大夥兒一起抽!』

『不錯，一起抽，而且抽的還不是普通烟捲兒。』傑克說。

理查一臉怒色，他握緊拳頭，敲打窗上的玻璃。似乎渾忘了那不斷抽烟的代課教練，那宿舍闃無一人的怪事。

傑克看到理查這樣，心裏眞是難過。他想，只怕前面還有更大的磨難，理查如何承受得了。

『理查，』傑克說，『你仔細瞧瞧，這些人不像是泰耶學校的學生。』

『他們都是高年生，我認得出來!那個戴皮帽的是諾林頓，穿綠色運動衣的是白克萊，還有……李得非……戴圍巾的是艾立亘。』理查說。

『那眞是艾立亘嗎?』

『當然是他!』理查大聲嚷嚷，他忽然打開窗子，一陣冷風灌將進來。

傑克把理查一把拉了進來，『理查，聽我說!』

理查不但不聽傑克的勸說，反而傾身窗外，大聲喊道：『嗨!』

理查，千萬別引起他們注意!

『嗨，艾立亘，諾林頓，李得非，你們在搞什麼鬼?』

那個戴着艾立亘圍巾的人循聲回過頭來，仰望着他們兩人，圖書館的燈光與將要落山的夕暉照到他的臉上，理查不禁大吃一驚。

那個人一半臉龐像透了艾立亘，可是另一半却有一個大疤，好比有人在他臉上潑過硫酸。

傑克心中立刻明瞭，這是艾立亘的化身，諾林頓、白克萊、李得非，每一個都是化身！

『史理查！』那個像艾立亘的人朝奈爾遜舘走近兩步，車道上的路燈把光正好投在他的臉上，他叫着理查的名字。

理查看清楚了，低聲說，『快把窗子關上！』他耳語着，『我看錯了，那不是艾立亘，快把窗關上！』

那個像艾立亘的人再走近一步，大聲喊道：『姓史的！把你的客人揪出來交給我們！』

傑克與理查面面相覷。

理查望着傑克，傑克忽然看到理查眼中含有一絲像史摩根似的眼神，似乎在怪他到這兒來惹是生非。

『你要把我交出去嗎？』傑克問。

理查的眼光變得和善起來，『不，你什麼地方都不能去，校園裏養着一羣惡狗！』

『這個我知道！』傑克說。

『打電話給安全人員鮑恩敦，』理查說，『要不就是找鎮上的警察來——』

方場那頭起了一陣呼嘯，不像是人的聲音。理查嚇得面色發白，嘴唇顫抖着，他無助地望着傑克。

『傑克，把窗關上好嗎？我有點發燒，大概是受涼了。』

傑克把窗關上，窗外的呼嘯聲還隱約可聞。

三十二、羣衆騷動

『理查，過來幫我一下！』傑克說。

『傑克，不要移動櫃子，我要它放在原來位置上。』理查說，他的眼圈比先前在休息室時來得更黑了。

外面方場上的呼嘯聲再度升起。

室中的床已給移到門前擋着，整個屋裏的家具都給挪動過了。理查走到床前來，掀開毯子，他遞了一條給傑克，自己取了一條，鋪在地上，又從褲袋裏把零錢、皮夾摸出來放在櫃上，然後在地上毯子中央躺了下來，把毯角揭起蓋在身上。他的眼鏡並沒有摘下，臉上顯出神祕的色彩。

外面也靜了下來，不時可以聽到公路上開過的大卡車聲。奈爾遜舘本身是一片死寂。

『我不想談外面的事。』理查說。

『好吧，』傑克說，『不談。』

『晚安，傑克。』

『晚安，理查。』

理查對傑克有氣沒力地笑了一笑。『你來了我還是很高興。我們明天早上再談，到時候我這一點熱度大概也可以退淨了，頭腦會清楚一些。』傑克聽了，心中感到凄然。

理查翻個身，閉上眼，儘管地板很硬，不出一會他却沉沉睡去。

傑克坐起身來，注視一屋子的黑暗，偶爾也會看到春田大道上過往的汽車燈光，燈光逝去的時候，整個泰耶學校好像落入了虛幻之鄉。

外面起了風，可以聽到葉子落到方場上的聲音。樹枝相碰發出枯骨似的聲響，風在建築物之間嘘嘘地吹過。

大約過了一小時，傑克緊張地說，『那傢伙來了，艾立巨的化身！』

『誰？』

『不要管他，』傑克說，『你睡吧，別理會他。』

可是理查却坐起身來了。在他還沒有完全看清那蹒跚的身影蹭向奈爾遜舘來之前，校園裏的景象使他大大地吃了一驚。

花房邊上的常春藤，早上還綠油油的，現在却是萎黃了。

『姓史的，把你的客人交出來！』

忽然間，理查覺得很睏，好好睡一覺，明天感冒就會好了。他知道這不是普通的寒熱，而是流行性感冒，他不該站在打開的窗前吹風，——或者讓傑克從窗口爬進來，想到這兒他又覺得愧疚，怎麼會對好朋友有這種想法呢？大概是熱度太高，所以才會胡思亂想吧。

傑克從旁瞄了一眼，覺得理查的神志好像有點不清。

從方場那邊走過來的那個影子矮小而佝僂，他的雙臂長長地垂到膝頭，手上長着爪子。他那舊軍服左袋上繡着『艾立巨』的名字，襯衣濫褸地掛在身上，有斑斑的血漬還是嘔出來的汚點。

只有活像艾立巨的半爿臉還有個人樣，頭髮上沾滿塵土。

『姓史的，交出你的客人！』聲音宛在耳邊。

傑克朝那人影注視片刻，那人暴突的眼珠像磁鐵般吸住了傑克的目光，費了好大的勁，傑克才把眼光收回來。

『理查！』傑克喊道，『千萬不可注視他的眼睛！』

『傑克，』理查拉着傑克的手，摸摸自己的額頭，『我燒得多厲害！』

可是傑克不覺得理查有什麼熱度。

他只得漫應道，『眞是燒得好厲害。』

『我想我需要上藥房去買一點特效藥。』

『史理查，把他交給我們！』那聲音又來了。『他死定了！』

『奇怪了，隔着玻璃，他的聲音怎會這樣清楚？』理查問。

『過來幫我把櫃子移到窗口堵起來！』傑克說。

『挪好櫃子，然後我到藥房去買藥，你說這樣可好？』理查說。

『先把櫃子挪過來！如果他們丢石頭，還好擋一擋。』傑克說。

沒有多久，理查開始夢囈。

理查的聲音一下子變得好像是個五歲的娃兒。『我要爸爸，我要爸爸，他進了衣櫥，可是他却不在裏面了！我要爸爸！』

一塊石頭擊中了窗玻璃，傑克一聲尖叫。

『交出你的客人來！史理查！』交立巨背後有羣衆在吼叫。

『不行！』理查躲在毯子底下說。

『交給我們！我們要把他送到海灣島去！』

又是一塊石頭，傑克本能地低下身子，石頭擊中櫃子背後，彈回去了。

『不要去海灣島！我的爸爸，爸爸到那裏去了？』理查胡言亂語。

傑克跪下地來，猛搖理查，醒醒啊，理查！

外面人聲鼎沸，犬吠此起彼落。

石子一塊接着打來，玻璃全破了，那廉價的櫃子禁不起幾下，背後給砸爛了。

『爸爸！……』理查聲嘶力竭地喊着，神志依然不清。

傑克伸手打他耳光。

理查微微睜開眼睛，看見傑克却像是不認識，然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悠悠地說道：

『好可怕的噩夢！』

『理查，咱們得離開這個房間！』

『我發高燒，一百零四、五度，走不動！』

『你根本沒有發燒！他們在丟石頭哩！』

『亂說，這又不是海灣島。』

又一大塊石頭擊中櫃子背後，小石子穿過櫃頂與櫃側的隙縫飛進來。

『史理查，把他交出來！』

『理查，我們得走！』傑克把理查扶起身來，心裏好生難過。

『不要……我在發燒……走不動……』

理查叫喊着，緊緊抓住傑克，好比溺水的孩子。

外面吼聲、笑聲、犬吠聲連接不停。

傑克扶着理查，挨着出房門，走沒幾步，就倒在隔壁高留爾的房門口了。

傑克使勁擰着理查，他終於醒了，可却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傑克在說什麼他也不能會意。

他們小心地走出走道，來到集會室，只見所有的家具給掀倒一地，掛在壁上的老泰耶油畫像也走了樣，頭上添了兩隻角，鼻子底下畫上兩撇八字鬍子，沙發的墊子給劃破了，放獎杯的玻璃櫃也給打破了。

理查傻傻地楞在那兒，過了一會，勃然大怒，說道，『一定是哥倫比亞人幹的，他們把古柯鹼弄到春田來，這兒的人中了毒，都沒有理智了。』在理查心目中，泰耶學校本來是一塊神聖的淨土，如今這個偶像消失了。

傑克說，『咱們到樓上去看看！』

理查不願意，『上樓幹嘛？』

『也許還有像咱們這樣不曾中毒的人躲在那兒。』傑克說。

『那些人全都痲醉了！』理查說，『毒品已經泛濫到這兒來了。』

『走吧！』

『我發燒，爬不動樓梯。』

『看在老泰耶的面上，試一試吧！』傑克拖着理查上樓去。

忽然校內小教堂的鐘聲響了，響聲衝破雲霄，犬吠不斷，方場上集結的人何止數十，都上百了。那些狗似乎也失了本性，有些撞樹，有些衝向泰耶銅像，頭破血流。

傑克覺得不忍卒睹，他拉着理查，跑上二樓，理查倒也不反對了。

二樓的情況也是一團糟，窗戶被砸破了，家具四散倒地，衣物、唱片丟得到處都是。三樓却是雲霧靉靆，從淋浴室裏蒸汽冒得像熱帶的雨林，他們走近時，溫度竟如三溫暖。

『你在這兒等着我！』傑克說。

『好！』理查提高嗓門，因爲浴室裏沖水的聲音好比打鼓。他的眼鏡已給蒸汽濛住，可是他也不想取下來擦它一擦。

傑克推門入內，一會兒衣衫盡濕。二十個蓮蓬頭統統開着，只放熱水不放冷水，傑克冒着被灼傷的危險把龍頭一一去旋上。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要這麼做，他應該在更大的危險沒有來臨之前趕快逃出泰耶學校去才是。

回到廳裏時理查却不見了。

『理查！』

沒有回音。

『理查！你到那裏去了？』

忽然，有隻手搭上了傑克的肩膀，他大吃一驚，發出尖叫。

『幹嘛叫得這樣？』理查說，『是我嘛！』

『我太緊張了。』傑克虛脫地說。

他們在三樓一間宿舍裏坐了下來，那房主名叫韓亞伯，綽號胖哥。屋裏堆滿了吃的東西，有一些是他生日時母親寄來的，外面還掛着賀卡：『祝親愛的兒子生日快樂，媽媽。』

傑克心中一陣傷感，有爹有娘照顧的孩子多幸福，他的辛酸只有傑遜能瞭解了。

他們在胖哥屋裏坐了一會，胡亂找了一點東西吃了。

理查說，『你眞是夠緊張，大概這幾個月在外面跑，担驚受怕，我看你還是儘快回家去……』

傑克打斷他的話頭，問道，『你看他們在那兒做什麼？』

理查說，『我在發燒，不知道判斷是不是正確，照我看來，其中有一個人可能是毒販。』他又問道，『你這一路來可曾使用過麻醉毒品？』

『當然不曾，我一直以爲你這個人就事論事，想不到你居然也會歪曲事實。你認爲毒品戰打到春田城來了？眞是想入非非！』

一塊石頭猛然擊中胖哥房間的窗子，玻璃應聲飛散。

三十三、理查入地

碎玻璃飛散，理查大叫一聲，用手掩面。

『姓史的，把他交出來！』

傑克站起身來，滿腔怒氣。

理查抓住他，說道：『傑克，別走近窗口！』

艾立巨就在方場邊上，隔着一條小路站着，他仰着頭。

『你們給我滾！』傑克不知是那裏來的一股勇氣，嚷道：『我以我母后的名義命令你們，統統給我滾！』

艾立巨震動了一下，好像有條鞭子打在他的臉上。

他抬頭嚷道：『她已經死了，蘿拉女王死了，你媽也死了，死在紐漢夏，發了臭了！』

理查也走近窗口，問傑克道：『你們倆在叫嚷些什麼？怪了，艾立巨怎會知道你媽在紐漢夏？』

艾立巨又叫道：『史理查，你把他揪出來，我們饒了你，讓你過太平日子。』

理查不知不覺地在點頭，傑克在一旁看得出。

『你難道不愛這學校嗎？』艾立巨朝三樓韓胖子的窗口嚷着。

『我愛學校。』理查低聲說，都快哭出來了！

『你不知道我們對不愛學校的人會有怎樣的處分嗎？』艾立巨叫道。

理查望望傑克，熱淚盈眶。

傑克安慰他道：『理查，你自己做主好了。不要爲我爲難。』

『他是個毒販子！』艾立巨嚷道：『他身上什麼毒品都有。他的旅費就靠賣毒品賺來的！』

理查忽而欣然色喜，說道：『對了，毒品！』

『姓史的……』艾立巨的聲音忽然悠悠遠去，傑克與理查朝下一看，什麼都不見了。

『理查！』傑克乘機問道：『你知道你爹進了衣櫥，怎麼會不見了嗎？』

理查回過頭來，全身發抖，他終於喃喃地道出，『它碰過我，……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它碰過我！』

理查把發燒的額頭靠在傑克肩上，他終於把悶在心頭好多年的積鬱吐了出來。傑克聽着他訴說，也想起自己父親進了車庫不見，然後從老遠街角走回來的舊事。

理查之一心修習理科，對於任何有虛構成分的事物一概加以排斥原來是其來有自的。他規避一切現實以外的超自然事物，其實是不敢面對或承認自己曾經有過的、無法解釋的經驗。

理查專修技術方面的課程，在學時文學方面的課程成績都勉强及格。傑克介紹了幾本小說給他看，他都拒絕了。

理查對傑克娓娓道出他五、六歲時候的一件事。理查看到他父親進入臥室前一口巨大的衣櫥。五分鐘、十分鐘過去了，父親還是沒有出來，小理查開枱害怕起來。他走近衣櫥，喊着爸爸，推開櫥門，進入櫥內。那衣櫥好大，其實是個壁櫃，却像是個黑暗的洞窟一般。

他鼻子裏聞到熟悉的樟腦丸味道，接着又聞到好像有東西燒焦的味道。忽然足下一滑，好像墜入萬丈深淵，再着地時，一看却是陷在爛泥巴裏，軟軟地又如踩在雪地裏。他高喊爸爸，身上的衣衫全都不見了，他喊着喊着，哭了起來。他想要走回頭，四周漆黑，只得像瞎子一般，把兩手伸到面前探路。

忽然有一隻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爸爸！』小理查喊着。低頭看時，那不是人的手，綠幽幽地有鱗片蓋着，循着手臂朝上望去，暗中有一對黃色的眼睛朝他注視着。一嚇之下他掙脫那東西的掌握，伸手亂摸，觸覺所及，碰到父親掛在那兒的衣衫，鐵絲衣架相碰叮噹作響，可是那隻綠色的手又從背後伸過來，他一躍跳出櫃外，一切都不見了。

小理查在櫃外等了三個多鐘頭，想着那綠色的手、黃色的眼睛，再也不敢進衣櫃去了。都快四個鐘頭了，史摩根回來了，不是從衣櫃裏出來，却是從理查背後的房門進來的。

理查抱住爸爸，抱得緊緊地。史摩根也把兒子舉得高高地，逗着玩樂。小理查只是淒然地微笑着，史摩根瞧他面色慘白，就問他有什麼不舒服嗎？小理查答得妙，說是也許是早餐吃壞了。他可沒把在衣櫃中的遭遇說出來，從此一直悶在心裏。

這會兒，理查擁住好友傑克，盡情地訴說了這段故事。他受夠了，眞的受夠了。

理查把心中的積鬱傾吐了，還哭了一陣，傑克希望他能從此恢復過來，還他一個理性的本色，然後一起來商量如何逃出泰耶學校的方法。

可是事與願違，當傑克把他自身的遭遇，他父親進入車庫而不復出的故事說給理查聽時，理查仍然認爲那只是一種幻覺而拒絕加以聆聽，無論如何他覺得他受夠了。

次日一早，傑克到樓下房中取了自己全部的行囊，也替理查理了一些必要的用品，包括牙刷、換穿的衣服、書册、筆記本等等，準備這一整天就躲在韓亞伯屋裏，好在那兒可以俯視，方場與大門口的一切盡在眼底，等到天黑，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逃得出去。

傑克在韓亞伯的抽屜裏翻了一遍，找到一瓶阿斯匹靈，拿了兩片給理查吃了，他要理查去躺下來，理查不肯，却走到窗口，說：『傑克，發生了這種事，一定得弄個清楚，我得在這兒看個究竟，才好寫報告給學校董事會。』

傑克摸了摸理查的額頭，體溫滿正常的，他却故意說：『你還在發燒呢，不如去躺下來，吃下去的阿斯匹靈才會見效。』

『眞的？』理查說。

『是啊，躺下吧！』傑克說。

躺下才五分鐘，理查就睡着了。傑克就在胖子的安樂椅上靠着，望着理查蠟樣的臉色。

日子就這樣挨過去，四點光景，傑克也睡過去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醒來時天已黑了，謝天謝地，這一覺無夢，看看理查在那兒輾轉反側，料想他也快醒過來了。傑克走到窗前，睜大眼睛朝外望着，却不顧理查看出他的心事。

無論如何得想辦法逃出去，即使他們暫時爲了什麼原因不敢來襲，誰能担保情形不會惡化？

他要帶理查一塊兒走嗎？他知道那些人心裏不會想到這一點。

傑克想，快逃到地府去吧，帶着理查一起走！這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出了他們那些傢伙意外的絕招。

理查在床上坐起身來，摘掉眼鏡以後他的臉看來光溜溜的。

『傑克，』理查問：『事情過去了嗎？』

傑克過來坐在床沿上，一臂圍住理查的肩膀，『沒有，』他說：『事情還沒過去。』

理查手中持着眼鏡的一角，走到窗前，在那兒站了許久。『我燒得更厲害了。』他說。然後大大出了傑克意外的是，他把眼鏡故意掉落地上，一個鏡片應聲而破，他用脚把另一片也踩破了，拈起空架，丟向廢紙簍，却沒有投中。

『我受夠了，現在沒有眼鏡，就像瞎子一樣了，再也用不着看了。不錯，我另有一副，上星期在健身房裏早打破了，沒有眼鏡倒也乾脆！』

傑克看了理查的怪行動，心裏實在想不出道理來，如果一定要解釋，那便是理查已經瀕臨瘋狂的邊緣了。

『傑克，還有阿斯匹靈嗎？』理查問：『我燒得更厲害了。』

傑克打開抽屜，把瓶子交過去，理查一口氣吞了幾顆，然後回到床上躺下。

夜已深，儘管理查一再答應要跟傑克討論如何逃走的事，却一再拖延，說是他的熱度太高，高到總有一百零五度，頭腦不清，所以他需要睡覺，不能談話。

『理查，看來你是無可救藥的了！』傑克說：『我可也不巴望能要你出什麼主意。』

『傑克，我只是有病，你總不能要我抱病跟你討論那些無聊的事情吧！』

『也罷，那我只好撇下你不管了！』

『你不會的！』理查似乎看穿了傑克的心事。

五點鐘光景，校園又進入了另一個寂靜的週期，理查醒了，他坐在床沿上，注視對面牆上越來越明顯的一處處棕色斑點。

『我覺得好多了，』理查說：『可是現在天黑了，我們怎能講到逃出去的事呢？』

『今夜非走不可！』傑克說：『你沒看到牆上漸漸大起來的霉斑了嗎？他們要想辦法把我們一步步逼出去。』

正說着，一條條小蛆蟲，在牆上霉斑中蠕動着，那白色柔軟的小東西，半條還在牆中，半條懸在外面，然後一條條落到地上，朝床這邊爬過來。

傑克正在懷疑，沒有了眼鏡，理查果然能看到這一番可怕的景象嗎？出乎意外地，理查的視力却還夠得到，只聽得他嚷道：

『蟲子，傑克，蟲子，蟲子！』

『理查，不要怕！』傑克說：『咱們且在這兒待到天亮……』

牆上掉下來的蟲子越來越多，統統朝床邊爬來。

『天哪，咱們得逃出去！蟲子，蟲子！』理查驚惶地嚷着。

傑克心想，好了，這小子開了竅了，有救了！

他把背包挽上左臂，右手拉了理查，衝出室門。

傑克心中暗暗祈禱，上帝，咱們上路了！

他們又來到了兼供集會與康樂活動的休息室，下一個問題便是如何悄悄地溜出奈爾遜館去。

從窗口望出去，傑克看到一個八角形的磚造建築。

『那是什麼？』傑克問。

『那是站房。』

『什麼叫站房？』

『咱們這兒管藥房叫奶廠，因爲一九一〇年那會兒那地方是個乳酪製造工場；站房就是車站的庫房，現在當然沒有什麼意義了。泰耶學校就有這些傳統的故事，所以我特別欣賞這個地方。』

『站房又是怎麼回事？』傑克問。

『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間，春田城是個鐵路中心，全國像這樣規模的中心才三、四處，泰耶先生就是有眼光，覺得將來這地方定然是交通輻輳，前途無量，從這兒四通八達，朝東朝西都可暢行無阻。』理查對歷史如數家珍。

傑克心中忽然一亮， 這地方前途無量……西行無阻……傑克想， 如今這地方何嘗不是東西的樞紐，想必魔根也拿這個地方作爲據點，以便西行逕抵地府的邊陲，外崗所在。

理查接着說：『如今泰耶校址底下，挖掘幾呎就有煤渣、廢軌等等遺物。當時建築也只留下那間八角磚房了，據說當時是站長室的所在……』

傑克說：『你懂的硬是不少，』他的心中希望之火越來越亮。『那地方現在是作什麼用途的？』他問。

『前幾年劇藝社頗爲活動，那兒有個小戲院。』

『那兒有沒有上鎖？可以任意進去嗎？』傑克問。

『那種地方誰會去上鎖，我想是可以進去的。可是爲什麼……？』

傑克指一指乒乓桌後面的一道門，問道：『那裏面是什麼？』

『自動售物機。』

『走！』

『我太累了，又發燒了，我要在這兒沙發上睡一宵，』理查又撒賴了。

『你看到牆上的褐斑嗎？』傑克指着牆頭說：『小蟲子快出來了！』

『沒有眼鏡我看不見！』

『一小時之內就會遍地是蟲了！』

傑克拉着理查來到窗口，從這兒可以直趨那站房。

『外面有人嗎？』理查緊張地問。

『沒人！』

傑克推開窗，自己一腳跨出窗外，伸手拉住理查。『來啊！』他說。

『傑克，我……』

『我不瞭解這地方怎會……』

『這房子馬上就要垮下來了，快點兒！』

『快一點，要不然我就只有把你丟下了！』傑克說：『我媽快要死了，你就自己照顧自己吧！』

『我好怕！』理查低聲說。

理查跟着跳下了窗。

『站房離這兒大約有五十碼，趁現在沒人瞧見，咱們趕快衝過去！』

『好!』

『然後咱們朝籬笆跑去。』傑克說:『也許咱們得翻過去,到時候再說吧』……等我們離開泰耶學校要不了半哩,回頭再看時,宿舍、圖書館管保它仍是燈火輝煌。』

『眞有那回事?』

『現在預備好了?』傑克問。

『好了,』理查說。

『目標站房,跑!低下身子拿樹叢做掩護,』傑克說。

『好!』

他們一起離了奈爾遜館,跑向站房去。

才跑了一半,兩人都氣喘不停,這時候小教堂的鐘聲敲響了,犬吠聲此起彼落。兩人手牽着手,繼續前進。

一頭白狼從站房那頭出現,朝他們跑來,傑克仔細一看,那可不是從轎車上下來的那個老頭子嗎?他的後面跟隨着許多狼與狗,再一看時,那又何嘗是狗,是一些半變形了的學生,還有幾個成人,想必是學校的教師了。

『那是校長杜弗雷先生!』理查尖聲喊叫。

傑克這才跟泰耶學校的校長先生打個正式的照面,那個小老人一頭白髮,鷹嘴鼻子,全身長毛好比猿猴,可却四足着地,邊上隨着那些走狗。

『杜先生!杜校長!』理查十分驚恐,拉着傑克往邊上走。

忽然起了爆炸聲,空氣中充滿了垃圾的霉味,那羣野獸朝他們衝過來了,傑克死勁拉住理查,埋

着頭往籬笆方向跑。

可是他們的目標該是站房,怎會跑向圍牆去了呢?這是傑克的直覺,這時候只有直覺才可靠。

杜弗雷喊道:『姓史的,放下客人來!』

什麼是『客人』?也許是『旅客』或者『乘客』吧,『旅客』要上車了,在那兒上?在車站啊!

『傑克,他會咬人哪!』理查嚷着。

這時候,身後發出一陣訇然巨響,奈爾遜館倒下去了,鐘聲、汽油炸彈聲、鞭炮聲,響徹了夜空。

『準備!』傑克喊道:『跳!抓穩了!』

霎時間,傑克覺得身輕如燕,在空中飛起,越過那羣追來的野獸,他心中唸着,這會兒,理查可是他牧下的牲口,他要照顧好了。

理查的頭腦也清醒過來了,他也跟着傑克躍起空中,他們看到眼前一道彩虹,十分明亮,又嗅到一股未曾被污染的空氣,清新撲鼻。

沙傑克再度回到地府來了,這一次他是帶了史摩根的兒子同來的。

過門之(三)

足踏兩界

傑克與理查自泰耶學校遁入地府的下一天早上，七點光景，史摩根就駕車來到泰耶學校的停車場上，在一個標着『殘障者專用』的車位上把車停好，他才不在乎這些標示哩。

他從口袋裏取出一瓶古柯鹼，吸了一點在鼻子裏，頓時覺得活力充沛，這眞是個好東西，他心中暗想，這玩意兒在地府裏不知道種不種得起來。

當天清晨兩點鐘，高暘打電話來把他吵醒，在春田城這是午夜時分，高暘的聲音發抖，他生怕摩根會大發雷霆，因爲他趕到泰耶學校時，傑克才逃走不到一個鐘頭。

可是摩根並沒有光火，因爲他有恃無恐，在地府裏他自有另外一半——奧列斯的魔根會替他效命。

掛斷了高暘的電話之後，他在那兒躺着，飄飄然地進入地府，他可以聽到魔根的馬車奔馳的聲音、車伕的吆喝聲。史摩根的心跳經常是八十五至一百二十，可是魔根的心跳却很少超過六十五。史

摩根的視力是20／20，魔根的比他還要靈光。魔根乘着馬車是要到地府邊陲的外崗站上去找那個站員安得時，預料天亮之前必可到，如果傑克跟理查還在附近逗留着，他就可以手到擒來，要是他們已經溜遠了，前面還有暴風平原等着他們，料他們也逃不出那一劫。

想到理查，魔根就想起他在地府中的一個早年夭折的兒子路登，想起路登的橫死，他就要恨自己的那隻畸形足。那是一個大熱天的中午，魔根與妻子馬格麗喝了一點酒，燕好一番之後就在游泳池邊上睡着了。還在襁褓裏的小路登就放在邊上午睡。他讓孩子的哭聲驚醒了，等到發現孩子掉到水中的時候，他馬上下池去救，已經晚了。六個星期之後，馬格麗也自殺身亡。

在陽世上，七星期後史摩根的兒子理查，也險些兒在洛杉磯西林青年會游泳池裏溺斃，好在幼童游泳訓練班的救生員發現得早，施行了口對口的人工呼吸，小理查總算撿回一條小命。地府裏與陽世上也有幸與不幸之別，這只能說是天算吧。

史摩根張開眼來，他還躺在自家公寓裏的床上，他立刻打電話到洛杉磯航空公司，有一班飛機七十分鐘後起飛，在中區時間五點五十分可以到達春田。他趕上這班飛機，到春田城租了一輛汽車，直駛泰耶學校。

他在停車場上休息一會，一個金髮的高年生身穿敞領藍色襯衫，下面一條褪了色的牛仔褲，走近前來打個問訊。

『我叫艾立巨，先生，有什麼需要效勞嗎？』

『我在這兒不算陌生，我的兒子在這兒上學，名叫史理查。』

『我認識史理查。』

『我想去看看你們校長，先在各處走走。』史摩根說。

艾立巨點頭微笑，告辭走了。

史摩根足踏兩界，來去自如，不過有一次他到日本去跟邵氏公司談一件生意，就在那兒進入地府，差一點兒迷路。因爲地府的地理與陽世的地理略有出入，有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可是目前這一趟可是輕車熟路，泰耶學校的舊站房就相當於地府邊陲的外崗站。

他想這會兒那兩個孩子想必已到暴風平原，在那兒自有高暘的化身奥斯蒙在那兒，一定會收拾他們。所以他也不必操心，先在泰耶學校裏蹓躂一番。

他來到奈爾遜館宿舍外面，但見碎玻璃處處，有個工人正在那兒打掃，看到被石頭擊個正中的窗戶，心中暗暗叫好。然後越過館舍後的空地來到那八角形的磚造建築，肯定了艾立巨沒有一旁偷窺，他就推門進入小戲院。搖身一變成了魔根。

一陣霉味直撲鼻管，他看到劇作家派拉斯的胸像依然如故，桌上的燈火幽暗，冒着陣陣黑烟。桌上擺着三副食具，他想，有誰在這兒用餐？安得時這個守站員？傑遜？理查？難道還有他死去的兒子路登？

屋角木板台上躺着安得時，他爛醉如泥，地上有個傾倒的酒瓶，酒流得一地，沾濕了他的頭髮。他呻吟着，翻了一個身又逕自睡去，像是在做夢。

魔根前進一步，大氅在安得時臉上披拂，他仍是毫無知覺。魔根對他並無憐憫之忱，史摩根雖然也長於殺人，可是有多次都是魔根來到陽世，親自執行的。有一次他附入史摩根體內，用小枕頭想悶死小傑克未遂；又監視着沙斐爾在猶他州被殺的一幕；地府裏薩非立親王之暗殺，也是魔根所執行的。

魔根心裏有股怨氣；他想，我的兒子死了，摩根的兒子却活着；薩非立的兒子死了，沙斐爾的兒子却活着；這都是上帝的安排，能說是公平嗎？這會兒還想來偷靈符，要是上帝不收拾他，我魔根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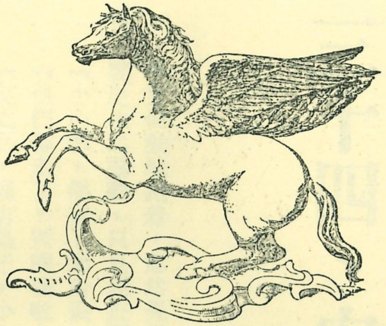
要收拾他。

魔根與摩根像是貌合神離的一對，這會兒他用足踢踢安得時，沒有動靜。他想，這兒的事由奥斯蒙去發落吧，審問一個醉鬼用不着自己操心。

小鬼們，你們是死定了，魔根躊躇滿志，他閉上眼睛搖身一變，又成了史摩根，他出了小戲院，打算回西岸去。

他想，也許可以趁此到記憶之路上去走一遭，到加州一個名叫文都岬的地方去看看。不過也許先得到東方去看看女王，然後……

他取出水瓶，吸了一劑毒粉，這才走下坡去，向停車場走去。



第四部　靈符救世

『媽，我在這兒。』他頓時十分自豪，『媽，我取了靈符回來了。』

三十四、安得其時

傑克使勁地跑着，忽然覺得自身虛懸空中，足不着地，再一看時，底下那有地面？他驟降四、五呎，雙足依然擺動，只見理查正在上面，兩人一起在空中大翻觔斗。

『小心哪，傑克，那些狼、還有杜校長，都追上來了！』理查嚷道。

『他們都走了，別嚷嚷啦！』

『交立巨，還有蟲子，小心！小心！』

『理查，瞧個仔細，他們都走了！』傑克明知自己是沒有偌大能耐的，可是事實確是如此。

理查的驚惶使得傑克很是憂慮，他覺得理查好像有點瘋瘋癲癲，就上去摑打理查的臉。

有一樣傑克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他們已經來到了地府，來到了外崗站。

『理查，你沒有問題吧？』

『傑克你打了我！』

『我摑了你，對於驚惶失措的人只有這個辦法才可以使他清醒過來。』

『那些狼追來了，咱們得翻過牆頭才逃得了！』

『理查，狼早走了！』

『是嗎？』

『咱們已經逃出來了！』

『你說什麼？』

『我們已經來到地府了啊！』

『胡說八道，那有什麼「地府」！』

『要不是在地府，那些狼老早咬掉你的屁股了。』

魔根與他那些狐羣狗黨什麼時候會得追來，暫時不去管它，且先享受一下地府之夜的清新空氣再說。

他們落在一片田野裏，金黃色的不是麥穗，至少是一種可吃的穀物。田野遼闊，四望不及邊際。右方小崗上有一所木造建築，是八角形的，面前有一個燈柱，上面一個圓球形的燈罩，裏面投出光暈。

地上鋪着鐵軌，夜黑中不知它通向何處，可是傑克心中有數，那是通往——西方。

『走啊！』傑克招着理查。

『我不要上去！』理查道。

『爲什麼？』

『誰知道裏面又有什麼狗、蟲子、瘋子！』理查十分畏縮。

『我跟你說過了，這兒是地府，你瞧，那些東西全不在了。』

『根本就沒有地府那樣的地方。』

傑克一看自己跟理查身上的服裝都變了樣，兩人都穿着一襲皮衣，脖子上各繫了一條紅帶，理查伸手摸摸那帶子，一臉餘悸猶存。

傑克掉頭便走，留下理查不管。

『你上那兒去？』

傑克回頭望望理查，又朝他走了回去。『咱們不能停在這兒，後面追兵遲早會到。』

『我知道，我只是在做夢。』

『你不走也隨你，我進去那兒看看，然後再回來接你。』

理查沒戴眼鏡的眼睛朝黑暗的天空望望。說道：『我發燒，得了感冒！』

傑克不理會他，逕自朝前走去，才爬了一半的坡，理查就跟上來了。

『反正是個夢，我跟你走也罷。』理查說。

『別作聲！』傑克說：『我發現那窗子後面有人在看着我。』

『你要怎麼辦？』理查問。

『別說話，瞧我的。』

『我就知道這是個夢，咱們現在說的就不是英語。』理查說。

『很怪，是嗎？』傑克問。

傑克爬上階梯，理查只在階下待着。

過了一會，理查也跟上來了。

黑暗中但聞蟲鳴唧唧，那不是蟋蟀，聲音比蟋蟀要清脆。

那燈柱已經落在他們背後了，在他們面前投下兩人的影子。走近那建築門前，只見那兒釘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些文字，好像是俄文一般，仔細看去，却是『車站』字樣。

既是公共場所，也不用敲門那樣的繁文縟節了。傑克推門進去，只聽得屋內有人聲在說話。

『滾吧，你這魔鬼！火車已經準備好了，隨時可以走，我走就是了！別再煩我！』

屋子雖老却很乾淨，牆上掛着一張驛車的圖片，櫃台也很古老，擺在中間，兩側各有一門，上面寫着『入境』、『出境』。

櫃台邊上放着一具很大的綠色沙漏，是計時用的，碩大無朋。

屋裏的人聲又起：『魔根！我答應過了，我去就是，車子預備好了，天一亮就走，我說話算話！魔鬼難道就不會扮個笑臉？』

傑克走到櫃台面前，把背包放下，傾出所有的東西。把鏡子、錢棒放過一旁，揀出佛倫隊長給他的那個硬幣，上面鐫着女王狄蘿拉的頭像，傑克看來越來越像他的母親。

傑克循着人聲看到屋角站着一個老人，年齡總有七、八十歲了，身材十分高大，站在低低的天花板下，相去只有四吋，他的肩膀寬廣，臉色蠟黃，眼角佈滿皺紋。

那老人提到『魔根』的名字，傑克生怕理查聽到了有什麼反應，理查却絲毫無動於衷。

傑克向老人走去，說道：『不要怕，我不是你心中想像的那個人。』

那老人朝壁角退去，傑克拿那枚硬幣在櫃台上重重一拍，好像西部片裏牛仔要鬧酒館的架勢。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起老人對那硬幣的注意。果然不出所料，老人望望硬幣又抬眼望望傑克，把眼睛睜得老大。

『傑遜！』老人的聲音顫抖着，『傑遜！』

『不，我是——』

『傑遜，你畢竟來了，女王有救了！』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歡迎，傑克不知如何應付才是。傑克求助無門，因爲他回頭尋找理查，理查却已趴倒在地，睡着了。

『狗屎！』傑克暗暗咒着。

他乾脆轉到櫃台後面，那老人跪倒在地，滿面流淚，喊道：『傑遜殿下！』

『平身！』傑克因勢利導，『你的忠誠可嘉！』

『殿下！殿下！』老人吻着傑克的雙足，他的長髯拂地。

傑克心裏感動，却又忍俊不禁，想不到在這地府田野裏，古老車站之中，有人向他効忠，而理查却睡着了。

老人還頻呼『殿下！』不斷吻足。

傑克實在受不了啦。『起來吧！』他大聲叫道，心裏却暗暗喜歡。

費了不少時間，傑克終於跟老人溝通了。傑克喜歡他，多半也是同情他，同情他對傑遜殿下的愚忠。可是老人心中也有狐疑。

『傑遜王子可不是死了嗎？』

不錯傑遜是死了，而且可能還是魔根下的毒手，不過像傑遜這樣的人，也該可以死而復生的。

老人名叫安得時，他對魔根怨言連篇。『除了這兒外崗站，天下恐怕很少乾淨土了。』老人說。

『此話怎說？』傑克問道。

『我也說不上來，』老人點起他的烟斗，一臉憂色，繼續說道，『聽說在暴風平原那個地方，有

人迷失了三天三夜。』

『那麼沒有人能道其究竟了？』

『雖不一定可靠，』老人說，『就算有部份是眞的，那也就夠可怕了。』

『你聽說了一些什麼？』

『聽說那地方有火球滾滾，所過之處一片焦土。人一接近，頭髮脫落、皮膚起泡、喉頭灼痛、嘔吐反胃。』老人說着，站起身來。

傑克心裏想着，當年他母親參加反核運動時他聽說過，這些可不正是受到核子輻射後的症狀嗎？在陽世上，日本的廣島長崎受過這等的罪，火球、暴風，如今在猶他州內華達州可不是也有爆炸的試驗場嗎？

如果女王一死，魔根更可爲所欲爲，從邊陲的外崗站輸入種種禍害。拿這兒車站作爲出入孔道。

『殿下，你的臉色不好，不舒服嗎？』老人問。

『沒有，我很好。』傑克說，『你的烟斗熄了，坐下吧！』

安得時把烟斗重新點着，說，『不過，這是否屬實，不久我就可以知道了。』

『此話怎說？』

『因爲明早天一亮我就要出發前往暴風平原，把魔根的鬼機器開出去，列車上裝運的天知道是什麼鬼東西。』

傑克的心都快跳出來了。

『車到那裏？要到海邊嗎？』

安得時點點頭說，『到大水的邊上。』又說，『魔根在那兒等我卸貨到——』

『卸到那兒？』

『黑旅店。』

黑旅店？傑克心中一怔，那可不會是大西洋岸紐漢夏的亞漢花園飯店吧？他呆呆地瞪着安得時。

『殿下，怎麼了？』

『對不起，我只是在想——』傑克說，『你不要那樣稱呼我好嗎？』

『稱呼你什麼？殿下。』

『不要叫我殿下。』

安得時一臉迷惑。

傑克說，『算了。安得時，你可能把這兒的一切都告訴我嗎？』

『好的，我試試。』安得時說。

安得時先是娓娓道來，然後越說越快。

原來魔根人稱『外崗之王』，『奧列斯』乃是外崗東邊的一個地面，算是魔根的封邑，所以又稱『奧列斯的魔根』。十五年來他把勢力擴張到整個邊陲地區，勾結狼羣，爲非作歹，並且勾結不良份子狼狽爲奸，輸出犯罪。

傑克立刻就聯想到人狼艾雷。

『這兒又叫什麼地名呢？』

『這兒是外崗邊的伊利思地方。』

『伊利思？』傑克沉吟道，難道這地方是相當於陽世間的伊利諾或內布拉斯加？美國中西部大平原？而所謂暴風平原，想必是相當於美國的西部了。

安得時說，他父親當年是趕驛車的，從外崗直驅東部，安得時當過助手。即使在當時，東部似乎也不太平。老國王被刺，然後引起一場戰爭，自從女王狄蘿拉即位，一直不太安定，禍事是從西方的暴風平原蔓延過來的。

安得時又說，禍事不但已經到了外崗，當地的狼族不知自愛，總有一天會弄得斷了種。如今惡風吹到東方海邊，聽說女王正在那兒病着。

『這不會是眞的，』安得時說，『聽說她病得十分厲害？』

『我該怎麼回答你呢？』傑克說。

『你是她的兒子，總該知道。』

傑克覺得左右爲難，只好答道，『不錯，我是她的兒子。她病得十分重。』

『她會死嗎？』安得時關切地問，『殿下，她會死掉嗎？』

傑克笑了一笑說，『那得看情形而定。』

安得時說，在太平時期，奧列斯的魔根只是個無名小卒。他承襲了他父親的名銜。說起來他的父親還是一個笑柄，是喝果汁酒醉死的。可是老王死後情形就不同了，魔根以作惡起家，在外崗地區醜名四播。好在外崗地區遼闊，人們對政治沒有興趣，只有狼族裏變化大了，一些惡狼紛紛外遷。女王病倒的消息傳來，魔根又從東方礦場中抽調一些奴工來此，還有一個領頭的帶着一根皮鞭，兇惡無比。有一陣子他不見了，當地的人們就額手稱慶，據說是魔根派他到東部出差去了。安得時知道那傢伙有一個兒子，也同時不見了。

『那人叫什麼名字？』傑克問。

『不知道，那些受雇的狼管他叫鞭子，一些奴工叫他魔鬼。』

『他的穿著很講究，絲絨上衣，是嗎？』

安得時點點頭。

『身上還噴着香水？』

『對了，對了！』

這就是奧斯蒙了，女王病了以後，他給調到夏宮去了，他也就是高暘。

『他的兒子長得什麼樣子？』

『很是陰險惡毒，喜歡虐待小動物。』

安得時提到狼族時，傑克心裏立即就會想到他的好友阿狼而感到難過。理查快要醒了，好在對於魔根的談論已經告一段落，傑克也知道，那個喜歡虐待小動物的，必是理查寢室的怪人，高暘的兒子高留爾。

『那批奴工由奧斯蒙率領來到這兒是爲了——』傑克問。

『構築鐵路，通到西方暴風平原去的鐵路，明天我就是要循這條路西行的。』安得時說。

『不！』傑克高聲說，安得時不明就裏，跪下地來。理查醒了過來，坐起身來。

『不只是獨個兒去，我，還有——他，一起去！』傑克指着理查，對安得時說。

『傑克？』理查睡眼惺忪地問道，『你在說什麼？那老人爲什麼在那兒吻着地面？』

『殿下，當然你可以去，只是，我不明白爲了什麼？』安得時說，他簡直不敢仰視。

沙傑克注目黑暗之中。

『因爲，』他說，『在這鐵路盡頭，我要去取一樣東西。』

過門之四

史魔逼宮

十二月九日，在葛莉莉的病榻邊上，史摩根很不安逸地坐在一把木板椅子裏。他身上穿着毛衣，雙手揷在袋裏還是覺得很冷。莉莉已是奄奄一息，她就要去到那永難回來的黃泉之下了，就算她是女王躺在龍床之上，恐怕也還是難逃最後刼數的。

可是莉莉躺的不是龍床，更別說是女王的待遇了。她看來好像老了二十歲。亞漢旅館裏史摩根上下打點，她的暖氣已經被切斷了，她是這旅館裏唯一的客人，旅館只留下一個櫃台員、一個廚子、還有三個葡萄牙籍的女僕，專門打掃大廳，莉莉身上蓋了一大堆毯子，大概也是受到她們的照顧。

摩根但等莉莉睜一睜眼，就說道，『你看來好得多了。』

莉莉有氣無力地說道：『姓史的，你何必這樣的假仁假義呢？』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她眞正的張開眼來了，『你給我滾！』她低聲地說。

『我只想幫助你，現在文件都準備好了，只要你一簽字，你們母子的一生就有了照顧。——說眞的，我在找傑克，也有了線索，最近你跟他通過電話沒有？』

『你知道我沒有。』莉莉忍住哭泣，摩根知道她一定是不肯當着別人面前下淚的。

『我認爲他眞該在這兒才對！』

『屁話！』

『我正想借用一下你的便所，不會見怪吧？』莉莉閉上眼睛，摩根接着說，『但願他一路平安，這年頭兒一個孩子在路上誰也難保會不會出什麼事，』說着，他繞過床後，進了洗手間。

他掩上門，在口袋裏掏出一套道具：一瓶古柯鹼、一面小鏡子、一根銅吸管，他把祕魯產的片狀可卡因倒在鏡子上，居中分開兩道，用鼻子就銅吸管一道道吸入，再深深吸了一口氣，十分過癮，然後淨了手臉。

摩根想着，他在地府裏的一項得意傑作便是把現代科技帶到那兒，修築了鐵路改善交通。這會兒那一批貨色想必可到文都岬了，小傑克如果是取道暴風平原，到不到得了文都岬都成問題，不過他還是期待着看到傑克安然離開文都岬，甚至現身黑旅店，因爲這個小賊種說不定會把靈符偷到手，眞的要是這樣……到時候連人帶符，管敎他一起碎成齏粉。

想到這兒，摩根再掏出藥瓶，這次可不願再用鏡子、銅吸管什麼的了，只用附在瓶上的小匙，倒了一匙放在鼻孔下一吸，果眞是神清氣爽。

他走出浴室，回到床前。莉莉冷冷地說道，『咱們的摩根叔叔又有了新的好習慣了！』

『你都快死了，』摩根說，『還管得了那麼多。』

『多用一點吧，你也快死了！』

『莉莉，這年頭兒誰不用一點痲醉藥？你已經不合潮流了，要試一試嗎？』摩根掏出瓶子，持着

用鍊子繫住的小匙，在莉莉眼前晃動。

『滾出去！』

摩根把搖晃着的瓶子移近莉莉的臉龐。

莉莉坐了起來，朝他臉上啐了一口。

『臭婊子！』摩根取出手帕，把臉上的唾液擦去。

『既然這麼公開，幹嗎躲到便所裏去偷偷摸摸？現在給我滾！』

『莉莉，我要看你死得形單影隻！你的兒子也會不得好死！你還記得咱們的客戶唐愛舍嗎？他舉槍自殺不幸未中，只打掉了牙床，却昏迷了過去。他要癱瘓一輩子，我看你的下場會跟愛舍差不了多少！』

她狠狠地瞪着他，說道：

『我的兒子會來救我！』她充滿自信，『傑克自會來救我的命，你可別以為擋得住他！』

『好，咱們走着瞧！』史摩根說，『咱們走着瞧！』

三十五、暴風之原

理查又在懨懨欲睡了。

他從實對傑克說，『傑克，我好想睡，我知道這會兒是不該睡的，我再也不願做夢了。』

傑克想，這便是你不敢面對眞眞的現實，故意把眼鏡砸了的原因吧。他說，『理查，眼前這可不是夢啊，咱們要搭火車上路了。』

『傑遜殿下，』安得時又匍匐在地上請命了，『你眞的願意親自駕車到暴風平原去嗎？』

『一點都不錯。』傑克說。

『咱們現在是在那裏？那些傢伙不會再追來了嗎？』理查問。

『咱們正在地府裏一處叫做伊利思的地方。』傑克說。

『我的頭好疼。』理查閉上眼睛。

『咱們要搭這個老人的小火車經由暴風平原到黑旅店去。理查，信不信由你，咱們走得越早，越

能甩掉後面的追兵。』

理查喃喃自語，『杜校長、文立巨，』他環顧站房內面，『我的頭好疼，那是因爲腦裏長了瘤。』

老人又要對傑克施行吻足禮了，傑克說，『夠了，起來吧！』

安得時慢慢地爬起身來，應道，『是，殿下。』

『咱們要去瞧瞧那小火車開得開不得。』傑克對理查說，『你帶着腦瘤兒一起來吧！』

安得時在櫃台抽屜裏找出一支長木片，點着了一支蠟燭，說道，『這玩意兒可以袪邪！』

傑克問道，『袪邪？』

『是啊，一只方盒子，中間一定藏着魔鬼，會發出藍色的火花，我要帶你去瞧瞧。』

傑克覺得這地方倒像是巴卡牆上所掛的那幅風景畫，一片迎風的麥浪，向西方延伸。

『殿下，車棚在後面。』安得時說。

『什麼傑遜殿下，到底是怎麼回事？』理查低聲問。

『這一時解釋不清楚。』傑克說。『你儘管跟着來吧。』傑克說。

『都是你告訴我什麼地府不地府的，害我一直做着夢。』理查說。

那車棚在八角站屋的後面，與站房一個樣子，只是它的前門對準站房的後門。另有一盞圓形的燈照着。安得時先進去了，等候傑克二人過來。

傑克看得出來，安得時對這火車是敬而遠之。『它就一直停在這兒，車上的貨已經裝好了。』老人說。

傑克走進了車棚的開放端，理查在後面跟着。車頭朝西，後面還拖着一節敞車、一節廂車。敞車

上蓋着防雨布，車上發出異樣的氣息，怪不得安得時會厭惡。

理查揀了車棚裏的一角，靠牆坐下，閉上雙眼。

安得時帶着傑克，來參觀火車頭中『藏着魔鬼的方盒子』，原來那是蓄電池，一起十六個，分作兩排，而這列車包括一個電動車頭、一節敞車和一節廂車，有前進、後退、中間三個排檔。安得時爬上車頭的駕駛艙，告訴傑克怎麼開法，其實傑克一看就知道這跟打高爾夫者用來代步的小車沒有兩樣，十分簡單。

『你打算一早開車嗎？』傑克問。

『是啊。』

『可是列車已經準備好了，可不是嗎？』

『不錯，殿下！』

傑克跳出駕駛艙，問道，『裝載的是什麼貨物？』

『是給惡狼們使用的鬼東西，要送到黑旅店去的。』

傑克說，『咱們瞧瞧去。』

老人在前引路，原來這車棚分成二段，其中一段有轉台設備，使車頭可以掉頭，也就是就地旋轉一八〇度，十分方便。

老人把蓋在敞車上的篷布解開，車中裝載的一半是木箱，上面刷着『機械零件』等字樣，傑克心想，這大概是槍枝；另有一半裝的是塑膠小方包，不知是什麼名堂。傑克檢看完畢，安得時把篷布重新蓋好綁牢。

『咱們今夜就去！』傑克說。

『殿下，那暴風平原在夜裏是行不得的！』安得時說。

『沒有問題，我跟理查如果能早到十二小時，還有活路。』

安得時猶豫地點點頭。

『你知道魔根可有兒子嗎？』傑克問。

『有一個，很小就死了，那孩子好像名叫路登。』

『咱們現在就去，你幫我把理查弄上車去好嗎？』

『你會開嗎？』安得時問。

『沒有問題。』傑克答得很有信心。

『這一程要二、三天時間，你們有東西吃嗎？』老人問，『跟我一起吃晚飯好嗎？』

傑克與理查自從在胖哥屋裏吃過東西之外，這時的確餓了。老人幫傑克把理查弄醒，理查一聽有東西吃，精神就來了。

安得時的站房裏有夠吃的麵包和烤肉，還加上果汁與甜點，他們飽餐一頓，把老人的存糧都吃得差不多了。

傑克與理查吃得太飽了，這是一項失算，因為二小時後他們都昏昏欲睡，上路不易。傑克千萬個不該，要付飯錢給安得時，老人因之十分生氣，認為這是一種侮辱，因為在地府裏，臣屬供應給養是理所當然的事。傑克拿那個女王頭硬幣要跟安得時算帳，難怪老人生氣。

安得時說，『我知道你不是傑遜殿下，硬幣你留着，在路上可能會有很大用處。』

理查一直賴着不肯上車，還嚷着，『我要回房裏去！』

傑克說，『那你就獨個兒留在這兒好了！』理查又不敢。傑克又說，『跟我一起去，咱們兩天就到加州了。』

理查一直睡意未去，安得時幫着傑克把理查架上駕駛座，傑克跟理查一起佔滿了前艙，傑克說，『安得時，多謝你了！』理查好像要哭出來，老人却露出不屑的神色。

傑克按鈕開車，安得時在那兒揮別，直到看不見車影。列車的速度很慢，起先還能維持每小時三十哩的速度，後來就只有八、九哩的速度了。

理查開始時還吵着『不要，不要去那兒！』傑克要他安靜，過了一會，竟又沉沉睡去，一路說着夢話。

這兒並非一直是沃野千里，過不多久，地貌變了。車子駛進小谷，一段黑森林，又有巨石紅崖壁立路側。黑暗中傑克見到野獸出沒，頭大如斗。

九十分鐘之後，車出幽谷，豁然開朗，兩旁樹木捲曲，發出臭味，再過一程進了一帶紅色沙漠，到處隱伏着被野獸襲擊的危機，傑克把車速加快，心想大概不久天就會亮了，可是一看手錶，走了才不過二小時而已。

傑克後悔吃多了東西，理查還一直睡着，夢囈頻作。

天際有一個火球出現，直徑約有十呎，向列車飛來。

傑克心想，要來的畢竟來了，那火球一會兒走着曲折的路徑，升向天際。傑克心中念着核子輻射的禍害，不寒而慄。火光照見車後有一羣似犬而非犬的野獸，追逐奔跑。牠們有着犬骨蛇身，無毛無尾，皮如新生幼鼠。火光到處，可以聞到焦味。

左方又有一個火球升起，那些獸羣避入林中。過了一會第三個火球升起天際，傑克彷彿看到路邊有間小屋，有一個巨大人影出來窺探。

車速實在太慢，傑克一直担心，如果這些懷有不良意圖的生物來襲，不知如何對付。傑克一手扶

住排檔，看看手錶，好不容易才過十五分鐘，簡直好比度日如年。

理查在睡夢中還一直嚷着不要去，傑克自己也呵欠不斷。他希望曙色早現，却又怕天亮以後會看到更多怪物。

東方微明時分，傑克目紅腿疲。理查獨個兒橫倒在駕駛座上睡着，傑克只得站着駕駛，他寧願理查睡得安穩，這會兒暴風平原上的景物細節一一畢現，傑克惟恐理查醒着，瘋瘋癲癲徒增困擾。

傑克這才看清楚了，原來這兒久旱不雨，樹木都長得參差古怪，彷彿面部的表情張口瞪眼，有像痛苦呻吟，有像哀號求饒的，不一而足。

這一片紅土瘠野迤邐，小丘處處，後面似乎有人窺視， 車子越走越慢， 偶有行將乾涸的黑水一灘，上面浮滿油污，顯然有毒。

晨曦之中，傑克越發緊張起來，他不斷回顧車後，理查却枕着手臂酣睡如故。

車的左方，有五六個人像鱷魚般在小丘後爬動，在兩丘之間又有一蛇，游向軌間，潛入土中不見了。還有巨大的蠕蟲半埋土中，轉動頭顱，眼上有膜。這些蠕蟲張開大嘴，要咬那些變形的犬怪。傑克想，牠們總不至於連火車也吃吧。

在下午稍晚理查醒來之前，傑克見過有人在土丘後偷窺，另有兩顆火球滾過，軌道邊有無首的童屍以及分散的骷髏；又有一羣大頭犬在後追逐；三處小屋，有土人出沒覓食；有無毛的猴面小鳥，又有豬首貓尾的動物在黑水潭飲水；這一切傑克認爲都可能是核子爆炸所留下的後果，以致生物有了各種突變。他想，我們的陽世有一天可能也有這種種怪物的出現。

傑克覺得身上熱得奇癢難熬，便把衣服脫下。口中只覺有一種金屬異味，還有腐爛水果的氣息。他實在倦極了，掙扎着不讓眼皮闔上，一閉眼就會見到奧列斯的魔根，穿着黑色大氅，拿電棒要擊發閃電。

理查在睡夢中嚷着，『不要，不要，不要嘛！』

傑克一睜眼，魔根的影子便又烟消雲散了。

『傑克，』理查終於醒過來了。

車前的紅土漸漸不見，只留下火球滾過的黑色痕跡。傑克一見理查醒來，疲勞已經消去一半，他略一欠伸，說道，『理查，你一直在說夢話。』

『我想我的夢已經過去了，我知道，我的腦裏並未長瘤。』理查說。

『你可知道咱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嗎？』傑克問。

『知道，咱們正乘着安得時老人的小火車在這個叫做暴風平原的曠野裏奔馳。』

傑克心裏十分高興，便說，『你還以爲這是夢嗎？』

理查說，『這不是夢，我知道這是地府，我記得那站房、那沙漏，一切都是眞的，只是我心中還是怕怕，怕到加州去。』

『爲什麼呢？』傑克問。

理查搖搖頭。

『你曾聽說過「黑旅店」那個地方嗎？』

理查還是搖頭，可是傑克看得出來，理查明明是知道的。傑克不想逼他，心想等到時機成熟他一定會道出究竟來的。到時候，路登、傑遜這兩個化身會師在靈符的藏身之處。

『現在你可以走動了嗎？』傑克問。

『大概沒有問題。』

『既然你沒有腦瘤病了，我要你幫助我做些事。』

『什麼事?』理查還是有點怕怕。

『我想打開後面貨物看看，也許咱們可以弄到一些防身武器。』

『我討厭武器!』理查說。

『我確實知道後面有人在追趕我們。』傑克說。

『那可能是我父親。』理查說。

傑克對於理查的回答感到大出意外，他把排檔移到中間部位，火車漸漸停了下來。

『你能爬下車去嗎?』傑克問。

『沒有問題!』理查立即站起身來，只是額頭冒着冷汗。

『慢慢來!』傑克說。

『我很久沒有站立，一下子起來腿上覺得有些疼。』

『我只要你幫忙一會兒就行。』傑克說。這時有一隻無毛猴面鳥飛越車頭前面。『這兒除了咱們倆，只怕還有很多怪東西，所以才要武器防身。』傑克解釋道。

『你是說山後還有更多的怪鳥?』理查問。

『不是，我發現過好幾次有「人」窺視，如果那些你也能稱之爲「人」的話。』

理查臉上現出驚悸之色，傑克說，『不是學校裏的人，不過恐怕也不是好傢伙，我只是唬着你好玩，在這暴風平原上我比你多一點兒見識而已。』

『咱們且莫下地，因爲不知道土有多鬆，只怕一腳踩了空，無法自拔，咱們沿着車邊攀過去。』傑克說。

傑克跟理查過去解開敞車上的蓋布，只見有些大箱上標着『機械零件』，小箱上標着『鏡頭』字樣。傑克說：『如果有一根撬棒就好，現在只得用手了。』

兩人合力掀動箱蓋，好不容易才聽得釘子吱吱發響，終於打開了一個大箱的木蓋，原來每箱裏面裝了六枝槍。有槍必有彈，兩人再掀開一個小箱的蓋子，裏面果然是一個個裝滿子彈的彈夾。

『這是「烏齊」，』理查立刻說，『是以色列造的輕機槍，我在電視上見過。』

傑克把彈夾試裝了一下，果然相合。

兩人各拿了一枝槍，各取兩個彈夾放在口袋裏，傑克又把剩下的裝進背包。

爬回駕駛座，傑克實在累死了，兩人一起落座，理查把車開動，傑克開始擦槍，他把兩枝槍上的油脂全部擦淨，然後才闔眼睡去，他餓極了，夢見好多食物。

理查把傑克搖醒時，只見滿天彩霞。

理查說，『這似乎是一種特殊的光譜。』

傑克說，『科學家，不要掉文了!咱們能不能活下來看明天的彩霞都難說。』

『此話怎說?』理查問道。

『你知道後面貨車上還裝着什麼?』

『是什麼?』

『全是塑膠炸藥，每包兩磅裝，可以炸掉一整個城市而有餘!但願不要被流彈擊中就好，否則咱們只好一起魂歸離恨天了。』

兩人坐着欣賞那晚霞，往事一起湧上心頭，傑克想到巴卡，在旅館中奄奄一息的媽，以及在西行

旅途上的一切遭遇。

理查說，『我不想要槍，機油味薰得我作嘔。』

傑克把理查的槍取過來放在自已膝上，他看到有個人影溜到左方岩石後藏着。

傑克一連又看到兩個人，一起有三個了，他警告了理查。

『拿起槍來，這一次看來非得襲擊咱們不可了，隨時準備開槍！』

在暮色裏那三個人影緊隨不捨，一會兒發出嘯聲，好比是印第安人一樣。

『蹲下！他們手中有弓箭！』傑克說。他打開了槍上的保險。

箭一支一支地連續射來，傑克只得開槍了。一排子彈射完，他把理查的槍接過來，把空槍交給理查上彈夾。

『打中了嗎？』理查問。

『不知道，有兩個躲到林中去了。』

另一個依然追來，傑克又射出一排子彈。

『不，不要打！』那人形口齒不清地嚷道。『大家不要打！』

『拋下你的弓箭！』傑克命令道。

『拋掉了！』那人說。

『現在出來，讓我瞧瞧你！』傑克一面說，一面把火車停住。

那人形出現了，却是個蛇首人身的怪物，手上有蹼。要爬上駕駛座來。

理查嚇得幾乎尿了褲子，傑克也屁滾尿流，把車再度開動。

那怪物拉住車艙，長着尖齒的嘴裏噴出毒膿來。手中還持着匕首要刺過來。

理查嘔吐了，吐得一身都是。

傑克舉槍對住怪物胸口，一排子彈，把他打了一個大洞，掉下地去了。

十二小時之後，太陽又照上了暴風平原，兩個孩子整宵未眠，採取警戒。傑克一路在試槍，他的槍法雖然還不至百發百中，不過是大有把握了。

這一天兩人都不曾交談，理查的目光游移，他又開始發燒了。

黃昏時分，在辛辣的空氣中，傑克聞到了濃重的海水氣息。

三十六、並肩作戰

地已近海，太陽在開闊的原野上西沉，一會兒，一彎月亮升了上來。

傑克把車在一個山丘頂上停住，他爬到車後搬進了一箱子彈來，又另取了兩枝槍，以備槍膛過熱時交換使用，彈藥就交由理查掌管。

夜來了，黑暗中傳來一陣陣淒厲的叫聲。

傑克本想多搬些械彈到車艙來，實在太重了，理查又在前面一直喊怕。

『要是你被殺了，我該怎麼辦？』理查說。

『我也說不上來！』傑克說。

傑克最後搬回來的一箱上面標着『水果』字樣，果然不出他所料，打開一看，是一箱手榴彈。

『拿這麼多彈藥幹嗎？』理查問道，『難道要跟整個軍隊作戰？』

傑克答道，『就有這個可能！』

傑克最後一趟從廂車上回來，幾乎支撐不住，險些兒掉下地去。

理查仰觀天象，却連一顆星也認不得，這是地府的天空，難怪乎此。

傑克再度開車，加快車速。他同時清點了搬到前艙來的械彈，與前共計是手提機槍四枝，子彈二十夾，手榴彈十枚。

『傑克，你想大幹一場？』理查問。

傑克只是一個勁兒搖頭。

『別把我當傻瓜了！』理查說。

理查又想睡了，眼皮一直想闔起來。

『你儘管睡吧！』傑克說，他聞着海水味，精神反而來了，他知道，一切快要有個結尾了。

月落之前，火車走完暴風平原中的最後一程。像伊利思附近那樣的麥田出現了，遠遠傳來海鷗的鳴叫聲。

夾道出現了松林，傑克想起他母親去新英格蘭拍過片，說起那兒的風景該是跟這兒差不多。又說新英格蘭與加州北部相仿，史摩根在那兒有些產業，常帶理查去度假，傑克母子倆却不曾去過曼陀西諾郡那地方。

傑克心中計畫着，也許該早一點停車，然後繞過魔根的兵站，否則就得闖關硬幹了。

他想着摩根要逼他母親，他自己身上所受的鞭子、阿狼之死，一切都使他怒火中燒。他握緊了槍，鼻管裏覺察海水味越來越重了。

天亮之前，傑克小睡了片刻，然後理查把他喊醒。

傑克睜眼一看，只見理查面如土色。

前面已經來到一個警崗，『嗨，車來了，火車來了！』嚷嚷的是一匹狼，那個狼兵結着髮辮，額前還烙着一個『×』印。綠色制服、足登黑靴，顯然是魔根的傭兵。

『你們到得早了些。』那狼兵說。

『這是魔根的狼兵。』傑克告訴理查說。

『魔根？摩根？那個摩根？』理查問。

『現在沒時間解釋了。』

『你是說我爹跟這事有關？』理查問。

『不錯。』

『那麼且別亂來！』

『沒時間了，拿好槍，準備作戰！』

『可是……』

『快拿槍！』

理查拿起槍，說，『我討厭槍。』

『我又何嘗喜歡槍，只是復仇的時間到了！』傑克說。

傑克問狼兵，『你們的隊長呢？』話猶未了，一槍擊中了狼的左眼。

火車駛近一個柵門，柵門後面是一所軍營，可以隱約聽到人聲，剛才的一槍似乎並不曾驚動他們。

柵門後約一五〇碼處，軌道已到盡頭。

『咱們要衝破柵門駛進去。』傑克說。

『你瘋啦，傑克！』

『我知道。』

只餘一百碼了。

『傑克，火車會出軌的！』

『說不定。』

五十碼。

『理查，打開機槍保險！』

二十五碼……五碼……

『蹲下！』

火車撞上了柵門。

柵門十分牢固，火車又是小型的，時速只是二十五哩，門撞碎了，有一個狼兵給壓在輪下，傑克放上空檔，車停了。

在最後一節車底下，那壓死的狼兵開始長出毛來，恢復原相。

軍營中的兵大部出操去了，留下來的十分有限。傑克大聲喊道：『向右看！』

理查問道，『幹什麼？』

傑克張口大喊：『爲了湯美叔叔、爲了甄弗德、爲了阿狼、爲了媽、爲了女王……』

傑遜怒吼了，『收拾他們！』他朝着左方，掃射起來。

在傑克這一邊是個操場，理查那一邊却是一排營房，這便是在電視中看到，中央情報局訓練中南美游擊隊的場所一般，只是那場合是出現在佛羅里達而已。

營房裏出來的是些好像未有開化的半人半獸，身上有鱗甲，如人立的鱷魚。在傑克那邊有二十來個狼兵，這是花了五年時間，辛苦經營的狼衞士。

傑克一陣掃射，多半狼兵都倒地死亡，只有四個還能逃跑；理查一開火，一下也收拾了五個，那些鱷魚似的野獸却衝了過來，想攀上理查邊上的駕駛座。理查再想開槍，子彈用光了。

理查彎下身去，拿起一個手榴彈，拉開引信，投擲出去，同時叫道，『傑克，低下身子！』頓時黑血飛濺，染滿各節車廂。

理查立即換上一個新的彈夾，準備再戰。

手榴彈爆炸過後，傑克看到原先脫逃的四個狼兵要想遠颺，立刻補上一排子彈，兩個應聲倒下，兩個却逃走了，傑克心想，後會有期，說不定在黑旅店會再度遭遇。

這時候只聽到鞭聲起處，有人叫道，『出去，出去，快走，快走！』

這顯然是高暘的聲音，也就是奧斯蒙的聲音。奧斯蒙帶着皮鞭出現了，他身披紅色大氅，足登黑色馬靴，左邊追隨着一個穿着牛仔褲與西部靴子的人，那人與傑克互換了熟悉的一瞥，傑克知道，那是在奧特萊酒館欺負他的人狼艾雷，也就是高暘或者奧斯蒙的兒子高留爾。

『抓住他！』奧斯蒙向艾雷下令。『抓住這個冒牌的傑遜！上啊，他沒有子彈了！』

一隊新的狼兵上來接防，艾雷指揮着他們，一擁上前，傑克射出一排子彈，打得狼仰蹄翻。

『那是高留爾，那是高留爾！』理查喊道。

傑克又打完一夾子彈，留爾乘機上前，他的創口流出黑血，氣味腥羶。

傑克覺得大腿上暖烘烘地，越來越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艾雷爬上來了，理查嚇壞了，把槍一丟，雙手掩面，『傑克，別讓他抓走我……』他號叫着。

傑克看到艾雷的手指間長着黃色的蹼，指上還有吸盤。奧斯蒙在後面狂叫，『兒子，回來！他會害死你！』

一波波的狼兵湧上前來，傑克又射出了一排子彈，攻勢稍戢。高留爾的頭部也中了彈，却還在爬上來。

理查的驚叫與奧斯蒙的吼聲打成一片，傑克覺得腿上的熱氣越來越甚，伸手到褲袋一摸，原來是那枚硬幣，他掏將出來，熱而不燙，女王的頭像在炯炯地發光。

高留爾的頭伸上來了，傑克拿發光的硬幣劈入他的腦袋， 就像熱湯匙伸到奶油裏， 嗞嗞地融化了。腦中爬出一大堆蠕蟲來，好幾條落在傑克手腕上，咬食起來。傑克並不就此住手，他把硬幣用兩個手指緊緊夾住，用勁揷入高留爾的腦中。

留爾倒下去了，腦中流出的黑血漸漸變黃，然後變白。

理查嚇呆了，一點也動彈不得。

奧斯蒙吼叫着，『你殺了我的兒子，魔根一定不會輕饒你！』

『魔根！魔根！』羣衆齊聲喊着。

『魔根萬歲！魔根……』呼聲此起彼落。

魔根眞的來了。

頭上二十呎處，天空忽然發紅，發出一陣燒焦東西的味道。

理查低頭躲着，不敢仰視， 他知道， 如果親眼目睹他父親從空中一個孔裏出現，他一定會得發瘋。

瘋。

空中響起了裂帛似的聲音：

『這算是那門子演習訓練？』他怒叱着。

『那個冒牌傑遜殺了我的兒子！』奧斯蒙在哭訴着。

『理查，咱們得走了！』傑克緊緊抱住理查癱瘓了的上身，喊道，『跳！』

他集中精神，閉上眼睛……兩人騰空躍起，一會兒急起直落，離開了這個地府中的現場。

三十七、往事歷歷

兩人虛無縹緲地一陣翻騰，耳邊還響着奧斯蒙叱喝的餘音，一會兒四周寂然。傑克首先一肩着地，理查的頭撞到他的胸口，傑克不忙張眼，倒在地上緊擁理查，耳聽四面，鼻聞八方。

空氣中有着海水的鹽味，有二三聲鳥語。車輛洩放出來的廢氣味倒是地府裏所沒有的。

『傑克，你沒事嗎？』

『沒事！』

睜眼一看，雖已轉回陽世，那列小火車却還停在沒脛的荒草裏。

『這是什麼地方？』理查不解地問。

四周可以看到一些斷垣殘壁，似是一處營房的廢址。營房前一根柱子上面貼着一張告示，雖然已經很久，字跡却依然可辨，只見那上面寫着：

奉加州警局諭，不准隨意踰越，違者送究

曼陀西諾郡警長示

理查對於地府與陽間的轉變已然能夠適應。

傑克道，『咱們還不能就地休息，得要再走幾哩，才能放心安睡。』

『上那兒?』

『我也不知道。』

『去文都岬如何?』理查建議道。

『也許吧。』傑克答道。

理查說，『這一切都像眞的一樣，瞧這兒還有這兩扇破柵門哩。咱們只花了兩天時間，坐小火車慢慢走着，一下子就從伊利諾州的春田城來到加州北部了，可眞划算。』

傑克手腕上長出紅斑來，十分之癢，那是高留爾腦中之蛆咬的。

傑克說，『咱們離開之前，先得檢查一下這列小火車。』

這列小火車居然跟地府裏那列一模一樣，裝載的貨物也在，傑克不知道自已有何能耐把它帶到陽世來的。

傑克到車上取下一枝機槍，一夾子彈，『這兒倒像是個廢棄了的戰備營。』他說。

『你說是人們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那種訓練營?』理查問。『當年這兒加州北部有好幾個。聽我爹說，後來不知是第三次大戰沒打起來，以致大家沒了興趣；還是因爲非法經營軍火與毒品給破獲了……』理查是在摩根在地府出現之間便翻過陽世來了，所以這會兒傑克還不想把事實點破。

『傑克，這列車上的槍械彈藥怎麼辦?』理查問。

『如果你不反對，咱們就叫「烏齊」給解決了吧!』

理查拉着傑克說，『咱們自已先得躲到牆後去。』

一排子彈解決了這個問題，整個列車四散紛飛，爆炸聲震動天地。

傑克拉着理查想經由大門上路。

理查說，『咱們該循鐵路走!』然後又說，『傑克，我參要是知道你炸掉了他的小火車，一定會很不高興。』

傑克望望理查，只見他潸然淚下。

他們沿鐵路走着，傑克猜想那方向大致朝南。出了戰備營不久，路軌彎彎曲曲，理查說，這是受了地震的影響。

走了有兩哩光景，理查漸漸落後，回頭看時傑克只見理查搖擺不定，皮膚上長出一塊塊的紅斑來。

傑克拉了他一把，竟然身輕如紙。

『理查，怎麼搞的?』

理查呼吸迫促，『我快暈倒了!』他說。

『我揹着你走好了!』傑克說。他在奧克萊酒館推過酒桶，在兒童之家搬過石頭，揹理查走是沒有問題的。

傑克揹着理查走了十分鐘，約有一哩地的樣子。除了鹽水味之外仍然不見人烟。

『那個帶鞭子的人我以前見過。』理查說。

『什麼時候?』

『很久了,』理查說,『我到衣櫃裏去的時候。他是高留爾的父親嗎?』

『不錯。』傑克說,『理查,你知道這鐵路通到那裏嗎?』

『到文都岬,』理查說,『那兒有家大旅館,也許正是你想去的目的地。』

『不錯。』傑克說,他母親的救星也許就在那裏。

他們一路走着、聊着,漸漸涉及理查的父親。

『那人到我家來過,』理查說,『總是從後門來的。他不敲門而是用指甲抓門。高大、白髮,戴着墨鏡,他並不自稱高暘,而是叫做奧……奧什麼的。』

『奧斯蒙?』

『對了,奧斯蒙。』理查說,『他身上擦着廉價的香水,却掩不住像十年不洗澡的那股臭味。』

『我在紐漢夏進入地府時就見過他,後來在印地安那州他就叫高暘了。』傑克說。

『那麼,路登那小子你也一定見過了。』理查說。

『沒有,那時候他也許是去了暴風平原。你初見奧斯蒙時幾歲?』

『四歲,那時衣櫃事件還沒發生。自從衣櫃事件發生以後,我更怕他了。』理查說。

『自從那怪物觸摸過你以後?』傑克問。

理查點點頭。他要傑克放他下來自己走。

『那時你該是五歲了,我也是五歲。』傑克說。

傑克六歲時,史摩根從猶他州的青河打電話來,說是沙斐爾在行獵不幸中了流彈,十五分鐘後就死了。出事時摩根與湯美、斐爾都在一起,所以湯美可以作證說斐爾不是摩根所殺。但是湯美活着時

却懷疑是摩根雇人所殺的。

傑克問理查道,『你六歲的那一年,那人常來嗎?』

『在我爹出發打獵之前,幾乎夜夜都來。』理查說。

『我爹在猶他州打獵橫死,湯美叔給車子撞死,你爹的朋友們死亡率實在太高了!』傑克說。『而我到泰耶學校去的時候,你還說我瘋了,你可眞夠朋友!』

『我有我的苦衷,』理查說,『我只是怕失去父愛!』

理查說完,掩面哭了起來。

傑克看理查哭得傷心,心有不忍。自責不該對理查這樣沒有情分,摩根再壞也是理查的父親啊。

傑克要理查看開了,一切事情總得慢慢去適應,兩人就在路中相擁哭個痛快。

理查說,『現在我們兩人一心去找靈符吧。就我所知,靈符想必是在文都岬。不過,我還有很多話要說哩。』

兩人再度上道,慢慢地走着。

理查像開了閘一樣把歷歷往事滔滔地說個不停,傑克對於心裏所猜想的各種事情也漸漸地有了頭緒。首先,傑克知道理查曾在這兒戰備營裏待過,而這個營是他父親所有的。

『這確是你所待過的地方?不會錯嗎?』

『不會錯。』理查說,『我們一向都住在文都岬,我最喜歡坐小火車了。』

『天下有幾個人的爸爸擁有私家小火車的。』傑克說。

『我們從洛杉磯租汽車駛來文都岬,父子倆就住在一家汽車旅館裏,然後搭我爹的小火車到戰備

營。』理查說，『三〇年代那會兒這兒是條電車路，叫做曼陀西諾郡紅線，後來破產了，我爹就買下來，我們以後就常來加州北部度假。我爹說這事不能對你說，你爹知道了會生氣。』

理查接着又把窄軌換成寬軌的事說了一遍，傑克想到摩根找大批奴工的事，一定是來築路還有開礦。

理查跪在地上，尋找窄軌的痕跡，他說，『我爹有一列紅色小火車，一起是三節，我們父子二人就常來這兒玩，在車上吃東西，那段時間眞是好。』理查環視四周，念着往日。

理查還記得戰備營裏有個轉車台，可以把車頭掉轉方向。

『那時圍牆才築好，門口掛着「戰備營」字樣的牌子，有不少人參加海軍陸戰隊式的訓練，有種種障礙爬越等課目，我們來了有時就在這兒過夜。』理查說。

『那些人都是爲了練身體才來的嗎？』傑克問。

『有些是，有些却不是，大概就是那些「狼兵」了，他們十分粗野，就像泰耶學校那個代課教練一般。』

『文都岬離這兒有多遠？』

『大約十五哩光景。』

在路的左側豎立着一塊標語牌，是理查先發現的，似乎還墨瀋未乾，上面寫着：

好鳥直上雲霄，
夕男死路一條。

這是最後機會，
回家性命可保！

傑克看了，就說，『理查，這兒沒你的事，你回去好了，他們會放你一馬的。』

『也許你說得對。』理查說。

『是我拖累了你。』

『不，是我爹拖累了我，是命運、是天意、是傑遜，管它是誰，反正我是不走了。』

傑克聽了十分高興，就說，『夥伴，走吧！』

理查也露出笑容，說，『咱們走！』

雖然十分疲倦，在以後一小時之內，理查還是說個沒停。

理查說，沿鐵路的一切景物他都記得清清楚楚，他甚至還記起那家汽車旅館的名字來，那是『金斯蘭』。傑克覺得這名字好熟。

理查說，站在金斯蘭汽車旅館的窗口，他可以看到一家大飯店，上面有個風信鷄在那兒轉來轉去。

『那大飯店叫什麼？』傑克問。

『叫「愛珍院」，是烏木造成的，像黑色的大理石一般，人們就管它叫「黑旅店」。』理查說。

『這黑旅店也是你爹經營的嗎？像戰備營一般？』

理查想了一想，點頭說，『是。』

『你沒在那兒住過？』

『那地方卽使用鐵鍊鎖着我進去，我還是不去。』

『從來沒進去過？』

『沒有，我爹也不喜歡進去，』理查說，『不過他常常獨個兒在那門口一站就是三個小時。』

『獨自一個？』

『有時候跟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是狼嗎？』

『大概是的，他們似乎連穿衣服都不習慣，就像那代課教練一般。』

『高暘來過嗎？』

『來過，不過他總是打扮得像奧斯蒙。我爹好像很怕進那旅店，有一次他喝醉了，說起那旅店裏藏着什麼東西。那一夜有風，我們父子躺在汽車旅館的床上，聽到黑旅店的風信鷄在轉動的聲音。』理查說。

『黑旅店裏客人多嗎？』

『空空的，什麼人都沒有，恐怕只有鬼。爹說，那裏面藏着很寶貴的東西，不怕有人來偷。世上只有一個人可以走近它。』理查說。

『知不知道那東西叫做什麼？』

『爹說，那東西是「世界的軸心」。』

傑克心裏知道，那必是那靈符無疑，大世界、小世界，天地間有無數的世界，人在每個世界裏都可以有化身存在，化身也可以不止一個，而是兩個、三個、以至無數個。

理查聽見傑克喃喃自語，就說，『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

傑克說，『加州的摩根沒法接近它，奧列斯的魔根也沒法接近它，許多化身之中只要有一個無法接近它，其餘的也就沒有辦法，他們都進不了黑旅店。你懂嗎？』

『我不懂！』理查說。

傑克自己悟出了道理，也不管理查懂或不懂，還繼續說他的：

『兩個摩根或者十個摩根都沒有兩樣，在不同的世界裏也可以分別存在着莉莉與狄蘿拉，而天下又有多少家黑旅店、亞漢旅館……』傑克說到這兒，目光灼灼地注視着理查。

『你要跟我說什麼？』理查問。

『我知道了，唯有單純的人才能接近靈符，我曾有個化身，可是他已經死了；所以我在陽世的時候就不會在地府，在地府的時候，就不在陽世。你也一樣，你也是個單純的人，難怪我爹叫我「流浪漢」，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

傑克一時豁然貫通，理查似乎也會意了。

『我在地府裏見過奧列斯的魔根，他跟你爹相像，却不是你爹；魔根有個兒子，名叫路登，可是老早死了。你知道他嗎？』傑克問。

『他是我的化身。』理查說。

『這就對了，現在你也沒有化身了，也是一個單純的人，也有辦法去接近靈符。所以魔根就希望我死掉，可以利用你去取得靈符。』傑克說。

理查聽到這兒不禁發抖。

『反正咱們一起去取就是了！』傑克說。

傑克已經上了路，理查猶豫地跟隨着，低聲地說，『我恐怕不行。』

他們的談話暫時休止，林中十分寂靜，傑克對軌道兩旁的怪樹在地府中已有經驗，所以見怪不怪。理查讓軌道枕木絆倒好幾次，傑克又揹起他來。

路軌來到一處車棚，就此打住，棚邊上有條公路，傑克心想，這是第一〇一號公路了。耳邊廂可以聽到濤聲拍岸，『我想就是這兒了。』傑克說。

『快到了，文都岬從這兒下去還有哩把路。』理查說。『但願咱們不要去那兒才好。』傑克一個勁兒向前，撥開野草，上了公路。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中旬，一個名叫沙傑克的男孩，雙手揷在褲袋裏站在水陸相接的海邊，注視着寧靜的太平洋。他才十二歲，長得十分秀氣。他那棕色的長髮迎風翻飛，吹向腦後。他在想念他奄奄垂危的母親，還有很多朋友，有些活着，有些却已死了；還有那天外之天，世外之世。

他跋涉許久，如今總算接近靈符……。

理查拍了他一下，『傑克，你在想什麼？』

『呃！』傑克驀地醒來，他想着母親年輕時的風采，面對藍色海水，好比母親的眼波。他又想到女王狄蘿拉，正輾轉病榻。

他們看到一張電影海報，上面寫着：

第三屆電影節選映

影后葛莉莉名片專輯

十二月十日至二十日

文都岬比卡戲院演出

『傑克，這可不是你媽嗎？這會是巧合？不是的！』傑克搖搖頭，不，這不會是巧合。他的目光落在『后』字上面，葛莉莉便是狄蘿拉。

『走吧！』傑克說，『我想快到了！』

兩人肩並肩朝文都岬走去。

三十八、旅途之末

傑克看到理查力竭筋疲的樣子，他之仍然能夠勉强移步，似乎是全憑意志的力量了。他的臉上紅色的痘子不斷在長出來。

『理查，你還好嗎？』

『不很好，不過我還可以走，你還不必揹我。』他彎腰駝背，繼續前進。傑克心中好生難過，好友理查對於這條火車路線，尤其是這個小小車站，居然有這麼些往事可以回憶，過去的歲月跟這些殘軌野草同告寂滅。

理查說，他的腿重如鉛，傑克可不知道，他的童年片斷幾乎將他燃燒殆盡，一朝夢醒，知道自己父親的所作所爲而又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的時候，其苦痛是可以想見的。

理查與傑克的幼年與地府都脫不了關係，對於兩地的變化，理查也漸有適應的準備了。

關於靈符，傑克是毫無保留地把事實告知了理查。靈符似已覺察了他們要來，從看到他母親電影海報的當兒起，傑克就有了這種想法。靈符近在眼前，它就像醒覺過來的野獸，一聲高吼，普天震動。也像高樓上一盞明燈，發出强光，使得星斗失色。又如一枚極大的磁鐵，在接上激勵電源以後，强大的吸力引動傑克前去。這股巨大的力量來自文都岬的方向，不可抗拒，碩大無匹。

傑克知道，靈符是被繫禁在萬惡的黑旅店之中，它之所以處此，一方面是沒有人具有如此能耐能把它解脫出來；另一方面蟄伏也可免於落入歹徒手中，世上唯有傑遜才有本事能將靈符運諸股掌，而不致有所損傷。傑克覺得，靈符對他的召喚，對他有所屬望，他一定要好自爲之，不可在靈符面前顯出軟弱。

除了臉上各處之外，理查覺得渾身發癢，傑克拉起他的後背衣衫檢查一下，背上也漸漸出現紅疹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傑克問。

『我還走得動，只是癢得難受。』理查說。

『我來揹你好了。』

理查搖搖頭，他費勁地把襯衫塞進褲腰，然後一步步挨着走，『傑克，我想，也許我撑不住了。』

『理查，咱們要一起走進那旅店去，什麼也擋不住！』

『你是說我爹吧？』

『一切的一切。』傑克說。

理查自問比當初在泰耶學校時成熟得多了，跟傑克一起逃出來的時候，他原以爲有很多祕密是傑克所不知道的，沒想到傑克比他知道得更多，他對他爹的一切有了瞭解，這會兒理查對於傑遜想去完

成的任務成了必不可少的助手了，他感到傑遜的召喚，也是靈符的召喚。

『我們在文都岬會跟我參相見對嗎？』理查問。

『我會照顧你的，你是我的牲口。』

『你說什麼？』

『誰也不能傷害你。』傑克說。

在這兒，居然也有像地府裏的那種樹，盤根錯節，枝椏交纏，還有常春藤糾延其上，理查也注意到了。

『這種樹想必是地府來的了？』理查說，『我在書上都不會見過。』

『我想是吧。』傑克說。

『前面一定還有很多吧？』

『何必問呢。』

『你再看看我的背好嗎？』理查掀起襯衣後襟。

『比先前厲害了一點。』

『只一點嗎？』

『嗯。』傑克漫應着，心裏却想着，只怕沒有多久理查要變成象人了。

前面有兩棵地府樹相互糾纏在一起，不像是在相互親熱，倒像是在鬥毆。

雖是下午，陽光却黯然失色。坡下那靈符的吸引力似乎越來越强，那世界的軸心，持有者就有無比的威力，這裏已是旅途之末了，卽使理查走不動，揹他，拉他，務必要達到目的，下去，到文都岬

去。

理查看得出傑克的決心與勇氣，也就牽住傑克，把剩下的力氣全使出來。

再下去三百碼，有棵地府樹是在公路一側，它傴僂過頂，傑克拉着理查從一旁繞行過去。在樹根底下，傑克瞥見有一副骷髏，大約只有八、九歲的樣子，綠格子的襯衫還依然可辨。傑克在前帶路，理查在後跟着，儘速通過。

幾分鐘後，沙傑克首次看到文都岬呈現在眼前。

三十九、地岬文都

文都岬位置不高，孤懸海邊的山崖之上，後面另有一山聳立為屏，狀貌古拙。下去的路經過一帶樹林邊緣，然後一拐，便是一家工廠或是倉庫之類的鐵皮建築，順着山坡而下，不少類此的倉庫櫛比鱗次。這條路然後爬升，傑克推測當是通到舊金山去的無疑。

倉庫、停車場之外，右方便是是濱海了。路上闃然無人，然而史摩根與小火車突襲後的刧餘殘黨，一定已經來了。流浪者傑克與理查在靈符的召喚之下，到達此間。一部黑色凱迪拉克轎車駛進文都鎭，其中坐着兩人，傑克心想也許是軍營之役中的漏網之魚。

傑克看到那風信雞在屋頂上出現之際，知道這便是所謂黑旅店了，靈符的吸力越來越强。理查也知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傑克，他的臉頰與太陽穴上的紅疹愈見明顯。

『咱們一起來幹，一定會成功的！』傑克說。

理查摸着臉上紅疹，說，『我不知道還行不行，腳下實在走不動了。』他又問傑克說，『我到底

是怎麼回事嘛？』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知道如何叫它停止。』

『你看會不會是我爹將病毒施在我的身上呢？』

『也不一定，不過時間一到它自然會退盡，因為海灣島快車快到終點了。』

傑克望着凱迪拉克轎車的尾燈閃閃，朝前駛去，直到消失。

這一次不是突襲，卽使整個文都岬的人都知道他們來了，傑克還是勇往直前。他似乎覺得一身甲冑，手持神劍，直赴愛珍院旅館，而理查跟他站在一邊。

在那第一棟舊倉庫邊上，有四、五棵地府樹在那裏蠢動，怪樹也好，惡犬也罷，傑克才不怕它。

『咱們要跑到路的那一邊去！』傑克牽着理查趕快穿越。

天空中充滿有如裂帛般的聲音，這時候路邊的一棵大樹驀地裏倒了下來，僵僵地躺在路心。

『天哪！』理查說，『它簡直是衝着我們來的！』

『在這兒，善惡、黑白都將有一番較量！』傑克說。他心中想着，這兒似乎是奧特萊的翻版，就算面前有一個隧道擋路，他還是非進去不可，只是他不願意再看見一個人狼艾雷。

『我好怕。』理查說，『如果再冒出這樣的怪樹來該怎麼辦？』

『就算你手無縛雞之力，』傑克說，『要對付一棵樹也不會有問題。』

路已來到最後一個彎頭，下去便是那一排倉庫了。傑克遜在驅策着傑克前進。

多年前文都岬本來是個度假勝地，好景早已不在，在交錯的樹根間，傑克甚至看到有白骨遺留，街頭到處都是斷垣殘壁。

天際有一道紅光時作時息。

街頭有一家店屋有被火燒的殘跡，但火勢似乎並未延燒整條街，有幾家招牌依稀可辨：『危星書店』、『同情茶館』、『富台健康食品』，其餘的多已風雨剝蝕了。店鋪不是關着就是半開，很多玻璃窗已經破掉。店前面有個裸露的女人在那兒走着，她的肋骨條條可數，顯見得是挨餓過久。女人的胸脯下垂，一簇體毛赫然可見。她的臉與頭髮全都染成橙色，伸出左足，踢向一具狗屍，然後維持那姿勢許久，放下腿來，全身像陀螺似的轉動。

走過瘋女人邊上，走過空寂的店鋪，大路邊上便是住宅區了。二層樓房，一層潔白的牆上，塗了許多漫畫與標語，有一堵牆上寫着『你死了！』字樣，看來已有許久了。

『傑遜，我需要你！』那靈符在呼喚。

『傑克，我走不動了！』理查低聲說，『我不行了！』

路勢轉陡，大街兩側各停了一部黑色大轎車，只有車尾露出外面。『我沒法進去！』理查還在咕噥着。

『省省吧，前面一帶樹林咱們能不能順利通過都不知道哩。』傑克說。黑旅店的氣氛籠罩着整個文都鎮，愛珍院眞像是黑色岩石所砌成。靈符在店裏吟唱，那歌兒只有傑克才聽得見。

『傑克，這旅店一向都沒有這麼大，這就怪了。』

『怪事處處有，』傑克說。

『我好怕！』

『只要緊緊跟住我就是。』

前面一帶地府樹紛紛蠢動，理查就像瞎了一般，他的眼鏡早已打破，這會兒又眯上眼睛，他伸手

抓住傑克後身。

『不要慢下來！』傑克說。『大踏步走過去！』

『我走不動！』

『要我揹你嗎？這樣只會更糟，前面再隔五十呎就有障礙。揹了你就快不了啦！』

傑克牽着理查，說，『我喊一、二、三，你就跳！』

路沿的樹根都伸展到路中心來，傑克領着理查一一越過，怪樹張牙舞爪，嘶叫頻頻。

傑克眞恨不得能帶着理查飛越這個地區。他攔住理查腰肢，喊道，『跳！』

一支樹根纏住了理查的手腕，理查大叫道，『它纏住我了！纏住我了！』

傑克拖住理查往後一縮，叫道，『拉出來！』

理查的手是掙出來了，肩膀却脫了臼。前面路上樹根更多，這次可用不着傑克叫喊了，兩人飛躍，越過阻礙，只見那些樹一一倒下，伏在路面。

『你救了我的命。』理查感激地說。

傑克喘着氣說，『從現在起，我揹你走！』

理查在傑克背上熱氣咻咻地說，『你不要恨我，有些事我不會早點告訴你！』

『什麼事？』傑克認爲理查發燒乃是那黑店的邪氣在作怪。

這會兒，傑克忽然發現那停在路邊的兩部轎車不見了。史摩根在那裏？

『來看我爹的人……那衣櫃……那訓練營……我早該告訴你，我只是怕你恨我……』理查說。

靈符的呼聲又來了。

『你眞的能進得了黑旅店嗎？』理查問。

『這會兒我是天不怕地不怕！』傑克說。只要靈符命令他，就是揹着理查同伊利諾都沒有問題。

文都鎮有些什麼人傑克似乎有先見之明，他們誰也不至於攻擊傑克。那個瘋女人已經退到一家店屋裏去了，窗背後，陽台上，在在都有人在窺伺，傑克一點也不在乎。

理查在他背上睡着了，熱氣噴在他的後腦上。

傑克跨過一具狗屍，偷眼看去，危星書店裏書籍散落一地，還有很多注射針筒。屋後出來兩個長着鬍子的裸體男子，其中一個只有一條手臂，另一個的下體勃起，在面前搖晃着。

傑克不想朝屋裏一一打量，不出一會他已經走到兩層樓住宅面前了，在樓下的一個窗口裏出現一個橙色頭髮的女人臉龐。

『傑遜乖乖！』隔壁屋裏另有一個女人低喊着。傑克一眼看去，只見那女人胸口掛着一根鍊條，長可垂地。

每間屋裏都有人在偷瞧，路轉了一個彎，黑旅店便矗立在面前了。

『我需要你，傑遜！』靈符在歌唱。

在最後一個山丘之頂望去，黑旅店一覽無遺。大道伸向海灘，白沙間岩石犬牙交錯，愛珍院靠海一側有巨大的防波堤直通海中。堤前停着一列轎車，有些擦得晶亮，有些已經陳舊，車的引擎都開動着在待命。

有不少作聯邦調查員打扮的人在圍牆邊逡巡，有一個把手擋在眼上四向張望，還有一個持着望遠鏡在探視。傑克立卽躲到一處屋角以免被看見。

傑克知道，只有從海灘那邊才能接近旅店，那就首先必須偷偷越過海灘。

魔根的手下有些坐在車裏，有些在四處走動，使傑克想起初見女王夏宮時的那個情景。他想那兒一定還是由奧斯蒙在號令一切，作威作福。女王呢？還裹在那白色的被單底下吧。

高暘的突然出現使得傑克嚇呆了。他手持一個發話號筒，海風把他的白髮吹到墨鏡前面，傑克一時似乎聞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

『理查，這可不是奇觀嗎？一所可以變大起來的黑旅店，門前站着世上第一號大瘋子。』

理查似睡還醒，咕噥着：『咱們上！』

兩人繞過屋後，藏入高高的蘆葦叢中，溜向海灘。

四十、灘頭重逢

在山腳底下，傑克在草叢中伏地爬行，把理查像背包般馱着，接近路緣時他貼地蛇行。路的另一側就是灘頭起處，巉岩自沙中隆起，海濤拍岸。

路左下方，距黑旅店一箭之遙，有一家汽車旅館，招牌已經不明，彷彿可見『金×蘭』字樣，傑克記起，這該是金斯蘭旅館，也便是史摩根帶了兒子在這兒窺伺黑旅店的所在。

再遠一些，可見白髮的高瞐在那兒對一羣穿黑衣的人比手劃腳。其中一人趄向海灘路上，左顧右盼。高瞐又發了一道命令，只見一輛黑轎車傍着路上那人駛來，那人解開衣襟，掏出一把手槍來。車中的人們仰面望着山上，傑克暗自慶幸，好在早一步已經下山了。

傑克仰起頭來，只能看到黑旅店的頂上兩層，屋頂的風信鷄兀自轉着。靈符的呼聲更加急促了。『來吧！來吧！』

那個掏槍的人在前走着，接近那滿是瘋子的地區了，車子在後跟着，只聽見高瞐藉着號筒喊話，

『把他揪出來，把他揪出來！』隨後又命令道，『豬腦子，不會再派一個人到街對面去！』另一個人立卽應聲出現，手中也拿着一枝槍。這時候沒人注意海灘這邊。

傑克一看時機到了，便低聲吩咐理查，『抓緊了！』他在蘆葦叢中彎腰疾走，幾秒鐘後，他又蹲伏下來。理查在背上一點份量都沒有，呼吸沉重。海水只在二十呎開外，傑克依然可以聽到高瞐的吆喝聲，靈符却敦促着傑克向前。

理查從背上掉下地來。

『你沒事吧？』

理查伸手摸摸額頭，『還好。你看到我爹沒有？』

傑克搖搖頭。

『我知道他在這兒。』理查說。

傑克心裏有數，史摩根想必就像幾年前那樣，在金斯蘭汽車旅館裏待着。

『傑克，別理會我爹，在我心中認為他已經死了。』

『散開！』高瞐的聲音透過號角傳出來。

可是傑克却聽到另一個聲音，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

『沙傑克，我在這兒！』那聲音又來了。

這是黑人巴卡的聲音。

『眞的，我爹已經死了！』那是理查的聲音。

『我在這兒！』巴卡又喊了一聲。

『巴卡！』傑克應着。

『快到這邊來，別教那些魔鬼看到了，把你的朋友帶過來。』

理查仰躺着，一手掩面。

『理查，咱們得往下挪一點，巴卡在這兒。』

『就是那黑人巴卡嗎？』

『是的，我的好友巴卡，他會幫助我們。他在岩石那邊，看得到嗎？』

理查仰了一下脖子說，『我太累了，看不見。』

『爬到我背上來！』傑克說。

巴卡從岩石後面可以瞄見高暘正朝金斯蘭前門走去。

沙傑克聽見靈符直着喉嚨在呼喚。

高暘的號筒又出聲了，『每十五分鐘給我一次報告，無論什麼動靜都不要放過！』

高暘走開了，他的手下都注視着他，傑克乘機揹着理查朝那岩石飛奔而去，一會兒就撲倒在岩石背後。

那岩石一串三塊，傑克看到巴卡坐在一塊小毯上，靠住中央的那塊岩石。『巴卡！』他喊道，可是眼前的情景使他涼了半截，他歡欣的心情也突然暗淡下來。

巴卡的情況看來比理查還糟。他身上只穿了一條棕色的短褲，身上的皮膚都像長了痲瘋。

『小流浪漢傑克，在這邊坐下！』巴卡的聲音沙啞，『我要告訴你很多事情，你好好兒聽清楚了！』

『你好嗎？』傑克說，『我能爲你做些什麼嗎？』

他把理查輕輕地放在沙灘上。

『你聽清楚了，你可以看得出來，我的確很不舒服，別担心，我會好起來，你那小朋友的爸爸在我身上施了法術，連他自己的兒子也不能倖免。他不要他兒子進入那兒，可是你一定得帶他去。』

巴卡的精神好一陣壞一陣，自從阿狼死後，他第一次又想大哭一場。『會的，我會照你的話去做的。』他安慰巴卡說。『巴卡，我媽可平安嗎？』傑克問。『她還活着，是嗎？』

『你可以儘早打電話給她，不過先得把事情辦完。你要拿不到靈符，女王跟你媽都死定了。奧斯蒙一千人已經在到處散佈謠言，說女王已經死了，女王要是眞的一斷氣，幽明兩界就會暗無天日了，大家都怕魔根……』

巴卡顯得十分的累，他閉上眼睛，在岩石上靠了一會，然後說，『你聽說過路登這個名字嗎？』

傑克點點頭。

『這是命運的安排，你媽遠迢迢地把你帶到紐漢夏，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我只要等待，是靈符給你的召喚，傑遜，這個名字想必你也聽過。』

『傑遜就是我。』傑克說。

『你好好去取靈符，我給你帶了這個來！』巴卡拿起那條毯子，其實那並不是一條毯子，而是一片橡膠製成的東西。一展開來，却是一個橡皮筏胎，做成有身無腿的馬匹模樣。『把它吹脹了，你跟理查就可乘着越過水面了。』

傑克一看那匹馬的樣子，心中不免勾起一股記憶，他認識這馬的造型，那是阿卡地遊樂場旋轉馬中的一匹，有一天巴卡在修理它。

『你還記得它的名字嗎？』巴卡問，『她叫白姑娘、白媛。現在我把它託付給你，你帶她回老家去。』

傑克用嘴對着白姑娘的灌氣口吹氣，一面問道，『巴卡，我能爲你做什麼？』

『你乖乖去取靈符就好了，難道我還要你到文都鎮上藥房裏去買萬金油？』

傑克用勁吹氣。

一會兒，背長四呎的一匹橡皮馬就吹成了。理查像是半睡半醒。巴卡說，『扶你朋友上馬吧！』

『黑旅店那兒有碼頭可以登陸嗎？』傑克問。

『比碼頭還要理想。』巴卡說，『你們划着筏子，來到黑旅店邊上防波堤附近，會看到很多支大木樁，木樁間架着梯子，可以爬到頂上的平台去，平台就在餐廳的後面，有落地長窗可以進去，』巴卡喘着氣，停了一停，然後說，『進了飯廳，就會自然而然嗅得出靈符的所在了。不要怕，它在那兒等着你們！』

『那些人要是來追捕，我們要怎麼辦？』傑克問。

『用不着怕，他們進不了黑旅店！』巴卡似乎怪傑克連這一點也不知道。

『我知道，我是說還在水上的時候，要是他們用船追來，怎麼辦？』

巴卡這才悠悠地露出微笑，『魔根這批人是近不得水的！』

傑克扶着理查上了馬背，好在高暘那批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山上。傑克有把握可以安全偷渡到大木樁那兒。

他偷眼看到有個穿着黑衣的人正好穿過金斯蘭汽車旅館的前門。

『走啊！』巴卡使出最後的氣力喊道。

傑克也聽到高暘在那兒吹着哨子，手指山下，　喊道，　『把他找到！斃了他！誰做得到，賞一千元！』

子彈已經朝灘頭方向射來，巴卡向他們揮手告別，筏已到了水中，傑克使理查在筏前抓住馬的前鬃，他自己拚命划着，到防波堤終端時，他們就一無遮掩的暴露在外了。

傑克專心划着，連魔根的人是否已經殺了巴卡都沒有時間去想，他先得划到平台下的木樁邊上。他從筏上滾下，推着馬尾，用雙腿剪水。

終於來到第一根樁位了。那些木樁粗於電線桿，傑克抬起下巴，可以看到黑旅店高高在上，回顧巴卡，依然在灘頭那邊沒有移動。再看那排汽車旅館破屋後方草中，出現了幾個黑衣人，朝灘頭方向奔下來，其中兩個接着就向他這邊跑來，嘴裏在叫喊些什麼，聽不清楚。

一陣海浪掃來，把筏幾乎推回灘頭。

那裏來的浪頭？筏朝下一沉時，傑克看到了水面上有黑色的東西隆起，活像鯊魚的背脊，他把頭沉入水中，却看到一條雪茄形的魚肚皮，向他游來。

不管牠是什麼，傑克大感驚惶。他覺得那條怪魚就一直在他的筏底下逡巡不去。那怪魚長着兩條長鬚，在他身邊滑翔過去，傑克看到牠的頭部側影，却像一個猿人。

傑克想，是怪魚也好、怪獸也好，這也許就是魔根那夥兒不敢下水的原因吧。

傑克看到高暘手擧獵槍，朝他射擊，子彈咻咻地飛過來，那怪魚竄上水面，拿背鰭擋住了子彈。高暘沒有辦法，從灘頭返回金斯蘭去了。那怪魚繼續鼓浪，把筏推向平台下的木樁。

木樁上長滿了海草與青苔，排成四列。巴卡說過的梯子却似乎不見踪影。傑克載浮載沉，他把身上的襯衣脫下，掠在筏後馬尾上，鞋子已經搞丟了，他把長襪也脫下來擱在襯衫頂面。

理查坐在筏的前段，眼睛閉着，也不出聲。

『我們得找到梯子！』傑克說。

理查只點了點頭。

『梯子總該是附在樁上吧。』傑克推想，他點一點數，木樁一共是四列，每列五根，一起是二十

根。

他們的筏徜徉在第一、二排木樁之間。現在得設法爬上樁頂去，否則筏撞着木樁，遲早沒有生路。傑克叫理查幫忙，理查也張開眼來了。可是一看樁的表面，兩人都嚇着了，黏黏滑滑附在木樁上面的有許多像水蛭似的生物，想要爬樁，根本沒有可能。

理查又來了，『我發着燒，總有一百零五度，我不要上去，我沒有辦法上去！』

傑克說，『你也不想一想，巴卡這會在灘頭上恐怕已經死翹翹了。我們一定得上去，不能使他失望！』

傑克把筏推向下一排木樁，終於看到了梯子。

梯子裝在最裏面的兩排木樁之間，最下一級離水面約有四呎。

儘管理查口口聲聲罵傑克是瘋子，傑克還是說服了他，試着爬梯子。

傑克把筏盪到了梯子下面，拿脫下來的襯衣的一隻袖子綁住筏後馬尾，另一隻袖子綁在梯子最下一級上，這樣在人要攀到梯上去的時候，筏才不會盪開。

『好了，你先上，』傑克說，『不過我會幫忙你，不會有多大困難。』

『才不要你幫忙！』理查說着，在筏上站起身來，一晃蕩，兩人幾乎一起落水。

『小心了！』傑克說。

『我自己會小心！』理查說着，伸手去抓梯子，足下一滑，筏盪開了，雙足臨了空。

『救命哪！』理查喊道，還好筏子還有襯衣繫着。

『別慌張，』傑克說。『把腳退回來。』

理查降落到筏上站穩。

『讓我扶你一把，好嗎？』傑克徵求同意。

『好吧！』理查服了輸。

理查顫抖着，雙手攀住梯子最下一級，傑克用手托住理查的屁股，說道，『雙腿不要亂踢，拉上去，只要膝部夠到梯級就好了。手朝上一級攀，上！』

『好！』理查的一隻膝蓋上了梯子最下一檔，傑克穩住筏子，一會兒，理查已在梯子上站直了。

『不行啦，我要掉下來了！』理查嚷着。

『再上去一級，我可以幫助你！』

理查把一條腿往上移，再來第二條腿，總算上了第二級。傑克抬頭一打量，那梯子大約有三十呎高。傑克抓住理查足踝，推他上去。傑克也爬上了梯子。

爬了約有三分之一，傑克扶住理查的腰肢，以防他不支倒下，跌入黑水之中。

一會兒，梯子頂上的板門就在他們頭上了。傑克憂慮的是，萬一那門是給釘死了，那該怎麼辦呢？還好傑克只是一場杞憂，朝上一頂，門就開了。兩人爬出洞口，上了平台的甲板。

過門之(五)

最後掙扎

金斯蘭旅舘已是六年沒見人跡了，屋裏發着霉味，這味道使史摩根想起死人的氣味，那時他還是個孩子，病了四年的外祖母終於壽終正寢，當時的氣味就跟現在一樣。

傑克先發制人，在戰備營使摩根猝不及防地吃了一次敗仗，惱羞成怒。現在他在當日跟理查一起待過的房間裏踱着方步，時時以拳擊掌。他緊握拳頭使得指甲掐入肉裏，胸中翻騰着惡氣。

這時分想必理查已經死了，摩根想，理查是他兒子，在暴風平原活了下來，難逃愛珍院的一刧。兒子是沙斐爾的兒子殺的，可是他不是也曾殺過沙家的兒子嗎？

忽然，摩根想到他的父親史戈頓，是俄亥俄州路德會的牧師，在摩根心目中，是個嚴肅而可怕的人，他的整個童年，無時不是在逃遁之下過日子，最後總算逃進了耶魯大學。他在高中二年級時就一心一意想進耶魯，因爲他知道，那是他農村出身的爸爸所不敢涉足的地方。至於理由何在，他也弄不清楚，反正有點兒邪門就是了。自從摩根進了耶魯，他父親的淫威就對他無法施展了。

如今他忽然覺得他的老爹宛在目前，還說，一個人如果失掉了兒子，就算整個世界都歸於你，又有什麼好處？

屋裏的霉味使他作嘔，這是一種死亡的氣息，幾乎使他窒息。

有什麼好處？有什麼意義？

一個擁有整個世界而失去了兒子的人該死！眞該死！

死亡，一個兒子死在地府，一個兒子死在陽間，兒子都死了，還有什麼意思？

忽然，他有了答案了，傑遜快要擁有整個世界了，對傑遜來說，擁有世界就已經夠了。

他握緊拳頭，指甲刺入手掌，鮮血淋漓。

十分鐘後，一部轎車開到門口，摩根走到窗口一看，只見高暘慌慌張張地下得車來。

幾秒鐘後，高暘用雙拳搥打房門，摩根也不知來的是禍是福，不過他認爲高暘大概是瘋了。

『摩根，快開門來！』高暘氣吼吼地嚷着，『我有消息要告訴你！』

我在望遠鏡裏都看見了。

好啊，高暘，你也到了該瘋的時候了。在印地安那州你不但沒有把沙傑克收拾掉，還夾着尾巴逃了，這會兒又怎麼了？

摩根開了房門，雖然他心中激動，臉上却不動聲色。

『他們到旅店裏去了，……水上一槍沒打中……水中有怪物保護他們……他們……他們……』高暘辭不達意。

『慢慢來，小心腦充血！』摩根關上門，從口袋裏取出一個瓶子交給高暘。高暘旋開蓋子，咕嚕咕嚕地喝了兩大口。

『我的兒子上筏的時候還活着嗎?』

『不知道,』高暘猛搖其頭,說道,『有人說還活着,有人說死了。』

高暘把酒瓶留在手頭,不曾還給摩根,這會兒摩根已經無需威士忌也無需古柯鹼,他正處於自然的昂奮狀態。

『不要緊,從頭來過,』摩根說,『這一次可不能有所差錯了!』

高暘還要告訴摩根的是還有那老黑人在沙灘上的事,其實這在他意料之中,不說也可以想像得到。他從望遠鏡中看到那繪着馬頭的怪筏,早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他決定把兒子的問題擱在一邊,沒有兒子還有什麼意思?只有一個人因此得利,那便是傑遜,傑遜就要擁有世界。不,摩根要擁有整個世界,他要成爲一切宇宙之主,這便已經夠了,這便是他的目標。

所以他要取得靈符,這是他的目標。可是在他與目標之間還擋着一扇門,一扇鎖着的門,他需要鑰匙,開那門的鑰匙!

他不需要開鎖,他要把那扇門毀掉,使它永遠不得關閉!

把靈符毀掉,整個世界就是摩根的了。

『高暘,』摩根高喊道,『你說這有什麼好處?』

高暘楞在那兒,張口結舌。

『我不懂你的意思……』

摩根臉色一沉,不再是史摩根,剎那間變成了奧列斯的魔根了。

『好處就在能夠擁有整個世界,擁有世界就已夠了!』

高暘瘋狂似地注視着魔根,這是奧斯蒙的聲音,『主人,你不知道,他們已經進去了,他們就要

拿到那東西……』

『我知道,他們進去了!』摩根好整以暇地說,『我的兒子進去了,他可永遠出不來了,我的兒子死了!高暘,你的兒子死了,如今,我的兒子也死了!』

『沙傑克!傑遜!』高暘大聲喊道,『我要跟你算帳!』

他用陽世與地府兩種語言咒駡着,摩根在一旁靜觀他的發作。

高暘又猛喝了一口酒,摩根說道:

『現在聽好了!』

『是的,主人。』高暘、奧斯蒙立正聽訓。

『我的兒子是不會活着走出黑旅店來的,我想沙傑克也不見得活得了。他的功力不見得夠,就算出來了,不死也得瘋,那東西自會收拾他,可是他也可能活着出來,高暘,有這可能……』

『眞他媽的狗雜種!』高暘緊抓着酒瓶,幾乎要在瓶上留下握痕。

『你想那個老黑人在沙灘上嗎?』

『是的,那個巴卡……巴古什麼的。』

『還活着嗎?』

『不知道,要不要把他弄上來?』

『不必了,我們到灘頭去,到黑人邊上埋伏起來。』

『埋伏起來!』

摩根的笑容展開了。

『不錯,你、我、大夥兒一起去埋伏,如果傑克僥倖生還,他第一個就是要去看那老小子……』

『妙!妙!』高暘連聲道好。

摩根這才覺得兩個手掌心好疼，他看着血淋淋的手掌，笑容更擴大了。

他用血掌撫摸着掛在胸口的那把鑰匙，那個可以發出電閃來的工具。

『這對誰都有好處！』摩根的嘴角咧到耳根，活像是一匹狼。

不錯，他是一匹老狼，可却依然狡猾、難纏而操着生殺大權。

『走！高暘，』他說，『咱們到灘頭去。』

四十一、黑店之戰

史理查並沒有死，只是當傑克抱他起來時，他已經失去了知覺。

靈符在呼喚着：來吧，帶着你的牧羣來吧。

傑克也有昏眩欲吐的感覺，他用足把平台通下面梯子的門閉上，耳邊廂只聞得黑旅店屋頂上的風信鷄叮噹作響。

平台向愛珍院飯店後面延伸，近屋處升高一級。往日此間生意鼎盛時，前來度假的旅客們想必都在這兒大陽傘底下喝酒或者閱讀偵探小說。遠眺則可望見海岸外的小島。

如今繁華徒成陳跡，木板上原來髹漆的顏色已不可辨，一律都變成黑色。

二十呎以外便是巴卡所稱的落地長窗了，玻璃上留下肥皂洗擦過的痕跡，宛如盲人的眼睛，上面有字，寫着：

『回家的最後機會不可喪失！』

傑克朝它端詳半晌，忽然那字句變成了：

『她已死了，傑克何必多此一舉？』

理查咿唔作聲，傑克道：『你是我照顧下的牲口，前途不遠了，跟我來吧！』

傑克走近那長窗，黑旅店似乎跟他在打着招呼，說：你眞以爲具有傑遜的能耐？進得來也出得去嗎？

循着窗玻璃，傑克可以看到有陣陣的紅色的電花，直走黃銅的門把。那把手閃着紅光，好像在爐子中鍛燒的熱鐵。它向傑克挑戰，好像是說：

來啊，孩子，來摸摸我看看。

傑克幼時有過觸電的經驗，他知道那是什麼味道，他的雙臂捧着理查，在那兒注視着門把。紅色的電花注入到門把上去，積聚起來都把它燒紅了，那黃銅熔化了，滴滴往下淌。傑克心想，如果要用手去觸摸，那是一定會被灼傷的。

傑克抱着理查，在窗外等待着，他等待自身上傑遜的部份增强起來，另一方面也希望靈符會再呼喚他給他勇氣。

可是傑克却聽到母親的叫聲：

『傑哥兒，是你該自己做主的時候了，不要一直仰賴別人給你打氣加油，想怎麼做就去做吧！』

傑克斷然地伸出手去，觸摸那紅熱的門把。

原來這一切只是幻象，門把一點兒都不燙手。傑克推開落地長窗入內，靈符的歌聲又來了：**傑遜，幹得好！來吧，來吧！**

傑克抱着理查，跨過門檻，身上感到有異力推拒，他挺身抵抗，一霎間那推力就消失了。

餐廳中光線不太好，霧濛濛的，牆壁上發出陳腐的氣息，傑克知道，屋裏並不是空的，有某些東西佔據着，是什麼東西却不知道。他知道史摩根他們是不敢進來的。他也知道要對付那種東西，只怕連靈符也幫不上忙，一切得靠自己。

傑克覺得後頸上癢癢的，用手去拂時却溜走了。理查在懷裏呻吟着。

原來這是一隻黑色的大蜘蛛，從懸空的電風扇上吊下來，目光炯炯。傑克避過牠，朝桌子走去，那蜘蛛亦步亦趨地跟了過來。

『小賊！』傑克忽然聽到那蜘蛛嘰嘰吱吱地咒着，不禁尖聲喊叫，叫聲震動了整個餐廳，那蜘蛛立卽收線，朝天花板上退去。可是在地面上那個角落裏，有什麼金屬聲的迴響，又有笑聲發出。

傑克在一張餐桌上把理查放了下來，『理查，我得離開你一會兒。』他說。在桌子底下有一堆桌布，傑克抽了底下比較乾淨的，拿一張蓋在理查身上，一直拉到下巴底下。

那蜘蛛還在吱吱喳喳，『待我來收拾他，小賊！』

傑克本想把桌布將理查連頭蓋上，不過他心中一想，這樣看起來豈不像一具死屍？

他從口袋裏摸出那顆深綠色的彈珠，還有那地府中有人送他的那面小鏡子，傑克也不知道那有無辟邪之功，不過既然來自地府，而地府中的東西也自有可以與邪惡對抗的能力。

傑克把彈珠塞在理查掌中，低聲吩咐道，『好好握着。』理查緊緊抓住了。

傑克打量着這個餐廳，倒與亞漢旅館的餐廳十分相像，一扇扇的雙扇門，通到旅館內的其他各處。

他穿過房間，又感到陣陣推力，迫他停住，可是傑克並不理會，只朝前走去。

他走近雙扇門，只聽得一陣耳語的聲音，又像是從旅館的整體裏發出來的：

『你在担心史摩根，你在担心他的那些惡狼，還有那籃球敎練、塑膠炸藥……。我們這旅店才不担心這些小問題，摩根在我們眼裏小如螻蟻，最多還能活上二十年。我們要保護靈符，它才是整個世界的軸心，我們要使它免於被小賊偷取，要是你不知好歹，我們自有辦法對付！』

傑克把一道道的雙扇門推開，外面是條走道，一直通往大廳。他知道這兒的結構與亞漢旅館相彷，有樓梯可通到樓上。在那兒是個大舞池，他直覺地知道，想找的東西便在那裏。

傑克回眸一望，理查還安然地躺在桌上。他把身後的門掩上，慢慢地循長廊走來，他的破運動鞋在陳舊的地毯上吱吱作響。

附近有很多會議室，標着『金門廳』、『四九廳』、『曼陀廳』……等等，最後一間的門上又寫着，『你媽慘叫而死！』等字樣，傑克仍然不加理會。在長廊遠方盡頭，便是大廳了。

喀啷！一個金屬相碰的聲音。

傑克猛然回頭，看到走廊遠處有個影子，長廊兩側是桃花心木的板壁，各會議室有門，又有一個個像教堂拱門似的開口，設置着一扇扇可以從上面降落的鐵柵，柵門下裝着犬牙般的尖釘，門降下來堵住開口時，釘子就捙入地中。

『傑哥兒，你自己打量吧，三年前你跟你媽和湯美叔叔去參觀倫敦塔，這兒的鐵柵門就跟那兒的一樣，你害怕嗎？』

傑克胸口一陣難受，可是他不怕，萬一有什麼變故，不消一秒鐘，他就可以逃到地府去了。

喀啷！那聲音又來了。

傑克一身冷汗，毛髮直竪。猛回頭，又看到一個影子，影子中透着金屬之光，那個房間裏的大理石壁上長着青苔，壁縫中有蛆蟲冒出。

喀啷！

這一次傑克已經見怪不怪了。大理石壁一會兒又成了桃花心木的板壁了。他忽然悟出一番道理，他既非傑遜，也不是傑克，而是二位一體的第三者。他且不管這種現象是好是壞，但願這個具有雙重身分的第三者要特別堅强才好。

喀啷！

這一次四周的環境不再有什麼變化了，他聽到的金屬碰撞聲出自一扇門後，像是生銹的機器要開動的聲音，他走向標着『海龍酒吧』字樣的那道門，一面伸手到牛仔褲口袋裏摸出很久以前巴卡送給他的吉他撥片。

他等待着，且看他們用什麼辦法來收拾他。

喀啷、砰，喀啷、砰，喀啷、砰！

聲音一步步朝他移近。

喀啷、砰，喀啷、砰。

忽然停了步。傑克等待着，他倚在門邊的牆上，靜觀其變。他的背脊僵硬，緊張得快要垮了。

突然，一個鐵掌朝他飛來，拳頭上裝着二吋長的尖釘。他縮在壁角，喘息着。

無助之下，傑克翻身逃到了地府。

他站在鐵柵門的一邊，只見對面是一具生銹的甲胄，筒狀的頭盔頂面有一朵紅纓，頭盔上只留一個眼睛細隙，身上有蛆蟲在那兒蠕動，跟泰耶學校胖哥房裏壁上所冒出來的一般無二。那甲胄的各處關節移動時吱吱作響。

甲胄武士的鐵拳上裝着尖釘。

傑遜動彈不得，負隅以抗，那武士的右手握着一支大鎚，總有三十磅重。

那鐵柵門就隔在傑遜與那武士之間。

這時候，雖然沒人操作，那升降鐵柵用的絞車，吱吱地轉動起來，把拉門的鐵鍊捲動着，鐵柵應聲升了上去。

鐵拳伸了過來，在牆上打了一個大洞，鐵鎚也隨着飛來。

傑克與傑遜的混合體游離於兩界之間。傑克看清了海龍酒吧暗處的那個甲胄武士披掛有所不同，頭盔不是筒形而是鳥首形的，頂上也沒有紅纓，還裝着兩支牛角，胸口垂着鐵鍊。陰陽兩界的這兩個武士所持的鐵鎚却是一模一樣，而且同時擊來。

『快逃啊，小賊！』這是黑旅店的叫聲。

傑克心想，我不是小賊，我才不逃！

鳥首形頭盔後面發出怒吼，鐵拳飛來，打落了左邊的門片，再一拳，右面的門扇也落了地。

那鐵甲武士站着總有七呎高，像個拚命的機器人。

『逃啊，小賊！』

不！傑克堅決地答應着，他瞪着衝過來的鐵甲武士，從袋中取出吉他撥片，向武士刺去。頭盔應聲掀起。

傑克楞了，那頭盔裏竟是空的。

鐵拳却朝傑克打來。

同時，傑遜在地府中面對着那個戴着筒狀頭盔的武士，掀開了頭盔後面的祕密。那是一張至少有

三百歲老的面孔，那老頭面孔的一側，已經受過了傷，骨頭像碎了的蛋殼，刺穿皮膚，乾了的疤痕大概是腦漿。它張牙露齒而笑，眼睛發紅。

喀啷之聲又起，不止一個。

左方大廳中出現了第二個武士，戴碗狀頭盔；接着又有第三個、第四個武士出現，一步步朝長廊走來。

他的雙臂被抓住了，尖釘刺入肩頭與手臂，熱血潺潺流出。那武士露出獰笑，把傑遜拖向身邊。

傑克感到一陣劇痛，這不是幻想，尖釘穿進他的身體，眼看就要沒命。

他想掙脫武士的掌握，却發現那頭盔中也是空的。黑暗中他看到兩道紅光，好比是兩隻眼睛，那武士揪住傑克，向上提起，傑克只覺全身冰涼，一股冷風從頭盔中吹出。

完了，傑克想着，我死定了，母親、理查都活不成了，史魔贏了！

傑克！耳邊廂響起了巴卡的呼聲。

傑遜！這又是巴古的喊聲。

拿出吉他撥片來！

傑克握緊撥片，他覺得一陣熱氣，就像那硬幣所曾給過他的那樣，寒冷消失了；忍住全身的疼痛，他把撥片朝武士刺去，深深刺入，他心中充滿溫暖，眼前出現一道彩虹。

那象牙的撥片宛在手中，撥片還是撥片，傑克看到撥片上鐫着一個圖案，那是一個人像，女王狄蘿拉的面相，也是他母親的面相。

傑克與傑遜的喊聲合而爲一。

那撥片深深刺向武士，呼嘯着落入黑暗的空虛之中。傑遜看到撥片的尖端正中那吸血鬼般的武士前額，它的雙眼暴出，黑色的腦漿流滿他一手，血中有無數蛆蟲蠕動。

傑克的頭殼撞到牆壁，肩頭與雙臂一陣陣的悸痛，可是他還緊握着吉他的撥片。眼前但見那套盔甲垮散落地，鳥首樣頭盔擊地有聲，片片碎甲零落一地，成爲一堆廢鐵。

驚魂甫定，傑克只怕那散落的廢鐵會忽然集合起來再施攻擊，等了一會沒有動靜，他拔腳向左跑向大廳……他瞥見另有三個武士慢慢向他走來，手中持着旗幟，彷彿是地府中魔根馬車上的飾物。當然，這些武士並非魔根的手下。

傑克暗道不妙，他的手中仍然握着吉他撥片，撥片已經有了損傷，上面佈滿了裂痕。

『不要再來啦！』傑克呻吟着，『累死我了，天哪，不要、不要了！』

『巴卡，不行了呀！』傑克呼喊着。

寒風呼嘯着，充滿了黑色的空間。

那些武士一個個逼近前來。

巴卡微弱的聲音叫着，『傑克，盡力而爲吧！』他的聲音逐漸消失，只剩下傑克獨個兒來苦撐危局了。

四十二、靈符到手

傑克的媽所演出的電影角色，常是一些不正經的女人，她自己似乎也引以爲憾。傑克幼時電影看得多了，對於電影中的一些英雄人物十分崇拜，耳濡目染之下，有時還學說他們的台詞，模仿他們的動作。

那些鐵甲武士朝傑克逼近的時候，活像機器人般搖擺着，他心裏想着，它們背後該插着一把上發條用的鑰匙才對。

傑克緊握着那已有損傷、逐漸變黃的象牙撥片，準備彈奏一曲的樣子。

看到傑克一副像電影中英雄人物無畏無懼的氣概，鐵甲武士顯得有點趑趄不前了，地板吱吱地響着，各處的門一一關上，屋頂的風信雞也暫時停止了轉動。

武士們再度上前，如今它們築成一道人牆，其中一個擎着鐵球，一個拿着戰錘，另一個却使用一

把雙刀長刀。

傑克忽然變成地府中的傑遜，充滿了勇氣，面對着武士們走去。武士中之一掀去面罩，露出慘白的頭臉，它把頭盔取下向傑遜丟來，傑遜低身一避，又變回了傑克。

那副無頭的盔甲嚇唬不了傑克，他吼道，『這種花樣見多了，我可不怕你！我非要取到靈符不可。』

樓上的五個房間裏轟然巨響，窗戶統統向外爆裂，那便是五個武士的葬身之地。只聽得靈符喊道：**傑遜，到我這兒來！**

傑克面對着眼前這幾個，仰天大笑，『來啊，過來啊！』他從來沒有笑得這樣高興過，『我可不管你們是來自那一個「圓桌」的臭武士，上啊！』

傑克挑了中間那個沒有頭的，撲將過去。

巴卡的撥片來到無頭武士頂上時，它的鎧甲全部垮散一地。

葛莉莉在亞漢旅館房間的床上躺着，她在看書。她忽然聽得有人叫喊，這可不是兒子的聲音嗎？她傾聽着，聲音似乎來自大廳，聲音却沒有了。傑克明明還沒有回來，她的癌症還在一寸一寸地銷蝕她。看看時間，吃止痛藥還要等一個半鐘頭，能早一點吃該有多好，至少可以擋一陣痛苦。

她想，不如一口氣吃它一大把，一了百了也好。醫生都是騙人的，說什麼癌症有藥可治。不過，在沒有再見傑克一眼之前，她是不甘心就此死去的。

她點上一支烟，自嘲說，『你這個瘋老婆子！』這一陣子可怪了，烟吸不到兩口就會咳個不停。她重新拿起書本，她覺得胃裏不好受，眼淚滾滾而下，兒子聰明的臉龐、活潑的眸子，宛在目前，她不能死，怎麼捨得死呢！

『回家來吧，傑哥兒！』她祈求着。

她閉上眼睛，想小睡片刻。

那個使鐵球的武士，維持不了多久，也爆裂倒下；只餘下那個用大錘的，虛晃幾招，支解如儀。傑克站在一堆廢銅爛鐵之間，依然大笑着。

巴卡的撥片越來越顯得蒼黃，裂痕加深了。傑克似乎聽到那老黑人的耳提面命：小流浪漢，我相信這屋裏還有個不堪一擊的洋鐵罐存在着，你得撐下去！

『我會堅持到底！』傑克大聲說。

他踢開這些甲冑碎片，大踏步走向大廳中央。

傑克！來啊！到我這兒來！靈符喊着。

傑克開始上樓，梯級上了一半，只見最後一個武士在那兒俯視着他，那傢伙總有十一呎高，盔上戴的黑色纓毛，眼光透過頭盔隙縫眈眈而視。它的手上拿着一支巨矛。

傑克略一停頓，馬上繼續登樓。

傑克想，一個比一個兇，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轉瞬間，他又變成了傑遜。

傑遜知道，這傢伙一定是從暴風平原來的，想是跟火球離得太近，一身焦黑。

傑遜轉眼一看，四周鬼影幢幢，在地府鐵樹造成的欄杆間來來去去，男女都有。他們看來裝扮不差，只是沒有生氣，也許這便是鬼之所以爲鬼吧。

傑遜來啊！傑遜！

傑遜一時並不願意再返回陽世，他深怕翻來翻去，有一天會失足而永遠沉淪，不得超生。他在登

上另一層階級之前，瞬間又成了傑克。他想，他是個單純的人，根本無需化身而存在於任何一個世界之中，只要面對現實，那一個世界都是一樣。那一個世界中都有黑旅店存在，在加州、在地府，一樣的有海灘，有地方海水澄藍，有地方天空中有巨鷹俯衝，在地面搏攫羊羣。

足踏兩界，來去翻覆的瞬間，好像賭枱上翻牌那樣迅速而容易，那會不會像噴射機一樣留下音爆的巨響？

傑克！傑遜！來吧！靈符在所有的世界裏呼喚着，它無所不在。

傑克應聲追踪，就好像尋路回家一般。

傑克才上了一階樓梯，面前的黑武士挺着長矛迎着他。

傑克抓緊了巴卡的吉他撥片，準備應戰。

『我可不跟你纏，』傑克說，『你給我滾！』

黑武士提矛刺來，傑克一避，長矛刺進了樓梯階級的木板裏，它使勁把矛抽出，傑克却已乘機竄上兩級，撥片還夾在他的拇指與食指之間，這時候忽然像打碎了的蛋殼，齏粉般散落地面，傑克一時楞了。

黑武士舉矛刺來，在傑克鼻梁上橫向通過，一陣狂笑充滿了空間。

這不過是個披着盔甲的空殼，尚未死絕的幽魂而已，不要怕它。傑克正在賈其餘勇，狂笑又起，長矛再度刺來，把樓梯的扶手欄杆一下子弄斷四呎有餘。長矛一抽，下一招又來了。

傑克，你不需要魔液也能往來自如，你不需要撥片，照樣可以對抗邪惡。

長矛又刺過來了，傑克吸了一口氣，趕快避過，矛頭相去只有一吋，他伸出左手扶那斷了的欄杆，碎木戳進了指甲縫裏，一時痛徹心肺。用右手扶穩了，方纔免於墜落。

傑克，現在你明白了嗎？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裏！

傑克忽然覺得那武士刺槍的動作好慢，是關節生銹了嗎？他躲過一槍，伸出雙手抱住黑武士的頭盔。

『奉女王之名，』傑克說，『把你從這世上除去！』

頭盔裏的兩道紅光驀地裏熄滅，傑克感到重量全都落在他的手上了。這頭盔怕不有十五磅的份量，黑武士身首異處，身上的盔甲頓時垮在地上了。

傑克竄上二樓走廊，那兒空氣清新而明亮，就像那一天看空中飛人時所經歷的一樣。走廊盡頭也是一連串的雙扇門，每道門都掩上了，不過從門頂、門底以及垂直的門縫中所透出的光度來看，就不難想像到那屋裏該有多亮了。

他急欲進去看個究竟，那門片却十分沉重，只見那門上鐫着金字：『**地府舞廳**』。

傑克推門進內，在光輝之下，他柔聲呼道，『媽，我到了目的地了，眞的，我想我已經到了！』

傑克在黑旅店裏收拾完五個武士的當兒，高暘正巧在灘頭上，他回頭看到愛珍院二樓窗口冒出一陣火光，也聽到那聲轟然的巨響，屋頂上的風信雞也停止了轉動。

高暘身穿防彈背心，帶着一枝附有望遠鏡的獵槍。那獵槍的皮套留在黑轎車上，與他兒子的屍體放在一起。

『摩根！』高暘喊道。

摩根並未回過頭來，他正在一塊岩石邊上。離岩石二十呎處躺着巴卡，或者可以叫做巴古。魔根曾以不忠於女王而被判刺花，刺花的位置本應刺在面頰之上，可是爲了保留他的面子，便允許他刺在大腿內側，如今疤痕顯然，只是經常有衣服蓋着，並不爲人所見而已。當時執刑的便是巴古。因之魔

根恨巴古入骨，而此番的大事，又是害在巴古手裏。

巴卡俯躺在沙灘上，耳孔流血。五分鐘前高暘跟摩根來到這兒時，巴卡的身體還在起伏，可見還沒有死絕。這會兒高暘呼叫摩根，爲了盡情享受他復仇之樂，所以並未回頭。

『摩根，』高暘又在叫了。

『怎麼了?』摩根回頭問道。

『瞧那旅社的屋頂!』

摩根看到屋頂的風信雞停止了轉動。這時候，地底下有一陣震動，好比有一頭睡着的野獸在那兒翻身。摩根望着高暘眼中吃驚的神色，心裏暗笑道，這會兒你後悔不該離開印地安那了吧?

『這是怎麼回事?』高暘的喪子之痛還沒平服 ，這會兒又充滿了驚恐。摩根知道要挑起高暘的瘋狂脾氣不難，不過目前大事未了，不可讓他枉費精力。傑克未除是個大失策，想不到竟至貽成大患。

高暘所帶的無線電對講機出了聲:

『紅衞四呼叫陽光!請說話，陽光!』

『這是陽光，紅衞四，有什麼事?』高暘答話。

高暘連連接獲四通報告，內容千篇一律:旅店有爆炸聲，風信雞不動了，地震的預警。

想必是旅店中的護衞都死光了，所以才有爆炸與火光。傑克一定還沒有拿到靈符，否則文都岬就沒有這樣太平了。不過摩根知道傑克一定是非到手不會罷休的，這可不怕他。

他伸手摸摸懸在頸際的『鑰匙』。

高暘在對講機上通訊完畢，驚魂未定。摩根用手搭上他的肩頭，開始說教。愛子心切固然未可厚非，但是親子之愛，也可移作長官與部屬之間的愛，摩根把他跟高暘之間的關係，也是魔根與奧斯蒙

間的多年關係扯上一陣，勉勵高暘專心辦事。

高暘肩上所揹的那枝獵槍是六年前買的，也就是這枝槍，高暘用來在猶他州殺了沙斐爾。

『老高，你聽着，』摩根說，『勝算還是在我們手裏。』

『有把握嗎?』高暘說，『我想他已經殺了店裏的護衞人員。』

多年來摩根一直有此信念，到目前他還是認爲勝算在握。他知道傑克終將抱着靈符出來，靈符威力難當，可也是件十分脆弱易破的東西。

他望望那枝足以射殺犀牛的獵槍，又摸摸項間那把可以製造閃電的鑰匙。

『咱們有足夠的裝備可以摧毀它，只要保持勇氣，在我的支持下一定可以成功。』

高暘略略定神，『當然我會……』

『記住了，是誰殺死你的兒子。』摩根說。

高留爾在六歲時就患上了癲癇症，在傑克把女王頭硬幣劈入奧斯蒙兒子腦中的同時，在陽間七十號公路上，高暘的兒子高留爾也在一輛凱迪拉克轎車中死於癲癇發作，他是在自伊利諾駛往加州途中，在他父親懷中抽搐而死的。

高暘頓時目露兇光。

『記得了。』摩根火上加油。

『都是這個壞孩子!』高暘認清了傑克是殺子的兇手。

『不過咱們一定得叫他從旱路出來。』摩根說。

摩根引了高暘來到巴卡倒伏的地方，巴卡的傷口上已是蒼蠅麕集，眼看下蛋生蛆。看着在自已腿上執行刺花的人有此下場，豈不快哉!

他指着水上說，『那馬形筏停在那兒，我知道你的槍法很準，雖然在平台陰影下視線欠佳，我相

信你能把它擊沉。』

高暘舉槍瞄準，連開幾槍，然後把槍遞給摩根，說，『打沉了，要不要在望遠鏡裏看看？』

『不必了，沉了就是沉了！』摩根說，『如今他只好從旱路出來了。』

高暘喜不自勝。

摩根說，『咱們到上面去看看。』

『好……』

話猶未了，地動起來。愛珍院黑旅店的窗口冒出白光，幾千個太陽的光芒也不過如此，窗戶一下子又爆破，碎玻璃恍如雨下。

『記住你殺子之仇，跟我來！』摩根滿懷信心，這一仗非贏不可。

兩人從灘頭跑上木板步道。

傑克穿過硬木的舞池地板，抬頭望去，他的目光炯炯，心中欣喜。他的面龐浴在一片白光之中，空中充滿晨曦、夕照、彩虹般的各種顏色。他看到靈符正在上面不停地轉動着，等着他。

這是一個周邊約有三呎的水晶球，由於光芒四射，所以很難估定它實際的尺寸，但是上面的經緯線却了了可辨，這是一個小小的世界，是所有世界的軸心。

它在旋轉，在發光，在歌唱。

他站在這溫暖的光芒下，彷彿如在夢中，一股力量像清泉般灌入他的心田，使得萬千顆蟄伏的種子萌發。他感到快樂像火箭般把他提升。

來吧，傑遜！

來吧，傑克！

那水晶球般的靈符冉冉降落。

經歷了如許的艱險與痛苦，黑暗與失望，喪失了好友又找回了好友，餐風宿露，與魔鬼、怪物相搏鬥，終於，靈符歸屬了沙傑克。

它下來了，並沒有要溜走的意思，它的處境險惡，它需要平衡。狄蘿拉女王的兒子早死了，地府中人人知道，那麼傑遜是眞的存在嗎？傑克承認他是存在的。傑克也有化身，雖然傑遜只活了一陣子，他的確是再生過的。如果傑遜還是個鬼，鬼是害怕光明的，那能經得起靈符的神光呢？

『別發愁，傑克！』有人在低語，那聲調又是如此熟悉。

它下來了，善良而溫暖，它是一個世界，也包括了所有的天地，它是純潔的化身，十分脆弱。

傑克聽到他父親的聲音：『它是宇宙的樞紐，好好掌握着，千萬不可跌落！』

傑克向上伸出手指，答應靈符的召喚，『來吧！』

它在傑克頭頂三呎的地方旋轉着， 時時變化。傑克可以看出它上面的陸地與海洋以及兩極的冰帽，它的軸略微傾斜。它踟躕半响，發着柔和的白光，終於降落在傑克迎接着的手中。

四十三、善惡有報

葛莉莉在想像中聽見傑克呼叫的聲音之後，就睡着了。這會兒她却精神十足地坐在床上，幾星期來，她那蠟黃的臉色，首次出現了血色，眼裏充滿希望。

她覺得奇怪，傑遜，她的兒子名叫傑遜嗎？可是在夢中她明明是這樣喊他的，在夢中她似乎是另外一個人了，當然這與服藥有關，藥物使她得了怪夢。

『傑克，你在那兒？』

她知道他還活着，雖然沒有回音，却知道他活着，五個月來，這會兒她才眞正地覺得好過了一些。

她抓起香烟，看了一會，然後下定決心，不抽了！她把留下的烟支一下子全都丟到壁爐裏去了！

『傑哥兒，撑着點兒，媽愛你！』說着，莉莉無緣無故地綻開了笑容。

阿狼從站籠裏逃出來時，在廚房工作而倖免一死的千唐納，已經從陽光兒童之家移轉到蒙西地方一家普通的孤兒院裏去了，他本來就是個孤兒嘛，不像在兒童之家的其他孩子，陽光之家之收容像唐納這樣的眞正孤兒，只是爲了應付政府的查驗而已。

雪後的十二月天空，陰霾在西天敞開了一會兒，露出一絲陽光。唐納正在屋裏拖地板，他歇下來，想起陽光之家的難兄弟甄弗德，心裏一陣感觸。他的臉上露出光輝，短暫的友愛恰如好夢易醒。

把傑克與阿狼送進陽光之家去的范恰達法官，在上訴被駁回之後，就要入獄終其餘生去了。他年事已高，健康欠佳。

這一天，他在書房裏用小刀剔指甲，忽然感到人生乏味，把刀子戳進鼻孔，通穿鼻竇，直貫腦子。

人們發現了他的屍體，才知道他的日子過得不很愉快。

烏斯毛在奧特萊酒館裏的計算機面前坐着算帳，羅麗在侍候早到的客人。唱片點唱機在播放一些搖滾音樂。

一切似乎都很順利正常，他忽然覺得胸口疼痛，雙手抓緊胸膛左邊。

就在同時，燒烤爐上點着熊熊的火，兩個爆響從爐頂升起，液化瓦斯漏了，空中瀰漫着瓦斯味。

點唱機越唱越響，他看到玻璃窗上閃爍着兩個字：『靈符、靈符……』連續不停。

『快把瓦斯關掉！』他高呼着，羅麗措手不及，刹那間，奧特萊酒館的屋頂炸上了天。救火車到達時，全鎮都在烈焰之中了。

在泰耶學校裏，如今一切都上了軌道。

印地安那州落着小雪的日子在伊利諾只是下着毛毛雨。

忽然間，小教堂的鐘聲大作，校園裏的人們一時驚醒，褪色的美夢有待重新編織。

艾立巨在聽高級數學課，老師寫在黑板上的對數方程式他視而不見，心中却惦着跟他相好的俏女侍，呆呆望着窗口。

忽然他想起史理查來，這傢伙貌不驚人，想不到四天前無故離校，居然下落不明，想來也許前途不太樂觀吧。

在泰耶學校校長室裏，杜弗雷校長正在跟一位學生家長談論其子弟考試作弊的案子，教堂鐘聲起處，杜校長忽然趴倒在地，學作狗叫，舌頭吐出，白髮垂到眼前，使得那家長嚇得幾乎跌倒。

胖哥韓亞伯吃零食如故，鐘聲響起的時候，他忽然若有所憶，蹙起眉頭，苦思不得，然後聳聳肩頭，打開一包他媽媽剛寄來的洋芋片，一經打開，只見裏面蛆蟲蠕動，他面無人色，暈倒在地。

醒來後再一檢視，洋芋片裏並無蛆蟲，可是自此之後，他一吃零食，就會想到那些令人作嘔的蟲子，節食有效，春天來到時他減了三十五磅，身材苗條，參加了校中的網球隊，成績不錯。

鐘聲響起時，全校有人大笑，有人涕泗橫流，而且還有犬吠之聲，可是校園裏按規定是不准帶狗進來的，何來犬吠？

後來經過管理員的證實，這次鐘聲實爲亂敲，並非由電腦控制的。大概有人急於想放假過聖誕節，所以把鐘聲弄亂了。

傑克好友阿狼的母親成了高齡產婦，她原以爲不會再生孩子了，想不到三個月之前，居然一胎三隻，二母一公。阿狼的母親知道自己的長子喪生外地，這一生再也沒法見面，可是想到他是爲照顧羊隻而犧牲的，心中也就感到安慰了。

如今三隻小狼依在母親懷中，那隻公的更是緊摟母親脖子，睡得好香。月光照在他們身上，十分安詳。

俄亥俄州的戈斯林鎮上，該地距阿曼達不遠，在哥倫布斯之南三十哩光景，有個名叫巴眞的人，戴着口罩，在鷄舍裏掃鷄糞。他累得腰痠背痛，空氣中的臭味使他頭昏腦脹。想起自己白白有了三個孩子，要叫他們操這種賤役，便都推三擋四。

他忽然想起有一天在路上搭便車的那個孩子，自稱佛路易，說是要去牛眼湖投奔海倫阿姨，那孩子一副老實樣子實在可愛。

巴眞一時不知喜從何來，竟然雀躍不已，說道，『他到了那兒了，他達成任務了！』

他自問並不曾使用任何痲醉藥，這種歡愉來自內心，他看到眼前一道白光，還有彩虹繽紛。

印地安那州卡猶加地方的孩子們，對於剛關閉了一個星期的陽光兒童之家，特別敏感，稱之爲『鬼屋』。鑑於後院裏挖出孩子屍體的事實，這也難怪。

門口已經掛上『出售』的牌子，才有九天工夫，却好比已是一年。經手的房地產公司已經降價一次，無人問津，有再度降價求售的打算。

卡猶加初雪剛下，傑克在二千哩外接下靈符的當兒，兒童之家廚房後面的瓦斯槽突然爆炸，其時間與奧特萊酒館爆炸的時間正相吻合。陽光兒童之家就這樣燒得片瓦無存了。

善惡到頭都有交代，而文都岬地下蟄伏着的猛獸，也在及時翻身怒吼了。根據加州技術學院地震研究所的報告，在以後的七十九秒鐘之內，它不會休止。

大地震就這樣的發生了。

四十四、天變地動

愛珍院開始顫抖，眼看要垮了下來，傑克却有一份奇異的感覺，似乎一時之間他並非身在愛珍院，不在曼陀西諾郡、不在加州、不在美國，也不在地府；而是同時存在於所有的世界裏，那是由於他便是那些世界之故，所以才會無所不在。那枚靈符，也不僅僅是世界之軸心，而是所有世界的本身，充溢寰宇。

傑克就是萬物，傑克無所不在，這種觀念就算是得道高僧聽了也會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非洲大陸中央有一莖小草因爲乾旱而枯死，傑克也會同告枯萎。龍噓氣成雲成雨，傑克是龍公、是龍母、也是龍子。他是宇宙之塵，也是星塵之間的銀河，舒卷而下；命運在它上面綴上音符，形成普天同唱的綸音。他是天地間浮懸着的微粒，等待創世前的訇然巨響。

他的心在萬千個太陽之間跳躍；

他在風中奔跑；

他是……

他也是……

他是上帝，可以主宰一切……

可是傑克嚷着：我不要當上帝，我只想救我媽的命！

時間才過了數秒，他依然還在那舞池之中，手中捧着那枚靈符。

地開始動搖，波浪掃上灘頭然後退落，留下一些小魚在沙上眨着眼睛。

文都岬的高地並非堅固的岩石，只是由泥土所構成，經不起一搖，就鬆崩了，土瀉了下來，夾着一些石塊。

摩根的狼兵在傑克突襲戰備營時已是傷亡慘重，這次地動又損失過半。有三個狼兵搶了一部摩托車，才開始發動就給震倒了；其餘的在大街上奔走叫號，那個跳舞的瘋女人却不慌不忙，把長髮弄成一束，向一個狼兵作出獻花的姿態。

傑克把符球捧在手中端詳着，它悸動一如他的心跳。

它的外表好似玻璃，從中心發出各色的光，一會兒變紅，一會兒變藍。

傑克想，洪水、大火，你製造過多少禍殃？他想起紐約州安哥拉那個大廈傾倒的事件。

不，那不是我！符球低語道，只要相信與堅持，一切都會安然度過。

傑克心中十分安詳，他看到彩虹處處。

在木板步道下的海灘上，高喝伏地求饒，他的指甲緊抓着鬆動的沙礫。

摩根像醉漢般在他身邊搖晃，一手扯下高喝肩頭的對講機。他撳下按鍵，高聲發佈命令：

『統統下來，到灘頭來，圍成圓圈！下來的人有賞，不要躲躲藏藏，東西倒下來會壓死你！』

摩根說完，把對講機一丟，蓋子裂開了，裏面爬出很多長着觸角的甲蟲來。

『站起來！』他朝高喝吼着。

理查所躺的枱子震倒在地，他發出一陣驚叫。傑克聽見了叫聲。『我來了！』他應着。

傑克知道，符球是十分脆弱的，一經落地碰撞一定會碎。

理查的喊聲又起。『我來了，理查！』傑克答應着。

頭上一陣叮叮噹噹，那盞大吊燈搖搖欲墜，一下子落到地上，玻璃飛散。傑克像喝醉的水手般摸牆而行。

你甭想下樓，那是行不通的。

非下去不可。

他到了樓梯轉角的歇腳平台，也就是他大戰黑武士的地方。樓梯像篩子般轉動着。

『傑克！』

『來了！』

雙手抱着貴重的靈符，傑克像搭乘阿拉伯人的魔毯那樣，飛下樓來。

樓梯循着黑武士落地的路線傾倒下來，傑克將靈符緊抱胸前，以免撞地破碎。

地震開始五十秒後，活下來的人渾忘了時間的存在。一九六四年洛杉磯大地震時，一個電視記者問一個正在震央上的生還者，『你知道震了多久嗎？』答覆是：『剛剛開始。』

六十二秒後，文都岬所有高地全都夷為平地，只有幾塊岩石、一支烟囪，還兀自矗立着。

灘頭上，摩根與高暘相互扶持。高暘把獵槍解下來了，幾個滿臉驚惶的狼兵下來與他倆會合。他們的制服襤褸，有幾個伏起亂嚎。

有一部封閉式的小貨車，邊上刷着『野孩子』字樣，從文都方場上衝出來，使得一些央着父母買冰淇淋吃的孩子嚇得大叫。那原來是做冰淇淋生意的小貨車衝過對街人行道，然後轉向衝下灘頭，這部用來撞死伍湯美的『野孩子』，掉到地面裂開的罅隙，地縫緩緩地合攏。

摩根說，『他想必被壓死在愛珍院裏了，如果還能逃得出來，你就開槍射殺他！』

高暘問道，『那東西不知道是不是打破了？』

『咱們有辦法知道，到時候天空會一片黑暗。』

七十四秒過去了。

左手扶着斷落的欄杆，右手把符球緊抱在胸前，那球的經線與緯線却像電燈泡的燈絲一般，通紅地發着光，足下一滑，傑克幾乎跌下。

『巴卡，我要跌下去了！』

七十九秒過去。

地震停止了，却還依然餘波蕩漾。傑克腦中覺得它還像果凍一般，震個不已。

他穩住自己，在樓梯中間喘着氣，滿頭流汗，把符球緊貼胸口，側耳傾聽，四周一片寂然。

什麼地方有個櫃子倒下的聲音。

『傑克，救救我，我快死了！』理查的聲音意味着緊急呼救。

『來了，理查！』傑克趕緊下了彎七纏八的樓梯，有些梯級已經不見，他只得跳躍而過，仍然一手扶住欄杆，一手抱球。

東西還在落下，碎玻璃叮叮噹噹，那裏有具抽水馬桶忽然唏哩嘩啦冲起水來。

大廳裏的登記台已經攔腰斷掉，雙扇門虛掩着，陽光從門縫裏透了進來，破地毯上塵灰飛揚，似在抗議陽光的潛入。

外面雲破日出，傑克想，理查，咱們一起可以見到光明世界了。

經過海龍酒吧通向餐廳的走廊傾斜一側，有時東歪，有時西倒，有時又隆起猶如山脊，符球好像一盞手電筒，照着他走路。

進了餐廳，但見理查倒在地上一堆零亂的枱布之間，鼻子流血。近前一看，但見有些紅疹已經破裂，白色的蟲子爬滿臉頰，再一端詳，他的鼻孔中也有蛆冉冉而出。襯衫上也有很多蛆蟲蠕動。

傑克越過變了形的地板走向理查，天花板上的蜘蛛吐着毒液，慢慢垂下。

『小賊！把它放回去！』蜘蛛喊道。

沒有時間跟你磨菇了，理查快死了！

傑克跪在他的身邊，替他蓋上枱布，好像是被單一樣。

傑克把符球放在理查額頭，理查掙扎着避開，傑克用手扶住理查，使他不要亂動。

傑克看到他交給理查的彈珠在地上滾動，在地府裏那彈珠本是一面鏡子。彈珠是圓的可以滾動，符球也是圓的，也可以滾動。

他把符球循着理查的身體滾動，到了胸口，理查就安靜了。他以為理查暈過去了，仔細一看理查正瞪眼望着他哩。臉上的紅疹消失了，身上的紅斑也消了腫。

『理查，瞧，奇蹟出現了！』傑克高興得叫起來。

傑克又用手掌把符球從理查身上滾下去，經過胯間，將兩腿併攏，使球得以滾到足尖。那球漸漸變爲藍色，然後深紅、黃色、綠色，接着又變回白色。

『傑克，』理查問，『咱們就爲了找這玩意兒而來的嗎？』

『是啊！』

『太好看了，讓我抱一抱！』

傑克忽然小氣地退縮了。他想說，不，你會把它打破的！這是我的，我千里迢迢跑來找它，我把它從武士的包圍下取得，它是我的，是我的！

符球忽然變成冰冷，一刹那，那球變成了黑色，白光也不見了，在它的中心裏可以看到黑旅店。你想變成黑旅店嗎？那符球輕聲說，人也可以變成黑旅店的。

傑克聽見媽的聲音說，傑哥兒，如果你不肯把成果與你禍福相共的朋友分享， 你乾脆別回來好了！讓我死了吧，我不願付出要你喪失朋友的代價。

符球忽然變得很重，傑克努力捧住了，交到理查手中，可是理查却似乎並不感到它的重量，傑克知道那沉重感是他自己的想像。符球再度發出白光，傑克心中貪婪的陰影也消失了。他想通了，原來一項東西之是否屬於你，得看你肯否與人共享而定。

理查的笑容是傑克從未見過的美，他把符球像嬰兒般抱在懷裏，眼中發光。

『好些了嗎？』傑克問。

『好多了，扶我起來吧！』理查說。他把符球交還傑克，『先把它接回去吧，我知道他想回到你那兒去。』

傑克扶起了理查，理查說，『我好像聽見後面水上的平台垮了。』

『咱們這就從前門出去，』傑克說，『咱們是付了代價的，這就要昂頭挺胸，大大方方的從前門出去。』

傑克扶着理查一路出去，理查看到那些破碎的甲胄，問道，『這是啥？』

『咖啡罐，』傑克還補上一句，『麥斯威爾的空罐子。』

兩人到了大廳，理查望望四周，只見登記台倒了，很多東西零星四散。來到雙扇門前，傑克問道，『準備好了？』

『是！』

『你爹在外面。』

『不，他不是我爹，我爹已經死了，他只是我爹的化身！』理查說。

『是嗎？』

理查點頭道，『是！』

『眼看還有一場大戰要打！』

『我會盡力幫你！』

『理查，我愛你！』

『傑克，我也愛你！』理查說，『趁我的勇氣還沒失去，咱們快走吧！』

摩根滿心以爲勝算在握，他對傑克的怨恨是累積而成的，如今一眼看到自己的兒子還活着，而且依在傑克身上，更是火上加油。

他本想把兒子變成宇宙的主宰，如今竟以傑克做靠山。

不但如此，傑克手中還拿着個明晃晃的球，那靈符！

地震餘生的狼兵這會兒都掩面不敢正視，摩根則先是恐懼，繼之以憤怒，呼吸急促，心跳加速

這是那符球使然。

『好刺眼！』高暘說。『他拿到了！』

摩根把兩隻拇指揷進耳孔，吐出舌頭，鼓動其餘的手指，朝傑克做着鬼臉。然後揪住高暘說，『是他殺了你的兒子，你去殺了他！用槍打那符球，把它打爛！』一不小心，咬了舌頭，血流滿嘴。

『留爾我的兒啊！』高暘忽有所悟，『是他殺了你，我要報仇！我要報仇！』他面向黑旅店，舉起獵槍。

理查與傑克已經出了大門，走下木板步道，在獵槍的望遠鏡下，兩人看來是近在咫尺。原先平坦的步道，經過地震已經變得七零八落。

『殺了他！殺了他！』摩根瘋狂地叫着。

獵槍瞄準了傑克抱著符球的胸膛，打碎了它會怎麼樣呢？天會變黑？高暘決定要叫傑克的胸膛開花。

『你死定了！』高暘低聲說，他開始扣緊扳機。

屋外的陽光耀眼，理查看到灘頭的那兩個人有所圖謀，傑克的目光却在他顧，注視着巴卡躺倒的岩石左近。

『傑克，小心！』理查喊道。

傑克猛回頭，問道，『什麼？』

理查還來不及回答，從獵槍望遠鏡反射過來的日光，却被符球反射回去，而且還强化了許多倍，好像電影片中的死光，雖僅短短一秒鐘，在理查網膜上引起長達一小時的影響，從綠色變成藍色，又變成檸檬黃色。

『你死定了！』高暘言猶在耳，符球的反光强得使獵槍望遠鏡上的透鏡爆裂，熱燙的熔融玻璃囘彈到高暘的右眼。彈夾中的子彈也爆炸了，飛散的金屬切掉了高暘的半邊臉龐，破片如雨，摩根竟得倖免。

三個狼兵其中之一立即倒地死亡，其他兩個也拔腳逃命去了。

『怎麼囘事？』摩根滿嘴是血的問道。

高暘把走火的槍枝丟在一旁，摩根看到他的左手五指全炸爛了。

高暘小心翼翼地用右手拉出襯衣，從腰帶底下抽出一把七吋長的匕首。

『壞蛋。』他大聲吼叫，從灘頭跑上步道，朝愛珍院方向跑去。

壞蛋！壞蛋！

摩根站了一會，握住項間所掛的鑰匙，心想，傑克一定會去看巴卡，只要到那裏去收拾他。

他朝灘頭走去，意識到所有狼兵都逃光了，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他可以獨力來收拾傑克，還有那符球。

四十五、灘頭對決

四十五、灘頭對決

高暘臉上流血，瘋狂地奔向傑克。許久未見晴天的文都岬，如今却是豔陽高照，只是地震後災情慘重，愛珍院也隨着灰飛烟滅。傑克也同時注意到摩根溜下灘頭，向着巴卡，或着可以說是巴卡的屍體跑去。

『傑克，他帶着刀哩，』理查低聲說。『你要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傑克據實答來，他的確不知道要怎樣才能打敗這個瘋子，不過他有信心一定可以致勝。

高暘的臉上與受了傷的左手流着血，離傑克他們越來越近。傑克心中惦着的倒是巴卡，史摩根是不是已經到達灘頭下面了?

傑克喝聲，『變!』只見奧斯蒙在古堡外面逼着他與理查進堡去。

奧斯蒙自言自語，『對了，他就是佛倫的兒子!』一面準備好他的皮鞭，朝傑克抽來。傑克再度返身回陽，理查抓着他的肩膀一起變過。

傑克聽到巴卡警告的聲音，小心刀子!

傑克左手抱住符球，使它緊貼胸口，右手抬起，抓住高暘襲來的手腕。

『傑克，小心!』理查在他身後叫着。

高暘身上發出臭味，舉着刀子向傑克刺下，傑克舉起右手盡力擋住，理查使勁踢着高暘的足踝，用他的小拳頭打擊高暘的太陽穴。

『你殺了我的父親，』傑克說。

『你殺了我的兒子!』高暘說。

『史摩根要你殺我父親，你就照辦。』

高暘把刀向下推進兩吋，傑克想到失父之痛，奮力向上抵擋，高暘的眼窩鮮血淋漓，那沒有手指的左手一直想接近傑克所抱的符球，他的臉孔逼向傑克。

傑克翻轉全身，用盡全力把高暘持刀的手壓了下去，刀子終於脫手。

傑克將符球當作武器，把它朝高暘送了過去。理查大叫這是幹嘛。高暘一面退避，一面蹲下來要拾刀子。傑克將符球貼近高暘的皮膚，高暘往後一縱。

符球擦過高暘身上的地方，皮膚頓時焦黑，然後好似流膿一般，脫離骨骼。傑克朝後退了一步，高暘跪倒在地。不出一會，在領子之上只餘下一個光禿禿的骷髏了。

高暘算是被收拾完了，收拾得乾淨俐落。

『理查，咱們去找他!』傑克滿懷信心地說。

理查又瀕臨了崩潰的邊緣，搖搖欲墜。

『我看你還是坐下來休息一下，讓我獨個兒去幹這個活。』傑克說。

『傑克，咱們走海灣島路線的，那有不全始全終之理。』理查搖搖頭。

『如果可能，我會把他幹掉！』傑克說。

理查說，『他又不是我爹，我爹早就死了。要是你撇下我，就是走不動，我也要爬着跟你去。』

傑克朝岩石那邊望去，沒見摩根影子，不過他知道摩根確在那兒。要是巴卡還活着，摩根一定會進一步折磨他。

傑克猶豫了一陣，然後把符球交給理查，『你拿着這個，』他說，『我揹着你走，千萬不可把球掉了。否則一切都完了。』

『我會小心拿着。』理查道。

理查把球接過，他一臉疲態。在符球的光芒下，看去好似死人。

他是在黑旅店裏中了毒。這可不一定全對，是摩根使他中的毒。

傑克把雙手做成踏蹬模樣，讓理查爬上背去。傑克抱住理查大腿，理查一手拿住符球，另一手挽在傑克的脖子上。

理查輕得好比一片枯葉，他得了癌症。摩根具有惡毒的放射性，理查是在他父親的落塵之下。

傑克揹着理查，繞過岩石左側，想到巴卡躺着的灘頭看個究竟。

摩根在岩石後面躲着，看看傑克走近，伸出一腿把他絆倒。

傑克滿懷自信，因為一干壞人都已伏誅，烏斯毛、奧斯蒙、高賜、艾雷都已完結，如今面對着摩根，却會馬失前蹄。

傑克向前衝出，理查大聲喊叫。他感到全身重量向左傾側，那符球却有一股力量向右平衡。

『拿穩了，理查！』傑克喊道。

理查從傑克頭頂飛出，他將符球高舉在上，以免落地碰碎；然後跌下來一個狗吃屎的姿態，屁股朝天。符球在沙灘上循着斜度滾了三呎，把天空中的雲彩反射得繽紛陸離。

摩根就在背後，傑克不加理會，只叫着，『理查！』

理查一個翻身，臉上掛彩，一片頭皮像三角帆似掛在臉上，一縷帶血的頭髮像海草般貼在眼前。他不在乎自己受傷輕重，只關心符球的安危。

『傑克，剛才我有沒有把它打破？』

『沒有！』

『傑克，小心後面！』

摩根穿着靴子的足，從後面踢在傑克胯間，一腳正中下體，一陣徹心奇痛，連叫喊都不會了；他不得不遁走地府。

魔根從後方慢慢走近，事實上傑克跟魔根從未正式謀面，只是在馬車窗口裏瞥見的一個蒼白面龐，安得時眼中的一個魅影而已。可是這一次，傑克不再是地府裏的傑遜了，傑克就是傑克，儘管他痛得難以忍受，現實還是現實。那符球就在十碼之外，理查却不見了。

魔根披着一襲深藍色的大氅，足登皮靴，脖子上掛着一個墜子，仔細看去，那墜子的造型具有尖端，像是一個閃電的圖案。

傑克踡縮在地，雙手抱膝，魔根低下頭來，像端詳一隻被車輪輾過的狗那樣俯視着。

『你一直找我麻煩，』魔根說，『使我遭受不少損失，到頭來……』

『痛死我了！』傑克呻吟着。

『還不會死，』魔根說，『五分鐘以後還有苦叫你吃！』

魔根的臉近得幾乎跟傑克的相接觸。傑克的雙腿本來是跪曲着的，這時就勢伸直，踢到魔根的胯下、肚皮以及面部，使他鼻子歪了，嘴唇開裂。

符球就在不遠，傑克站穩了，縱身向前，然後……變！傑克又回到了陽世。

『小雜種！』史摩根吼着，『你傷了我的臉！』

傑克嗅到一陣臭氧味兒，又聽到嗞嗞的響聲，一道藍色電弧落到符球附近的沙灘上，沙礫全都熔化得好像玻璃一樣。

傑克手快，再度抓到符球，胯下的痛楚立時消失。

史摩根唇上流血，傑克心想，但願踢下他幾顆牙齒才夠稱心。摩根一手掩口，一手祭起他那鑰匙形的墜子，依法發動電擊。

傑克朝邊上一躲，雙臂伸直，把符球面對摩根。球中的彩色沸騰，隱隱發出嗡嗡之聲，一道白光自它中心射出，直趨摩根。

『你可別想藉着這玻璃球逞强，』摩根說，『我才不怕！』

傑克沒想到符球居然也會發射白光，只是他不知道如何操縱。

『把它丟掉，』摩根命令道，『否則我就取你首級！』

『符球就在眼前，幹嘛不敢來拿？』

『用不着，只要它掉在地上，立刻就破！』

『我只是一個孩子，你連從一個孩子手中取走一個玻璃球的本事都沒有！』

傑克知道，只要符球在握，雙方至少可以打個平手。符球嗡嗡地響着，傑克知道，它一直在等待着，等他把它從黑旅店中解救出來。

史摩根祭起閃電，接二連三朝傑克打來，傑克一面躲着，一面偷眼看那躺在沙灘上的巴卡，只見

他滿臉是血，把頭髮都黏住了。心中暗道不妙。

『你的兒子快要死了！』傑克說。

『你媽才快要死了！』摩根說，『快把那球扔下，看我把你的頭取下！』

『來取啊！』

『看我替你收屍！』

摩根手中發出一陣閃電，傑克也舉起符球，想要激怒摩根，使他的電鑰落地，可是傑克自問一時也沒有這個能耐。

一時天色黑了下來，只有符球發出的光芒，照出兩人的影子，天上雪花紛飛，摩根消失在雪幕之中，發出陰沉怪笑。

她掙扎着從床上起來，走到窗口，望着十二月死寂的灘頭，只有步道上有一盞照明。一隻海鷗出現在窗口，那海鷗的嘴臉活像摩根。

莉莉退後一步，然後走到窗前，敲打玻璃，那海鷗並不驚走，只在窗口鼓翼，她似乎聽到一個聲音在叫：

傑克快死了，傑克快要死了！那海鷗啄着窗玻璃。……**快死了！**

她一怒之下，把拳頭打穿玻璃，海鷗朝後退了一步，一股冷風從玻璃破孔中灌了進來。

莉莉手上流血，她直着喉嚨叫喊，『你不要想碰我的兒子！』

她看到天空飄下雪來。

『傑克，小心了。』一個微弱的聲音來自左方。

傑克把符球高擧着，好像一支手電筒，照向左方。

『右邊！』那聲音叫道。

傑克轉向右邊，幾乎跌倒。

摩根忽然出現在眼前，傑克一退，足下絆着了巴卡的身體。

『我隨時可以取你性命！』摩根的聲音。

傑克聽到了理查的呻吟聲。

『丟過來！』摩根叫喊着，『把它丟過來！』

傑克擧起符球，做出推鉛球似的姿勢，但又立卽收住。

空中起了雷聲，摩根的聲音忽前忽後、忽左忽右。

『傑克，你爹死的時候我哈哈大笑，你媽也快死了！』

『別提我媽！』

『我操你媽！』聲音來自後方。

傑克猛一轉身，拿符球照射出去，摩根的影子退縮一下，顯然給燒傷了。

傑克像夏天的狗子那樣喘着，一塊石頭從右方丟來，擊中了他的太陽穴，摩根又不見了。

『你媽心甘情願的叫我去操，她的兩腿夾住我，我直叫救命！』

『別中了他的計，他只是胡說，』傑克心裏清楚，知道摩根無非想激怒他，要他把符球丟過去。

又一塊石頭擊中傑克的後腦，一搖晃，傑克足底下幾乎被理查絆倒。

傑克就是弄不明白，何以摩根會得如此神出鬼沒，在他四周忽隱忽現？

忽然他明白過來了，摩根的把戲只是在陰陽兩界之間跳來跳去。傑克就是傑克，傑遜已經不存在了，就如理查就是理查，魔根的兒子路登已經死了。所以傑克與理查都是單純的人，傑克想起，剛才

他返回地府時，符球也到地府，只是不見了理查的緣故了。

所以一等摩根故技重施，傑克就喊一聲『變』，他立卽跟着返回地府，只見魔根在地府古堡前的灘頭上跳舞，沙灘上印滿他那跛足的影子，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忽而拿起石頭……

『我看見你了！』傑克直着喉嚨叫喊。『咱們再來一個回合玩玩好嗎？』

魔根一看情形，立卽返回陽世，傑克只見地上倒伏着巴古的身體。傑克也隨着立卽返回陽世。

傑克終於叫摩根現了身。

理查悠悠醒來，他覺得自己似乎從泰耶學校運動場看台上跌落下來，頭上好疼，他也知道自己還活着，只是身上好冷，他發現自己躺在雪地裏，身上堆滿積雪。

理查一手撫着頭頂，耳邊廂却聽見他父親的聲音。再一看時，只見傑克手持符球，直挺挺地站在那裏。首先他爲了自己的不曾死去而慶幸，看到符球依然無恙更甚高興。傑克的神氣堅毅無懼，一副英雄氣概。

他的父親在那兒發着怪笑，不，那不是他的父親，理查的爹老早死掉了，爲了妒嫉沙斐爾的成就，貪得無饜，他的父親早就只剩一具軀殼，成了一個沒有靈魂的東西了。

『咱們不能就這樣一來一回的鬥法，』傑克說，『我不會把符球給你，就憑你那幾手，也甭想取得它，我看你還是歇手好了！』

理查看到他父親手持那把胸前的鑰匙，拿尖端指向他。

『首先我要把理查幹掉，』理查聽見他爹說，『你總不會忍心看着你的好友轉眼化爲灰燼吧？至於他身邊的那堆垃圾，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加以一併處理。』

傑克與摩根交換了一瞥，理查知道，他爹是心狠手辣，說到做到的人，絕不是虛聲恫嚇。如果傑

克不肯把符球給他爹，一定會不吝大開殺戒，連黑人巴卡也不能倖免。

『別理他，』理查對傑克說，『叫他別異想天開，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

傑克對理查傳遞了一個眼色。

『只要你把符球丟下，』理查的爹說。

傑克把手一攤，符球隨即滾落。理查看得嚇呆了。

『傑克，不要！』

傑克不理會理查的反對，他心中早有主意。一個人不能眞正擁有一件東西，如果他不能在必要時加以捨棄的話。這個大道理不是從學校裏可以學得到的，而是他在路上經歷一番洗練而悟出來的。他從甄弗德爲爭取自由、阿狼爲幫助朋友而不惜捨棄生命的種種獨立特行，而知道什麼才是可貴；如今眼看理查也爲了正義而不惜跟父親勢不兩立，傑克還要這一枚玻璃球何用。

在這加州海灘上，黃昏的雪地之中，他果敢地放棄符球而去換取更有價值的東西。

『不可再有殺戮！』這是歷經最近四天的奔波苦鬥，身心俱乏之下，傑克所做的明智抉擇，他似乎又看到了安得時匍匐在地，對傑遜恭敬禮拜的一番情景。

符球在海灘上發着光，邊上的積雪開始融化，滴滴水珠凝在球上形成一道道的彩虹，霎時間傑克心中感到十分舒泰，充滿喜悅。

『不要再殺人了，』傑克說，『你可以把它打破，我替你感到難過！』

摩根大可就地拾起一塊石頭，朝這經不起一擊的玻璃球投去，可是他沒有這樣做，他把電鑰對準了它。

摩根心中愛恨交集，他想起了白吉利跟他的妻子白妮妲，妮妲與莉莉一樣，都是他曾經垂涎拈惹

而未能得手的對象，有一次他喝醉酒想去親近妮妲，却挨了她的一個耳光。

那把小小的馬口鐵鑰匙發出藍色的光，直射在符球之上，包圍着它，然後變成了一個灼熱的太陽，一時之間，百彩俱陳，充溢天地，一會兒完全熄滅了。

符球把鑰匙所放出的火全部吞光了。

黑暗重又降臨，傑克頹然坐倒地上，沒想到竟是坐在巴卡的腿上，巴卡發出一聲哎唷，翻動身軀。

那符球突然放出霞光萬道，照得人睜不開眼睛。在亮光中，可以看到愛珍院已然坍塌，文都岬的高地都夷爲平地；也照見理查仰躺在地，巴卡在那兒趴着，臉部側向一邊，他在微微地笑着。

電鑰的回火籠住了摩根，強度比原先發出來的何止千倍。傑克看到摩根身上開始着火，衣服、靴子、髮膚，燒到只剩一個露出兩個眼窩的骷髏，他的手中還緊握着那一把鑰匙。他的大氅像蝙蝠翅膀似地翻飛……

天光重又出現。

傑克聽到摩根臨死的哀號，響徹四野。

『傑克，』理查坐起身來問道，『發生了什麼事嗎？我好像從體育館的看台上跌落下來。』

巴卡在雪地上做了一個伏地挺身的姿勢，眼中神氣疲憊，面色却很清朗。

『幹得好！』他說，『幹得……好！』他喘着氣，再度不支倒地。雪在他的臉上融化，像清淚般流下面頰，他跪起身來，然後站直。

『彩虹！』傑克指向天際，『彩虹出來了！』他喜極而泣。

他把符球重新拿起，交給理查，又交給了巴卡。

這兩個人一時都感到神清氣爽，百痛消散。

彩虹，多美的彩虹！

四十六、最後一程

傑克對於符球如何治好他們的細節已經記不起來，他只覺得當時有道光芒流向他們，籠罩着巴卡與理查，其他的便是惘然了。

起先，有一陣子那符球還發出樂音，這會兒，它漸漸黯淡而消失。

傑克想到母親，不禁悲從中來。

巴卡從雪地走過來，安慰傑克。

巴卡看來比傑克還更疲倦，雖然符球治好了他，可是這個世界給他的磨難可多了，所以看起來他仍然是奄奄待斃。

『傑克，你把它解救出來，它對你一定有所報答，所以別担心，它會恢復原來功能的。現在過來這兒，到理查這邊兒來。』

傑克過來了，理查在融化的雪地上睡着，他的皮傷已癒，原來割裂的頭皮也長出新肉來，只是那

疤上以後恐怕不會再長出毛髮來。

『拉住他的手。』

『為什麼？幹嘛？』

『咱們要一起去地府。』

傑克不解地望着巴卡，巴卡却只是點點頭，不作解釋。

傑克想，反正他一直都信任巴卡。他伸出手來拉住理查，巴卡拉住了他的另一隻手。三人就這樣去了地府。

傑克看一看，站在身邊這個黑人好像巴卡的兄弟，他知道這是巴古。這兒灘頭上的沙是黑色的，上面踹滿了魔根的足印。

『你們倆都需要好好休養一下，』巴古說，『尤其是你那位年輕朋友，好像都快死的樣子了。可是我看他是不肯承認的。』

『你說得對，』傑克說。

『他可以在這兒休養。』巴古說着，就抱起理查，朝遠離古堡的方向走去。傑克在後跟着，漸漸跟不上了，他雙腿無力，拚命喘氣。看看手中所持的符球，已經呆滯無光。

『還要走多遠？』

『再一程就到了。你總不願意在那壞蛋待過的北方停留下來吧？』巴古說。

傑克點頭稱是。

『他玷污了這地面，也玷污了你們那個世界。』

『我只想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別的也不計較了。』傑克說。

又走了四十碼光景，巴古把理查放下地來，這兒的沙已經不是黑色的了，可也不是白色的，而是淺灰色的。傑克趴到理查身邊坐下，這兒的沙很暖，也沒有雪。

巴古也交叉雙腿坐在傑克邊兒上。

『你可以好好地睡一覺，這兒沒人會來打擾，醒來就是明天了。現在且瞧一瞧……』

巴古遙指在陽世上原是文都岬的方向，傑克看到那個黑色的古堡，一邊已經崩塌，似乎內部曾經有過嚴重的爆炸，它的陰暗面已經消除了，留下的只是一堵石頭的堆砌而已。

看來這兒的地震並不十分厲害，他看到一些傾圮的小屋，好像原來是用漂木造成的，還有幾輛破爛的小車，也許就是陽世裏的凱迪拉克吧，有幾具屍體四散倒伏着。

『活下來的全都跑了，』巴古說，『魔根一死，沒人會跟你為難，邪氣全驅散了，你感覺得出來嗎？』

『是的，』傑克說，『可是你怎麼不走呢？』

『我也要走的。』巴古說，『你跟你的朋友不是想好好地睡一覺嗎？不過我要離開之前，有些話先要跟你交代一下，這不需要太久，所以你且別先瞌睡好嗎？』

傑克努力把想睏的眼張大，巴古點點頭，就打開話匣子。

『你們醒來以後，朝東上路，可不許偷巧，你們得在地府裏待一陣子。在陽世上有很多善後要辦哩，救災機構、新聞記者，天知道還有些什麼，不過不到雪都融化了，他們是弄不清底細的……』巴古說。

『那麼你為什麼一定要走呢？』

『這兒還有很多事要做，魔根死了的消息會不脛而走，一會兒就傳到東邊了。我已經落在後面

了，所以非得趕一趟。我得回到外崗去，有一批壞蛋到處去爲非作歹。』巴古望着外海，落入沉思。『魔根死了，可是留下一屁股的債，時間到來，債總是要還的。』

『你是在那邊當警察的嗎？』傑克問。

巴古點點頭。

『在你們那兒，也許是司法部長兼任劊子手的銜頭，在這兒，我只是到處走走把壞蛋們收拾一下，我倒喜歡這樣的無牽無掛。』巴古笑着摸摸傑克的頭。傑克覺得，這一招可眞像巴卡。

『像我這種人你隨處都可以見得到，在購物中心、在公園裏……你說是嗎？』巴古向傑克眨眨眼。

『巴卡病着，』傑克說，『不管他是什麼病，這符球可以治好他。』

『巴卡老了，』巴古說，『他本來跟我同庚，是你們那個世界使他累着了；不過不用煩惱，他還可以再活一陣子哩。』巴古說。

『眞的？』

巴古點點頭。

傑克也回報了一個疲乏不堪的微笑。

『你們哥兒倆朝東走五哩光景，翻過一座小山，會看到一棵好大好大的樹，到那兒就可以拉着理查重回陽世去了。到了那邊，你們會在一棵大紅木底下，樹幹中開有隧道，這是第十七號公路，那附近便是加州北部的斯多雷村，上了街，有一處燈光閃閃的莫比加油站。』巴古說。

『然後呢？』

巴古聳聳肩，『那就不知道了，在那兒你也許會碰到熟人。』

『可是我們怎麼……？』

『船到樹頭自然直，你跟理查會平安無事的。現在睡吧！』

傑克躺了下來，懷中抱着無光的符球，他的眼皮十分沉重。

『我喜歡你老實而勇敢，』巴古說，『但願你是我兒子就好了。世上有很多人可以受到你的恩惠，更有許多人欠了你的情……』

傑克笑了笑。

『再待一會兒吧！』他央求說。

『好吧，等你睡着了再走。』巴古說，『在這兒，誰也不能傷害你！』

『我媽常說……』

傑克的話還未了，已是沉沉睡去了。

第二天，兩人算是醒來了，可還是悠悠忽忽的，一切按慢動作進行，然後來到了世上最高的一棵大樹底下。這棵樹眞是大，十個大人手牽手還難以合圍，眞可說是地府中的一大奇觀。

傑克扶着那光滑的樹皮，自言自語道：『我殺了我殺父的仇人了。』他的另一手持着沒有光彩的符球，理查正仰着脖子搜索那大樹的樹梢呢。摩根死了，高暘也死了，這會兒雪也該融了。傑克似乎覺得整個灘頭的積雪全塞在他的腦子裏了，事情就像已經過去了一千年，符球到手理該是十分令人雀躍的事，不過目前也不過爾爾。大概是因爲腦子裏冰涼，除了巴古的指示以外，他再也看不到什麼了。

『拉住我的手！』他對理查說。

『我們怎麼回家呢？』理查問。

『不要怕，』他握住理查的手。這會兒沙傑克並不需要那棵大樹拉他一把，他經歷過暴風平原、

打過黑旅店之役，他毫不費勁地一會兒就回到陽世來了，不管有什麼障礙，理查永遠追隨他的左右。

在陽世中這棵大樹可沒那麼高，比巴古告訴他的地府樹要小得多了。這種尺寸上的縮水，傑克有過經驗。一看到前面的路，就聽得汽車引擎轉動的聲音。一部雷諾車開過來，通過他的身邊，又穿過大樹下的隧孔。這部車上的人是專程從紐漢夏到這兒來參觀這棵大樹的，可是對於這棵大紅木却似乎是視若無睹。後座上的一個女人與兩個孩子都回轉身來看着傑克與理查，他們剛看到路邊上這兩個鬼影子似的孩子，一會兒却像外星人似地不見了。

『你能走一段嗎？』傑克問。

『沒問題。』理查答道。

上了第十七號公路，他們穿越樹底下的隧孔，朝前走去。

傑克覺得好像做夢，自己彷彿依然還在地府的灘頭。理查傍着他走着，冥冥中自有巴古照顧着他們。

雖然這一天在加州北部是個晴朗的好天氣，這哥兒倆却如在濃霧中步行。出了紅木隧孔走下十二月乾燥的草地。

傑克心中胡思亂想，他的身體還需要更多的睡眠，心裏想着能度假該有多好。

理查走得慢多了，傑克只得不時停下來等他。前面半哩處，斯多雷村已經在望，路的兩側出現了一些低矮的白色小屋，其中一家上面有個寫着『古董』字樣的廣告。在岔路地方有個加油站，角兒上可見『莫比』的招牌，理查低着頭走着，傑克看時才知道他在哭。

傑克用手臂攬着他說，『我要你知道一樣事情。』

『什麼事？』理查問。

『我愛你。』傑克說。

理查把目光移到路面，傑克還依然攬着他，理查這才仰起頭來望着傑克，然後點點頭。就如葛莉莉有幾次對傑克所說，『傑哥兒，有些肺腑之言是不可掛在口頭的。』

『理查，咱們是一條路上的人，』傑克說，『前面莫比加油站上也許會有人在等着我們吧。』

『會是希特勒嗎？』理查問。

他們一起朝斯多雷村街上走去。

在莫比加油站邊上停着一部黑色的凱迪拉克轎車，車後還裝有電視天線。

『傑克，』理查抓住傑克肩頭說，『糟了！』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聲音發抖。

傑克也覺得事情不妙，不過他已是歷盡滄桑，疲了，難道還有變故？夠了！夠了！

傑克一手持着那久不發光的符球，朝加油站走去。

『傑克，你怎麼了？這是他們的人，這車子跟泰耶學校與文都岬所見的一樣！』

『巴古要我們來的。』傑克說。

『你瘋了，』理查低聲說。

『我知道，不過不會有事，你等着瞧好了。』

車門開了，一條藍布褲腿伸了出來，一雙剪掉鞋尖的運動鞋，露出毛茸茸的足趾。

理查躲在傑克身後像隻小老鼠。

不錯，這是一隻狼，用不着他轉身，傑克就知道了。那匹狼站起來有七呎高，頭髮長長地垂在腦後，不太乾淨，有些還糾結在一起。接着，他轉過身來了，傑克看到他眼中泛着橙色的光，大大地高

興起來。

傑克朝他跑去，加油站職員大感驚奇，雜貨店門口的閒人也望着他們。傑克的頭髮飛散，破鞋嗒嗒地踩着路面，眼睛發出像符球似的光芒。

那匹狼穿着一套工人裝，面戴無邊眼鏡，活像披頭歌手藍儂；他展開笑容，迎了上來。

『阿狼！』傑克大叫道，『阿狼，你還活着，你還活着！』

『傑克！眞像巴古所說的一模一樣，眞好！害我在這臭氣沖天的地方待了好半天，還有你也來了，你是傑克的朋友！』

憑着嗅覺，傑克開始覺察此狼非彼狼，阿狼看起來比眼前這一匹成熟老練多了。至少他們之間有親屬關係，看起來太像了。

『我認識你哥哥，』傑克說。眼前的不是阿狼，而是他的弟弟小狼。

『阿狼是我哥哥不錯。』小狼說着，好奇地伸出一個指頭去觸摸符球，那球放出一陣紫色的火花。

小狼朝傑克裝出一個傻笑，傑克也報以一笑。

理查望着他們親熱的樣子，心裏感到驚奇却又懷着疑懼。

傑克說，『地府裏有好狼也有壞狼。』

『好狼多得多！』小狼說。

小狼向理查伸出手來，理查略一退縮，然後握住了。

『這是我好友阿狼的弟弟。』傑克很將阿狼引以爲豪，他不知道如何對小狼表示爲阿狼之喪慰唁之意。

他只說，『我愛你哥哥，他救過我的命。這兒除了理查，他便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他上月亮去了，』小狼說，『不過他會回來的。什麼東西都有滿有缺，月亮也是一樣。』

理查聽得似懂非懂，傑克却懂得他的意思。加油站裏烏烟瘴氣，小狼說：

『快離開這個臭地方吧！』

他跑去開了凱迪拉克的後座車門，好像一個善於伺候人的司機，傑克想，這也許正是小狼的職業吧。

『傑克，要上車嗎？』理查好像很怕。

『沒有問題。』傑克說。

『到那兒去？』

『我想咱們得橫越美國大陸，去到紐漢夏阿卡地海灘看我媽去。上車吧，理查，這是頭等待遇。』

他們上了寬敞的後座，那兒放着一個吉他盒子，傑克又興奮起來了。

『巴卡！』他面向小狼，『巴卡要跟我們一路去？』

『誰是巴卡？』小狼不解地問。

『這可不是巴卡的東西嗎？』傑克指着那盒子問。

小狼露齒笑了笑說，『是巴古的。對了，差一點忘了，他還有一樣東西要交給你。』

小狼從後面褲袋裏掏出一張古舊的明信片來，前面印着一幅旋轉馬的照片，那匹熟悉的『白姑娘』也在那兒，只是前景中的一些遊客都是作古裝打扮。

傑克把明信片翻過來一看，那圖片的說明是：一八九四年七月四日，阿卡地海灘遊樂場。

那麼這就該是巴卡而不是巴古了。明信片上還寫着幾句話，字寫得不太好，是用鉛筆寫的，筆芯也不曾削尖。

『傑克，你幹得很出色。盒子裏的東西能用便用，不能用的丢了也罷！』

傑克把明信片裝在口袋裏，打開吉他盒子，理查首先驚叫起來，『我的天！』

原來那盒子裏裝滿了二十元面額的美鈔。

傑克與理查坐在凱迪拉克的後座，讓小狼駕車東行，每晨迎着朝曦，行行重行行，傑克心中想着此番回家，以及今後的歲月，一路上無意觀覽風景，秋天以來的一些經歷，一幕幕在眼前飄過。小狼呢，一路放着錄音帶，聲音大得可以震破人的耳鼓，聽完了就打開窗子，聽聽窗外的風聲，倒也自得其樂。

他們一路到處打尖，漢堡、炸鷄，交換着吃，小狼喜歡叫一份全家福竹籃炸鷄，連皮帶骨吃個盡淨。這情景又使傑克楸然地想起阿狼來，想到他們在被捉往陽光兒童之家以前，到蒙西郊外看過電影，那時阿狼想吃爆米花以及後來鬧了些笑話的事，因此又勾起他的傷心來。他故意掉頭望向窗外，以免理查看到他在流淚。

第二夜他們在科羅拉多州的裘爾斯堡過夜，小狼從車後搬出輕便烤肉爐來做了一頓豐盛的野餐。他們在星光下坐在雪地上吃晚餐，天空流星如雨，小狼在雪地上像孩子般的跳起舞來。

『我很喜歡他。』理查說。

『我也是，可惜你不曾見過他的哥哥。』傑克說。

『眞是遺憾。』理查一面收拾垃圾，一面說，『傑克，一路走來，我忘掉了許多事了。』

『此話怎說？』

『往事一點一點的模糊起來，也一點一點地忘掉了，也許我是有意如此吧。說眞格兒的，你眞的認爲你媽平安無事嗎？』

傑克曾經三度打電話給他母親，那邊沒有回音，他並不十分担心，他希望一切順遂。他到達時他母親一定還在，病着，但還是活着，他只得如此巴望了。

『是的，』傑克答道。

『那麼怎麼沒人接電話呢？』

『史摩根靠着佈置在亞漢旅館中的一些幫手，會在電話上玩花樣的。』傑克說，『不過我敢確定她不會有事，我就是感覺得到。』

『如果符球果然能夠治好她的病，你眞的以爲她肯讓我留下來跟你在一起嗎？』

『不，』傑克幫着理查收拾殘肴，說道，『我媽會把你送進孤兒院去，說不定還會讓你去坐牢……別傻了，理查，她當然會要你跟我們在一起的。』

『我爹幹了這麼些壞事……』理查說。

『你爹是你爹，』傑克說，『你是你！』

『你會把那些不快的事常常放在心上嗎？』理查問。

『不會，除非你要我那樣做。』

小狼過來了。

『你們兩位準備好了嗎？』

『好了，上路吧！』傑克說，『小狼，一路放些好聽的錄音帶來聽聽好嗎？』

『當然，放點熱鬧的！』小狼說，『大聲的！』

次日他們經過了內布拉斯加與愛阿華兩州，再過一天駛過了兒童之家的舊址。傑克心想，小狼也許是故意帶他們經過那兒，以便看看他哥哥被害的地方，傑克似乎聽見阿狼的啜泣聲。

時間過得飛快，第五天的日落時分，他們進了紐英倫。

四十七、母子重逢

從加州到紐英倫這一段路，似乎只是由幾個簡短的下午與一個漫長的黃昏所構成。傑克頻頻看那駕駛座前的時鐘，大有度日如年之感。小狼大聲的開放音樂，一面埋頭趕路，車廂後窗裏可以看到晚霞萬種風情，自紅而藍而紫，在落日餘暉中，傑克回想着旅途中的一切細節。小狼陶醉在喧鬧的樂聲中，看着時間飛逝。傑克靠在後座彈簧墊上，睜眼時不是微明就是薄暗，不是日光便是星光。有一件事是傑克所特別注意到的，那就是一進紐英倫地界，符球又發起光來了，時間似乎恢復了常規。睡眠中時間偷偷地溜走，一旦醒起，在嘈雜的音樂中，忽而科羅拉多，忽而伊利諾州。小狼專心開車，他看到理查在車廂裏的小燈下在看書，惟有理查對於時間一點也不含糊。傑克睡醒了，只浸淫在音樂與夜色之中，落入沉思。直到目前，一切可稱順利，任務已快達成，只差到紐漢夏的這一段了。

五天只是一個漫長的夢境，有理查伴着他，理查是他的兄弟。

第五天的日落時分，符球恢復發光，傑克也恢復了時間意識。在傑克心目中，經過奧特萊當是第

六天的事，臨了他會告訴小狼如何走法，然後把那酒舘指給理查看。可是他又不願意重見奧特萊這地方，看了徒增惆悵。小狼像飛也似地開着車，帶着他們上了州際第九十五號公路，一會兒就到康涅狄克州，阿卡地海灘離此只有幾州了。循着紐英倫海岸，傑克計算起里程來了，眞好比歸心如箭。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時十五分，一輛黑色的凱迪拉克轎車開進了紐漢夏州阿卡地海灘的亞漢旅舘，花園中的枯枝正在跟寒風搏鬥，西方天邊，自黃、橙、綠色漸漸變成紫色。

轎車駛進了卵石路，來到雙扇大門前停住，門後是一片黑暗。汽車頭燈一經熄滅便剩下陰影了。車後的停車燈還亮着，排氣管排放着白色的廢氣。

這是一天的終了，西天展示着異彩。

汽車後座上還有一些微光，那是從符球上發出來的，微弱得好像一隻螢火蟲。

理查把臉轉過來對着傑克，他顯得緊張而又疲乏，手中緊抱着那本小說。

『傑克，你要我一起進去嗎?』理查問。

『不必了，』傑克說，『你在這兒好了，等候我來叫你。』

他打開了右側的車門，下了車，回頭望望理查，理查踡縮在後座角落裏，抱着書，看來怪可憐的。

傑克回到車裏，吻了理查的面頰，理查伸出手來，挽住傑克的脖子，緊抱了一會，然後放手，傑克走了，兩人也不會說些什麼。

傑克上了通向大廳的石階，却不進門，他朝右一拐，循着車道邊緣一直走去，那兒有一道鐵欄杆

圍着。從那兒下去，山岩順勢下降直到灘頭。再往右去，聳立天際的是阿卡地遊樂場的雲霄飛車。

傑克面向東方，海風正健，把他前額的頭髮吹向後方。

他用雙手擎起符球，似乎在向大海行他的獻禮。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個名叫沙傑克的男孩站在海天交接之處，手中捧着一件似乎頗爲貴重的東西，面向夜色下寧靜的大西洋。他渾忘了這是他的生日，過了這天便是十三歲了。他長得很俊秀，海風吹着他過分纖長的頭髮，飄過清逸的眉頭。他站在那兒想他的母親，以及他們所同住的房間，她會在上面開亮一盞燈嗎？他想她不會。

傑克回過頭來，符球的光照見他眨動的睫毛。

莉莉用她瘦削而顫動的手循着牆壁去找電燈開關，她開亮了燈。誰在這時分看到她，準會被嚇跑，上一星期以來，癌症變本加厲，她只剩下一副皮包着的骨頭。病魔似乎意識到有什麼事在醞釀着，有一天總要攤牌。她眼眶外的棕色變成了黑色，身上也不再豐腴，手臂上肌肉鬆弛，如今體重只剩七十八磅了。大腿後面也出現了紋路。

不但如此，上個星期她還染上了肺炎。

身體這麼糟，是很容易染上呼吸器官疾病的，當然，身體好的人也未始不會患肺炎，她無疑地不是這一種人。她房間裏的蒸氣保溫器早已斷了氣，斷了多久已無法計算，時間對她來說一如坐在凱迪拉克裏的傑克，變得十分難以捉摸了，她彷彿記得熱氣是在那一夜她用拳擊破玻璃窗，趕跑那貌似摩根的海鷗時同時斷掉的。

自從那時起，亞漢旅館就像一座冰窖，她要葬身此地的冷宮了。

如果『亞漢』的一切是史摩根的安排，他可以算是大大地成功了，因爲所有的人全都跑光啦。走廊上不再有人推着吱吱發響的小車，再也沒有吹着口哨的水電工人來去，櫃台員也不見了，他們全部都讓摩根弄走了。

四天前就沒人送東西給她吃了，她設法從房間裏走到電梯門口去，隨身帶了一把椅子，以便隨時休息，還可以兼作手杖。這四十呎的距離她足足的走了四十分鐘。

按了電梯的按鈕，根本沒有響動，連按鈕的小燈都不亮。

『眞見鬼！』她咒着，試着再走二十呎到步梯頭去。

『嗨，有人嗎？』她凭着樓梯頭叫喊，還是沒有回音。她咳嗽得很厲害，扶着椅背直不起腰來。就算聽不見她的叫喊，至少也該有人聽見她咳嗽連連吧？

可是沒有一個人來接應。

她再叫喊了一次、兩次，接着又是連串的咳嗽。走回去的路像是迢迢千里，又不敢走下步梯去，這一下去準爬不上來。樓下果然是什麼人都沒有，大廳上沒人，餐廳、咖啡廳裏全沒人。電話也不響，至少她房間裏的電話通不了，而整個旅館裏她也沒聽見電話鈴響過，她不能下樓冒這個險，就怕會活活凍死在大廳裏。

『傑哥兒，你在那裏？』她喃喃地自語。

咳嗽又來了，這一陣可咳得兇，她在走廊上倒下地來，把椅子也拖倒了。她在地上直挺挺地躺了一個鐘頭，肺炎就是這樣染上的。

她終於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裏，接着就一直發着高燒，她聽見自己粗重的呼吸聲，覺得肺裏好比水族箱。她一直挺下來了，因爲她心裏模糊地意識到，傑克是在歸途上。

最後一次昏睡恍如落入沙漏中的漩渦，胸腔中咻咻不已。

不知是什麼使她忽然醒來，她在黑暗中循着牆壁摸到電燈開關，開燈以後，下得床來，就沒有餘力再做什麼了，雖然中途倒下去兩次，終於站立起來，扶住椅背，掙扎著挨向窗口。

當日的電影紅星葛莉莉而今安在？她被癌症啃噬着，高燒銷盡了她的體力。

她到了窗前，朝外望去。

下面有個人影，手中持着一個發光的球。

『傑克！』她想高聲叫喊，却是力不從心，她想揮手，却招來一陣昏眩。

她氣喘咻咻，抓住了窗緣。

『傑克！』

那人手中球體的光芒朝上射來，照亮了他的面龐，這是傑克，不錯，他是傑克。多謝上帝，傑克畢竟是回來了。

那人影開始奔跑。

『傑克！』

她的雙目炯然有光，淚珠兒循着她蠟黃的面頰流下。

『媽！』

傑克穿過大廳，看到電話接線台上一片焦黑，好像受過電火的襲擊。他看到她在窗口，好比一個稻草人。

『媽！』

他三腳兩步登上樓梯，符球發出一陣粉紅色的光芒，然後遽然熄滅。

『媽！』

他飛也似地奔過走廊，直趨房間。終於聽到了她的聲音，不是鏗鏘的號角，只是垂死前的哀鳴。

『傑克！』

『媽！』

他衝進了房間。

理查在車窗後面吃力地仰望上面的窗戶，傑克在幹嘛？他的眼睛痠痛，在暮色中仰面側視太久了，忽然看到一陣耀眼的白光，透過樓上窗口，照得旅館門前通明。理查掩住雙眼，發出驚呼。

一進了房間，傑克所見到的是，整個屋裏零亂不堪，床上空蕩蕩地沒有人影，終於傑克發現莉莉倒在窗口的地上。藉着符球再一度發出的强光，照耀着屋裏如同白晝。莉莉低喊着：『傑克！』傑克也應聲：『媽。』莉莉的長髮拖在污穢的地毯上，手瘦得好像爪子。哦，媽，我的天！傑克飛跑過去。把符球放在地上。

他聞到濃厚的病人氣息，傑克不是醫生，不過他可以斷言，他母親的死期不遠。她氣息僅存，低喚了兩聲，就哭了起來。傑克把手伸到她身子底下把她托起，感到她只餘下嶙峋的骨頭。他抱起她，好像抱了一堆衣服似的，她的手無力的下垂。

傑克想到在文都岬揹着理查下山的時候，雖然在發燒，身上長着疹子，情況比目前他母親好多了。他知道媽的體質已經太差，她僅存的一息，還在喊着他的名字。

她居然還能掙扎着來到窗口，這簡直是難以想像，是不可能的事。她瘦得那樣，連結婚戒指都戴不牢，滑落下來了。他忍不住一直哭個不停，『媽，現在沒事了，』傑克安慰她，『現在沒事了！』

他從母親的身上感到一陣震動。

他把她輕輕地放在床上，她毫無重量地滾向一邊，長髮從臉上垂向一側。傑克把一個膝蓋跪在床上，俯身向着母親。

在出發旅行之初，他看到母親坐在咖啡店裏一副老相，心裏很覺難過；現在，他才感覺到，母親乃是一個不老的金身，她那如雲的金髮，常帶的笑容以及一臉滿不在乎的神情是永遠不可磨滅的，這也是她在海報上出現的形象，使傑克的信心得以堅定。

床上的母親是那樣的羸弱，傑克不禁熱淚盈眶，他用一隻手掌撫摸母親的臉龐，『不，不，』他可不能否認眼前的事實。

於是他開始瞭解母親倚閭望兒的心情，她早知道他終必賦歸，而他的何時到家，大概是符球的神力使她有所預感吧。

『媽，我在這兒呢。』他頓時十分自豪，『媽，我取了靈符回來了。』他毫不猶豫地用衣袖擦着鼻子，全身顫抖。

符球在椅邊地上連續發着光，只是光度略顯曖昧。傑克記得他只把符球在理查身上滾過一遍，理查就告霍然，巴卡也是這樣獲得復甦的。他把手按在球上，它發出一片彩色的光牆，好比天上的虹。

傑克回到床邊，符球的光依然照耀在四壁與天花板上，使得床上剔透明亮。

傑克拿起符球時，却覺得它不再是像玻璃那樣堅硬，柔軟如溫熱的塑膠，它在漸漸地變化，自從第一次進入地府時開始，他總感到有朝一日取到的靈符不會是專屬於他。

傑克把變化中的符球放在他母親的手掌之中，他知道它自會達成任務，只是不知道下一步會變得

怎麼樣？光芒四射嗎？滲出藥物的味道來嗎？還是訇然來個驚人的大爆炸呢？

可是奇蹟並未立時出現，他母親的情況依然，氣息僅存。

『媽，』傑克哭着說，『求求你，不要……』

他的聲音哽住了。符球的直縫裏忽然無聲無息地裂開了，光慢慢地從縫中溢出，流滿他母親的手掌，在球的雲霧靉靆的中心裏，發出更多的光來。

窗外傳來一陣嚶嚶的鳥鳴。

符球的光流溢全床，傑克看到母親的眼皮微微悸動。

『媽！媽！』他低喊着。

那光泛蓋了她的四肢，瘦削的臉龐也有了光采。

傑克不知不覺深深地吸着氣。

光掩蓋了莉莉的全身，形成一層金色的薄膜，從符球裂縫中同時散發出一種芳香，一種生之氣息，傑克雖然從未見過女體，這時候却覺得那裂縫好比一道產門，生命自那兒流出。

窗外的鳥鳴與這現象合成了一個燦爛的樂章。有一枚彩色的小球飛過他的眼前，在符球裂開的縫隙間閃爍幾次，然後深深潛入球的內部。但見氤氳環繞，小球在大球中翻滾，球上的海洋、陸地隱約可辨，傑克自身好像也進了這個須彌世界，小如微塵。接着又有第三、第四顆，以至無數的圓球，參與了這一個營運。

莉莉移動右手，低低呻吟。

傑克高興得哭起來，媽還活着，一切就如巴卡所預料的，靈符把生命重又注入了他母親被病痛所銷蝕了的軀殼，他心中對靈符充滿了感激之忱。仙樂與芳香共相縹緲，充滿在符球之內以及窗外的天

地，他看到無數的面孔，有孩子的、女人的，包括他母親與自己的，在球中游泳。他母親的面容又化作女王的輪廓，眼皮張開了，雖然只是兩秒鐘，他知道她活過來了。

莉莉張大了眼睛，瞪着傑克，露出一副『我在那裏？』的疑問神氣，這是新生兒的面容，病象消失了，紅暈重又飛上了她的雙頰。氣色可以變化，健康却永遠駐留。

『傑克，你眞的回來了？』莉莉深恐這只是海市蜃樓。

『眞的，』傑克破涕爲笑，『這是眞的！』他說。

『我好多了！』

『這就好！』

她的眼中綻放着光芒。

傑克再看那符球時，已經只剩下一張賽珞芬似的皮，他把它拈起，放在床頭櫃上。

『抱抱我！傑哥兒！』

在這空寂無人的旅邸四樓，一個十三歲的男孩緊抱着他的母親，他的生活就要步入常軌，上學、交朋友，過着一個十三歲孩子該過的日子，他知道，這全是靈符所賜。

回頭看時，那靈符已經不見了。

尾聲

在一間白色的臥室裏，一羣焦灼的宮女之間，地府女王狄藕拉悠悠地睜開了雙眼。

贅語（書後）

故事到此爲止，這只是一個孩子的經歷，再說下去，孩子就變作成人了。寫成人故事的作者，知道該如何適可而止，像有情人終成眷屬之類，寫少年的也知道怎樣才是恰到好處。

書中人物大部份還活着，過着幸福而富足的日子，也許有朝一日可以重拾話題，看看他們的前程如何；所以目前最好暫時不要多費口舌了。

——馬克吐溫

跋湯姆歷險記

當代名著精選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每週出版一種新書
優先評介當週『全美最佳暢銷小說金榜 (BEST SELLERS)』上的新書
同時評介當代歐美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
國內讀者參加『皇冠讀書俱樂部』每週收到新書一本每季新臺幣九九九元共收新書十五種

1 嫵媚的面具
VICTORIA HOLT 著・陳旻萃譯 NT90
扣人心弦的死亡悲劇和年輕貌美孤女的曲折遭遇……

2 別愛陌生人
HAROLD ROBBINS 著・林靜華譯 NT140
從孤兒院裏的混混・付出心血歷經無數波折終於……

3 那接棒的人
HAROLD ROBBINS 著・余國芳譯 NT110
財富、權勢、女色的貪婪橫奪，最後終於發現了……

4 風去無痕
B. PLAIN 著・陳旻萃、林靜華譯 NT100
勇敢的醫生家族，從窮鄉僻壤走進繁華都市的路途…

5 嚮往
HOWARD FAST 著・張時譯 NT90
江紀東高大强壯・當他手執鎗走進魂牽夢繫家鄉時…

6 白宮大血案
M. TRUMAN 著・張時譯 NT80
美國的國務卿在白宮裏被謀殺・總統的千金捲進這…

7 杜鵑休向耳邊啼
M. H. KINGSTON 著・張時譯 NT90
移民生涯中傳統與鄉愁的掙扎・中國男性生命中的…

8 哈安瑙小姐
D. DU. MAURIER 著・徐鍾珮譯 NT110
年輕勇敢的女郎・在戰爭、愛情，與生離死別的……

9 紡月的女神
MARY STEWART 著・張時譯 NT100
美麗機智的英國女郎・不知不覺地踏進撲朔迷離的…

10 燃燒的凝視
STEPHEN KING 著・茅及銓譯 NT120
八歲的小女孩・她的眼神可點爆物體、人身，甚至…

11 諜夢尋謎
K. FOLLETT 著・陳旻萃、林靜華譯 NT100
隆美爾能否突破防線就決定於這通密電・但是當……

12 比翼之歌
PIERRE LA MURE 著・張時譯 NT90
音樂偉人孟德爾遜生來就是個天之驕子・周旋在……

32	第五騎士	L. COLLINS著・戴國光、种衍倫譯 NT120	一顆威力極大的氫彈即將爆炸・美國總統無奈地……
33	千秋舌(華府春秋第一部)	ALLEN S. DRURY 著・彭中原著 NT160	國會山莊和白宮之間充滿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而且…
34	大丈夫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90	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總統・面臨國內外的各種…
35	舊歡如夢(上)	F. STEWART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00	一個貧無立錐之地園丁開始・要綁架美貌的王妃而…
36	舊歡如夢(下)	F. STEWART 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00	全書刻劃出一個移民美國義大利家族的百年恩怨愛恨
37	再見珍妮	H. ROBBINS著・茅及銓、張時譯 NT110	珍妮從小不懂得愛・她的母親捲進醜陋的謀殺案中…
38	高貴之家(上)	J. CLAVELL 著・施寄青譯(三册) NT300	他接收了家族的龐大產業・在風雲際會焦點上掀起…
39	高貴之家(中)	J. CLAVELL 著・施寄青譯(三册) NT300	這光怪陸離、人慾橫流的小島『香港』・百年來……
40	高貴之家(下)	J. CLAVELL 著・施寄青譯(三册) NT300	是一個偉大壯觀的故事・也是一部浪漫奇情的鉅著…
41	飛翔的愛	ERNEST K. GANN 著・种衍倫譯 NT90	一個飛行員・一個小女孩・因飛機失事使他們面臨…
42	大海盜	HAROLD ROBBINS 著・鄭光立譯 NT100	這位阿拉伯家族繼承人・無窮野心和慾望驅使他在…
43	有女爲伴	MARY GORDON 著・陳旻革譯 NT95	她在五個女人和一個神父的呵護下長大・却爲自由…
44	火爆行動	W. SMITH著・戴國光、施寄青譯 NT100	兩對瀟灑年輕男女帶着一對椰子登機却引發了一場…
45	大地之頌	JAMES HERRIOT 著・种衍倫譯 NT110	年輕熱情獸醫在英格蘭鄉間溫暖感人妙趣橫生的……
46	月光石	WILKIE COLLINS 著・張時譯 NT100	一顆巨大稀世鑽石・反映出的殘暴貪婪・更帶給……
47	剛果驚魂	M. CRICHTON 著・林靜華譯 NT100	兩男一女和一頭會手語交談的猩猩深入蠻荒險惡的…
48	格殺勿論	JOHN GARDNER 著・張時譯 NT100	OO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的最新最精采過癮故事
49	紅色的墜落	J. D. MACDONALD著・陳旻革譯 NT90	瀟灑迷人多情的偵探・牽涉到謀殺、性感演員的……
50	丁香島(上)	M. M. KAYE著・施寄青譯(二册) NT180	充滿正義和自信的美國女孩・勇敢堅定的來到販奴…

13	古鏡雲烟	MARLYS MILLHISER 著・林潞譯 NT130	美麗的女郎・婚禮前夕從古鏡中穿越了時空回到……
14	第二夫人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110	兩個一模一樣的美國總統夫人・爲愛情與生命掙扎…
15	夏威夷	J. A. MICHENER 著・雲菁、張時譯 NT160	完整刻劃出這方樂土的慾望、奮鬪、衝突和多采……
16	我友我鄰	AVERY CORMAN 著・陳旻革譯 NT90	廣告界的佼佼者放棄了事業、家庭、財富而重歸……
17	我會經愛過	I. BERGMAN 等著・張時等譯 NT90	九篇當代最負盛譽名家的精華作品・愛情・懸疑……
18	豪門恩怨(上)	S. HOWATCH 著・鄭光立譯(二册) NT200	在本書裏你將闖進一個豪富世界的核心・揭露了……
19	豪門恩怨(下)	S. HOWATCH 著・鄭光立譯(二册) NT200	兩個富可敵國的豪門家族・因上一代的私密而……
20	礦工的女兒	LORETTA LYNN 著・陶曉清譯 NT100	贏得一九八一年奧斯卡金像獎無數大獎的電影名著…
21	水都奇遇	D. DU. MAURIER著・賞禮、張時譯 NT110	威尼斯的水色如畫・古老的街巷充滿神秘迷人的……
22	不飲更何待	C. FREEMAN著・林靜華、陳旻革譯 NT110	一個女人發現自我的動人歷程・美貌和努力使她……
23	好望角(神約第一部)	J.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20	背景是美得驚人的『南非』・筆者提供了完整的介紹
24	南極星(神約第二部)	J.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20	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所著『本世紀最偉大小說』之一
25	隱藏的目標	H. MACINNES 著・种衍倫、戴國光譯 NT110	兩名恐怖份子利用一位天眞小女孩進行震撼全球的…
26	山林之神	K. HAMSUN著・劉晞儀、鄭永孝譯 NT95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諾特・哈姆生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書
27	逸園狂歡	VICTORIA HOLT 著・林靜華譯 NT100	美麗的小新娘來到這浪漫、詭秘的古堡・却屢遭到…
28	色誡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20	高佑大——當他挾着那矮小的身形鑽入驚心動魄……
29	金色的陰影	VICTORIT HOLA 著・施寄青譯 NT100	果斷勇敢而美麗的女郎・因爲黃金陷入不可自拔的…
30	頭腦失竊記	ROBIN COOK 著・陳旻革譯 NT95	一個失去頭腦的女人・使得菲力醫生和女助手陷入…
31	裸殺	TREVANIAN 著・張時譯 NT110	最昂貴完美的殺手・憑恃『赤裸空無』去執行那……

51 **丁香島**(下) M. M. KAYE 著・施寄青譯(二冊) NT180
當她遭遇一連串奇異的…當她面對這個奴隸販子時…

52 **魔鬼的抉擇** F. FORSYTH 著・湯新華譯 NT100
俄公安局和美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一場極端爆炸性的…

53 **夢幻商人** HAROLD ROBBINS 著・余國芳譯 NT120
由一部舊放映機開始・這孤兒終將好萊塢開拓成…

54 **沙漠之戀** J. A. MICHENER 著・張時譯 NT100
米契納、伊力卡山、雷馬克三位文壇大師三篇精選集

55 **被遺忘的女兒** JOHN SHERLOCK 著・陳旻萃譯 NT110
藍西倩擁有無比的美貌、財富和事業・却得不到……

56 **大地之愛** JAMES HERRIOT 著・种衍倫譯 NT110
大地之歌的第三部曲・幽默風趣・全家大小喜愛的書

57 **孩子,你在那裏** BETH GUTCHEON 著・施寄青譯 NT90
七歲的小艾力迷失在這大城市中究竟遭遇到什麼……

58 **夏日千愁** GARSON KANIN 著・彭歌譯 NT100
使女人心碎的男人的書,也是使男人心動的女人的書

59 **高爾基公園** MARTIN C. SMITH 著・戴國光譯 NT110
三具屍體躺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調查過程曲折離奇…

60 **夜渡關山** CLIVE CUSSLER 著・湯新華譯 NT120
美麗的女郎・她嘗盡痛苦與狂歡的滋味而身陷情慾…

61 **殺手** HAROLD ROBBINS 著・陳欣譯 NT90
他是義大利貴族、世界聞名賽車手、美麗女郎的……

62 **狂犬庫丘** STEPHEN KING 著・陳旻萃譯 NT100
性情溫馴的聖伯納狗・只因野地上一次追逐居然……

63 **孽障** C. McCULLOUGH 著・施寄青譯 NT90
一個堅强美麗的護士和她的野戰醫院精神病患間……

64 **讀心人** C. T. CLINE. JR. 著・王瑪麗譯 NT100
沒有任何人能欺騙他・當他透視任何人心靈深處……

65 **蓋世梟雄**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一個修女一個情報少校・和這場千萬聯軍繫命的……

66 **薪傳** HOWARD FAST 著・張時譯 NT100
這美麗女郎曾繼承億萬的財富・曾遭遇殘酷的愛情…

67 **新城舊夢** JOHN IRVING 著・林靜華譯 NT110
暢銷金榜冠軍名著・一個奇妙的家庭・一段坎坷的…

68 **飛鴿行動** IRVING WALLACE 著・湯新華譯 NT100
影壇性感女神、伯爵夫人等都陷進這一項神秘的……

69 **波蘭風雲** LEON URIS 著・張時譯 NT140
波蘭・震撼了全世界每個人的心靈・當前仆後繼的…

70 **美國的末日** PAUL ERDMAN 著・鄭光立譯 NT100
當您掀開美國經濟政治結合的內幕和殘酷陰謀的……

71 **最後一吻** VICTORIA HOLT 著・林靜華譯 NT100
維多利亞赫特最新傑作・一對遭遇波折感人心弦的…

72 **此情可追憶** DANIELLE STEEL 著・陳旻萃譯 NT100
這位美麗熱情的公主生命中充滿波瀾曲折的愛戀……

73 **機緣** JACKIE COLLINS 著・施寄青譯 NT150
狂野貪婪的大財閥和他那美麗而任性的女兒之間……

74 **第三死罪**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00
每當她寬衣解帶・每當她神魂顛倒・這把軍刀就……

75 **魔胎** DAVID SHOBIN 著・种衍倫譯 NT90
年輕少婦和她的科學家情人・當神秘邪惡的電腦……

76 **夜半陌生人** MARY H. CLARK 著・陳旻萃譯 NT90
瘋狂陌生人・當他一再殘暴戮殺這些無辜的女郎……

77 **唱斷雲和月** MARIE R. RENO 著・施寄青譯 NT110
新大陸戰爭期間這位少女成長經歷中的感人坎坷故事

78 **魔鬼的獨奏**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舉世聞名的鋼琴家和風流倜儻的大情聖竟是殺手……

79 **浪子吟** HAROLD ROBBINS 著・林靜華譯 NT110
生長在高貴之家的拳擊冠軍選手却結束在泥坑中……

80 **大地之戀** JAMES HERRIOT 著・戴國光譯 NT120
吉米又帶着神奇的魔術和愛心爲您展開一片大地……

81 **火狐狸** CRAIG THOMAS 著・湯新華譯 NT100
誰能够到莫斯科偸一架米格三十一回來誰就能够……

82 **燦爛宮** J. WAMBAUGH 著・芳及銓譯 NT100
好萊塢花花世界,充滿暴行色情藥物毒品與變態…

83 **現代神話** C. FREEMAN 著・陳旻萃譯 NT100
一對意志堅强的夫妻,一段充滿酸甜苦辣羅曼史……

84 **最後一擊** C. FITZSIMONS 著・魏仲凱譯 NT100
爲了愛情?爲了正義?千鈞一髮的大危機在最後……

85 **天恨** W. BLANKENSHIP 著・林靜華譯 NT100
孿胞胎兄弟間這一段『天恨』的惡毒陰謀將令您……

86 **黑寡婦** C. CRAWFORD 著・麥倩宜譯 NT 90
美艷如花的女郎,毒比蛇蠍的心腸,當她一次次……

87 **閣樓裏的小花** V. C. ANDREWS 著・龔珊麗譯 NT100
情竇初開的富家少女,不幸陷入意亂情迷的畸戀……

88 **發燒** ROBIN COOK 著・陳旻萃譯 NT100
相同的惡夢降臨到他的前妻和愛女,這位科學家……

108 風滿樓情滿樓
SIDNEY SHELDON 著·施寄青譯 NT120
美國大膽女郎，無所不用其極地終於贏得了那些……

109 名流
T. THOMPSON 著·陳旻華譯 NT120
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造成三個舉世矚目的名流……

110 蘇菲的抉擇
WILLIAM STYRON 著·謝瑤玲譯 NT120
三個奇異複雜公寓房客之間的狂暴而無奈的激情……

111 珍屋
ROBERT K. SMITH 著·种衍倫譯 NT100
一個陌生的女郎正當闖進這座力圖振作中的家庭……

112 思鄉餐廳
ANNE TYLER 著·董繼玲譯 NT100
波折多變的家庭·當最後的願望終於在餐桌旁邊……

113 燃燒的伊甸園
BELVA PLAIN 著·林靜華譯 NT110
當這對血管中流着相同血液却不知的摯友面臨着……

114 龍爭虎鬪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40
這兩個被判『格殺勿論』的東西方特務首腦終於……

115 飄零的花瓣
V. C. ANDREWS 著·龔珊麗譯 NT110
什麼樣的母親！什麼樣的孩子！當復仇的種子在……

116 四季
STEPHEN KING 著·施寄青譯 NT110
當代『暢銷金榜之王』的四段最新冠軍名著故事……

117 折翼的女孩
L. SANDERS 著·謝瑤玲譯 NT120
八歲的小女孩兒，瘋狂放縱慾念的驚人駭異行爲……

118 第二死罪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00
一個現代畫壇中的巨人，一場撲朔迷離的謀殺案……

119 過河卒子
JACK HIGGINS 著·張時譯 NT 90
北愛爾蘭恐怖組織的陰謀終於令這對勇敢的男女……

120 情錯
DANIELLE STEEL 著·謝瑤玲譯 NT100
美國的法國大使夫人和世界最大鋼鐵王國鉅子間……

121 第二天堂
JUDITH GUEST 著·麥倩宜譯 NT100
『凡夫俗子』原著者又一家庭倫理最新暢銷金榜鉅著

122 魔鬼戀人
VICTORIA HOLT 著·謝瑤玲譯 NT110
一對倔强的男女·一段掙扎在戰爭和死亡陰影的……

123 黑夜的外衣
HELEN MacINNES 著·种衍倫譯 NT100
度假勝地竟是暴力陰謀的淵藪正伸展着魔爪散佈……

124 翠玉虎
CRAIG THOMAS 著·麥倩宜譯 NT110
一場詭譎多變驚心動魄的間諜戰爭終於使東西德……

125 基礎危機
I. ASIMOV 著·湯新華譯 NT120
當『第二基礎』控制了人類的歷史思想和行爲時……

126 大太空
J.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 NT130
美國太空航空總署四十年來的努力終於……冠軍鉅著

89 南與北
JOHN JAKES 著·施寄青譯 NT140
一部美國的冒險故事，一對豪門出身的熱血青年……

90 兎子發財了
JOHN UPDIKE 著·林靜華譯 NT110
本屆普立玆小說獎鉅著，一個中年男人所面對的……

91 大地之歌
JAMES HERRIOT 著·林溇譯 NT130
哈利醫生的成名鉅著，溫暖感人而充滿幽默有趣…

92 馬可波羅行動
W. F. BUCKLEY Jr. 著·戴國光譯 NT 90
掀開一九六〇年U-2偵察機墜毀蘇俄的驚人內幕……

93 死亡拼圖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70
莫斯科、華盛頓、和北平之間一場最緊張驚人的……

94 聖彼得堡夜客
KEN FOLLETT 著·施寄青譯 NT100
一位夜客，冰凍野蠻的心，緊張刺激的這項密約……

95 綠色誘惑
ANTON MYRER 著·种衍倫譯 NT130
美麗女郎陷身在這一對瘋狂追求利誘的兄弟之間……

96 四個女人
JUNE F. SINGER 著·麥倩宜譯 NT120
她們像是童話中的公主，却各有一段難言的過去……

97 連環計
DICK FRANCIS 著·姜恩娜譯 NT 90
三卷神秘的錄音帶，掀起腥風血雨的貪婪復仇行動…

98 兄弟之妻
A. M. GREELEY 著·張時譯 NT 90
爲這個熱情的神父和他兄弟的妻子陷入了激烈無奈…

99 浪蕩女子
JEFFREY ARCHER 著·施寄青譯 NT100
聰明美麗富有的女郎·當她不可自禁的野心終於……

100 最後的十二月
SAUL BELLOW 著·吳安蘭譯 NT100
諾貝爾文學獎主於得獎後第一部作品·故事深刻感人

101 陌路緣
DANIELLE STEEL 著·謝瑤玲譯 NT 90
美貌高貴的婦人，生命中再一次神秘的陌生之戀……

102 外星人
W. KOTZWINKLE 著·施寄青譯 NT 90
外星人與小男孩的故事，電影史上最高的票房紀錄…

103 非常任務
JOHN GARDNER 著·張時譯 NT 90
〇〇七號情報員龐德力拼陰險毒辣幽靈黨的最新故事

104 夢斷白莊
EVELYN WAUGH 著·麥倩宜譯 NT110
追求理想的青年·冷酷現實的壓力·當他們終於……

105 我見猶憐
HEINZ KONSALIN 著·張雪櫻譯 NT100
善良美麗的女醫生·瘋狂癡迷的奉獻與犧牲竟然……

106 棕色女郎
J. D. MacDONALD 著·麥倩宜譯 NT100
健美性感膚色深棕的女郎陷進了緊張刺激的陰謀……

107 沙漠醫生
HEINZ KONSOLIK 著·張雪櫻譯 NT 90
年輕的德國醫生，兩個動人女性，一場國際陰謀……

127	銀海佳人	ALENEBERT 著・姜思娜譯 NT170	一對美麗性感的姊妹承襲傳統爲理想奮鬪的感人故事
128	萬人迷	H. ROBBINS 著・余國芳譯 NT100	披着羊皮的狼，舉着宗教大旗却幹盡骯髒卑鄙的……
129	青青我故鄉	RICHARD LLEWELLYN 著・种衍倫譯 NT120	黑面黑手的礦工爲他垂死的青青故鄉提出血淚的控訴
130	無期徒刑	E. F. HAILEY 著・麥倩宜譯 NT100	善良柔弱的女郎在坎坷命運的播弄中終於瞭解到……
131	要不要告訴總統	JEFFREY ARCHER 著・陳欣譯 NT100	當挽救美國總統生命的最後一張王牌必須掀開時
132	主教之罪	ANDREW M. GREELEY 著・施寄青譯 NT100	當主教無法再克制那財勢、權力、情慾的誘惑時……
133	私生女	JUDY KRANTZ 著・謝瑤玲譯 NT130	三個美麗迷人女郎的命運糾纏在那個天才畫家的……
134	2010年	ARTHUR C. CLARKE 著・湯新華譯 NT100	『2001年』原著者最新暢銷金榜前茅的科幻名著……
135	銀色大亨	HOWARD FAST 著・林少岩譯 NT110	當那個猶太孩子的野心建立起好萊塢王國却失去……
136	影城男女	DAVID McCLINTICK 著・趙永芬譯 NT130	一張區區之數的支票掀翻了華爾街與好萊塢間的……
137	情奔	DANIELLE STEEL 著・麥倩宜譯 NT100	當這位美貌成功的天之驕女渴求着那靈肉合一的……
138	地獄兒女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50	七億八千萬的神秘遺產和那三個生死之約的簽名……
139	黑色律師	JOHN GREGORY DUNNE 著・吳安蘭譯 NT110	當他面對着謀殺犯、妓女、和淫媒的黑色罪行時……
140	絕地大反攻	JEMES KAHN 著・謝瑤玲譯 NT100	喬治魯卡斯的震撼，改編拍攝的電影已打破影史紀錄
141	再見，中隊長	LEN DEIGHTON 著・种衍倫譯 NT100	戰爭與死亡的陰影正籠罩着這一羣年輕的飛行員……
142	太極漩渦	STEVE SHAGAN 著・湯新華譯 NT100	美亞兩洲之間一場最神秘最驚人的政治暗殺大陰謀…
143	槍手狄克	KURT VONNEGUT 著・吳安蘭譯 NT 90	一個從小掙扎沉淪在無邊黑暗和痛苦中的『槍手』…
144	女鼓手	JOHN LE CARRÉ 著・湯新華譯 NT100	金榜冠軍鉅著，一個浪漫勇敢的英國女郎陷入一場…
145	翡翠劫	PHYLLIS A. WHITNEY 著・姜思娜譯 NT100	雕刻家的暴斃和綁票案的疑團在這只翡翠戒指中……

146	男人中的男人	WILBUR SMITH 著・謝瑤玲譯 NT170	非洲的黑色大陸、鑽石、女人、權力與生死的掙扎…
147	寂寞衆神	LOUIS L'AMOUR 著・施寄青譯 NT100	一個最後的英雄・一段兩個女人瘋狂奉獻一切的……
148	野馬谷	JEAN AUEL 著・沙永玲譯 NT130	原始的世界・原始的慾念・當這一對大地兒女在……
149	秘密	JOSEPH WAMBAUGH 著・趙永芬譯 NT100	洛杉磯警局從來沒有遭遇到過如此瘋狂而神秘的……
150	克麗斯汀	STEPHEN KING 著・种衍倫譯 NT130	一部老爺車，三個少男女，驚人恐怖的夢魘終於……
151	莊家	DICK FRANCIS 著・謝瑤玲譯 NT100	當這批身價不凡的純種馬闖進那個年輕銀行家的……
152	男歡女愛	HAROLD ROBBINS 著・張若黎譯 NT150	一個神秘的億萬富翁，熱愛飛機和美女，却因爲……
153	再見，銀河	DOUGLAS ADAMS 著・吳季桓譯 NT100	那被稱爲白色殺手的機器人正進行著摧毀宇宙的……
154	破冰人	JOHN GARDNER 著・謝瑤玲譯 NT100	OO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這一次在北極的任務……
155	哀泣之島	FRED MUSTARD STEWART 著・麥倩宜譯 NT120	他們離鄉背井爲生存爲生活歷盡滄桑譜出感人的史詩
156	玫瑰的名字	UMBERTO ECO 著・謝瑤玲譯 NT130	修道院裏的連環謀殺・圖書館內玄機四伏終揭露出…
157	偷天換日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100	當他不計代價擴張報業王國、霸佔父親的性感情婦…
158	心籟	B. T. BRADTORD 著・吳安蘭譯 NT110	一對情逾姊妹的英國貴族作家和國際超級紅星之間…
159	凡塵	ANDREW M. GREELEY 著・麥倩宜譯 NT110	一個掙扎在愛情、肉慾、財富，和權力之中的神父…
160	世紀大審	PHILIPPE VAN RJNDT 著・鄭麗園譯 NT 80	面對着全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這一次審判終於……
161	黑心肝	ERIC VAN LUSTBADER 著・施寄青譯 NT130	這個浸浴着高棉半數國民鮮血的年輕殺手在紐約……
162	粉雕玉琢	TRANCOISE SAGAN 著・林靜華譯 NT100	以『日安，憂鬱』享譽世界文壇的莎岡最新暢銷鉅著
163	悲歡歲月	DANIELLE STEEL 著・趙永芬譯 NT110	剛毅堅强的石家父女爲愛情、事業歷盡人間悲歡……
164	飛魚・情報・情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飛魚』射出了震撼而這兩男一女間又深陷情慾的…

165	扮演上帝的人	ROBIN COOK 著・吳安蘭譯 NT100	他有一流的醫術和外表・却自命爲上帝操縱着生死…
166	狩獵者之月	VICTORIA HOLT 著・謝瑤玲譯 NT100	追尋愛情的美麗女郎・在狩獵季節月圓的夜晚綻開…
167	群魔	WILLIAM PETER BLATTY 著・戴國光譯 NT100	『大法師』原著者的新作，驚心動魄的恐怖陰謀……
168	誘惑	LANRENCE SANDERS 著・神衍倫譯 NT100	當他接受那個貴婦人的五十美金提供特別服務時……
169	好萊塢妻妾	JACKIE COLLINS 著・謝瑤玲譯 NT170	這羣披金戴銀的女人沉淪在紙醉金迷荒誕放蕩的……
170	八月	JUDITH ROSSNER 著・施寄青譯 NT100	同時遭遇着人生困境的這兩位女醫生和女病人間……
171	仲夏夢魘	TRAVANIAN 著・姜恩娜譯 NT100	一對年輕男女的繾綣戀情・却爲那連串的不幸而……
172	如歌的行板	STEPHEN BIRMINGHAM 著・麥倩宜譯 NT110	紐約東區貧民窟的迷人女性搖身成爲世界首富時……
173	玻璃世界	MORIS WEST 著・張時譯 NT100	一個成熟美麗而憂鬱女性的回憶將令您緊張難忘……
174	鷹翼	KEN FOLLETT 著・湯新華譯 NT100	德州電子大亨自組突擊隊援救伊朗人質的眞實故事…
175	砂之器	松本清張著・陳美雲譯 NT130	這個蜚聲國際的音樂家終於面臨了他身世背景的……
176	再死一次	STEPHEN KING 著・謝瑤玲譯 NT130	年輕的平凡青年在車禍甦醒後竟遭遇到最不平凡的…
177	三獅盾牌	PAMELA KAUFMAN 著・神衍倫譯 NT130	美麗的公主周旋在國王和騎士間譜出了一段三角戀情
178	波蘭	JAMES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 NT110	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最新推出暢銷金榜的冠軍鉅著
179	神奇的王國	MICHAEL ENDE 著・麥倩宜譯 NT100	這孤僻的小男孩在無意間踏入那奇幻世界時歷盡……
180	親密關係	LARRY McMURTRY 著・謝瑤玲譯 NT110	贏得一九八四年度奧斯卡金像獎五項大獎的電影名著
181	冬天的故事	MARK HELPRIN 著・趙永芬譯 NT150	他是個孤兒・竊賊・情人・當他陷入瘋狂的熱戀……
182	柏林遊戲	LEN DEIGHTON 著・神衍倫譯 NT100	這位在東德潛伏臥底廿年的情報員・最後發出了……
183	太空英雄	TOM WOLFE 著・張時譯 NT 90	幾位胸懷壯志的飛行員乘太空船做第一次繞月的……
184	疤面煞星	PAUL MONETTE 著・麥倩宜譯 NT 100	他是一個强者却也是令人感傷惋惜的英雄終於毀滅了
185	離婚的女人	JUDY BLUME 著・趙永芬譯 NT 100	三個離婚的女人・美貌、財富和子女都滿足不了……
186	曾經有一次	DANIELLE STEEL 著・姜恩娜譯 NT 100	曾經有一次，她擁有如此完美的幸福甜蜜只因爲……
187	1984	GEORGE ORWELL 著・劉紹銘譯 NT 100	無孔不入的思想警察無法無天的極權統治人類面臨了
188	寵物墳場	STEPHEN KING 著・趙爾心譯 NT100	死而復活的男孩，魔鬼的化身，恐怖的氣氛將使你…
189	紅色龍	THOMAS HARRIS 著・茅及銓譯 NT100	這個心理變態者，手段毒辣，每逢月圓之夜他就會…
190	伙伴們	WILLIAM F. BACKLEY, JR. 著・姜恩娜譯 NT100	這羣熱血沸騰的青年，在震盪的亂世中，勇敢的向…
191	魔宮傳奇	GEORGE LUCAS 著・謝瑤玲譯 NT 90	如果『冒險』有名字，那它必然叫『印第安那・鍾斯』…
192	情結	DANIELLE STEEL 著・林靜華譯 NT100	著名外科醫生、美麗電視女記者和一大堆孩子的故事
193	永遠的大亨	HAROLD ROBBINS 著・趙永芬譯 NT100	全世界第一號暢銷小說之王的最新傑作・正轟動全美
194	黛西公主	JUDITH KRANTZ 著・謝瑤玲譯 NT130	這個家顯赫富裕的美麗公主掙扎在命運的播弄中……
195	天生好手	BERNARD MALAMUD 著・張 時譯 NT 90	當誰都不知道這個天生冠軍好手的身世和背景時……
196	第一死罪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50	每當夜半人靜時，那一把冷厲而晶亮的冰斧，便……
197	奈何天	E. M. REMARQUE 著・彭 歌譯 NT100	她的生命是一次次的嘔血，他的則是賽車，而當……
198	天堂男女	SUSAN ISAACS 著・施寄青譯 NT130	當這個英俊富有的男子，成爲好萊塢的熠熠紅星時…
199	長夜	CLARE FRANCIS 著・神衍倫譯 NT180	一個年輕母親、一個逃犯、一個科學家，驚人的際遇
200	朝聖者	LEON URIS 著・張時譯 NT130	一個令人敬畏的一族之尊；一段匪夷所思的驚險歷程
201	小精靈	GEORGE GIPE 著・謝瑤玲譯 NT100	警告：不可曝光・不可沾水・最爲要緊的・不可……
202	情爆加勒比	MOSS & BORCHGRAVE 著・戴國光譯 NT100	在那風光明媚的古巴，正醞釀着一個舉世驚爆的……

222	英雄本色	JOHN GARDNER 著・張　汀譯 NT90	龐德放棄〇〇七的身分，去扮演一個最適合他的角色
223	一粒樹籽	EVELYN ANTHONY 著・邵拱璧譯 NT100	一顆形狀特異的樹籽，究竟將萌發出怎麼樣的結果？
224	新月之城	BELVA PLAIN 著・張慧倩譯 NT120	當這名尊貴的少女捲入戰爭的悲劇時，竟使她產生…
225	沉船諜計	CLIVE CUSSLER 著・姜恩娜譯 NT130	接二連三的沉船事件，竟是暗藏玄機，陰謀重重……
226	財富	JUDITH MICHAEL 著・吳安蘭譯 NT130	她從失意恐慌中破繭而出時，才發現財富原來是……
227	窺伺者	MARY H. CLARK 著・王凱竹譯 NT110	當這年輕貌美的電視記者，深入華府的迷人世界……
228	西西里人	MARIO PUZO 著・張時譯 NT100	作者繼『教父』『愚人之死』後，推出最新暢銷冠軍之作
229	印度之旅	E. M. FORSTER 著・施寄青譯 NT110	印度的驕陽烈日，神秘的山崖洞窟，激起無邊的……
230	誰殺了嬌妻	NORMAN MAILER 著・麥倩宜譯 NT100	當你酒醉後醒來，發現車座上沾滿鮮血時，你會……
231	黑桃女王	JACKIE COLLINS 著・謝瑤玲譯 NT120	她冷艷如鑽石華貴如女王，她使好萊塢風靡瘋狂……
232	巫女	ERIC V. LUSTBADER 著・趙敏譯 NT130	她是現代的巫女，她美艷深沉，她唯一執着的是……
233	假如還有明天	S. SHELDON 著・趙施寄青、林靜華譯 NT130	薛尼・席登繼『風滿樓情滿樓』後最新暢銷冠軍鉅著
234	騎一匹死亡馬	HELEN MacINNES 著・陸宗璇譯 NT120	這一次國際和平會議，竟是一場駭人的政治風暴……

203	情天慾海	J. BRISKIN 著・吳安蘭譯 NT140	當美貌、愛情、名利都還不夠時，這三個天之驕女…
204	帝國驪夢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80	當冷靜機智的他，單槍匹馬地涉入這一場大災難時…
205	危險	DICK FRANCIS 著・謝瑤玲譯 NT110	當這反綁架大王陷入暴力、愛情和死亡的危險時……
206	亡魂舞	ANDREW M. GREELEY 著・麥倩宜譯 NT120	這位美麗的少女，在無意間涉入一個撲朔迷離的……
207	心囚	PHILIP ROTH 著・林蘊華譯 NT100	他的頸骨抽痛・頭髮脫落・顏面破碎・他的心靈……
208	圓	DANIELLE STEEL 著・張慧倩譯 NT110	在那一個驚悸的夜裏・當她唯一的女兒失去所有……
209	魂銷杏林	H. KONSALIK 著・張雪櫻譯 NT90	在冷艷霜寒的外表下，這位標緻的金髮女醫隱藏著…
210	夏日情焰	HEINZ KONSALIK 著・張雪櫻譯 NT100	一無所有的他，值得美麗多情的她，傾心相愛嗎？…
211	床上的陌生人	夏樹靜子著・劉慕沙譯 NT 90	一樁計劃周全的謀殺案，一對對各懷鬼胎的男女……
212	面紗裡外	SEYMOUR GRAY 著・黃達河譯 NT130	揭開神秘的面紗深入浩瀚的大漠，探尋石油王國的…
213	里見八犬傳	鎌田敏夫著・林敏生譯 NT140	明珠怎樣幻化成人形？小公主懷着怎樣的血海深仇？
214	怨婦	SAUL BELLOW 著・麥倩宜譯 NT 90	人情的冷暖，離合的悲歡，串連出篇篇眞實動人的…
215	仕女俱樂部	HELEN H. SANTMYER 著・施寄青譯 NT150	烽火離亂的小鎮，太平歲月的回首，這些個女人的…
216	誰是首相	JEFFREY ARCHER 著・王凱竹譯 NT140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位誰敢當！你？我？還是…
217	藍厦驚夢	VICTORIA HOLT 著・施寄青譯 NT140	巍峨華厦藏着多少仇恨？美麗少女懷着多少秘密……
218	第四號協議	FREDERICK FORSYTH 著・張時譯 NT100	鑽石、皮箱、神秘盒子……引發出驚天動地的大陰謀
219	玉米田的孩子	STEPHEN KING 著・張汀、殷金生譯 NT130	金黃的玉米田裏那羣可愛的孩子，手中揮舞的竟是…
220	跛鹿	LAME DEER & R.ERDOES 著・許雲林譯 NT100	他是一個『最後的』純種印第安人，他畢生追尋的…
221	局外人	HOWARD FAST 著・施寄青譯 NT100	當這個退伍的隨軍牧師捲入那動盪不安的小世界時…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一二八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三五

魔符
THE TALISMAN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4

原　　著：STEPHEN KING &
PETER STRAUB
譯　　者：茅及銓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旻苹・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种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余國芳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黃泠泠・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 五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本書定價：新臺幣130元　港幣26元

本書原著者
史蒂芬•金
彼得•史超伯

史蒂芬•金的
金榜暢銷鉅著

燃燒的凝視

狂犬庫丘

四季

克麗斯汀

再死一次

寵物墳場

玉米田的孩子

魔符